武俠世界

連心劍　本故事對寫江湖兒女，本正義，憑絕技，縱橫江湖，行俠仗義，濟貧扶弱，僅是身世離奇，飄零，平生事蹟更為悲壯雄偉，情節曲折，變化莫測，亦俠亦艷，誠是篇佳作。



$2.00

888

◀編 後 話▶

「連心劍」是今期特別精選的巨型特大小說，故事情節奇幻莫測，描寫兒女情仇，江湖險惡，人間詭詐，字字珠璣，句句絕倫！內容詭秘離奇，題材新穎脫俗，既有旖旎纏綿的兒女私情細膩描寫，亦有兇狠激烈打鬥場面不斷出現，林林種種，目不暇給！全文十數萬言，透過青年名作家蕭逸君的精湛筆觸構思，誠屬不可多睹之佳作，幸勿錯過。

***　***　***

「毒連環」故事發展今期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曲折，波譎變幻，毒酒奇案掀起軒然巨波，翻天覆地！水觀音命案一波三折，端倪漸露。可是，胡香又橫屍在柳三風書齋，羣捕爲之束手無策……本故事已近尾聲，在今後幾期裡，更有驚人的發展下去，恐怖奪魄的事情出現令你咋舌！

***　***　***

一名通緝犯受到軍警四面圍捕，於走投無路之際遇上了呂偉良三俠，竟然賺得三俠的同情，而且掩護他離境，內裡原因，令人費解！絕對難以常情忖測，不會置信。但當你閱讀過下期刊出的「鐵拐」故事「大通緝犯」一文後，所有懷疑盡消，而且保証使你拍案叫絕不已。

***　***　***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89－19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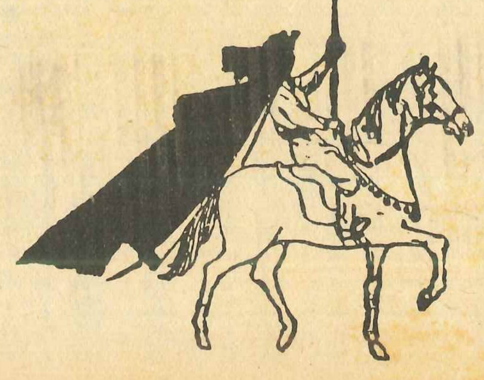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七樓之一　電話：5110086

・定閱價目・
連郵：一年52期NT.$728元　半年26期NT.$364元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武俠世界

第88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春江萬里情故事之二

連心劍

蕭逸·文
盧令·圖



洞庭千里碧　君山一株葩

輕微的波浪，拍打着靜悄的沙灘，上去又下來，不時濺上一些白色的泡沫！

沙灘上有無數的貝殼，在夕陽下，閃閃泛出各種顏色，成羣的沙鷗，盤旋在水面上，時上時下，灰白色的羽翼，張開又合上，你甚至於可以清楚的看見那兩腋白色的乳毛，和黃黑色的長咀。

這是君山第十二座峯下，前望洞庭，烟波浩渺，水天相連，後顧君山，秀拔千丈，排延數里之遙，日出時，光燭霄漢，日暮彩雲漫天，岸上沙丘如帶，風光如畫，端的是人間仙境。

一個灰衣獨臂的老人，面對着湖水，倚坐在一張竹製的靠椅上。

他那隻僅有的右手，托着一根旱烟桿兒，不時的抽上一口，吐氣如雲！

這老人約有八十以上的歲數了，只是面白無鬚，臉上皺紋雖有，却並不太多，可是却有種說不出的風塵草莽氣色，尤其是他那一雙細長的眸子，直視着夕陽，雖長時而不稍瞬，象徵着這個人，有着超然的定力。

他那直而短的一雙眉毛，眉角削如劍，尾部斜挑，其白如雪，一襲灰衣，長可及地，足下是灰綢面的雙樑便鞋，紡綢的褲管，用兩根細綢帶子紮着，更顯出一派氣宇不凡。他這麼靜靜的坐着，不發一語，良久才把烟鍋裏的灰在鞋底上磕了磕，回頭喚了聲：「大妞！」

「來啦！爺爺！」一個面貌黑俏的姑娘，笑着跑了過來，她一面跳着說：「爺爺，那個人已經醒了，吐了好多水啊！」

老人微微含笑的點了點頭說：「他本來是沒有什麼大病，只是被水給灌夠了，等會一碗薑汁給他喝下去，到明天叫他走就是了！」

這姑娘嘟着嘴說：「明天怕不行，我看他全身還發着熱呢！咱們救人要救到底啊，是不是爺爺？」

老人冷笑一聲，目光又回到水面道：「大妞，你知道今天十幾了？」

黑姑娘翻了一下眸子，奇怪的道：「大概是十七了，幹麼呀？」

老人搖了搖頭，嘆息道：「這麼重要的一件事，妳會忘了？」

「什麼事？」大妞還是不大明白。

老人忽然站了起來，他用右手扭着那隻僅餘空袖管兒，目泛奇光的道：「爺爺這隻手是怎麼斷的？妳莫非忘了？」

這一句話，頓時把大妞兒給嚇了一大跳，她緊緊抓着老人一隻手，驚奇的道：「啊……是她！水母……」

她那雙大眸子，在說到這句話時，竟是充滿了驚嚇之色，全身都為之顫抖了。

「是的！」老人臉沉的說：「四月二十日，這個日子我一生永不會忘記！」

大妞兒眨了一下眸子，吶吶道：「那不還有兩天了？爺爺……咱們走吧！何必要給她打呢？」

老人目光突地一亮，他氣得身子有些發抖，厲聲叱道：「妳說什麼？」

少女拉着老人的手，害怕的說：「你可別生氣，爺爺……我怕！」

老人嘿嘿一陣冷笑，朗聲道：「虧妳還是我秦冰的孫女，我這十年以來，日夕苦練功夫為的是什麼？好容易盼到了今天，妳居然勸爺爺走！哼！妳可真丟盡了我秦氏門中的臉！」

言罷兀自怒容滿面，他孫女被這番話，駡得低下頭幾乎要哭了。

老人看了她一眼，忍不住伸出手，在她背上輕輕拍了兩下道：「孩子！這也不怪妳……唉！我們進去吧！」

說着他就轉身直向沙灘那邊行去，那姑娘垂着頭在他後面跟着，不時的用足尖點地，去踢着地下的沙，這一切顯示，她只不過是一個孩子。

在山峯上，有幾間用木板釘成的房子，雖是不十分漂亮，却是看來整潔結實。

那個叫秦冰的斷臂老人，單手推開了屋門，大步走進去，並且回頭問：「他在那裏？」

姑娘趕上來，悄悄的用手指了一下說：「就在那一間，爺爺！」

她臉上紅了一下，忸怩的道：「他身上可是沒穿衣服……脫下的還沒有乾！」

老人怔了一下，頓了頓才道：「妳快去找一套我的衣服去。」

說着他就推開了另一扇門進去，只見萬斯同平躺在一張竹牀上，臉色較前已略為紅潤，只是身上却微微的顫抖不已。

看見老人進來，他用力的坐起來，才發現赤裸的上身，不禁又尷尬的躺了下去，老人走過來，把他身上的被子拉了拉，皺眉道：「小朋友，你不要客氣，你在水中過久，中寒太深，暫時還不宜勞動！」

萬斯同只覺得全身戰抖不已，他吶吶的道：「謝謝你老人家救命之恩，我太失禮了！」

老人隨口道：「不必客氣！」

他說着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瞇縫着目光微微笑道：「其實救你的倒不是我，是我那頑皮的孫女救你的，等你明後天，再謝謝她吧！」

斯同這時只覺得牙關吃吃有聲的相磕着，他覺得冷得厲害，聞言只勉強的點了點頭，口中却連連道：「謝謝……謝謝你們祖孫二人……」

老人見狀，眉頭微皺的走過去，在他額上摸了一下，吃驚的道：「想不到中寒如此之深……這……」

萬斯同咬牙苦笑道：「老丈不必担心，容我歇一日也就好了！」

秦冰搖了搖頭道：「不行。」

他說着，遂高聲喚道：「大妞，妳快把我房裏的藥酒拿來……再多拿一牀被子來。」

室外答應了一聲，須臾，那個俏秀的黑妞兒，就進來了，她却換了一身乾淨的花衣裳，手中抱着一牀被子，一隻手提着一個紅漆的小葫蘆。

她先朝牀上的斯同瞟了一眼，羞澀的點了一下頭，把東西擱下，轉身就要走。

老人却喚着她道：「先別走。」

他指着她對斯同道：「這是我孫女秦小乎，就是她把你救回來的。」

萬斯同撐臂想起來，臨時却想到了自己沒穿衣服，只得又躺了下去，口中連道：「謝謝姑娘救命之恩！」

秦小乎嫣然一笑，露出細白的一口牙齒，她結結巴巴的道：「你不要客氣，這算不了什麼！」

說着她羞澀的笑了笑，又問秦冰道：「爺爺，這位相公該吃點東西了吧？他已經一天沒吃東西了。」

秦冰白眉微微一皺道：「飯是要吃的，只是他現在寒火未退，却進不得食。」

說着又微微一笑，打趣道：「丫頭，妳既救人，自然要多分點心，今夜我看妳是不是想睡了！」

秦小乎把身子背過，那條黑亮的髮辮，就像一條蛇也似的動着，她小聲說：「我知道。」

說着回眸瞟了萬斯同一眼，就低着頭走了。

萬斯同不禁心中十分過意不去，正要開口說話，老人却對他擺了擺手，含笑道：「你不要多說話，你的情形我全知道，不用說，你的船是遇見了早上那陣子暴風雨了，是不是？」

斯同點了點頭，老人嘆息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無可奈

何的事情。」

稍頓遂又問道：「你還是一個練武的人吧？」

斯同正要開口，老人却搶着道：「只要點頭，不要開口說話，你現在中氣不足，我知道。」

斯同只好微微的點了點頭，老人面上微現出些喜色，他哼了一聲，說道：「沒有錯，你身上帶着一把劍嗎？你不是本地人吧？」

斯同搖了搖頭，老人這時把葫蘆中酒，徐徐注入一小瓷杯中，一面走到他身前，伸出他那隻斷了大半截的左臂，把斯同身子向上一托，說：「來，小兄弟，先喝了這一杯暖和、暖和！」

萬斯同只覺得他那隻斷臂，竟是力大無比，自己身子爲他輕輕一托，即不由自主的坐了起來，他不禁心中動了一動，方一開口，却爲老人就手把杯中酒咕嚕的一聲灌了下去。

也不知這是一種什麼酒，入口微甜，並不帶絲毫酒味，甫一入腹，即刻散發出一股强烈的酒熱，萬斯同只覺得身上一連打了幾個寒戰，牙關愈發的唬唬戰抖起來，他顫抖的說道：「老伯……我……我冷得很厲害！」

老人瞇縫着眼笑道：「這是必定的現象，過一會你就知道了。」

他說着，又把另一牀被子，爲他蓋在了身上，一邊推門出去，邊道：「我馬上就來。」

萬斯同見被子上有一套乾淨衣服，想是他祖孫二人拿來給自己換的。當時也顧不了許多，就跳下牀去拿，誰知當他才一跨下牀，才發現敢情自己竟是一絲不掛，不禁羞了個俊臉通紅，由不住心內通通一陣急跳。

他匆匆把衣服換上，覺得衣服大小倒挺合自己的身，這一刹時，已冷得他雙眉連聳，奇怪的是，才吞入腹中的酒，僅入腹時奇熱無比，這一會却反倒不怎麼覺得了。

他蹣跚着又重新上牀，蓋好了被子，想到了方才赤身露體的樣子，還禁不住臉紅。

他心中想，這裏只有他們祖孫二人，看方才那老人，既是斷了一臂，自然不會是他爲自己脫衣解褲了，那麼是誰呢？

「一定是那個黑姑娘了……」想到此，他眞有些無地自容的感覺，禁不住沁出冷汗。

略忖，自己這一生也眞是多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於是就連想到，在溺水的亡命刹時之間，花心怡下水救自己的情形。

她是從那個花船上，縱身下水的，原來那個跟踪了自己一路的小花船，竟是她啊！

這麼看起，那個在波心寺每夜看護自己的痴心女子，也必定是她無疑了！

萬斯同這麼想着，更不禁愁腸寸斷，花心怡這麼降格來求，對於他來說，那倒眞是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她這是何苦呢？

這可眞是一個謎，在昔日的印象裏，心怡較心蕊冷得多。她對自己是談不到什麼特殊感情的，想不到原來她內心是這麼熱情，竟是這麼痴心的一個姑娘……所奇怪的是，她怎麼會離開了黃山？怎麼會找到了這裏，花心蕊到底如何？那紫蝶仙花蕾又如何？

這麼多的疑問，眞把他頭都弄昏了。

可是他又想到了，花心怡下水救自己，自己既是落得了如此下場，可是她呢？

她會不會如此喪生了？這麼想着，禁不住眼角滲出了熱淚，內心充滿了憐惜與同情。

昔日自己一直是錯認了她，而這種無法表達的歉疚傷心愛慕……等諸般情緒，却只能自己消憂，而可憐的花心怡，也許她的屍體正陳在湖邊的野草沙堆裏……

斯同一個人，想到了這些傷心的問題，更是悲從中來，不禁發出長長的嘆息之聲。

忽然，門被推開了。

秦氏祖孫一併走進來，斯同忙坐了起來，却爲老人趕上，又按得躺了下去。

老人在他臉上看了看，微笑道：「怎麼樣，現在好多了吧？」

一言提醒了萬斯同，使他突然覺出果然身上，已不如先前那麼劇寒了，只是口乾難熬！

他苦笑了笑，說道：「老伯姑娘大恩，萬斯同沒齒不忘，唉……我眞是兩世爲人了！」

秦冰笑了笑問道：「你什麼來着？萬什麼？」

斯同正要報名，却見秦小孚小聲在一邊插口道：「萬斯同……」說着又瞟了斯同一眼，問：「對不對？」

萬斯同連連點頭道：「咦！妳怎麼知道？」

秦小孚笑推了她爺爺一下：「人家不是自己說的嗎？我又不聾。」

秦冰呵呵大笑道：「好丫頭，妳這是罵妳爺爺耳朶聾是吧？」

那黑姑娘只是背過了身子笑，望着他祖孫二人這種天倫之樂，萬斯同不禁暫時忘了悲痛。

他臉上也帶出了一些笑容，老人望着他道：「你不要笑話，老朽就這麼一個孫女兒，是我寵壞了她了，不過她倒是爲老朽打發了不少暮年的寂寞！」

斯同說：「令祖孫天倫之樂，令人可慕！」

秦冰臉上飄過了一層微笑，却又爲一個新的悽慘笑容所取代了。

他搖了搖頭道：「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你用不着羨慕……來！小兄弟，你把身子翻過來。」

斯同聞言忙在牀上，把身子翻了一個轉兒，秦冰目光望着那黑俏的姑娘道：「姑娘，妳用我秦氏門中的大推手，給他用力推拏一番！」

斯同俊臉通紅的回過臉來道：「姑娘……我看不必了吧……謝謝……」

秦小孚一面在挽着袖子，聞言咧嘴笑了一下，又把嘴繃住，現出一副很正經的樣子。

她一步走到了萬斯同身前，寒着那張小臉道：「萬先生，你可是要忍着一點兒，我的手可重！」

斯同連連點頭道：「姑娘偏勞了，請

下手吧，沒有關係！」

秦冰見狀也笑了，他對小孚道：「下手重，妳不會放輕點兒嗎？」

秦小孚這時，雙手已經搭在了斯同雙肩上，聞言瞟着爺爺，咧嘴一笑，說道：「人家已經說受得住嘛，你老人家，又要多口！」

老人大笑了兩聲，遂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邊道：「好！好！算我多口！」

說着忽聽萬斯同「啊唷！」了一聲，秦小孚嚇得忙收回了手道：「怎麼啦？」

萬斯同一時不注意，因秦小孚所抓之處，正是肩頭兩處大筋，奇酸無比，一時不禁脫口呼出，此刻見狀，不由脹紅了臉，吶吶道：「沒有……很酸？」

秦小孚忍不住咧着嘴笑了，一面又道：「誰叫你說沒關係嗎？」

秦冰在一邊也笑了，低聲叱道：「妳這孩子，怎麼這樣沒有禮貌？人家這是在病中，要不然，就憑妳那兩手，還差得遠呢！」

秦小孚目光視向斯同，似微感驚異的問：「原來萬先生也會武啊！」

斯同汗顏的苦笑道：「後輩倖免不死，雖會幾手花拳綉腿，却不敢妄自托大，老伯，你實在是過於抬舉我了！」

老人冷冷一笑，對小孚道：「姑娘妳可聽見了，大凡是武功精湛之人，最忌諱的是鋒芒外露，應是藏鋭含鋒才不致遭遇大敵，這就是平日一再勸導妳的原因！」

萬斯同窘道：「老伯你會錯意了……弟子實在……」

老人呵呵一笑道：「小伙子，你不要再掩飾其詞了，你的一切，瞞不過老夫這雙法眼！」

說着又笑了一聲道：「中國武術一門，講求內外之分，這其中眞是五花八門，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斯同不禁靜心的聽下去，他開始發覺出，這斷了一條臂的老人竟是大有來頭。

「由南往北算起……」老人如數家珍的道：「有青城、峨嵋、嵩陽、淮陽、少林、天南、武當……眞的太多了！」

他的興趣來了，接下去道：「這麼多門派，雖各有標新玄異之處，可是據老夫看來，其實也都是殊途同歸，那就是一句話……」

老人噓了一口氣道：「一句話，無不以練氣爲主！」

他微笑了笑，一雙瞳子炯炯有神的看着萬斯同道：「無論是內功也好，外功也好，輕功也好，如不先養好這口氣，都是徒勞而已！」

斯同感嘆道：「老伯所言極是，由此證明老伯也一定是……」

秦冰却插口說道：「小兄弟，你雖是多喝了幾口水，却是掩不住你的內在的菁華！」

萬斯同心中大爲欽佩，一時反倒不好說什麼了。

老人嘿嘿一笑道：「我初見你時，已發現你一雙太陽穴較常人突出，再細看你眼神，黑白分明，小兄弟，如果我猜得不錯，你還是內功的高手呢！」

萬斯同被老人這麼直言點破，不禁一時啞口無言，當下吶吶道：「這麼說老伯你是……」

他撑身子坐了起來，驚異的道：「你老人家定是江湖上的奇俠隱士，老伯你的大名是……」

老人笑了笑道：「不敢當，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他嘆息了一聲，却岔開道：「你快躺下來，她還沒有爲你推拏好呢！」

斯同知道邊內異人，最是莫測虛實，故弄虛玄，幾乎已是成了定性。

當時心中雖是失望，也只好暫時忍下了。秦小孚在一邊袖手道：「萬先生，你倒是睡好呀！」

斯同忙答應着，遂又翻身睡下來，小孚就交替着雙手，在他背後推拏起來。

這時老人却重新拿起了烟桿兒，用火石打着了紙媒，就口抽了起來，他目光却注意着孫兒的一雙手，忽然開口道：「血下行，封肩井穴！」

秦小孚雙手應聲的按在斯同一雙肩井穴上，萬斯同頓時身子一震，就覺得兩團如火的熱力，貫穴而入，一時不禁張開口，正要往外吐氣！

忽見秦小孚彎下身子道：「閉口！」

斯同忙又把嘴閤上，只覺得全身這一刹時，有如籠蒸火烤一般，方才寒意早就消失不知何處去了。

老人點了點頭笑道：「我們姑娘功夫是大有進步了，小兄弟，這股子熱，你是非忍不可。」

萬斯同點了點頭，他此刻才知道，原來這爺孫二人，果然是江湖俠隱之流。

別的不說，只看這秦小孚，年歲不過十七八歲，竟然有此純熟內功，方才她注入自己身內那兩團熱力，分明是她素日所熔煉的乾天眞力，據已所知，這種功力，有人窮一生之力，也不見得有所成就，而對方年紀青青一個女孩，竟有此成就，這如非是自己親身體會，焉能令人置信？

他儘管是這麼着想，却不敢開口說話，這時老人却又抽出烟嘴道：「差不多了，換靈台！」

小孚依言在斯同「靈台穴」上按了一掌，仍然和先前一般，隨着她掌心按處，又有一團奇熱之力，直貫了進去，其熱如焚。

萬斯同實在受不了，因那團熱氣，在靈台穴上下轉動，竟好似一團火也似的。

他忍不住遂自丹田內，提起一股眞力，直向那團熱氣包裹了去。

兩股眞力甫一交結，遂化爲萬千暖虹，直向五經六脈散開了去。

秦小孚忽然抽回雙手，張大了眸子道：「咦？」

老人吐了一口烟，瞇眼笑道：「不要管他，我沒有騙妳吧，姑娘？」

說着遂又對斯同道：「這樣很好，不一會你就能覺到全身各處穴門皆開，熱力過處，冷氣自退，你的身子，也就全部復元了！」

斯同感激的點着頭，汗水已由他兩額一個勁的淌下來，全身霧氣蒸騰！

老人口中此刻連口報着一些穴道名字，只是這些穴道，皆在他背後部份，每報一名，秦小孚皆以內力貫入，如此十數穴之後，小孚本人，也鬢角都見了汗珠。

萬斯同口雖不言，內心實在把這祖孫二人，感激入骨，現在他更證實了，老人是一宇內罕見的奇人，他那一雙瞳子，竟能由萬斯同的雙目中，明鑑的看出萬斯同血行的部位，這種精湛的鑑定力，眞足以驚人！

只是他在心裏反覆的細想着，竟是怎麼也想不出江湖上有這麼一個怪老人來，老人既不願把來歷見告於人，自然問也無用。

秦小孚雙手運行着，掌掌部位確定，這時老人忽的脫口說了聲：「鳩尾。」

萬斯同聞言大驚，因他知道自己「精蓄穴」曾爲花蕾霹靂指所封，而「鳩尾穴」正和「精蓄穴」前後相接，老人祖孫不悉自己隱疾，冒然以眞力貫入，那豈不糟糕？

只是小孚出手奇快，當時再想發言制止巳是無及。

那團熱力由小孚掌心方一貫入，萬斯同又覺小腹一陣奇酸，酸上眉心，他忍不住大叫了一聲，一時冷汗涔涔而下。

秦小孚不由嚇壞了，她收回手，臉上變色道：「怎麼了？」

萬斯同這時冷汗如雨而下，渾身抖成一片，竟是張口無聲，狀極痛苦。

這突然的變化，令一旁的老人也是大吃一驚，他慌忙抽出了烟旱兒，叫道：「慢來——」

小孚嚇得聲音都抖了，她問：「爺爺是怎麼了呀？不要緊吧？」

老人走下位來，只見他白眉微皺，他右手伸出一指，輕輕點在斯同「鳩尾穴」上道：「痛？」

萬斯同經過那陣奇酸之後，此時巳較恢復，他咬着牙，道了聲：「酸！」

老人疾忙收回了手指，奇怪的問道：「酸？」

斯同俊臉漸紅了，他嘆息了一聲道：「老伯……我前腹酸脹，我是……」

老人目光中現出了一片迷惘之色，他忽然對秦小孚說道：「丫頭，妳先出去一會！」

小孚傻傻的點了點頭，又對斯同道：「萬先生，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斯同汗顏道：「這不關姑娘的事，我是……」

說着閉上眸子，又長長嘆息了一聲，老人遂揮了揮手，小孚就出去了。

她出去之後，老人頓了頓道：「小兄弟，你解開前腹讓我看看可好？」

萬斯同點了點頭，遂應言而行，他臉上通紅，這是他的隱疾，也是他最感到心痛的一件事，他眞怕會爲這陌生的老人看出來！

老人仔細的查看了一下，當他發現出他那小腹上，那粒銅錢大小的紅色斑點時，這老人面上的顏色，顯然是大爲之變動了。

「這是……」老人一邊輕輕的撫摸着那紅色斑點，一面抬起頭來。

他喃喃的自語道：「啊……霹靂指，孩子！」

說着他的目光遲滯的在斯同臉上轉着，歉疚的說：「想不到你有隱疾，你爲什麼方才不說呢！」

萬斯同吃吃道：「我……」說着就低下了頭。

老人目光烱烱的看着他，說道：「這是精蓄穴，孩子，有人用霹靂指力，把你精蓄穴點死了！」

他說這一句話時，老人面上充滿了憤怒和疑惑，他恨聲道：「這種手段，只是用以對付一般萬惡的賊人的，怎會用在了你的身上？」

忽然他面色一變，倏地挺指彎腰，厲聲道：「萬斯同這是什麼道理，你要對我實說，否則……」

他說話之時，雙瞳中竟逼出極凌厲的顏色，那隻右手之上，青筋暴起。

萬斯同不禁打了一個冷戰，暗忖道完了，想不到這老人兒，竟誤會我了。

當下不禁悲從中來，長長嘆息了一聲道：「老伯千萬不要誤會，這事情說來令人痛心！」

說着一連又嘆息了兩聲，面色不勝戚愴。

老人憤憤的坐了下來，冷言道：「你說出來。」

斯同本不打算把這種痛心的事再告訴任何人的。

可是對方是救命的恩人，偏偏又遭其誤解，自然不該瞞住他，同時對自己名譽也大有關係！

想着就點了點頭，苦笑一聲，道：「老伯，這件事說來話長，只怕你老沒有耐心聽！」

老人怒氣，巳漸自臉上褪斂，他淡淡的說道：「請恕老夫剛才疾言厲色，不過，這種事，實在太離奇了，我願意聽你說下去。」

萬斯同這時重新睡好，他嘆了一口氣，遂把這件痛心的往事，一字不漏的說了出來。

他足足的說了有半個時辰，才交待清楚，一旁的老人，在聽他訴說的當兒，不發一言，只是由他面上的神情來看，他內心是頗有感觸的。

萬斯同在訴說完畢之後，望了一下發呆的老人，苦笑了笑道：「老伯，這些都是實情，當你明白這一切之後，不難想到我如今的處境，所以說，我這條命活着，實在是多餘的。」

老人冷冷一笑道：「不然！」

他站起了身子，目光看着微黑的窗外，喃喃道：「天下會有這種事？」

他猛然回過身來，嘆息道：「這麼說實在也很難怪你，不過，你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萬斯同坐了起來，他似乎很憤怒的道：「爲什麼？一個失去了健康的人，生活還會有什麼意義？老伯！我不如此，又該如何呢？」

老人慢吞吞的說道：「花氏姐妹，一片痴情，委實可憐，不過，你老弟也太絕望了！」

他笑了笑道：「以你這種病情，並不就是絕症，你只是沒有遇見眞正的精湛高手罷了！」

萬斯同不禁心中一震，他張大了眸子道：「什麼？老伯你是說，這種情形，還會有救？」

老人這時却又悠閒的打着了紙媒，抽

了一口烟，吐了一個烟圈，他眯上了那雙原本就很細小的眼睛，內心似在考慮着一件事情。

萬斯同急問道：「老伯，你怎麼不說話呢？」

這時候，老人又吸了一口烟，他自言自語道：「還有兩天，還有兩天……」又搖了搖頭道：「怕是來不及了！」

斯同怔了一下，他問道：「兩天？什麼兩天？」

老人目光在他臉上緩緩一掃，泛過了一片冷冷的笑容，徐徐說道：「我這個人，一生作事，絕不會無緣無故，我不會輕易受人恩惠，但也絕不無故施惠於人，孩子……」

他頓了頓，繼續說道：「我可以坦白告訴你，你身上所受的那種隱傷，在我眼中看來，那並不算是太了不起的，我可以解救你——」

斯同不禁大喜，說道：「哦——這是眞的？」

老人接下去，嘆道：「只是我眼前有一步大難，只怕不易躲過……」

他說着再在他那堅定蒼老的面容上，竟會破題兒的帶上了一層惘然之色！

老人突然的說出這句話來，不禁使萬斯同大感驚詫，他呆呆地望着老人道：「你老人家這話是什麼意思？莫非是有仇家要找上門來麼？」

秦冰微微的笑了笑，目光溫和地注視在他的臉上，半晌才嘆氣道：「也可以這麼說。」

萬斯同吃驚的坐起了身子，吶吶地道：「恕我冒昧，我可以更知道得清楚一些吧？」

「不必！不必！」老人苦笑着搖了搖頭，很斯文的道：「這是我的私事，我不願人家知道。」

萬斯同聽對方竟如此說，遂很不好意思，又躺了下來。

他暗暗的爲自己遺憾，因爲老人的話似乎巳經說明了，自己身上的這種隱疾，他是有把握可以醫治的，只是因爲眼前限於一步刦難，遂使他自顧不暇，無能分心之感！

萬斯同這麼踏破鐵鞋的到處在江湖上流浪，其目的無非是企圖能覓得一高人，將自己這種羞於啓口的暗疾治好，由於到處失望碰壁，遂就心生絕望。

此刻，在憂疲萬般的心情下，乍然聞得有人能爲自己醫治隱疾，而這人却又更在自己眼前，他內心的喜悅和驚異，是不難想像的。

偏偏老人說出了這番話來，自己受他祖孫活命之恩尚未報答，這時怎好再厚臉另有所求？何況老人本身眼前尚有大難，自己更是無理由令對方「捨己爲人」，因爲彼此僅不過是「萍水相逢」。

他是一個很自愛的人，尤其是不願意把自己的快樂，加之於對方的痛苦上。

因此，當那希望，像彩虹也似的在他眼前閃過時，也祇不過是驚鴻一瞥，隨之，也就消失了。

老人見他此刻，臉色紅一陣白一陣，時而蹙眉，時而輕舒，遂也內心默然！

可是正如他自己所說，他一向是自私的，他絕不願無故的去帮助一個人，甚至於，他還認爲，到目前爲止，巳經給萬斯同過多的帮助了。

他的心，可以說完全爲着後日的刦難而焦躁，對於所面臨的敵人，他實在不敢說有能勝的把握，可是他絕不退縮，在洞庭湖畔，這幾年，他練了幾手厲害的功夫，他渴望着會一會敵人。

秦冰在牀前，望着萬斯同道：「你現在是否覺得有些餓？」

萬斯同爲他一提，果然覺得腹內空空，當下訕訕的點了點頭，老人轉身出室，邊行邊說道：「我去叫大妞兒給你送東西來吃。」

說着他就推門出去了。

萬斯同此刻的內心，似乎略爲較方才開朗了些，因爲他原本是沒有對自己這種病，存下多大希望的，既然老人本身有苦衷，也就算了，只當沒有這回事，也就是了！

秦小孚用托盤，送來了食物，那是一瓷罐稀飯，和兩樣小菜——油炸花生米和皮蛋豆腐。

她神秘的笑着，把食物送到了萬斯同手上，又回頭看了一眼，然後眨着黑亮的瞳子，小聲問：「剛才你跟爺爺談了些什麼？」

萬斯同怔了一下，當然，他不願把自己那一隱事再重訴一遍，況且告訴一個小姑娘家，也是很不相宜的。

他搖了搖頭，尷尬的道：「沒有！沒有！」

小孚嘟了一下嘴，甩了一下身後的辮子，說：「騙人！我才不信呢！」

她往前又湊了一步，道：「不行，你得告訴我，他老人家給你說了些什麼？」

萬斯同因此刻餓極了，他大口吃了幾口，聞言只是搖了搖頭。

秦小孚見他貪吃的樣子，忍不住笑了，她一屁股坐了下來，半笑道：「你還是先吃吧，吃完了再說。」

萬斯同遂也就不再客氣，風捲殘雲也似的，把罐中稀飯全吃下肚中，却只是飽了一半。

他很不好意思的望着秦小孚，小孚站起來，從他身上把食盤拿過來。

她很俏皮的笑着說：「對不起，你不能再多吃，最多只能吃這些，因怕你身子受不了。」

她一面說着，取過了一塊毛巾遞上，萬斯同無奈，只好道謝接過，他擦了一下嘴。

秦小孚又送上了一杯茶，萬斯同接過道：「姑娘妳不用這麼服侍我，我巳不妨事了。」

秦小孚嘴角向兩邊動了動，目光瞟着他小聲道：「剛才你是怎麼啦？嚇了我一大跳！」

斯同訕訕道：「其實也沒什麼，只是當時覺得很酸痛而巳，現在早就好了。」

小孚聞言將信又疑，只是含着笑，在他臉上望來望去，半晌才說道：「看你樣子，好像武功不錯，爺爺說你武功比我還强呢！」

「那裏！」萬斯同說：「這是老前輩抬舉我，其實我功夫比起姑娘來，可差多

了。」

「又騙人！」秦小乎說。

「我說的是實話！」萬斯同嘆了一聲道：「方才姑娘爲我推拿穴道之時，我已覺出姑娘內功比我强多了。」

秦小乎臉上閃過了一層得意的微笑，萬斯同忽然想起一事，他試探着問：「方才秦老伯曾告訴過我說，他老人家眼前有一大刼，姑娘，妳是否可以告訴我一下，這其中的情形？」

「哦——」秦小乎的臉色微微變了一下。

「是我爺爺自己告訴你的？」她問。

萬斯同點了點頭道：「他只說了這麼一句，却不肯告訴我全部情形。」

秦小乎又回頭看了一眼，似乎面有難色，過了一會，她才嘆了一聲，眼圈都跟着紅了。

萬斯同急問道：「敵人很厲害？」

秦小乎悽慘的點了點頭，她加上一句：「是一個可怕的怪人！」

萬斯同驚異的聽着，沒有打岔，秦小乎看着他說：「你答應我，這事情不要對別人說，我就告訴你。」

萬斯同點了點頭，作了一個一定的姿態。

這時候，夜色已經很濃了，老人忽然推門而入，他看着小乎，點了點頭說：「對！妳就在這裏，陪着他談談天，我去去就來。」

小乎忙問：「爺爺你上那去？」

老人嘻嘻一笑，把手上提着一個細竹編織的小籃子，上面用青布掩蓋着。

小乎就問：「你提的是什麼呀？」

「哈！」老人長笑了一聲，他一面轉過身來：「爺爺最愛在月夜下拾貝殼，妳都忘了？」

說着他已經走了出去，小乎甜甜一笑，對萬斯同道：「爺爺收集了好多貝殼啊，有紅的有藍的，反正什麼顏色都有。」

萬斯同心中略感奇怪，因爲老人眼下既是大難將臨，却如何有此閑心？居然會月下拾貝？眞是令人費解！

他睡牀旁邊，是一扇敞窗，此刻竹簾半捲，由室內望去，可見洞庭湖彼岸的隔林漁火，溫柔的水面，點綴着不少青黃各色的燈光，這些燈光，都是懸吊在各種的遊船之上的。

湖畔沙灘，在月光之下，更是靜柔得可愛，各色貝石泛着閃閃的光輝。

萬斯同向窗外張望了一會，果見老人單手提籃在近水的岸邊，蠕蠕的行着。

月光照着他頭上的白髮，湖風掀起了他灰綢的長衫，露出了他白襪高筒的一雙褲管，他不時的東張西望着，又來回的踱看步子，像是在衡量一個方向似的。

萬斯同不禁微笑道：「令祖眞是一個高人雅士，姑娘，現在妳可以把他老人的那段往事告訴我了吧？」

秦小乎嘆息了一聲，這才把老人一段隱情，娓娓道出。

原來老人確是姓秦名冰，早年是個學人，後在五台山，得遇當時空門一代宗師八指佛僧弘忍，學成絕世武功。

這八指僧弘忍，乃一身負奇技的有道高僧，他那一身武功，據秦小乎此刻說來，已是到了玄關化境，武林中似乎再也難以找出堪與匹敵之人。

只是他的名聲，江湖上却極少有人知道，而這極少數的人，却又盡是那高人隱士。

秦冰是一個讀書的仕子，裘帶風高，風度翩翩，讀書之餘，每喜問佛參經。

這位秦相公每到一處地方，最急切的，就是拜會當地的佛寺，朝山進香。

因此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他在五台山得遇見了這位空門奇僧。

八指僧弘忍，雖是一佛門弟子，可是却性喜與凡俗結交，與他結爲書法，琴，棋之交的，眞是頗不乏人。

這位學人老爺秦相公，當時就是這麼認識那位奇人的。

他們藉詩，書，琴，棋之會，相悅結納，遂爲至交。

這期間，秦冰並不知悉這位弘忍大師，竟是天下有數的絕少武學大師之一，只當他是一佛門有道高僧，下得一手好圍棋，寫得一手好字，字體酷似趙孟頫，因而獲得秦冰格外垂青。

秦冰少年時體弱多病，尤以胃疾久年不癒，每逢秋末冬初，這胃病却遇寒發作，不勝病痛愁苦。

一日弘忍大師赴宅拜訪，秦冰正逢病情發作，臥床不起的當兒。

他命小厮把這位老友引進病榻前，訴以病狀，一面令小僮設棋榻邊，要抱病一會棋友。

弘忍大師却擺手道不必了。

他以手摸了摸秦冰的脈門一下，遂告訴他道，你患的是陳年胃疾，以脈象看，已有十年之久，是一種很重的病症，如不即時求醫，待大出血時，命將不保。

秦冰不禁大驚，這時弘忍大師却面現微笑的告訴他不必担心，明日候我音信，言罷自去。

萬斯同聽到此，忙插口問道：「姑娘，莫非那時令祖尚不悉武功麼？否則是不致罹患如此嚴重的胃病的。」

小乎望着他笑了笑說：「那時我爺可以說是一手無縛鷄之力的讀書人，自然是不擅什麼武功了。」

萬斯同急於聽下文，遂不再多說，秦小乎遂又接下去細細道來。

八指僧弘忍走後第二日清晨，有空門小僧「二明」，手持大師便箋，牽小驢一匹，直接交秦冰。

那信上寫着：「見信得即來寺晤，可酌帶換洗衣物，其他雜物皆免。」

秦冰不加思慮的，遂整裝騎驢而去。

弘忍把他安置在一間寬大而靜寂的禪室之內，每日照常與他琴，棋論交，看不出絲毫異態！

秦冰本以爲來此是爲治病而來，誰知竟是供他詩書消遣，不禁略感煩躁。

可是奇怪的却是，來此的第二日，他的胃病竟是沒有再發作。

而且是食量大增，而弘忍命二明小僧，送上的食物，却是不多不少，秦冰偶因不餓時，那食物却是少得可憐，而逢腹饑時，送來的食物，竟會意外的增多，秦冰這才開始發覺出弘忍大師的異處來。

半月之後，秦冰竟和初來時判若二人

，面色轉紅，體魄已跟着强健起來。

一月之後，他確信自己已是一個很健康的人了。

在此期間，儘管是他內心諸多奇處，却從未正式向弘忍提問過，弘忍也未置一詞。

這一日棋後閑聊，秦冰實在忍不住，才問起這件事情，弘忍大師笑而不答。

秦冰再三求問，這位空門奇僧，才正色道，他是以「推血過脈」的手法爲他醫治的。

秦冰奇怪的問道：「那我怎會不知道呢？」

老和尚微微一笑，說道：「你自然是不知道。」

這事情後來揭穿以後才知道，原來弘忍爲他治病的時間，竟是每日午夜。

他來時，先以「隔空點穴」的手法，點中秦冰身上睡穴，秦冰即昏昏熟睡不醒，然後他才施以妙手。

萬斯同聽到此，忍不住笑道：「如此說來，方才姑娘爲我去寒時，所用的手法，正是與這位大師父當年爲令祖所施的手法是一樣的了？」

小乎抿嘴笑了笑說：「你說得不錯，這推血過脈手法，後來弘忍大師父傳與了我爺爺，我爺爺又教了我，只是隔空點穴，我還不行，我爺爺會。」

萬斯同不禁一驚，因爲凡擅「隔空點穴」之人，內功可以說已達爐火純青的地步，並不是說內功好即可施爲，不過，還需要名師傳受指法，方可施爲，否則輕重力不調，一不小心，就易喪生。

他由是更知道，這老人乃是如今天下一個少見的奇人，自己和他既有緣相見，似不宜輕輕失之交臂，總要能得些教益才好！

秦小乎又繼續說了下去，故事遂至高潮。

弘忍由於對秦冰賞識已久，在去疾之後，並坦白告訴他謂有意收他爲徒。

可是秦冰却也坦白告訴他，自己並無意出家，弘忍實在看中了他那一身清奇的骨格，竟自破格應允，秦冰遂成了他一個俗家弟子。

秦冰二十一歲從師，直至三十三歲，才算學成了一身絕技。

在他技成別師之際，弘忍才告訴了他一件驚人的事情，並且囑咐他務必要完成此事。

原來八指佛僧，早年在兵書寶劍峽，得有一口寒鐵軟劍，和一卷「水眼圖譜」，八指僧一眼已自看出，這兩種東西乃是千載難逢的東西。

他爲了這兩樣東西，曾潛往青城整整一年時間，才把水眼圖譜中幾種絕世的武功練成，那口寒鐵軟劍，雖是一口稀世寶刄，却因爲八指佛僧右手少了二指，無法施用，他把這口劍日夕的纏在腰際。

這寒鐵軟劍，爲萬載寒鐵所鑄，歷經千年，吸取人身氣溫，日久變質，色如白玉。

八指僧所以日夜當腰帶的圍繞着它，主要是取其冬暖夏涼。

盛夏酷暑，此劍在身，能使你遍體生涼，絲毫不愁汗漬侵衣，而嚴冬大雪，冰封季節，此劍繞身，却令你身暖舒適，如置春秋，端的是一件天地間至寶！

至於那本「水眼圖譜」，經過年來的研究，八指僧始悟出了一半的奧竅，另有一半功夫，却是要在水中練習的，據說全部練成了，可肉身飛昇！

弘忍大師帶着此二物，一直躲到了洞庭，他在君山之下找了一處石室，預備日夕藉湖水練功。

可是不巧的很，這時候，竟有一名多年老友來訪。

這老友姓谷名天君，他之來訪並非偶然，因爲他知道弘忍大師手上有這兩件東西，可是弘忍武功蓋世，要想明搶，他是萬萬不敵。

無可奈何之下，這谷天君遂想出一計，他有一女名喚谷巧巧，年將三十，尚待字閨中，實在却因長相太醜，提親者無敢上門了。

這谷巧巧雖是相醜，却也自幼隨父練成一身武功，她最奇特的是，生有一雙巧手，因而取名巧巧。

谷天君因有盜書劍之念，遂在面見八指僧之際，百般陳說，自己有一女兒，因右腿不愼骨折，求醫無數，均無效，眼看將成了殘廢，因仰大師神奇接骨術，所以特來求醫。

弘忍慈善爲懷，這類事又司空見慣，自不疑有它，竟一口答應。

谷天君千恩萬謝而去，這老兒倒也眞狠，爲盜書劍，竟口授了巧巧一番機密，乃請其自斷腿骨。

谷巧巧自是不願，可是此姝倒也有她自己的心思，當她確信弘忍的接骨術天下無雙之後，竟依言自斷左腿腿骨，經其父密密包紮。

父女二人乘船二次拜訪弘忍，弘忍因應允在先，也就不再推辭。

待他解開谷女腿布，驗傷之際，才發現出所謂的傷，並不如想像的那麼嚴重，很容易治療。

當晚谷天君告辭，却留下了女兒在此繼續留醫，弘忍不疑有它，當時整理一間石屋，谷巧巧就暫時住下了。

這谷巧巧武功雖非一流，可是那神偷之術，確是有驚人的造詣！

就在她傷癒的當夜，也就是第三夜，他乘着弘忍在沐浴的當兒，竟自潛入弘忍的丹房，運巧智，打開了弘忍藏書的萬斤石匣，將那卷天地絕書「水眼圖譜」盜入了手中，而且，順利的偷到了那口寒鐵軟劍。

谷巧巧得到了這兩樣東西，心中不禁狂喜。

他知道如果此刻不走，弘忍浴畢，自己性命休矣！好在她對一切都有準備。

她用一個魚皮密封，把那卷書藏好了，貼心放着，又把那口寒鐵軟劍，繞在腰上。

然後，她就出了石室，一路往河邊行去。

在湖面她脫掉了鞋，略爲把頭髮繞了繞，遂即縱身躍入湖水，一路直向下行游去。

谷巧巧早就存有私心，她絕不甘心把盜得的東西，雙手獻給父親，她要自己佔

有它們。

也從此，就一直失去了她這個人的下落

弘忍沐浴之後，重返丹室，當他發現這兩樣東西失竊之後，不禁大驚失色，差一點急暈了！

當然他馬上就洞悉了其間的陰謀。八指佛僧弘忍一怒之下，找到了谷天君，二話不說，以他玄門獨家的功夫「天靈掌」，只一掌，結果了谷天君的性命。

可是他一時間，却無法找回那二件東西。

他踏遍了各處名山大澤，甚至於遠走苗疆沙漠，到處尋覓谷巧巧的踪影，可是這實在是很愚蠢的一件事，試問天下之大，要想在其中尋找一個藏躲的人，套一句俗語，那眞是「談何容易」啊！

弘忍失望痛心之下，這才潛奔五台山，從此封寺不出，潛心研習內功以及不可捉摸的禪功。

他本有極爲深湛的絕世功力，如此三年之後，功力已堪稱化境。

他並且參透了玄功異術，諸如天文地理厮衣相術，無不獨有見地。

這時候他收下秦冰爲徒，並把一身功力都傳授了他，秦冰是他得意的弟子，而且繼承了他俗家衣鉢。

照說，弘忍歲已近百，五台山參禪已近三十年，原應對往事一筆勾消，不再回憶。

可是事實上大是不然，他內心始終忘不了昔日那樁遺憾的事。

就在秦冰甫將下山的時候，弘忍告訴了他這件隱藏在內心數十年之久的隱秘。

而且弘忍告誡他，務必要傾盡全力，把這兩件東西取回來，他並且繪影繪形的把谷巧巧的形狀形容了一番，使秦冰奇怪的是，弘忍竟知道那谷巧巧現在是居住在三湘地面，囑他可逕往覓找。

秦冰數十年出遊，原本家有髮妻，幼兒，此刻返家，始知家鄉經過了一番兵災，早已面目全非，一家人死傷殆盡。

他秦氏門中，僅僅留下了一個傷殘的僕人，再就是年僅兩歲的孫女秦小孚！

秦冰心痛之下，這才携帶小孚，從此浪游江湖。

他帶着孫女找到了三湘，爲了師父所囑，他開始去留意的找覓那個叫谷巧巧的女人。

弘忍大師自參透了玄功異術之後，曾爲此事起了一卦，是以斷定那谷巧巧至今仍留居三湘，他本人對此身外之物，早已不思染指。

只是他絕不甘心，就如此令谷巧巧佔爲已有，他曾關照秦冰取到手之後，不必送返五台，應覓地苦修，來日前途不可限量！

秦冰携孫女就在洞庭湖邊，君山之下，極爲隱秘幽雅的地方長住了下來。

這期間，他一面苦心造就這個孫女秦小孚，一面却四下尋訪那個當年竊寶的女賊谷巧巧。

天下事，有時確是巧得很，那弘忍大師窮半生之力，無法找得到的人，而秦冰却並不費事的找尋到了。

可是筆者必需要說一句，今日的谷巧巧，實在已大非昔日可比了。

這數十年以來，這個私心極重的女人，她已把「水眼圖譜」中有關水功的半卷，全部習練熟悉了。

至於其他半卷，她却是無法參透，她曾經試着練了兩次，兩次都幾乎喪生。

原來這本絕書，非要得者有相當的武功造詣，才可着手開始練。

而練功的程序，更須按步就班，一章一節，方可收得全功。

谷巧巧那知道這些奧妙，她期功過切，前半卷雖是看不懂，後半卷是水卷，倒提起了她極大興趣。

此姝自幼就喜水成性，有很精湛的潛水功夫，所以這半卷水中的功夫，提起了她的興趣，因爲每篇皆畫有淸楚的圖譜，很易看懂。

谷巧巧智慧過人，她知道弘忍失竊，定必不肯干休，勢必到處找尋自己，自己如朝南遠跑，恐怕反倒落於他手中，不如就近不動的好。

她居然胆敢就在君山之下，和弘忍大師隔峯而居。

她這一着，倒眞是對了。

弘忍作夢也沒有料到，她竟會就住在自己身側，居然踏破鐵鞋，跑遍中原，最後失望之餘才上五台山。

谷巧巧遂得寬心大放，就在洞庭湖畔，苦苦參習，數十年後，她竟成了天地間一個怪人！

她那怪異的長相，又因視水爲家的異態，被附近水上人家視爲怪物，給她起了一個「水母」的外號。

秦冰不久就打聽到了這一個人，他心中並且懷疑這個水母，可能就是當年的谷巧巧。

他作了一個相當的準備之後，就寫了一封禮貌的邀函，邀請水母來此一談。

這封信，他是託一個慣常發現水母戲水時的漁人送去的。

那漁人用油紙把這個信函封緊，用一條空船，把它飄到水母慣常出入之處，就不去過問了。

果然這封信到達了水母手中，這老婆婆讀後大驚，因見署名爲「秦冰」字樣，心中更是不解，因爲她並不識此人。

如果說這秦冰是當年弘忍的弟子，却又爲何是一俗家子呢？再看信內語句極爲奉承，並不似含有敵意。

水母考慮了數日之後，終於大胆的赴約，因爲這時候，她對自己的功力，已有相當的信心，就是那弘忍大師在世，她也想跟他鬥一鬥呢！

就如此，她見到了秦冰。

秦冰十分禮貌地，而且斷定了她正是當年的谷巧巧，就向她很客氣的表明了身份，而且請她把兩件東西交給自己。

誰知水母知悉之後，竟自大怒，頓時與秦冰反臉爲仇，一場大戰之後，秦冰竟不是其對手，尤其是水母手中那口寒鐵軟劍，更是威力無匹，秦冰竟被其將一隻左臂齊肘的給斬了下來。

水母倒未趕緊殺絕，她臨行之前，却問秦冰尚有何言，秦冰痛心之下，與她定下了五年後約，並告訴她，自己只要有一口氣在，這師門故物，他一定是要取回來

的，水母狂笑而去。

這段往事，在秦小孚口中娓娓道出，卒令臥榻的萬斯同感到，彷彿是親身經歷一般。

在聽完了這段隱秘之後，萬斯同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原來是這樣的，這麼說，後天那水母將要來此赴約了？」

小孚茫然的點了點頭，說：「其實論功夫，我爺爺是不怕她的，只是她那口劍，太厲害了！」

萬斯同想了想問：「那麼妳爺爺預備如何呢？」

「我不知道——」小孚搖了搖頭，又道：「爺爺他不願對這件事多說。」

萬斯同聽到此，不由往窗外又看了一眼，忽然他吃了一驚，小聲對秦小孚道：「快看。」

小孚忙走近窗前，向外看去，就見秦冰身形輕快的正在沙灘上跳縱着。

他身形極爲輕快，起落之間有如星丸跳擲，奇怪的是，他在每一落足時，身形總是向前微微彎曲，並且那隻獨臂向前微探，似乎是在沙裏埋什麼東西也似。

小孚心中奇怪的咦了一聲，道：「他老人家不是在拾貝殼麼？」

萬斯同肯定的搖搖頭，說道：「我看不是。」

月光之下，老人手中似有閃閃刀光，一點不錯，秦冰正是把一口鋒利的短刄，埋在沙中。

萬斯同不禁暗暗驚心，他知道這種毒辣的手段，是用來對付那怪人水母的。

秦冰身形轉動起落的樣子很怪，有時十數個起伏，並不埋下一口，可是有時在丈許方圓之內，一連埋下五六口利刄。

他足下的步法，據萬斯同判斷，很像是一種步陣之法，可是由於步法過於錯綜複雜，萬斯同看不出一個名堂來，他問秦小孚道：「老伯是在佈置一種陣法吧？」

小孚點了點頭，忽然她站起來道：「我去帮他一下，萬先生，失陪了。」

萬斯同忙道：「姑娘請便吧！」

小孚回頭皺着鼻子笑了笑，遂翩然而去，萬斯同見她那種滑稽樣子，不禁也笑了。

他想：「這秦小孚果眞是個孩子，她是體會不出她爺爺此刻緊張的心情！」

他緩緩的躺下了身子，不禁想到了方才由秦小孚口中道出的那段動人的故事。

對於水母谷巧巧當年那種行爲，他十分忿恨，同時有一種好奇心促使着他，他眞想見識一下這水母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物？

而且自己的生命，既爲秦氏祖孫所救，此刻，又怎能目視人家遇難而不加以援手？

他本是一個任俠作義的年輕人，有了這種心思，當時就更把心情定了下來。

正當他一個人出神凝思的當兒，室門打開了，秦小孚含笑的拉着秦冰的手進來了。

萬斯同忙坐起來笑道：「老伯你回來了？」

秦冰把手中盤子放了下來，一面微笑着點了點頭：「這會好多了吧？」

萬斯同笑道：「已經完全好了，老伯！我已經可以下地了。」

他說着遂下了牀，正要找鞋穿上，却爲秦小孚上來把他又推得坐了下來。

她說：「算了吧！別逞能！」

萬斯同紅着臉笑道：「不是逞能，事實上我眞的好了。」

秦冰點了點頭道：「下來走走也好，只是你現在還弱得很，我看明後天就可痊癒了。」

萬斯同望着老人正要開口，忽見小孚對自己搖了搖手，他就臨時把要說出口的話忍住。

秦冰坐下來，怔怔的對他道：「剛才小孚說，你自己看見了我在沙灘裏埋劍的事？」

「是……是的！」萬斯同吶吶的回答道。

「你可知爲什麼？」老人問。

萬斯同窘笑着道：「大概是對付强敵吧！」

秦冰點了點頭，冷冷一笑，說道：「你猜得不錯，我正是用來對付一個厲害的敵人。」

停了停，他又徐徐的說道：「……只是這怪物，怕不易中計，那我的心血就白費了！」

這時一邊的秦小孚說道：「怎麼會呢！她決定看不見的，只要她踩一下，就够了。」

老人冷笑道：「妳知道什麼？這老怪物已練到凌虛而行的地步了，她可以不需要踏過那一段沙灘。」

萬斯同和秦小孚都不禁吃了一驚，秦冰嘆息了一聲道：「……話雖如此，我這『三桿三跳鎖雲陣』，也不是她容易對付的……」

說到此，他似乎又出現了無比的自信心，他冷笑道：「我在她可能的七十二處落脚之處都下了刀，僅僅露出刀尖……」

萬斯同插口問道：「老伯，你不怕她看出來麼？刀尖在明月映照之下，是會發光的！」

秦冰哼了一聲，道：「你說得不錯，可是我在那附近洒下了大批貝殼，她決不易窺出其奧秘來的。」

萬斯同心忖：「好個細心的老人！」可是他仍懷疑的道：「老伯既言她內功已至凌虛而行地步，看來這刀陣是不易傷她的。」

秦冰冷冷的道：「這老東西數十年潛水練功，週身游潛已可到刀劍難傷的地步，但是……」

他冷笑了一聲，又道：「大凡練氣之人，他本身必有一處制命之傷，這老怪物必也不例外！」

秦小孚張大了眸子道：「她的制命之處是……」

「是在足心！」老人肯定的道：「那是不會錯的，所以我才……」

說着他站了起來，對着萬斯同，又露出和藹的微笑，說道：「小伙子，你覺得可怕麼？哈！其實這些，和你說實在是多餘的。」

他在萬斯同肩上輕拍了一下道：「江湖上最可怕的，就是這種仇殺的行爲，我們練武之人，一不愼牽連其中，只怕世代

相連，生生世世也脫不了關係，所以你們初入江湖的年輕人，最應該注意的就是這一點。」

他目光視向了一邊的秦小孚，慢吞吞的道：「這也正是我一再不許她參與其中的道理。」這句話，他說得聲音很低，內心似有很深的感慨。

萬斯同一時却也不知說些什麼，秦冰遂由地上提起了籃子，他對小孚道：「我們走吧，他也該休息了。」

萬斯同笑道：「不！你老再多談一會吧！」

秦冰搖了搖頭，他望着萬斯同冷然的道：「你休息一夜，明天可動身走了。」

萬斯同不禁頓時一呆，秦小孚也似感到出乎意料之外，二人都驚奇的看着他。

老人點了點頭說：「我們萍水相逢，總算有緣，只是後日之會，我秦冰生死難料，也許我不會死，那時，老弟！我還會去找你……現在你休息吧！」

萬斯同搖了搖頭道：「老伯我……」

却見秦小孚又偷偷的對他搖着手，萬斯同就沒有說什麼，秦冰遂和小孚自去。

獨臂佈玄陣　少俠奏奇功

第二天清晨，萬斯同早早的起來，他覺得自己是完全好了，老人既然巳明面的下了逐客令，自己不便再住下去，只是對這祖孫二人，他却有一種說不出的依戀之意，尤其是在人家最危難的時候離開，在良心上來說，實在是不大說得過去。

秦小孚爲他送來了他的那口寶劍，目光之中，更是不勝依依！

萬斯同問：「老伯呢？」

小孚說道：「天不亮，他巳獨自出去了。」

萬斯同嘆了一聲道：「那麼，我是見不到他了！」

秦小孚點了點頭說：「見不到了。」

「他曾說些什麼？」

「哦……」小孚道：「他叫我把你的劍給你，而且送你出君山。」

萬斯同感到一陣黯然，小孚見他如此，遂笑了笑道：「我爺爺還說，明天事情過後，他自會去尋你，聽說是爲你醫治一種什麼病……」

萬斯同臉上紅了一紅，就嘆息了一聲，苦笑着道：「他老人家，眞是個怪人，功成身退，不受我一禮拜謝，眞是個大丈夫！」

秦小孚抿着嘴笑了笑，萬斯同把寶劍用綢帶纏好背上，道：「那麼我走了！」

小孚追上前道：「慢點，我還要送你，不然你會迷路的，這裏的山峯太多。」

萬斯同內心實在很感激這個姑娘，聞言就站住道：「那麼不是太累了妳了！」

小孚隨口道：「這算什麼？」

她就率先，推開了門，領着萬斯同走出了石室。

萬斯同這才看清楚了眼前形勢，一邊是洞庭湖水，一邊是聳立的君山，而石室處地，更有數里白沙，水鳥無數，在紅光耀目的朝陽之下，翩翩飛舞着，他的心，不禁得到了一種開脫的感覺，這是他臥榻以來，很少感覺到的，由不住讚道：「這地方眞美！」

「美什麼？」小孚回頭笑道：「我都膩死了！」

她說着縱身跳上了一座石峯，身段輕巧，腰肢婀娜，宛然一副村姑模樣兒。

萬斯同不禁也提起氣縱身跟上，秦小孚像是有意賣弄，接連着幾個縱身，直向嶺上翻去，萬斯同只得緊緊跟上，他們二人那種輕靈的身形，在朝陽之下，顯得好看。

秦小孚在翻過了一座澗峯之後，回頭見萬斯同緊隨在身後，她的臉不禁紅了一下。

「姑娘好俊的功夫！」萬斯同說。

小孚笑了笑道：「爺爺果然沒說錯，你有一身好功夫！我比不過你！」

萬斯同苦笑道：「姑娘年紀輕輕，巳有如此功力，若到了我這般歲數，豈不是比我高上了許多！」

小孚喘了口氣，遂在一個大石頭上坐了下來，她忽然正色道：「萬先生，我有一件事想問問你。」

萬斯同心中始終掛念着那件事，聞言忙道：「姑娘有話請說，何需客氣！」

小孚眼睛看了一下天，喃喃遠：「萬先生，我昨天看你的樣子，似乎很爲我爺爺抱不平！」

萬斯同點了點頭，說道：「現在仍然如此。」

小孚面色一喜，她望着萬斯同道：「眞的？」

萬斯同冷笑了一聲說：「我本意是想過了明天以後再走的，我想助令祖一臂之力，只是……」

小孚忙道：「只是什麼？」

萬斯同嘆了一聲，說道：「令祖父太好強了，他是不樂意我這末學後進來幫助他的。」

「可是我倒願意。」秦小孚忽然脫口說了這麼一句。

萬斯同不禁有些出乎意料之外，他怔了一下道：「你的意思是……」

秦小孚咬了一下小嘴，有點不好意思的說：「如果你眞的願意這麼做，可以幫助你。」

萬斯同不禁大喜，可是他又皺了一下眉，問道：「你爺爺難道不會發現？」

「不會的！」小孚吶吶的說：「我們只要在暗中幫他，不讓他知道就是了。」

萬斯同低頭思忖了一下，遂道：「這麼做自然是好，只是我以爲，最好你還是不要露面的好。」

小孚翻了一下眸子道：「爲什麼？」

「不爲什麼，」萬斯同笑道：「妳爺爺萬一知道，會不高興的。」

「那你還不是一樣。」

萬斯同笑道：「我是外人，他不會罵我，可是妳却不行了。」

秦小孚一時眞的不說話了，她很清楚她爺爺的脾氣，尤其是這種事，自己如果違背了他的意思，那是不得了的，想到此，她也不禁有些害怕了。

「那麼，你的意思是如何呢？」她小聲的問。

萬斯同輕笑了一下，說道：「很簡單，妳到時在家，不許出去，一切由我去就是了。」

「你一個人不怕？」

「我不怕！」萬斯同眸子裏泛出了剛毅的神色，又道：「你們祖孫二人如此對我，卽使是爲此喪生，也是死而無憾！」

他並不知道，這句激昂慷慨的話，實在巳深深打動了眼前這個女孩子的心。

她從來沒有這麼激動過，這時竟自掩着臉哭了。

萬斯同不禁吃了一驚，他奇怪的問：「咦！姑娘妳怎麼啦？」

小孚爬在大石頭上，哭道：「萬先生，你眞好，你是我認識中最好的人。」

她又抽搐道：「你這麼做，我眞不知怎麼來報答你？」

萬斯同不禁失笑道：「小妹妹，妳太天眞了，妳想想，我這條命，如果不是妳救我，我怎能活到今天？現在能爲我的恩人作一點事，又有什麼值得可說的呢？」

他走過去，輕輕地在她肩上拍了拍道：「好了，別哭了，既然如此，妳回去了吧，明天晚上，我一定會去的。」

秦小孚用流淚的眼睛看着他抽搐着說道：「早知道我就不要求你了，那是很危險的……」

她很後悔的仰着臉道：「你還是不要去吧，也許你會死的！」

這是一句「童言無忌」的話，萬斯同並不在意，他笑着搖了搖頭道：「妳放心，我和妳爺爺都不會死，水母的命倒是危險！」

這一句話，又把小孚逗笑了。

她眨着亮晶晶的眼睛，破涕爲笑道：「啊！她可厲害着呢！你不知道。」

萬斯同見她樣子滑稽，不禁也跟着笑了，就問她道：「水母是什麼樣子？妳見過沒有？她到底厲害在什麼地方？」

秦小孚搖頭道：「見是沒有見過，不過爺爺說她的樣子眞嚇人？聽說最厲害的是她的水箭！」

「水箭？」

「可不是！」小孚說：「她能從嘴裏把喝下去的水噴出來，噴很遠，聽爺爺說，誰要是爲她這種水箭噴上了，一定是活不了！」

「這麼厲害？」萬斯同聽來也有些驚心。

秦小孚侃侃的又說道：「爺爺說這種水箭比暗器厲害得多，因爲你沒辦法事先防備，她只要一張嘴就出來了，而且，你也不能用兵刄去擋，因爲是水呀！」

經她這麼一說，萬斯同也覺得果然厲害，他心裏就在盤算着對付她的方法。

秦小孚這時忽然「哦！」了一聲，她用手指着遠處湖心道：「爺爺回來了。」

萬斯同順其手指處望去，果眞遠處水面上，一葉小舟正向岸邊上划着。

秦冰單手操着槳，江風把他那襲湖色的長衫吹得飄向一邊，皓首銀鬚在陽光之下，更閃閃發着銀光。

小孚站起來說：「我要回去了。明天如果你一定要去，你要特別的小心，我眞怕你會……」

萬斯同微笑道：「不會的，你回去吧，我走了。」

秦小孚還怔怔的看着他，那是一副孩子對成人的欽佩表情，是一種最純潔而無需代價的感情交流。

萬斯同笑道：「小妹妹！回去吧。」

小孚點了點頭，笑了笑，就回頭走了，走了幾步，她又回過頭來很嗲的道：「那我以後也叫你大哥哥啦，不叫你萬先生了，好不好？」

萬斯同點了點頭，笑道：「這稱呼很好，妳以後就叫我大哥好了！」

小孚就點了點頭，轉過身走了，垂在背後的大辮子幌來幌去的，幾步之後，她就又回過身來，見萬斯同還含笑地在看她，她就跺了一下脚，笑道：「你怎麼不走哪？」

萬斯同對她揮了揮手，叫她走，她却也對着萬斯同揮了揮手說：「你先走！」

萬斯同知道對方一派小孩脾氣，不聽她的話是不行的，當下就轉過身子走了。

孩子們的感情，有時是最認眞的，萬斯同直呼秦小孚爲小妹，而那個小妹的內心，却很認眞的當他爲大哥了，她對萬斯同的感情，就眞像是一個妹妹對哥哥一樣的。

現在這個哥哥猝然離開了她，當她目送他魁梧的身材消失之後，她首次感覺到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那是一種依戀，空虛的感覺。

良久之後，她才沒精打采的悄悄回家，她的心立刻又爲同情爺爺而取代了。

今夜的月色是那麼的暗！

天空陳列着，幾乎是可以數得清的幾顆小星星，而它們在湖水冰寒映激之下，似乎顯得較往日更孤單更冷清……

靜靜捲起的波浪，輕輕淘着沙灘，一次又一次……

這一切代表着是那麼的寧靜，那麼的和諧，可是誰又知道這時間內，正埋伏着無限的殺機。

夜深的時候，一切萬惡的事情，都在這時……但當夜更深的時候，距離可愛光明的明天，也更近了一些，只是這過渡的時期，你將如何渡過？

沙灘上，平平的置着一張木桌，上覆白布，桌上置有四色水果，但在緊靠着菓盤的一邊，却放着一口黑鯊魚皮劍鞘的長劍，那是如此的不協調。

獨臂老人秦冰，面若寒霜也似的，坐在長几的一邊，他的另一邊，却空着一張靠背的籐椅，椅上放着青緞的椅墊，顯示出來客的特殊身份。

他那雙閃爍的光瞳，可以說是瞬也不瞬的注視着水面上，我們敢說，水面上即使有一隻小小的飛蠅，也不會逃過他這麼有神的一雙眸子的。

時間在浪花中消失了。

天上，沒有月亮，地面上沒有飛鳥，甚至於連一聲咳嗽，一聲嘆息，也是沒有的。

僅有的是水面上飄過來的江風，它輕輕的襲擊着老人那身寬鬆的衣服。

老人面色十分沉重，他不時的輕輕拂着衣袖上的沙粒，可是他那雙瞳子，却是絲毫也不敢鬆懈的望着水面。

「放心下來，她必定是要來的，她是要以長時間的精神消耗，想使我體力不支的！」

他這麼想着，嘴角不禁浮上了一絲笑容，心說：「老怪物，妳果然厲害，可是我秦冰數十年眞氣內力，豈是如此易於消耗？」

這麼想着，他那雙眸子倏地閉了起來，僅僅睜開一綫，右手輕按小腹，舌舐上顎，刹時之間，只覺得體肢溫溫，宛若入定一般。

這種儒式靜坐，最是從容不迫，你休以爲他雙目下簾，六合歸一，而不辨四週，其實方圓里許以內，以秦冰今日之造就，即使是飛鳥經過，他也能發覺出來。

似如此約有一個更次，秦冰心中仍是如無波古井，絲毫也不起焦躁之心。

忽然，水面上起了一個水花，宛似金鯉躍波一般，接着「呱！呱！」兩聲鳥鳴，一雙白鳥風掣電閃也似的直向秦冰坐處飛來。

秦冰僅僅睜開雙瞳，身形卻穩若泰山似的，絲毫不動。

可是他的嘴角，再次的泛起了一個冷笑。

那雙白鳥口中發着怪鳴，似乎並非本心要向秦冰飛來，而似爲一種大力，硬把二鳥擲過來。

就在接近秦冰面前約尺許左右的地方，牠們終於鼓翅向兩旁飛去，口中發出尖銳刺耳的鳴聲。

緊接着又是呱呱兩聲鳥鳴，又有二鳥自水面風掣電閃飛來，秦冰猶不爲所動。

那二鳥像方才一般，也是在接近秦冰面部尺許左右時，怪叫了一聲兩面飛開。

似如此，一連有四五次，全是如此，秦冰卻是置若罔聞！

而在第五次二鳥甫過約刹那之間，秦冰忽然冷叱了一聲：「好！」只見他右手突翻，駢中食二指，在空中一連點了兩下，當空有一陣勁疾的鼓翅之聲，遂見二鳥平空墜地，在沙岸上只拍打了一會兒翅膀，就不動了。

秦冰哈哈一聲大笑，朗聲道：「如此雕虫小技，傷我秦冰，談何容易，老朋友請現出身形來吧，秦某已恭候多時了！」

他這句話說完之後，果聞得遠處水面上嘩啦啦一陣水響，並且爆發出一陣令人聞之心悸的笑聲。

水面上起了一道白綫也似的浪花，由湖心至岸邊，宛如巨魚行浪一般，刹那之間，已抵灘岸。

緊接着從浪花裏湧出了一個怪人來。

這人一身羊脂也似的白肉，身形極高，全身赤裸，卻在雙乳及下體處以紅布緊裹，如果她是一個少女，尚有幾分媚色。

可惜的是，她年齡太老了。

你只見那蒼白鬆弛重叠的一張鳥臉，就倒盡了胃口。

尤其是近下巴處，痴肥垂墜，襯以滿頭白髮，看來卻是駭人已極！

她遠遠立在湖岸水邊，遙目對着沙灘老人坐處，咧着大口怪笑了兩聲，用力的搖了搖頭，這才看清了，她那滿頭的白髮，原來都結成了一條條的辮髮，轉動起來，髮上水珠，形成了一個晶亮的珠圈。

「老東西！」她尖着嗓子道：「你還沒有死？看來你的功力，是進步多了。」

老人冷冷的一笑道：「谷巧巧，老夫斷臂之恨，已隱忍了將近十年，今夜這筆舊帳，我們例要好好的清一清了……」

他說着走下位來，拾着桌上的四色水菓，道：「來！來來！老朋友，請用些水菓。」

水母谷巧巧怪叫了一聲好，只見她雙足一劃波面，身形陡地竄起，直向岸上落來。

秦冰心中方自暗喜，可是，谷巧巧却怪嘯了一聲，身形一個倒折，又落在了原處。

她彎下腰，涉着淺水，在沙岸邊跑了幾步，怪笑道：「老兒，你何故把沙岸弄得如此亂七八糟，豈是待客之道麼？」

秦冰心中一驚，不禁對水母暗暗佩服，當下不動聲色的怪笑道：「對付妳這寡廉鮮恥之輩，還談什麼待客之道！」

他目光一瞪，厲聲叱道：「水母，看天色不久將明，妳如此顧左右而言他，到底意欲何爲？老夫可沒有大工夫與妳說笑呢！」

在他說話時，水母却似同未聞一般，她來回的在水邊上踱着，却是不肯上岸一步。

這種情形看在秦冰眼中，非常緊張和情急，偏偏却又無可奈何！

他所設立的「三桿三跳鎖雲陣」，乃弘忍僧親授的一種極爲厲害的陣法，即使是傷不了水母，起碼可大煞其威，奈何對方竟是不肯上鉤，秦冰不禁在爲焦急！

他索性裝成無所謂的情形，哈哈一陣大笑。

水母厲聲叱道：「爲何發笑？」

秦冰一面坐了下來，一面却不屑的道：「妳已如此胆小怕我，索性將那兩件東西還我就是，老夫看妳恭順的份上，往事一概不究，豈不是好？」

水母聞言，那張虛腫的胖臉，似乎是漲大了一倍，雙睛發怒凸出。

可是轉瞬之間，她那番怒氣，却又不知其去？

她冷冷的笑道：「秦冰，你可想令我中你的鬼計，其實你這點鬼吹燈，想在我老婆子面前施展，實在還差得遠，我老婆子可不是那麼容易上當的！」

她這麼說着，身形忽的蹲了下來，那雙大如菜盤的白手，霍的齊胸推出，頓時捲起了兩股狂風。

這陣狂風，直向她眼前的沙岸上劈了出去，只聽得悉悉唰唰，一陣細沙飛舞之聲，由她掌心所逼出的風力，竟把眼前的沙堆，形成了兩條巨龍也似的東西，在空中盤舞了一圈之後，才又細雨也似的洒了下來。

果然這種手段極爲厲害，只見這老婆子仰首當空，忽地縱身而起，自空中揮手撈了幾下，再看她手中，已多了六七口薄如紙，狀似楓葉一段的短刄。

秦冰不禁神色大變，一時，幾乎呆住了。

水母谷巧巧身形巳輕飄飄的落在了岸邊，她低頭看了看這幾口刀，狂笑了一聲，倏的抬起頭來，面色極爲猙獰。

秦冰嘆息了一聲道：「谷巧巧，這和妳的『飛禽啄目』，並無多大分別，也不過是一點小敬意，彼此也罷了，不必生這

麼大的氣！」

水母冷叱了聲：「去。」

只見她長臂揮處，划起了一道光華，那六口薄刄刀，竟尾首相連，形成了一道匹練也似的白光，直向秦冰面門上飛馳而來。

緊接着這老婆婆厲嘯了一聲，雙足猛一划動，直向沙岸上撲來。

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以水母谷巧巧如此謹愼之人，竟仍然着了道兒。

她其實不難想到，沙岸上既設有埋伏，何止只小小六口鋼刀而已？

如果她再能沉下心，從方才方法在整個沙岸上施爲，那麼秦冰的「三桿三跳鎖雲陣」，眞可說是全盤瓦解，偏偏她急怒過甚，沒有想到如此之多。

飛刀出手之後，身形如風而起，龐大的身子，看來竟是輕如浮雲一般。

誰知她往下一落，忽見眼前沙湖倒置，自己身前，竟似有萬頃黃沙壓面而來。

這時她才知自己畢竟仍然是着了道兒了。

耳邊聽得厲叱之聲，道：「谷巧巧，這可是妳自討苦吃，怨不得老夫手狠心辣了！」

水母谷巧巧慘笑道：「老兒，你以爲這點鬼把戲，難倒了我麼？待我破了你的陣法，再與你算賬不遲！」

就在水母縱身入陣的刹那之間，秦冰已用熟練的手法，把迎面而來的六口飛刀一一接在了手中，他身形更是絲毫也不敢停留！

只見他足尖飛點，已把身子緊緊湊上，隨着水母的身形，他手中的刀一一擲了出去。

水母谷巧巧乍見四面黃沙，排山倒海而來，已知中了對方計謀，只當是一般浮沙陣，心中雖是憤怒驚嚇，却並未十分的放在心上。

她輕嘯了一聲道：「秦冰，今日我發誓要取你性命！」

口中這麼說着，右手倏地在腰上一抽，冷光一閃，再看她手中，却已多了一口精光四射的寶劍。

這時秦冰手中擲出的飛刀，分上中下三路，直向她身上射法，快如風馳電掣！

這個老婆子隨着長劍出鞘的勢子，却擺了一招「夜戰八方」，只見她大足向前，猛跨出了一步，肥軀下塌，倏地一舉掌中劍，只聽得「嗆啷啷！」一聲脆响，秦冰所擲來的六口飛刀，竟爲她一劍撩了下來。

緊跟着她的身形，如同風車也似的捲了起來，直向秦冰身邊撲來。

刹時間，陣法發動，一任水母身法如何快捷，但所過之處，全是迷漫黃沙，四面襲來，簡直是不見天日，這時她才知道是眞正的厲害了！

萬斯同戰戰兢兢的伏在一個沙坑裏，他深恐身形敗露，爲二人發現。

所以自始至終，他伏在那裏，連動也不敢動一下。

在他眼中看來，那是很奇怪的，因爲水母好似發了瘋也似的在沙岸上狂馳着。

她不時地左跳右衝，手中那口長劍更於百忙中，上下撥打着自秦冰手中所飛來的暗器，狀極猙獰。

萬斯同見平靜的沙灘上，一如往者，而水母舞劍閃躲的情形，竟似遇到了數十敵人合力圍剿一般，她那滿頭的白髮辮兒，一根根的倒立了起來，厚嘴內更是唾沫星子四下橫飛。

最妙的是，秦冰僅僅離着她不過三丈左右，她竟是視同未睹一樣。

秦冰這時面色較前少霽，只是他唇角帶着一絲冷笑，那隻右手，不時的自配戴在身上的豹皮囊中，摸出些暗器，向水母發出。

萬斯同距離他較遠，看不清那是些什麼暗器，只見他是以姆指之力，把它們一一彈出去的。

那困於陣中的水母，這時，更形急躁了。

她口中發出悽厲的叫嘯之聲，身形上下左右竄動，帶起了大片黃沙。

萬斯同這時才憶及老人的話，知道這定是老人事先佈置好的「三桿三跳」陣法發動了。

水母谷巧巧以雷霆萬鈞之勢，在陣中衝闖了一陣，直累得氣喘如牛。

憑着數十年潛習參透之功，很快的就令她感覺出不對來了。

她忽然大吼道：「秦冰老狗，你且看我破你陣法便了！」

她口中這麼說着，竟自倏地停身不動，只見她慢慢收回了劍，雙足交叉着，霍地盤膝坐了下來。

先前的狂風暴雨，此刻看來，顯然是一切平靜了。

秦冰目睹此狀，竟自面色大變，他迫不急待的縱身而上，掌中劍抖出了一點銀星，直向水母咽喉上點了下去。

水母闊唇一翻，「哧！」——一股水箭直向秦冰面上射去。

一邊的萬斯同不禁心中一動，因爲他二人相距的距離太近了，秦冰要想逃開，似乎是太難了。

果然這口水箭方自噴出的一刹那，只聽得秦冰一聲大吼，隨着水母所噴出的水箭，竟翻出了兩丈以外，噗！地倒臥在沙地裏仰天不動！

萬斯同不禁嚇得出了一身冷汗，他用力的握緊了手中的劍，正想從沙坑裏躍出去。

可是忽然，他覺得有人輕輕地拉了他一下袖子道：「不要動！」

萬斯同嚇得一哆嗦，忙一回頭，却見竟是秦小孚！

她穿了一身緊身的黑衣服，那條小辮子緊緊的盤在後面，背後揹着劍，肋下配有鏢囊，倒是全套的武生打扮。

萬斯同正要開口，却見她按唇輕輕的噓了一聲，而且一隻手往下比了比，叫他把身子藏好。

萬斯同雖是暗憤她不聽話，可是事已如此，却已無可奈何！

當時忍着要說的話，把身子伏下了些，却覺得秦小孚吹氣如蘭的在自己的耳邊說：「大哥！你看水母要倒霉了！我爺爺是裝的。」

萬斯同心中更是吃驚，忙向沙岸上望去。

就見秦冰仰面朝天的，躺在沙灘上動也不動，那隻獨手，却緊緊的握着放在胸前。

一邊的水母，這時，已不再盤膝打坐了。

她臉上帶着極爲古怪的神情，立在沙地裏，那雙烱烱光采的眸子，直直地看着秦冰。

好像她還不十分相信，因爲秦冰這個强大的敵人，竟會如此容易的爲自己打傷了？

水母面上帶着極爲陰沉的顏色，逼視着地上的秦冰，而秦冰身軀却是連連抖動不已。

萬斯同回望了秦小乎一下，小乎却咬緊了牙道：「可恨這醜老太婆……」

方說到此，忽見水母霍地雙手一擧，怪笑道：「秦冰，你也有今日！」

她竟猛地掠起，直向秦冰身側撲去，同時，她掌中那口冷光閃閃的寒鐵軟劍，繞起了斗大的一圈光華，直向秦冰頭上繞去。

這眞是疾如電光火石的一刹那，水母的劍落下的一刹那，也正是秦冰右手揚起的一刹那。

只見大片黃沙，自秦冰的手中雲也似的湧了起來，同時他整個身子，在地面上一連幾個螺旋轉，已翻出了丈許之外。

水母狂嘯了一聲，身形一陣蹌踉，倏地掉過頭來，死死的把身子用力縱出去。

這老鬼不愧老謀深算，只因她一時大意，雙目爲秦冰揚起的黃沙把目光所迷，自知爲敵人佔了先機，這才大駭的回過身來，直向湖水中撲去。

同時她左手在她縱起的同時，暗運內力，反掌向身後揮去。

秦冰這一招果然是用上了，想不到水母目光果爲自己所迷，不禁大喜！

他那裏肯放過這個機會，當下狂笑了一聲，身形霍地騰空而起，往下一落，正好够上了步位，他捨劍用掌，那隻右掌霍地向外一抖，叱了聲：「去！」

秦冰心惡水母刺骨，更知她週身堅硬如石，普通拳掌休想傷害分毫，所以這一掌可以說是用足了內力，憑着他數十年浸淫的功力，這一掌就是一塊千斤大石，也能被他震碎了。

這種力逾萬斤的功力，甫自秦冰掌中吐出的一刹那，水母已感出不妙。

她雖是雙目一時失明，可是憑着她靈敏的感觸，她仍能大致的分辨出秦冰撲來的方向。

這老太婆倏地一個疾轉，她口中吐氣開聲的厲哼了一聲，那隻蒲扇大小的左掌，竟如封似閉的向外猛的抖打了出去。

這眞是殘忍的一掌，一聲大震帶起了兩團狂墜的身影，秦冰這一掌，雖爲她掌刀側封了一半臂力，可是却因力道極猛，這一掌實實的擊在水母的右背肋下，這老太婆被擊得狂噴出一口鮮血來！

可是秦冰却也料不到，水母會在這種情形下向自己反擊，他雖是傷了水母，自己整個左肩頭，也爲對方勁道所傷，他身子一連踉蹌出了七八步以外，只覺得左肩頭連骨帶肉，竟似被刀削了的一般痛，一時痛得出了一身冷汗，一跤坐地，竟是差一點痛得昏了過去。

人到情急拚命之時，常有想不到的能力。

這水母谷巧巧雖是身負如此重傷，可是她絲毫也不敢在沙岸上停留。

這時她猶自亡命也似的直向湖水撲去，偏偏雙目爲細沙所染，一時奇痛攻心。

她口中怪嘯的嘯着，左手用力的揉着雙瞳，足下亡命的前馳着。

可是她決對想不到，這個時候，仍會有人向她襲擊，就在她鼻中已聞到了湖水的氣息，正待縱身入水的一刹那之間。

這時候從右側面，劈面來了一股尖銳的冷風，水母失魂之下，雙目又看不見，一時再想從容躲避，那可眞正是夢想了。

只見白刄一閃，血光飛濺，水母悽厲的慘叫了一聲，跟着大呼了聲：「你是……誰？」

她身子已浸下了湖水，可是她耳中却聽到了一個陌生的聲音冷笑的道：「萬斯同！」

隨着血浪翻捲，已失去了這老婆婆的踪影！

萬斯同一劍湊巧，竟自齊臂，把水母的一條右臂給斬了下來。

可驚喜的，這正是她那隻持劍的手，她手中還緊緊的握着一口劍，寶劍在地上閃閃放光，萬斯同彎腰把這隻斷手連劍都拾了起來。

另一邊，傳過來小乎的聲音，叫道：「大哥！爺爺他老人家可是受傷了，快來吧！」

萬斯同聞言不禁大吃一驚，忙把那隻斷臂，隨手往地上一扔，提着劍，直向後面趕去。

却見秦冰在小乎的掖持之下，臉色蒼白，他整個左肩頭，都爲鮮血浸滿了。

水母的掌風，就如同是一把利刄也似的，把他整個的左肩頭，削下了巴掌大小厚薄的一片肉去，秦冰焉能不感覺出疼痛來？

可是，他面上却帶出一種强忍的神態來，連一聲也不哼，小乎這時却忍不住哭了。

萬斯同嘆道：「我們快把他老人家扶進去再說。小妹妹！妳先不要哭……」

秦冰冷冷一笑，說道：「誰叫你們來的？」

萬斯同不由大慚，他苦笑一聲，道：「老伯，我只是關心你老人家的安全，所以……」

老人白髮怒張，怒視着他道：「我秦氏的怨仇，有我自己負責，你何必伸手多管閑事？」

他這種無情的指責，令萬斯同一時眞是無地自容，老人遂自拂袖掙開了小乎的攙扶，大步的向家中行去。

萬斯同垂頭看着手中那口寒光耀目的寶劍，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秦小乎却抽搐道：「大哥，你可別在意，其實爺爺內心是感激你的，進去吧！」

萬斯同望着她笑了笑，他擧了一下手中的劍道：「還有這口寒鐵軟劍，我也要親手交給他老人家。」

秦小乎怔道：「你怎麼拿到的？」

萬斯同得意的笑了笑，道：「進去再

談吧！」

說着他們就一直走回去，却見秦冰端正的坐在一張椅子上，他現出了左肩頭，正自用那獨手，在輕輕的往上搽藥！

小乎忙上去爲他代勞，萬斯同侍立一旁，正不知如何開口，老人却長嘆了一聲道：「萬斯同，你這是何苦，平白無故的，却與此人結下了大仇。」

他頓了一下又道：「此人是一恩怨極爲分明的怪人，聽方才驚呼之聲，分明是你乘她於危，刺傷了她，她今後勢必不會與你干休的。」

萬斯同正色道：「弟子在一邊實在氣忿不過，才不計後果的傷了她的。」

老人眨動了一下眸子，瞟着他問：「你確實是傷她很重麼？」

萬斯同點頭道：「我斬下了她整個的右臂。」

老人不禁面色一振，他驚得突然站了起來，萬斯同於是雙手呈上那口劍，道：「這是你老人家所要追回來的那口寒鐵軟劍。」

秦冰單手把劍接了過來，他面色這一刹那，透着狂喜之色。

只見他單手握着劍柄，仔細的在眼下觀望着，並且不時的，對着劍身吹上一口氣。

呵出的熱氣，似一層霧也似的，往劍身上湧去，可是方一挨着劍身，却收縮成了一粒極小的冰珠，一路順着劍刄直向劍尖上滑去，最後才自劍尖上消失。

萬斯同和秦小乎俱都看見了這種奇態，不由大爲驚奇，紛紛問故！

老人長嘆了一聲道：「果是劍峽故物，這和家師所說的情形一般無二……」

他說着遂自把劍尖下垂，用姆指緊緊按在劍柄上一粒蠶豆大小的黑玉珠子上，跟着振腕一抖，發出了「鏘！」的一聲，再看那口劍的兩刄，却爲劍身正中那道暗槽內，分出兩葉長形的柔鋼緊緊的裏住。

老人這才大胆的持手往劍身上抓去，這口劍在老人的手中，竟如同是一條帶子也似的柔軟。

突然他把它往萬斯同手中一推道：「你先拿着，」他揚了一下灰白的眉毛說：「我幾乎忘記了一件大事，我問你，那隻你所斬下的斷臂呢？」

斯同回指了一下，道：「我……我把它隨手丟了！」

秦冰嘆道：「唉！你太大意了！」

他忽然對秦小乎道：「妳快點一支火把——」遂又對萬斯同道：「來，我們把它找回來。」

說着竟連身上的傷也顧不得，飛快的向室外跑去，萬斯同忙也跟着跑了出去。

他邊跑邊問：「老伯，要它何用？」

秦冰並不理他，跑了一程，就駐足在沙地上覓視道：「是在這裏麼？」

萬斯同左右看看，搖了搖頭：「不是，還要前一點。」

老人遂又往前跑了幾步，二人都低下頭在大片的沙岸上踟躕的行着，找着。

這時秦小乎打着火把也追了上來，在她的火光之下，三人又找了半天。

萬斯同不禁皺了皺眉，說道：「奇怪，方才我記得是丟在這附近的呀，怎麼不見了？」

老人仍是低頭找着，把整個的沙岸都找遍了，秦冰除了在沙地裏，拾回了幾口他事先埋下的短刀之外，那隻斷臂竟是影子也看不見。他失望的嘆息了一聲，對小乎道：「把火把抛了吧！找不到了。」

秦小乎隨手把它丟到了湖中，萬斯同不解的道：「老伯，要她一隻斷手又有何用呢？」

秦冰冷笑了一聲說：「孩子，你太天眞啦，你雖是斬下了她一隻膀臂，可是却因一時大意，現在等於並沒有傷她是一樣的。」

萬斯同不禁大吃一驚，問道：「怎麼會呢？」

老人慘笑的搖了搖頭道：「現在不可懷疑的，這老怪物是在身受各處重傷之後，負痛又回到了岸上，把這條斷手檢了回去。」

他自嘲的笑了笑，看着萬斯同道：「她得到了這隻斷臂之後，只消以她本身命火，重化傷處，不過百日之苦，又能回她本來面目。」

萬斯同頓時就木立住了，老人遂又擧了下他自己一隻左臂，冷笑道：「當年我如能找回這半截斷腕，又何至落成今日模樣？」

說着，長嘆了一聲，又說道：「只怪我當時，沒有注意到此點，如此，眞是太便宜她了……」

秦小乎担心的在一邊問：「爺爺，她還會再來麼？」

秦冰苦笑道：「這很難說，不過她受此大創，何能心甘？」

目光向萬斯同望了望道：「孩子，不是我嚇唬你，今後你却要時刻担心，她一定會找你的！」

萬斯同爽然一笑，說道：「我倒是不怕——」

才說到此，水面上却傳來了一聲冷笑，三人同時回身，却見不遠的湖面上，翻起了一片浪花。

秦冰厲叱了一聲：「無耻妖婆！」

隨着他口音，右腕翻處，擲出了兩口飛刀，這兩口飛刀併排而出，一閃即逝！

水面上平靜無波，二刀雖疾如電光石火，却並未傷着那冷笑之人。

老人苦笑道：「如何？我沒說錯吧，這怪物果眞是已尋到了斷臂，却忍痛在一邊窺視。」

秦小乎恨聲道：「太可恨了！」

秦冰嘆道：「進去吧，唉——如此一來，你們二人面貌反倒爲她窺了個清楚，我們眞是笨上加笨了！」

三人遂沮喪的返回室內，老人坐定之後，萬斯同又把劍送上道：「老伯你收下這口劍，我要走了！」

老人細目睨着他，微微一笑道：「你到何處去？」

斯同搖了搖頭道：「不一定。」

老人又問：「你不怕水母麼？」

萬斯同冷冷一笑道：「我不怕！」

秦冰忽然面上現出了一絲微笑，他點了點頭，遂道：「你不妨暫時先留下來……再說，這口劍……」

他隨手把几上那口寒鐵軟劍拿了起來

，略一顧視，面上現出一片依依之色。

可是他仍然對萬斯同道：「這口劍，既是你從水母手中取得，理當歸你所有，你拿去好好使用吧！」

萬斯同退後了一步，說道：「我不能收下。」

老人怔了一怔，面現怒容道：「為什麼？」

萬斯同正色道：「此劍是老伯師門故物，萬斯同不過與你老萍水相逢，並無絲毫淵源，所以我不能收下。」

秦冰面上現出了驚異之色，他對一邊的小孚道：「來！丫頭，把這口劍為他配上。」

秦小孚接過了劍，含笑走向萬斯同道：「爺爺賜人東西，向來是不許人家不要的。」

萬斯同一時急得面紅耳赤，他雙手連擺道：「小妹，這是使不得的。」

他並且苦笑着，對老人打躬為禮道：「老伯如一再見逼，我只得告辭了。」

秦冰口中呢喃着說道：「好一個年輕人！」

他單手揮了揮，止住了秦小孚，微笑的望着萬斯同道：「萬斯同，我很佩服你這種胸襟，可是我老頭子，却更是生具傲性，我生平從不收受後輩之物，這口劍雖說是我師門舊物，但自古以來寶劍德者居之，憑你此刻胸襟，足配收受……」

萬斯同還要爭辯，老人却又大聲道：「……再說我老頭子已這麼大歲數，這東西早晚還是要傳下去的。」

萬斯同結結巴巴道：「可以贈給小妹妹……」

秦小孚笑道：「我才不要呢，你不要才給我——」

說着，目光朝着秦冰轉了一轉，老人不禁大笑了兩聲，他朗聲道：「我本有此意，只是此刻却非你不贈，孩子，你收下吧！」

小孚這時上前，硬把這口劍給他圍在了腰上，含笑道：「得啦——收下吧！」

萬斯同還要解下來，却見老人面上已有怒色，他只急得重重的嘆息不已。

秦冰靠在椅子上，點了點頭道：「你是一個忠厚的青年，我看錯了你了！孩子你留下來住些時間，你不是還有點小病嗎？慢慢的我給你看看。」

萬斯同不禁有些驚喜欲狂，他木然的站在當地，眞有些受寵若驚的感覺，老人哈哈一笑，走下位來，道：「天不早了，我們都該休息了，去睡吧，孩子！」

× × ×

搖船的二禿子，把船從蘆葦叢中撐了出來，一面苦着臉，一面說道：「小姐，找不着啦，要是眞淹死了，現在早就飄起來了……」

站在船頭，那個素衣蛾眉的姑娘，並不發一句話。

她那修長的體態，清水般的一張素臉，映着紅紅的太陽，顯得很憔悴，那雙失神的眸子，只是在水面上尋覓着，失望的陰影，再次的浮上了她面容。

「天啊……」她喃喃的說：「你的命怎會這麼慘？死後連屍體也找不着，斯同，我眞對不起你！」

她的聲音是那麼的沙啞，由於連日來傷心過度，她連眼淚都沒有了。

二禿子怔怔的望着她說：「小姐，是怎麼樣？還往下找不找？」

姑娘倏地回過頭來，只見她蛾眉倒豎，杏目圓睜道：「為什麼不找？不找我僱你作什麼？」

禿子一縮脖子，翻了一下眼珠，碰了個釘子，連道：「好！好！找！找！」

說着運動着手上的長篙，發出嘩啦嘩啦極大的水響之聲，直向湖心撐去。

姑娘叱道：「誰叫你往當中划的？」

禿子一收長篙，翻着眼珠子道：「咳！小姐，這可眞難辦了，划船的不往水裏划，妳還叫我到岸上去划不成？」

這素衣少女，蛾眉一挑，禿子嚇得後退了一步，可是她却把氣又忍下了，只嘆息了一聲道：「你只把我划到那邊岸上就不要管了。」

說着向遠處岸邊上指了一下，二禿子一雙黃眼珠子，在她身上轉了幾轉，遂道：「小姐，那邊地方是一向沒人去過，聽說那地方住過水賊，妳一個姑娘家，又是單身，到那地方恐怕……」

素衣少女苦笑道：「這些你都別管，你只管把我載去就是了。」

二禿子本來對那些地方，平常連看一眼都怕，可是人家姑娘既一再要求，對方一個單身女孩子都不怕，自己還是個男人，怎麼能說出「怕」這個字來？

當下咬了咬牙，一運手中篙道：「行！我就把妳載過去。不過可不是我怕，我得馬上回來，我另外還有事。」

說着一隻手還在禿頭上摸了摸，一個勁的齜牙，這姑娘聞言點了點頭道：「就是這樣，你快把我給載過去吧！」

二禿子打量着她，嘆息了一聲道：「我說小姐，撈屍首這是男人們的事，妳一個姑娘家，不是我多說話，這事情可是犯不着幹，再說……」

說到此，因見姑娘面色不善，他的話就中途停住，又嘆了一口氣，就一路把船直向對岸撐去。

這姑娘正是花心怡，自從那陣大風暴之後，她眼見萬斯同隨波浮沉，為巨浪吞噬，因此斷定萬斯同是死了，傷心之餘，她就開始在湖面上尋他的屍體，一日復一日，湖水茫茫，却是不見斯同屍身，她那傷痛的情緒是可想見的。

可是，她絕不甘心，每日晨昏，她都僱看小船，在水面尋覓者，在岸邊的蘆葦叢中穿行者，直到今日為止，仍是一無所獲。

現在，小船把她送到了這個一向罕見人跡的荒岸上，二禿子慌張的為她搭下木板，而她却等不及的縱身飄到了岸邊。

二禿子見狀嚇得張大了嘴，心說我的天，敢情她身上竟也有功夫，我可眞是瞎了眼了。

心怡隨手丟下了一塊銀子，二禿子嚇得連話也不敢多說，忙抽回了踏板，一路拚命的把船撐走了。

這是一片隱秘的荒岸，岸邊上野草高可過人，四週全是高可參天的翠竹，風聲過處，發出像哨子一般的聲音，聽來十分悅耳。

一隻白兔，從草叢中撲出，花心怡情急無計，倏地一掌劈去，那白兔就空一折，就掉在地上不動了。

心怡走過去，傷感的撫了一下牠的毛，見牠却睜着那雙紅如瑪瑙也似的眸子向自己望着，狀極可憫。

她順手把牠提了起來，抱入懷中，心想自己眞是心狠，平白一掌，竟送了牠一條小小的無辜性命，本想把牠丟了，却是不忍，想着就抱着牠，一路沿着岸邊直向下走去。

這地方眞是荒涼，四週竟看不見一個人影，由於君山的峻峯遮擋着它的正前方，側望洞庭，只是迷茫茫的浩渺烟波。

這像是一個無人的孤島，林子裏時有怪鳥的鳴聲，却是不見一個人跡。

水面上竟是望不到一個船影，這地方如無特殊事故，恐怕經年累月也不會有一個人來此問津的。

花心怡沿岸走下去，不知走了多少時候，只覺得當空驕陽晒得人陣陣發昏，而堤岸上愈顯然荒蕪冷落，她駐足思忖道：「這是一個什麼地方？我不要瞎走一通，等會連渡船也找不到了！」

想着正要回身，却聽見一個極為冰冷的聲音道：「小女孩子，妳……來這裏作什麼？」

心怡不由吃了一驚，忙自尋聲望去，頓時她驚嚇得身上出了一陣冷汗。

原來目光望處，就在岸邊的一叢葦草邊側，倚石臥着一個白髮皤皤的老婆婆。

這老婆婆身材十分高大，看來有些痴肥，最令人驚異的是，她身上除了少許紅布掩遮之外，絕大部份，竟是赤裸着，全身上下滿處泥濘，望之眞是狼狽不堪！

心怡僅是看見她一個側面，似乎覺得她身上還有很重的傷，因為她身上除了污穢的泥濘之外，還有片片的血漬。

這種情形，花心怡看在眼中，頓時就怔住了，老婆婆面上現出了一個怪異的微笑。

她點了點頭說：「妳過來，我不會吃人的！」

心怡技高胆大，雖覺這老婆婆諸多怪異，畢竟也未把她放在心上。

當時就慢慢走了過去，離着她約有十幾步站住，老婆婆却又動了一下手道：「妳再走近一點。」

心怡又走近了幾步，這時她才看清了，原來這老婆婆整個的一隻右臂，竟是齊肩折斷，血漬斑然，令人觸目驚心，最奇的是，那隻斷下來的右臂，竟好好的放在她的身邊。

花心怡口中「啊！」了一聲，她吃驚的道：「老婆婆妳這是怎麼了？妳在此作什麼？」

這怪像的老嫗，聞言怪笑了一聲，目光却是在心怡身上轉着，她前胸起伏頗為劇烈。

心怡同情的說道：「我看，妳這傷很重，妳怎麼不包紮一下，莫非不怕中了風嘛？」

老婆婆面上又閃過了一絲微笑，只是花心怡却覺得一生之中，從未見過任何的一個笑容，比這個微笑更可怕，更陰沉。

她冷冷的問：「妳懷中所抱的是一隻兔子麼？」

心怡奇怪的點了點頭，却見這肥大的老婆婆，面色一變，狂喜的問道：「是活的？」

心怡搖了搖頭，說道：「不！已經死了！」

老婆婆顯然是有些失望，她伸出那隻獨手：「拿來給我看看！」

花心怡見她傷重如此，居然有心談笑，心中又憐又怪，當下就把那隻兔子丟了過去。

老婆婆單掌一伸，遂自接在了手中，略一垂視，嘻嘻笑道：「想不到牠還有一口氣……哈——」

她把身子向上靠了一靠，極為欣慰的望着心怡道：「想不到我水母命不該絕，小姑娘，妳能為我包紮一下傷處麼？」

心怡走近了幾步，皺眉道：「可以是可以，只是用什麼來包呢？再說我身上也沒有藥！」

老婆婆怪笑了一聲，說：「只要妳肯帮忙就好了，我才不要妳的藥呢！」

花心怡此刻近看這老婆婆，愈覺其鼻翻唇掀，一雙肥厚的大耳朵，垂下半尺有餘，看來眞是怪態萬千，這種重傷要在任何人身上，也是受不了，然而她却能忍着，連一聲也不出。

由她這種情形上看來，似乎她在這個地方，已經停留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了。

心怡生性忠厚，尤其同情心極重，對方又是一個女的，自無可避之嫌，當時就上前，把她身子往上抱了抱，這才覺得她身子極重，尤其是她那一身肥肉，竟是比棉花還要軟，手一挨，就陷了下去，可謂痴肥之極。

費了半天勁，才把身子搬得正了。

老婆婆把那隻死兔子放在眼前，目光轉向心怡道：「妳背後揹的是劍麼？」

心怡怔了一下，遂點了點頭，老婆婆哼了一聲道：「那麼煩妳用劍把這兔皮為我剝下來吧！要快！」

花心怡不由遲疑不決，因為這種殘忍血腥的事，她是不大願意做的。

可是這怪老婆婆臉上已帶出不愉之色，她冷笑了一聲說：「妳不願意？」

心怡含笑搖了搖頭道：「不！不！既是對妳有益，這也無所謂，反正牠已經死了。」

老婆婆重浮笑臉道：「那麼妳快些動手吧，血凉了就不管用了。」

心怡遂抽出劍，開始硬着心，撕剝兔皮，這老婦人用渴望的目光注視着她，說道：「妳要把這塊兔皮，乘熱為我貼在左肩傷處！另分一半，貼在那隻斷下的膀臂傷口上！」

花心怡匆匆依言而行，一切就緒之後，這老婆婆面上，才現出了一絲笑容。

她長長吁了一口氣，用手把那隻死兔抓起來，就嘴咬了一口，心怡害怕的道：「老婆婆，這是生的呀！」

怪老婆子冷笑了一聲，看着她道：「人到了極餓的時候，是不管生冷的，我已經餓了三天三夜了！」

心怡驚道：「這麼說，妳已經在這裏停了三日夜了？」

老婆婆一面兢兢有聲的嚼着生兔肉，

一面點頭道：「不錯！不過我要不遇見妳，這條命就危險了，所以小姑娘，妳是我救命的恩人！」

說着，對心怡露齒一笑，狀極可怖，花心怡在她這種笑容裏，不禁打了一個冷戰！

心怡望着這可怕的老婆婆，心中甚是懷疑，因為就她所知的人中，似乎還沒有這麼可怕，可怪的人物，尤其是她這種赤身露體的樣子，即苗番之邦，也不會如此穿着，這倒眞是令人大大的懷疑了。

可是她有一顆同情的心，尤其對方是在生死存亡之際，那麼，唯一的急務，自然是先救對方活命再說了。

老婆婆一對腫脹的眼睛，死魚也似的看着她，又哼了一聲道：「如果妳能把我揹到一個蔭凉的地方，我好好的睡上一覺，我就更感激妳了！」

心怡雖是怕她那一身肥肉，可是俗謂救人救到底，自無中途而去之理。

她微微一笑，說道：「本來我有重要的事情，可是為了救妳，也只好暫時不去作了。」

說着就過去，雙手把她身子慢慢抱起來，眞比一條兩百斤重的大肥豬還要沉重，尤其是那種痴肥的肉，抱在手裏，眞叫妳從心眼裏噁心。

她問道：「去那裏？」

水母口中滴着黏液，微笑着往樹林裏指了指，心怡就順其指處，往林內行去。

她本以為很近，誰知走了半天，她仍不叫停，就問道：「這麼遠？」

這痴肥的老女人哼笑了一聲，道：「遠？不遠我就自己走了。」

心怡心中甚是不樂，當下就快步往前走，地上滿是腐朽的枯葉，脚踏上去軟軟的。

她就站住脚道：「這地方睡覺應該很好了，我可以放下妳了吧？」

但老婆婆那隻獨手，摟得她很緊，聞言反倒有了怒氣，她冷笑一聲，道：「妳這女孩子怎麼這樣沒有耐性？這地方能睡覺麼？」

心怡眞想一抖手就把她扔出去，可是終因對方身有重傷，聞言非但不怒，反而嘻嘻笑道：「老婆婆，妳不要生氣，實在是妳太重了，我抱不動。」

老婆婆哼一聲說：「這不要緊，妳可揹着我。」

心怡心說妳倒是不客氣，當下嘆了一聲，道：「好吧！不過妳要找一個什麼地方睡覺呢？」

她邊說着，邊把她放在地上，水母却咆哮道：「快抱起我，妳想害死我呀？」

心怡忙把她揹起來，這時候她可眞有些後悔，好好的自己找上這麼一個痲煩，眞是何苦！

當下一聲不說，就揹着她一路前行。

水母左手還拿着那隻斷臂，而且身上有種說不出的怪味道，心怡眞想吐！

「快一點吧！」水母道：「妳不是練過武功麼？別叫我活受罪好不好？」

心怡冷然道：「老太太妳說話客氣點，我現在是好心帮妳的忙，其實我可以放下妳不管！」

說着就把她又往地上一放，扭身就走，水母發出一陣極為刺耳的笑聲，道：「回來——」

心怡回過身來，冷冰冰地道：「做什麼？」

「做什麼？」這老婆婆顯然是在忍受着極度的忿怒，她大聲說：「妳這麼對付我，不覺得太殘忍嗎？快把我揹起來，這一次我可以原諒妳。」

花心怡心中雖巳對她感到厭惡，但總因為對方身有重傷，俗謂「行善至終」，自己如何忍心能把她棄於半途不管？因而又背負着她繼續前行。

行了一程，只是覺得地勢崎嶇，怪石林立，間雜以籐蔓叢生，像是比先前更荒僻了。

心怡忍不住道：「老太太，我要把妳送到什麼地方？我不騙妳，實在我自己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辦理。」

水母咧口桀桀笑道：「女娃娃，妳放心，馬上就到了，我家就在前面。」

心怡一怔，站住道：「家？把妳送回家？」

「自然囉——」這痴肥的老太太笑着說：「妳莫非忍心把我丢在半路？」

「可是，妳剛才為什麼告訴我只是找一個地方睡覺呢？現在却又變了。」

水母冷笑了一聲道：「睡覺自然是在家裏，妳看見過有人在野地裏睡麼？」

花心怡心中有些不樂，並且發現到這老婆婆心存詭詐，為人陰險！

當時把牙一咬，心說至多不過送她回家而巳，想着就不再多說，繼續前行。

水母在她背後道：「右拐彎！」

心怡就跟着右轉彎，見有一道小溪，由翠茵似的草地裏彎曲的流出來，眼前石秀花酣，雙雙彩蝶在空中翩翩飛着，景緻竟是較先前大為改觀。

花心怡想不到這塊荒蕪的地方，竟會有這麼美好的景緻，一時也不禁有些心曠神怡。

水母桀桀笑了兩聲，說道：「這地方美麼？」

心怡點了點頭說：「很美，老太太妳就住在這裏？」

「對了！」水母說：「就在前面不遠了。」

心怡就加快了步子往前走去，那沉重的水母胴體，眞有點壓得她透不過氣，在她的背部和水母痴肥的前身接觸處，巳早為汗水所濕透了，粘貼着實在難受巳極！

心怡巴不得馬上把她放下來，聞言就加快前行。

水母又說：「再拐個彎就到了。」

心怡聞言，又拐了個彎，只見眼前排空而起了十數棵古松，松上却為籐蔓掛滿了。

她就問道：「妳的家呢？」

水母喘着氣說：「妳數到第三株松樹進去。」

心怡心中一動，心說：「這情形倒有點像黃山五雲步呢。」

想着就依言在第三株松樹處轉彎入內，果見有一條翠草的小道，彎曲前導。

她走了幾步，水母這時顯然很痛苦的又道：「這條路走到頭就到了。」

心怡心中甚是懷疑，因見小道盡頭，並沒有房屋，只見拔起屹立的一片山石，石色碧綠，待走近之時，水母痛苦的笑道：「左面有一塊石頭，妳用力一推就看見了。」

心怡更是狐疑，但是她仍依言走到那塊石前，用脚踩了一下，水母道：「要用力。」

心怡就用大力踏了一脚，只聽見隆隆一聲，再看眼前石壁，竟自錯開了一個高有八尺，闊有六尺的方門來。

水母冷冷的道：「快揹我進去，我受不了啦！」

心怡就揹着她進了石門，她一雙手臂都酸了，巴不得快把她放下來，只見石屋內，四壁全係鐘乳，白黑不定，亮光閃閃，甚是美麗！

義援蟆母難　險遭雙醜毒

石室共有兩間，一明一暗，內中床几桌椅，亦全為白色鐘乳鑿雕而成，上覆有綢緞墊褥。

想不到如此蠢醜之人，竟能有這種享受，這倒是出乎心怡意料之外，水母這時竟自動的自她背上下來，坐在一張舖有緞墊的石椅子上，心怡見她痴肥的全身，竟全為汗水濕透了，而自己的衣服，也為她的汗水打濕了。

水母喘息道：「女娃娃，妳為我倒一杯水來。」

她說着那隻獨手指了石几一下，心怡見几上設有銀質的茶具，並有一透明的鐘乳石瓶，瓶內盛着清水，就走過去為她倒了一杯水。

水母慢慢的喝完了這杯水之後，臉上的痛苦表情顯然是好多了。

心怡接過了茶杯又道：「妳身上這麼多汗，須要洗一洗……」

水母哼了一聲道：「那麼就煩你為我洗一洗吧。」

花心怡這時也想開了，心想既救了她，這點小忙自無推辭的理由。

當時就把她扶起來，水母忍着痛苦，尚能勉强的走，她指引着心怡把自己扶持到一間內室，室內有淙淙而來的泉水，水質清冽。

心怡侍候着，為她洗完之後，又把她扶持到外室床上睡好，自己身上早巳濕透，就也洗了澡。待她洗完走出來，却見水母巳沉沉的睡着了，鼾聲如雷，心怡默默的坐了一會，就決定離她而去，她也沒有叫醒她，就獨自走出，足步一踏出石室，那石門遂自行徐徐落下，如非是仔細察看，絕看不出石壁上竟有暗門。

心怡這時，心中對水母這個人，眞是充滿了懷疑，並且知道她是一個怪人，只是她本身正有急待解決的痛心事，自不會探究她的私事，而多事躭擱。

想着她就毫不遲疑直向松林內行去。

記得來時，這松樹不過是十數棵，可是此行，就像是多了許多，最奇的是，當她走了百十步之後，彷彿每一棵松樹都迎面而立，雖經她一再轉折，費了半天工夫，仍然是沒有走出，這時她才覺出不妙，同時巳想到了，水母果然在洞居之前，設有陣圖，自己不明陣譜，妄想外出，豈非夢想。心怡這麼想着，不禁大吃一驚，一時就呆住了。這時她才明白為什麼水母胆敢如此的敞門而居，原來竟設有陣圖，任何人休想妄入雷池一步，這麼看起來，這水母果然是一個厲害的異人了。

她不禁暗恨水母為人陰險，既有如此埋伏却不事先告訴自己，徒令自己出醜！

想着只好轉過身來，却見壁門仍如先前一般的聳立眼前，她本以為定是「進退維谷」，誰知試着回走，竟是毫無阻攔，眼前又來到了洞口，可見方才自己走了半天，竟自沒有離開眼前地面一步，這松林陣圖，竟是比黃山五雲步，母親所設置的陣勢，更加厲害，心中不禁既驚又愧，更有無限憤怒！

她憤憤的用足踏動那塊矮石，石壁上現出了先時的洞門，遂即閃身入內。

却見水母猶自好夢方酣，她遲疑了一下，就過去用手推了推她，皺眉道：「老太太！」

水母翻了一個身，兀自不醒，心怡又推了一下，她仍是不醒，無奈，她只好坐在一旁，心中奇怪的想道：她既有高深的武功，却為何如此大意，睡得如此死法？

忽然，她看見就在水母枕前，有一隻白玉的匣子，像水晶一樣的閃閃發光。

好奇心驅使她，把那隻匣子慢慢拿過來，見匣內是一本紅色絹綢的小書。

書面上龜紋也似的書寫着「水眼集」三個怪字，細看起來，由於匣面的折幅作用，那字體筆畫，就像是蝌蚪一樣的顫動着。心怡覺得奇怪，忍不住伸手把它拿起來，正要開匣視着，忽見水母一個翻身，道：「不許動！」

心怡不禁嚇了一跳，她收回手道：「原來並沒有睡着。」

水母冷笑了一聲，把那晶亮的玉匣又收到了枕下，心怡就道：「我要走了，請妳告訴我妳門前的陣譜。」

水母閉上眸子，冷笑道：「在我傷勢未痊癒之前，妳不能離開。」

心怡不禁大怒，蛾眉一挑，道：「這是為何？我自己還有急事。」

水母仍然冷冷的道：「不管什麼急事，妳不能走。」

「我就要走！」心怡叱道。

水母慢慢睜開了眸子，就說：「那麼妳就走，只要妳能走出去。」

說着她眼睛又慢慢的閉了起來，唇角掀起了一絲冷笑，心怡眞恨不得一掌打下去，她的手方一舉起，却見水母又睜開了眸子。

她的手又慢慢垂了下來，不禁嘆息了一聲道：「妳眞是世上一個最不講理的人，早知如此，當時我就不救妳了，讓妳餓斃湖邊！」

水母冷笑了一聲道：「小姑娘妳錯了，我不會死的。」

說着她掙扎着把身子向上坐了坐，目泛奇光，說道：「不信妳可以試試看，我雖在重傷之下，但要取妳的性命，却是易如反掌！」

花心怡初見她時，巳窺出了諸多奇處，此刻聽她如此說，倒是深信不疑。

再者女孩子，心特別軟，目睹着她那斷了一臂的殘軀，自己如棄她一走，或許

她眞就會死了，自己救人一場的心，豈非白費了？

這麼一想，先前那一番盛氣憤怒，也就去了不少，當時皺了一下眉道：「妳也不必這麼說，我如有心害妳，又何必救妳，我就留下來就是了。」

水母臉上才帶出一絲笑容，她慢吞吞的說：「只要你留下來，等我傷好之後，我不會虧待妳的。」

心怡冷笑道：「妳傷好後，我馬上就走，我還有很重要的事情。」

水母眨了一下眸子，微笑道：「妳坐下來慢慢說，不要緊，妳口口聲聲說有急事待辦，到底是什麼急事，妳可不可以告訴我聽聽？」

心怡聞言，不禁目蘊熱淚的搖了搖頭，水母見狀，哈哈一笑道：「妳用不着傷心，天大的難事，我也能爲你解決，不過要等我傷好了。」

她說着望着心怡點點頭，道：「姑娘妳叫什麼名字？家住在那裏？」

心怡實在對她這種醜惡的外表，提不起興趣，聞言後也懶得與她多話，只說：「我姓花。」

水母點了點頭，冷然道：「我這隻右臂，是無意間爲一少年砍下，倖得我拾回，我曾以本身熱血澆塗傷處，又以熱兔皮予以包裹，總算尚未全失機能。」

她說到此，似有無限憤恨，一時咬牙切齒，口涎滴洒着又道：「只要我不死，這筆血仇，我必定要報的。」

心怡怔道：「妳這種年歲，怎會和一少年結仇呢？」

水母聞言，一張胖臉幾乎成了豬肝的顏色，氣得簌簌發抖，一時冷笑聲聲，說實在的，這問題她眞不知怎麼答？

她咬牙切齒道：「我怎會知道？天殺的小畜牲！」

心怡見她恨成這樣，不禁失笑道：「好了！妳也別生氣了！只要妳傷能好了就是了！」

水母氣仍未平，她冷哼了一聲，說道：「我尚有一口好劍，也爲他們巧取了去，想不到，我水母一身異功，竟會吃如此大虧。」

心怡望着她，問道：「老太太，妳貴姓？」

水母一雙眸子在她臉上轉了轉，說也奇怪，她一生嫉惡如仇，從未對任何人看來是順眼的，可是眼前這個大姑娘，她却是自第一眼起，就發現出自己對她，竟有一種說不出的好感！

此刻心怡這麼帶着幾分天眞的語氣，不禁把她逗得笑了，她爽朗的笑道：「我姓谷，名叫巧巧！」

心怡張大了眸子，道：「谷巧巧？」

也許她認爲這個名字太嬌了，而水母本人，却是這麼一個老醜痴肥的怪物。

水母並不責怪，她點點頭，又道：「因爲我自幼生長洞庭，學會了一身奇異功夫，所以，人皆呼我爲水母，妳也可以這麼叫我！」

心怡點點頭道：「好的，我就叫妳水母就是了，只是……」

谷巧巧此刻見心怡不再談走的事，心中大爲高興，當下把身子又往上坐了一下，道：「妳這小姑娘長相不錯，很逗人喜歡。」

心怡臉色微紅道：「水母，妳方才說過妳水中的功夫很好，妳可以在水底下停留很久吧？」

水母狂笑了一聲，停了一下，她才說：「有時候，這洞庭湖就是我的家，我可以在水底潛伏三晝夜！」

花心怡不禁大吃一驚，她驚嚇的看着她。

水母極爲得意的道：「這洞庭湖底，幾乎連每一條魚，每一塊石頭，我都認識，我太熟悉了。」

心怡不禁低下了頭，她嘆了一聲道：「我有一友溺斃湖中，至今却連屍身也找不到，如果妳能帶我尋覓得到，我眞不知如何謝妳！」

水母聞言呆了一呆，問：「是什麼時期淹死的？」

心怡道：「很多天了。」

「是男的還是女的？」水母倒像很關心的問。

心怡不禁玉臉上泛上了一層紅霞，她咬了一下嘴唇，眼淚在眸子裏，幾乎要淌了下來：「是男……的。」

水母赫赫一笑，她說：「妳們一定是好朋友？」

心怡點了點頭，却又搖了搖頭。

水母見狀。哼了一聲，道：「多情自古空餘恨，如果我是妳，我不會去愛一個人的，何苦自己找罪受？」

心怡苦笑了笑，道：「現在人都死了，說這些有什麼用？總之，他死了，我要把他的屍身找出來。」

水母點了點頭說：「這個容易，過兩天，我就可以下水去看看，只是他的屍身也許飄到別處了。」

心怡此刻爲水母提到了傷心之處，由不住熱淚滂沱而下，只是低頭飲泣而已！

水母笑了笑道：「現在妳也不必太難受了，暫時妳在我這裏住下來，先把我的傷治好再說。」

心怡點了點頭，水母遂又問了問她的功夫，覺得很是滿意，他二人的感情，居然變得很和協！

花心怡就這麼莫名其妙的留下來，水母在第二日接好了斷臂，她有一種離奇的治療方法，就是每隔若干時辰，要以新鮮的熱獸皮包紮一次。

這工作看起來簡單，其實實在很麻煩，因爲要有源源不斷的野獸供應，而且剖腹剝皮，是很血腥的一件事！

爲了救水母，心怡毅然担當下了這件事。

她每天到林子裏捉些小獸，如兔，獐之類，然後按時的用牠們血淋淋的皮，爲水母把那隻傷臂包紮起來。

水母本來對她就不甚放心，當心怡第一次出去爲她捕獸時，她以爲心怡必定不會回來了，因爲心怡已自她那裏，得到了陣圖的解法，現在巳可以自由出入。

可是心怡却按時而回，水母疑心既去，更不禁對這個陌路對己加以援手的姑娘，生出了無限的好感。

這一日，天氣晴和，水母那隻斷臂，巳經接好，並且可以作簡單的動作，只是她爲秦冰深湛內力震傷的內腑，却非短日之內可痊癒，所以，看起來，她是那麼孱弱！

在這些日子裏，心怡眞覺得她那麼的委屈，似乎初見她時，她的那些兇焰豪氣，一些也提不起來了，如果心怡存心加害她，那眞是太容易了。

水母自己也似乎提防到了這一點，她自知在開始療治內傷的時候起至十天爲止，這一段時間之內，那是切忌運用任何功力，如果心怡在此期間，心存不良，自己也只有坐以待斃！

因此，她常常在枕下藏有利刄，以及惡毒的暗器，防備着心怡，心怡每一次到她床前，都會引起她一陣說不出的恐懼和不安。

可是却又實在少不了她，她需要這麼一個關心自己的人，如果沒有花心怡，她那痴肥的胴體，眞會潰爛在床上的。

心怡晨起之後，見天氣晴和，這林子裏，時有微風吹過來，綠色的鸚鵡，居然不懼怕人，就飛落在窗櫺上，一聲聲的叫喚着。

花心怡來到水母床前，她臂下夾着一雙木製的扶架，水母見狀立刻笑道：「妳快把我扶下來，我巳經悶壞了！」

心怡慢慢把她扶了起來，說：「我們在門口走一會吧。」

水母搖頭道：「不！今天我們去遠一點，到松林子那邊去。」

心怡含笑道：「好自然是好，只是妳受得了麼？」

水母並沒有答話，她顯然今天興緻很高，雙手持着木架，很快的走出了洞門。



萬斯同出其不意，把水母持劍右臂斬斷下來。

花心怡隨後跟上，笑道：「喂！妳可別跑太遠，等會走不動了，我可抱不動你啊！」

這多日以來，她們巳相處得很熟了，所以說話顯得很隨便。

水母回過身來，舉起了一支木架，她那巨大的身軀，看起來像是半截鐵塔一般，痴肥的影子，在地上幌來幌去，眞個是一個巨人！

心怡還從來沒見過這麼巨大的人，這時見她呵呵笑的說：「妳放心吧，我自己會走，我還能跑呢。」

她說着竟自運拐如飛，一刹時，巳深入松林之內，心怡自後跟踪而上，她笑喚道：「妳還是慢着點吧，摔倒了可我又倒霉。」

水母大聲應道：「不要緊。」

這任性的老婆婆，停下了雙拐，一面回頭對心怡笑道：「我的身了好多了……哈！好多了。」

忽然一陣微風吹過來，傳來了一些輕微的聲音，那聲音，像是二人在說話的聲音。

二人立刻怔住了，心怡聳了一下眉角道：「哦！有人來了。」

水母倏地面色大變，霍地轉過身，雙拐一撐，人巳縱出二丈以外。

心怡忙跟踪而上道：「怎麼啦？」

水母這時頓呈緊張之狀，她猛然的把雙拐向兩邊草地裏一拋，身形看來有些搖搖欲墜。

心怡用手去扶她，却爲她極爲緊張的給推開了，她口中急促的說道：「不要扶我——」

就在這一刹那，忽聽得身後有人笑道：「果然是她。」

隨着這聲音之後，只見兩條疾勁的影子，快如閃電星馳一般，向二人的身邊掠來。

這雙影子是交叉着縱出，因係身着白衣，所以看起來就像是兩支白箭也似，只一閃，巳落在水母前面左右兩邊。

心怡不由大吃一驚，叱問道：「什麼人？」

却見水母這時，臉色裝得極爲鎮定，她仰天狂笑了一聲道：「二位朋友，果然是你們，我算計着你們也該來了，哈！請往寒舍一敍吧！」

說着身形尙微微一拱，待直起腰來時，她那僞作正色的臉，顯然是有些激動。

這時心怡才看清，在自己身前，不及一丈的地方，站着兩個人。

二人身材，一高一矮，俱着白衣，乍看起來，就像是一對紙糊的人兒一樣的，因爲他們那麼瘦，衣服裹在他們身上，就好像沒有穿一樣。

這還不算奇怪，你再往上看看，二人雖是人瘦至此，却各人頭上還戴着一個極大的斗笠！

那斗笠都是純白的，戴得很低，把二人雙眉都遮住了，可是他們都不以爲意，神色自若。

這二人在高矮上，相差得很懸殊，高的太高，矮的却又太矮，偏偏却又是一樣的打扮，猛一看，準會以爲他們是一對父子。

可是那你就錯了，因爲二人都是唇下無鬚，可是看來非少年，年歲俱都過了中年，兩人均是在四旬左右。

那個高瘦個子的人，背後斜揹着一個青布的布捲兒，也不知是什麼東西？可是內行人的眼中，一望即知，那定是一種罕有的兵刄。

再看那個矮子，倒是意態悠閒，肥衣長袖，並沒有帶什麼兵刄。

二人這時候突然現身，再加以水母的驚慌失態，花心怡心中已然想到了對方來意和身份。

她知道水母此刻的內傷未癒，那隻右臂，也是才接上不久，這種情形，顯而易見，她是不堪一擊的。

水母自然比她更了解這一點，於是，她也就愈發做作一副從容不迫的樣子。

因此當花心怡驚慌失措，而作出一副要保護自己樣子的時候，她却用力的把她推在一邊。

這時那個高個的瘦子，却發出企鵝也似的怪腔，笑了兩聲，露出了滿口白牙。

他一隻手提着那襲長可及地的白衫，嘻笑着道：「我兄弟瞎打誤闖，本以爲找不着妳呢，未免向隅，誰知却在這處遇見了。」

說着又是一聲怪笑，有如深谷鳴禽。

他那種濃厚的陝川口音，配合着變了腔的嗓門，聽起來，眞能叫你身上直冒冷汗。

那個矮子也似乎不甘寂寞，這時伸手把頭上那個像小雨傘一般的大斗笠摘了下來，露出了他那尖錐也似的頭頂，和白了一半的稀落頭髮。

他用斗笠在臉上搧了一下，比那高個子更加狂傲老氣的嘻嘻笑了一聲。

心怡眞還沒見過這樣怪打扮的人，二人是白笠，白衣，白襪鞋，身上白衫，非絲非蔴，也不知是什麼質料，看來柔軟無比。

這矮子笑了一聲，把那隻拿斗笠的右手，和左手拱了拱，身形陡轉，就像一隻猴子也似的，已倒翻在一棵松樹的樹梢之上。

他口中並且喚道：「姥姥——」

這「姥姥」二字尾音方畢，再看他整個人，已四平八穩的立在那松樹的大橫枝之上。

整個的動作，如狂風閃電，星殞葉飄，確實美觀到了極點，身子上了樹，那落脚的橫枝，却連個顫兒都沒有抖一下。

只這麼一個動作，已不禁令花心怡有些觸目驚心了。

白衣矮子似乎也覺得身材太矮，因此在他每次與人談話的時候，他總是沒有忘記，事先選好高高在上的地勢，令人擧目上看。

他接下去說：「久違了。」

那白菓也似的一雙眸了翻了一下，却又從鼻孔裏哼出了一種怪腔調道：「沱江一別，匆匆十年，我兄弟蒙前輩厚愛，但得不死——」

說到此，仰天掀唇一笑，却沒有發出什麼聲音，就像是驢子望天呵欠一樣的。

「……這些年來，我兄弟對妳老的愛護，眞是刻骨難忘，因此特來洞庭，登門拜訪……」他啞着嗓子說：「想不到在此碰上了……」

說到此，他那看來有些花白的臉，像是再也忍不住原有的憤怒了。

水母谷巧巧又怎是易欺之輩，她一生尖刻過人，口齒之下自不會令任何人討得便宜的。

奈何她自知體傷未癒，來人又是一雙極爲厲害的人物，要在平日，自己尚可與他們二人一決勝負，可是目前，自己如魯莽運功，却有性命之憂！

雖然如此，她口頭上也不吃虧，只見她若無其事的桀桀笑了兩聲。

她說：「川西二兄，你們也太客氣了，沱江一別，我老婆子，又何嘗敢忘了你們？」

那個瘦高個子聞言後退了一步，死沉着一張白臉道：「如此甚好，今日之會，我們把這一筆賬好好算一算了！」

水母心中急如火焚，可是她外表却力持鎭定，她冷冷的道：「好！」

那矮子自樹枝上，只一掠，已飄了下來，却怪叫着說：「且慢！」

他用手指了一旁的心怡一下，冷笑道：「這是何人？」

水母桀桀笑道：「柳矮子，你眞是瞎眼了，居然連西子湖的蓮姑娘也認不出，你眞是枉在江湖中混了多年了！」

她這幾句話一出，就連那一邊的瘦高個子，也不禁嚇得臉色一變。

那猴子不禁口中「唔！」了一聲，一連退後了三四步，身子就像猴子一般的彎了下去，用一雙眸子直直的迫視着心怡，面上神色，分明驚嚇萬分！

心怡聽水母這麼介紹自己，大是不解，正在狐疑，却見水母笑向自己彎身道：「蓮姑乃世上高人，自不會結識這一雙人間醜類，都怪我老婆子一時胡塗，忘了事先與他二人打個招呼，徒令你受辱了。」

水母一面說着，那雙豬眼，却連連朝着心怡眨動不已，這種情形，心怡一望自然也就肚內雪亮了。

按說水母與她並無深交，只是這數日來，與她病榻盤桓，多少也有些感情。

再說這乍然現身的一對白衣怪人，在心怡眼中看來，也絕非是什麼好人，實在很看不順眼，水母雖是醜到了家，可是她總還是個女的。

如此各方比較之下，心怡自然傾向在水母，對二醜生出「同仇敵愾」之心。

這時見水母這麼說，一時却不知怎麼說才好，她因不擅說謊，多言更易露出馬脚，因此聞言之後，只努力的作出了一聲冷笑。

她把那雙星眸，緩緩的向兩個白衣人掃了一圈。

二醜顯然是陷於極度的恐懼之中，那矮身材的人，此時已縱身到高個子身邊，似乎低低說了一句什麼。

隨後二人一齊彎腰，對着心怡行了一禮。

瘦高個子臉上帶出一個苦笑道：「愚兄弟來得魯莽，竟不知蓮姑大駕也在此，眞是罪大惡極……」

他說着，身子却連連的向後退着，面上神情更是複雜已極，似乎深恐心怡對他不利，那矮子却也抱拳彎腰，帶出滿臉苦笑道：「愚兄弟久仰蓮姑大名，如雷貫耳，今日竟不期而遇，得睹仙容，眞是三生有幸……有幸……」

他一邊說着話，兀自頻頻的嚥着口水，面色更是青紅不定。

心怡內心本在擧棋不定，多少還有些心虛，此刻見狀，不禁寬心大放，也不知她那來的這股勇氣，忽地冷笑一聲道：「站住！」

她的話眞就如同是聖旨一樣的，頓時就把這一雙白衣人鎭住了，雙雙站住了雙足，四隻疑惑的眸子，畏縮的注視着心怡，絲毫不敢旁瞬。

花心怡淡淡的問道：「你二人是那裏來的？叫什麼名字？來此作甚？」

這一連三個問題，只問得二白衣人頭上青筋暴脹，却又不敢不答。

傳說的經驗告訴他們：「禽君南來何所懼？西湖潮頭一睡蓮」。而據說這位蓮姑娘殺人，每於嬉笑漫罵之間，她袖中常有蓮子百顆，這百顆蓮子從不輕發，也從無虛發，那是說一顆蓮子必需換一條命。

人們對於這位奇異詭變的人物，只是捕風捉影的談着，可是眞正見過她的人，似乎是太少太少了。

水母自知眼前決不是二人對手，一時情急智生，却想到了這麼一個主意。

她倒是在西湖見過蓮姑一面，對方那美若天人的豐姿，至今仍令她記憶極深。

她記得那位蓮姑是穿的一襲淺綠色的長裙，也正是這一點靈感，令她忽然想到心怡的身上，因爲此刻心怡身上也正是穿的綠色長裙子。

她沒想到心怡居然能明白自己的意思，而如此從容的應付，當下寬心大放，不禁桀桀怪笑了一聲，對二白衣人道：「你二人今日可是碰到了厲害尅星，看你們如何應付？」

那高身材的怪人，這時微微冷笑道：「蓮姑見問，豈敢不答，只是……我兄弟却要聲明一點。」

說到此，他用手指了一旁的水母一下，面上表情，極爲憤怒的說道：「此人與我兄弟，有極深的仇恨，我兄弟，含恨十年……」

才說到此，心怡却蛾眉一挑道：「少囉嗦！我問你們叫什麼名字？來此作甚？怎麼不說？」

高瘦的白衣人只得中止前話，他臉上顯示出一副極不甘願的神色，頻頻苦笑不已。

那個矮身材的怪人，這時却上前一步，乾咳了一聲，拉長了音調道：「蓮姑請息雷霆……愚兄弟乃西川雙白！」

說着他指了那高身材的一下道：「這是我拜兄草上飛葉青，在下柳蕉，朋友送了我一個瓦上霜的綽號，我二人一向在川西定居，對於睡蓮龍十姑的大名是早已久仰了，只惜無緣結識……」

他還待往下說，心怡却擺了一下手道：「好了，你不要再說了。」

瓦上霜柳焦怔了一下，翻着那雙黃眼睛珠子，只是發愣，他不知道位睡蓮龍十姑，到底意欲何爲？

這時一旁的水母冷笑道：「十姑，妳可犯不着與他們動手，這事情是我老婆子結了樑子，一切還是由我來化解了吧！」

說着，那張痴肥的大臉蛋子，湧起了一層憤恨之色，倒眞像是一副要打架的樣子。

那一旁的草上飛葉青，聞言怪笑了一聲，道：「谷老婆子，這是最好不過的事，好漢作事好漢當，我們可犯不着把十姑連累在裏面！」

他說着對心怡抱了一下拳頭道：「十姑，這其中如有妳介入，就不好辦了。」

柳焦也嘻嘻一笑，彎下腰道：「十姑……愚兄弟待此間事了，當親至西子湖，登門問安，只乞十姑萬萬不要干涉這件事情。」

他二人說話之時，一旁的水母却緊張的望着心怡，微微搖了搖頭。

花心怡此刻也只好假到底了，她雖然對睡蓮龍十姑此人並不清楚，可是由他三人彼此對話之中，已可窺出這睡蓮定是一極爲厲害的人物，而且很可能也是一個年歲甚輕的女人，否則他們絕不會認爲是自己的。

她只是略爲遲疑一會，已令水母心內不勝焦急，西川雙白更是渴望着她，彷彿只要有她一句話，就可立時動手似的。

心怡想了一會，淡然一笑說道：「不行！」

西川雙白面色全是一變，現出一副忍恨在心，敢怒不敢言的樣子。

柳焦冷冷的哼了一聲道：「十姑，這不關妳的事啊！何苦插手其間呢？」

草上飛葉青生恐這位拜弟，把眼前的龍十姑激怒了，因爲他知道這個人實在是一個不易招惹的人物。

當下忙代爲打圓場，說道：「十姑，我兄弟對妳，是一直很敬仰的，尚乞三思而行。」

水母谷巧巧冷哼道：「我老婆子十年之前，能敗你二人於掌下，莫非今日就怕你們不成，笑話！」

她說着轉向心怡，含笑道：「十妹，這事情最好妳別管，待我給這兩個小輩一個了斷！」

這聲「十妹」，不禁又把西川雙白叫得愣了一下，因爲由這種稱呼裏，可知二人交非泛泛。

所令他們奇怪的是，這睡蓮龍十姑據說是一個頗爲正直，而獨來獨往的人物，却又怎會和水母有如此深交，更知十姑素喜姿容，孤芳自賞，却又怎會和醜陋的水母，結爲姐妹之交？這眞是「匪夷所思」了！

可是事實擺在眼前，却又不得不令二人深信不疑，心怡是那麼美，艷若天人，這是不假的，加以態度從容，對答自若，他們無論如何懷疑不到其他方面。

花心怡聽了水母之言，眞差一點想笑，心中暗說：「好個老太婆，妳倒是裝得眞像，我如依妳之言，看妳尚有什麼活路可走？」

當下，咬了咬唇，慢吞吞的道：「不行！」

她目光輕輕向着西川雙白一掠道：「我一生行事，從不改變主意，我既然說過不行，就是不行！」

她加了幾分勇氣繼續道：「本來這是你們之間的事，我無從過問，可是我既在此，却怎能看你二人對付她一人？」

說到「她」時，她並且用手指了水母一下，西川雙白都不禁「噤若寒蟬」，在旁一聲也不敢哼了。

心怡說到此，秀眉一展，薄嗔道：「我的話說完了，二位還是該識相些暫且退了，否則……」

她說着一隻玉手，緩緩探入袖中，西川雙白立刻面色大變。

草上飛葉青首先喝道：「退。」

他身子霍地向後面狂飆而起，就像擲出的一根竹竿也似，一閃而逝。

他身側的瓦上霜柳焦也是一個倒翻身子，上了原先那棵松樹，只見他雙手連連搖動道：「十姑，十姑……」

心怡尖叱道：「還不滾麼？」

那矮小的柳焦，在松樹上咬牙切齒的跺了一下脚，恨聲叫道：「好！咱們走！只是……」

他眼睛瞟向一旁的水母道：「谷巧巧……，只要妳身不離開洞庭，我兄弟自有會妳之一日。」

他說着又向心怡抱了抱拳道：「十姑手下留情，我兄弟日後也定有一番心意，行再相見。」

這幾句話，說得似有無限憤惱，可是話一出口，他絕不在此絲毫停留，只見他那雙矮短的雙腿，用力的在樹上一點，「金鯉倒穿波」，唰！的一聲，帶起了一片輕微的枝葉顫動，再看他人，却早已消失無踪！

花心怡目視着西川雙白這種輕功提縱之術，一時之間，不禁驚嚇得目瞪口呆。

水母這時驚慌的回顧了一下，吐舌道：「好險！」

她回首讚揚心怡道：「姑娘，妳說得很好。」

水母這麼說着，已現出了一副支持不住的神態來，她一隻手扶着心怡肩膊催促道：「快走，快走！」

心怡緊隨她身後，二人拚命的飛馳着，直到進入水母所設伏的松木陣中之後，才放慢了脚步。

水母長長吁了一口氣，又回頭看了一眼，才咬牙道：「好險！想不到這兩個東西，竟會找上我的門來！哼！哼！……他們絕不會如此就干休的。」

心怡眨了一下眼睛，道：「他們是誰？怎會與妳結下仇的？」

水母冷笑了一聲，說道：「詳細情形，妳也不必多問，只是我懷疑他二人是否眞爲妳嚇走了？還是仍舊潛伏在這附近一帶？」

心怡含笑道：「自然是嚇走了。」

水母想了想，又搖了搖頭道：「不！他們不會就走的，妳是不知，這西川雙白絕非易欺之輩。」

她說到這裏，面上立刻帶出了恐懼和不安的表情來，時發冷笑，時而皺眉。

心怡安慰她道：「好在現在他們已走了，以後的事以後再想辦法吧！」

水母忽然喃喃道：「他們馬上還會來的。」

她冷笑了一聲，對心怡道：「我們回去再說！」

說着直向洞中行去，心怡莫名其妙的跟着她進入石洞之中。谷巧巧趺坐在石床軟墊之上，待心怡走進來時，她冷冷的問道：「花心怡，妳肯爲我做一件事麼？」

心怡怔道：「什麼事？」

水母不禁怒形於色的道：「妳只告訴我願是不願，何必多問。」

心怡連日來和她相處，多少也知道一點她的脾氣，否則類似如此情形的話語，她是不能忍受的。

她覺得她實在付給這個醜老太婆的太多了，自己竟像她一個奴隸也似的，毫無理由的供給她驅使，供給她利用，這一切是爲了什麼？

可是，她實在是一個很善良的女孩子，而且也很聰明，她略爲考慮了一會，並沒有說話。

水母桀桀怪笑道：「我知道，早晚妳還是會背叛我的！既如此，方才妳何必又要救我？」

心怡微微一笑，說道：「妳先不要急，我們可以商量一下，妳是要我怎麼樣幫妳？」

水母點了點頭，又嘆息了一聲道：「妳坐下來，我們慢慢談。」

心怡依言坐好，水母那張胖臉上，帶出了一副苦澀的表情，她說：「我很奇怪，在我一生之中，會敵無數，我從來就沒有對任何人，任何事情，害怕過，可是這一次……」

說到此她身子顯然戰抖了一下，她痴望着心怡，喃喃的道：「我似乎已經預感到，我這條命……」

心怡忙打斷她的話道：「妳不要亂說，如果妳以爲那西川雙白還會轉來，我們不如現在就跑。」

水母冷冷一笑說：「跑？妳說得好輕鬆！」

心怡道：「那麼，我們總不能坐以待斃呀。」

水母沒有說話，過了一會她才說：「想叫我棄死逃生，不戰而退，我是不甘心的！」

心怡道：「那妳的意思是……」

水母憤憤道：「來！姑娘，妳陪我出來。」

心怡忙跟了上來，水母扶拐竚立洞前，她冷笑一聲，道：「我雖不能與他們交手，可是他們要想隨便闖進來，却也是不容易。」

說着她向前踱了幾步，手中木枴在地上劃着方形的格子，過了一會，她又把那些格子，用脚塗去，又開始劃些圓形的圖案！

花心怡不解的在一邊呆呆看着，她見水母這時雙眉緊皺，不時抓一下頭，忽然向心怡道：「酉時問金，金必生……」

心怡脫口道：「金必生水。」

水母立刻重重的頓了一下手中的拐杖，咧口笑道：「對了，這麼容易的陣圖名字，我竟會忘記了。」

心怡不由驚道：「噢！原來妳是在設置陣圖啊！」

水母冷笑道：「怎麼不是？」

她低下頭，用手中杖指着她已經劃好

的綫圖，說道：「姑娘妳看，這是乙木十株……」

又指了一下旁邊的三點道：「這是僞放的生門，有戌金殿後。」

說着又劃了一道綫在三點之後，對於這些名堂，心怡可說並不甚通，可是她却知道這是極爲厲害的陣圖，昔年母親曾在這上面用過苦功，偶而傳授自己姐妹一些，不過是一知半解而已。

水母這時設好了陣圖，顯然是面色甚歡，她對心怡笑道：「這陣圖設好之後，就不愁那西川雙白再來了，姑娘！妳快爲我砍下十幾棵小松備用。」

心怡回洞取來巨斧，又找來挖土的工具，好在附近松樹甚多，儘可取用不竭。

水母親自在一旁，看着她，並且指定她把砍下的松樹一一栽下去。

她並且用脚步，一一量好了松樹之間的距離，又向心怡索來巨桶的水。

心怡見她把這些水間隔的洒在松樹的冒子上，只是這十幾顆松樹，就佈置了整整一上午，佈好松樹之後，水母急促的又命心怡搬來了數十塊大石，她把這些石頭，分十幾個方向，三三兩兩的埋了下去。

然後她自己要過了劍來，親自動手，把松樹上的枝葉砍伐整修一番，這些經過修整之後的松樹，看來是有尖有圓，有大有小。

「在她每作一步時，心怡必詳細的問她其中理由，水母在用人之際，倒也毫不隱瞞的，把其中道理講解出來。

心怡却是穎慧過人，她不時的旁敲側擊，更得到了許多的奇怪知識。

一切都備好之後，天已過午，水母趺坐在一邊的草地裏，氣呼呼的喘道：「如果我猜測得不錯，這兩個東西，最遲就在今晚上門，那麼……」

她怪笑了一聲道：「那麼，他們就可以嚐到我這『諸天小迷陣』的趣味了。」

說到此，她似樂極的抓着地上的土，往天上亂洒着，其狀怪異無比！

花心怡在一邊楞楞的看着她，她腦子裏仍在回想着方才水母告訴自己的陣譜妙論。

水母這時嘻笑了一陣，又靜靜的低下了頭，這個老女人却是一個不可輕敵的厲害人物，尤其是她自那本「水眼集」上所得的造詣，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她站起身子，自地上拿起了木杖，飛快的走入林內，在她自己所設伏的陣內穿行了一陣。

在心怡看來，那確是極爲微妙的，因見她身方入林，似有一層薄霧騰起，頓時就失去了她的蹤影，待她驚嚇未止的當兒，再看水母，却又已笑嘻嘻的立在眼前，心怡不禁嚇了個目瞪口呆，幾乎有些懷疑，這是玄功巫術，或是什麼妖法了！

水母桀桀怪笑了一聲，在她肩頭上拍了一下道：「行啦，這兩個王八旦來試試吧！」

「不過……」她又笑了一聲說：「現在，我們只要在生門的位置，設上些東西就行……」

說到此，她却又禁不住怪笑了一聲道：「有了！我們到後面來。」

心怡被她弄得眞有些莫名其妙，當時就跟着她往室後轉去，行過了一片矮小的刺樹林子，她就停住了杖，目光不時東張西望。

心怡忍不住問：「妳要找什麼？」

水母點了點頭，說道：「對了！是在這裏。」

她一面說着，一面用手中的木杖，把眼前的刺樹撥開，如此，試着前行了十幾步。

忽然，她身形向一旁躍起，發出了一聲怪笑，却見她身後，跟着飛出了無數黃蜂。

她口中叫道：「找到了！找到了！姑娘，我先引開了這些蜂子，妳設法用竹桿，把這蜂巢給挑起來。」

水母這麼說着，整個身子已滾入矮樹叢中，引得衆蜂在空中嗡嗡直繞不去。

心怡這時也摘下了一根長枝，尋到了蜂巢，見是一個桶狀的大蜂巢，約有面盆大小，無數黃蜂，自其處紛紛外出，其數何止千百？

這些黃蜂每一個均有蚱蜢大小，身子起在空中，振翅有聲，尤其是腰下那大肚子，色帶黑褐色，如爲牠刺上一下，那可是不敢想像。

心怡找到了蜂巢與枝乂連接處，倒是很容易的一挑就挑了起來，只聽得「嗡！」一聲，那飛出的大片蜂羣，立刻返了回來，緊緊的直向巢上偎去。

嚇得她叫了一聲，方要連枝帶巢，把它拋了出去，却聽得水母大聲叫道：「不要！快舉起來。」

心怡依言而行，果然衆蜂，只是在蜂巢四週打着圈圈，倒也不向下飛。

她才放下心來，當下皺眉笑道：「還是給你吧！妳要這些黃蜂作什麼？」

水母接過了樹枝，怪笑道：「這蜂巢，當爲我那諸天小迷陣增加不少威力，我這就去把它放好。」

說着她就一隻手高高挑起蜂巢，另一手拄着木杖，轉身向松林中行去。

二人忙了一天，總算有了些成績，尤其是，水母谷巧巧，似乎就根本不再憂慮了。

× × ×

月色爲一層濃霧遮住了。

天上也沒有星星，因此這片山林中，顯得十分的黑暗，風由水面上吹過來，加雜着很濃重的湖水氣息，而且有點冷澀澀的感覺。

野地裏生了一把火，殷紅的火光，映在兩張蒼白的面容上，看來是那麼冷清孤單。

由二人的外貌打扮上看來，我們並不陌生，他們是西川雙白草上飛葉青和瓦上霜柳焦。

二人滿臉都是悲憤暴戾的表情，他們都是靠着山石靜靜的坐着。

草上飛葉青一面把折斷的枯枝放到火堆裏，維持着熊熊的火光，一面翻動着即將烤熟的兔子。

他冷冷的一笑，說道：「想不到我們千里迢迢，竟會是白來了一趟，眞是豈有此理！」

那矮小的瓦上霜柳焦，似乎比他更爲沮喪和憤怒，他也冷笑了一聲道：「想不

到這醜婆子，竟會把龍十姑給請了來，有她在此，我們是不能下手的了。」

葉青自鼻中發出了一聲冷哼，那張巴掌大小的臉上嵌着深刻的恨意，道：「聽你之言，如是那睡蓮一日不走，你我這筆仇，豈不也就報不成了？」

他丟下了手中的枯枝，一隻手把烤熟的兔子拿過來，就手撕成了兩半，遞給柳焦一半。

柳焦接過來咬了一口，一面齜着牙說：「老大，不是我說你，這可不是鬥氣的時候……」

嚥下了這口肉，又接道：「今天這件事，要是換在任何人的身上，我也要鬥鬥他，可是却想不到竟會是她！」

想到了睡蓮龍十姑，他眞有無限憂慮，道：「這位蓮姑娘的傳說你也不是不知道，你我雖然各有一身功夫，可是如果惹上了她，咳……」下面的話，他乾脆就不說了。

葉青擠動了一下烏黑色的眼圈，站起了那竹竿也似的身子，憤憤的把手中兔骨，往一邊一拋，尖着嗓子道：「她也欺人太甚，我愈想愈氣，當時我們眞不該走，應該狠狠的和她鬥鬥。」

柳焦不屑的撇了一下咀，葉青大聲道：「怎麼，你以爲我沒有種？」

柳焦冷笑了一聲道：「我可沒說，不過當時我記得你可是第一個跑的。」

葉青楞了一下，並沒有說話，柳焦用脚把地上的餘火踏滅，徐徐站了起來，對着葉青奸笑了一下，道：「來！別楞着啦，我們去看看去。」

葉青又是一怔道：「去那裏？」

瓦上霜短眉一挑道：「那裏？老大，我們兄弟可是從刀尖子上滾來的聲名，就這麼扔在這裏可犯不着，只要你有種，今夜，我們就找上門去，乾脆一不作、二不休……」

說到這裏，向四下瞟了一眼，齜了一下牙道：「把她窩子給挑了，就算是報不了仇，也得把這口窩囊氣給出一出！」

草上飛點了點頭，又猶豫道：「那龍十姑要是還沒有走呢？」

柳焦啞着嗓子一笑道：「看，你又胆小了。」

葉青忙着辯道：「這不是胆小，事到如今，還有什麼敢不敢的，到時候也不過一拚就是了。」

柳焦這時把斗笠戴上，一面輕聲道：「俗謂金風未至蟬先覺，暗算無常死不知，我們只要手頭上俐落一點，還怕報不了此仇？」

葉青果然活動了，他冷冷的道：「對！萬一要是不行，咱們還可以跑。」

他說着也把背後的大斗笠戴在頭上，柳焦自囊中摸出了十數粒白紙包着的東西，遞給拜兄道：「最後不行，我們也只有放火燒樹林了，要鬧就鬧個大的。」

葉青接過了他們獨家焙製的硫磺彈，正要縱身而出，忽然傳來了一聲冷笑道：「二位且慢。」

西川雙白乃川省極負盛名黑道人物，弟兄二人各有一身詭異莫測的功夫，再加以行爲乖張，貌相特別，所以在江湖上極負盛名。

這弟兄二人，以一桿骷髏旗，及一口弧形劍，在武林中確是會過不少高人奇士，折在他兄弟手下成名的英雄，更不知爲數凡幾？

他們挾苦習而來的奇技，洞庭尋仇，滿以爲弟兄合力之下，那水母谷巧巧萬無活命之理，却想不到事情發展，竟會如此不順，自見了冒牌的睡蓮龍十姑之後，他二人已成了驚弓之鳥。

黑夜裏，這一聲冷笑，眞把他二人嚇出了一身冷汗，雙雙一個轉身，斜刺的分開兩邊。

草上飛葉青於驚惶之下，竟自把背後的骷髏旗抖了開來，呼！的一聲，現出了他這桿垂名武林二十年的傢伙來。

桿尖寒刄，閃閃放着冷光，他那竹竿也似的長軀，往下半屈着，叱道：「什麼人？」

瓦上霜柳焦在某些地方，確實較他拜兄沉着，就拿此刻來說，他的態度就比較從容多了。

他身形落在一棵矮松之上，借着濃密的枝葉，掩遮住他那矮小的身軀。

可是他那銳利的一雙眸子，却直向發聲處望去。

他二人都看見了，就在他們眼前兩丈左右的一塊凸出山石上，傲立着一個老人，布襪皂鞋，灰衣小帽。

這老人直直的站在石上，清癯的面上，帶着一絲輕視的微笑。

山風吹過去，二人才看清了，原來他一隻左袖，竟是空着的，不時的前拂後揚，顯得有些「翠袖單寒」！

這老人面上不帶一絲懼怕，反倒呵呵笑道：「二位好朋友，請不必多疑，老朽並非外人，說來尚與二位同仇敵愾呢！」

他口中這麼說着，並不見他雙腿彎動，整個身子却陡然躍起，落在葉青身前。

然而他仰臉對一邊松樹上，笑道：「柳朋友請下來吧，哈——」

他這句話，說得十分輕薄，瓦上霜柳焦一抖雙臂，整個身子以「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陡的拔起當空六丈左右然後就像是一隻翩翩的燕子也似的落了下來，顯然的他是有意賣弄他不凡的一身功夫。

可是那獨臂的老人，仍然是昂然而立，他臉上帶着微微的笑容。

這時一旁的草上飛葉青，一展掌中旗，脚步也邁進了一步，再次冷叱道：「朋友，你是何人？」

桃焦朝着這陌生的老人打量了一眼，抱了一下拳道：「朋友，我們並不相識，因何知道在下姓氏，請快說其詳！」

一面說着，他那雙眼珠子，却是骨碌碌的在對方身上直轉。

這老人先轉過身來朝着一邊的葉青齜牙一笑道：「如果老朽這雙眸子不瞎，閣下當是人稱的草上飛葉青義士了。」

他這「義士」二字，在西川雙白聽來，眞不是味道，因爲分明是挖苦之詞！

葉青不禁打了一個冷戰，短眉一挑，道：「不錯，你怎會認識我呢？」

獨臂老人仰天狂笑了一聲：「西川雙白在武林之中是何等聲望？慢說是老朽痴長至今，即三尺童子，也無不拜識大名之理！」

說着又笑了一聲，這幾句話，却是把雙白給說樂了，俗謂：「人爭一口氣，佛受一炷香」，好話人人愛聽，西川雙白自不例外。

草上飛聞言之後，口中笑道：「朋友你抬愛了。」

這時那矮小的瓦上霜柳焦，臉色也轉爲溫和了，他皺了一下眉，並且咳了一聲：「可是……朋友，你倒是貴姓大名？請報個萬兒吧。」

老人單手捋了一下唇上的短鬚，似乎有些托大的笑道：「老夫久居洞庭，無異村夫野漢，報出名來二兄也是不知。」

柳焦一翻眸子，不悅的插口道：「這是什麼意思？」

老人又笑了笑道：「柳義士不必動怒，老夫實在是武林一末學後進，報出名來，二兄如不知悉，豈不令老夫面上難堪，二兄還是不要見怪才好。」

瓦上霜柳焦自一見來人之後，已可斷定來人是武林奇人，偏偏對方姓名，竟是守口如瓶，不肯輕易吐露，因思江湖異人，每多怪癖，却也不便一再逼問，總之，來人似無惡意，這點他倒是敢斷定的。

他鼻中冷冷的冷哼了一聲，遂不再多言。

一邊的草上飛葉青，這時冷然道：「老朋友即不肯吐露眞實姓名，我弟兄自無見逼之理，只是……」

老人左右掃視一下，笑道：「二兄不必多疑，說來我們本是志同道合啊！」

柳焦後退一步道：「什麼意思？」

老人悄聲道：「恕老夫問得唐突，二兄此刻可是要去暗中加害水母谷……」

雙白全是一怔，互相對看了一眼，沒有說話。

葉青咳道：「朋友，這個恕我們不便相告。」

柳焦却呵呵一笑道：「老朋友，你可弄錯啦！水母與我弟兄交情不錯，我們多年不見，說是禮貌上拜訪倒是眞的，若說暗中加害……我兄弟却是萬萬不敢當！」

說着又笑了一聲，看着他拜兄道：「大哥，我這話不錯吧？」

葉青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我們想看看這位老朋友倒是眞的，你……」

才說到此，就見那獨臂老人面色一沉，葉青的話也就臨時打住了。

遂見老人不悅道：「二兄方才之言，老夫已私下盡聞，如此見告，實在太不坦誠了。」

又冷冷一笑道：「老夫本欲助二兄一臂之力，此刻看來，倒是老夫太多事。」

西川雙白不禁面色大窘，好在是深夜，月色又淡，看不出他們的窘態來。

葉青遮羞似的哈哈一笑，說道：「朋友，你即如此說，倒顯得我弟兄太已見外了。」

他轉了一下眸子，又道：「我們有話坐下再說吧！」

老人倒也從容，點了點頭，遂席地而坐。

西川雙白對看了一眼，也各自坐了下來，矮小的柳焦咳了一聲道：「聽老兄言中之意，似乎是路見不平，有意助弟等一臂之力？」

老人葉青點頭道：「不錯，確有此意。」聞言面色一喜，正要發話，可是他那狡黠的拜弟却冷冷的笑了一聲。

他雙手合着，對着老人一拜，面色冰冷的道：「老兄盛情可感，我兄弟拜謝了，只是……」他一字一字的說下去：「……我西川雙白行事以來，講究的是眞功實力，從不思假手外人相助，哈！老兄的好意，我們是心領了。」

說着霍的站起，對着老人一笑道：「我兄弟刻下尚有急事，老兄如無別意，我兄弟先行一步了。」

他說着看了拜兄一眼道：「大哥，我們走吧。」

草上飛葉青雖是拜兄，可是在智力方面，却一向惟這位拜弟「馬首是瞻」。

此刻見他如此說，自然無話可說，當下對着老人抱了一下拳，道：「朋友，多謝盛情，再見了。」

西川雙白這麼說着，又看了這陌生老人一眼，見他並無積極的表示，當下雙雙縱身而去。

這番話，倒是出乎老人意料之外，他呆呆的目送着二人去後，却發出了一聲冷笑道：「好一對不知自量的東西，我秦冰如不救你們，看你們是否能生離此地？」

他稍微想了一會，恨得咬了咬牙，爲了「同仇敵愾」意念，他不得不照顧這兩個人。

因爲保全了他們的實力，正如同時增加了自己的實力是一樣的。

長嘆了一聲，秦冰遂拔身而起，逕自消失於夜幕濃林之中。

西川雙白展開了輕功提縱之術，如同星丸跳擲一般，刹時之間，已撲出了眼前林子。

眼前是大片的青色竹子，高可參天，在夜風之下，發出悉悉瑟瑟之聲，很是怕人！

這地方白天他們也來過，距離着水母居住處已是不遠，他二人都停了下來，並且回頭看了一眼。

在確定那個獨臂的陌生老人，並沒有跟來之後，葉青反倒現出一些失望的表情。他嘆了一聲說：「柳老二，你方才不該拒絕他的，也許這老兒眞是一番誠心。」

柳焦冷笑了一聲說：「他一不報名，二不道因，好沒來由，你又怎知他不是存下了什麼陰謀？」

葉青眨了一下眸子，說道：「這倒也許不至於，我看這老兒，倒不是一平泛之人！」

瓦上霜柳焦冷哼了一聲道：「得啦！你還嘆個什麼勁？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我就不信，憑你我二人之力，就作不下這件事來，走！咱們上。」

他說着一塌腰，颼！一聲，已經把身子拔了起來，率先向裏面翻下去。

葉青自無落後之理，遂也緊緊跟踪而上。

他二人過了這片大竹林，眼前是一塊

草地，虫聲噪耳，夜風襲人。

柳焦正要撲身，却爲葉青給攔住了。

他遙遙的指着前面一道小路道：「我們從那裏趕下去沒錯。」

柳焦點了點頭，却低聲囑咐道：「放輕點。」

葉青點了點頭，只見他足尖點處，已捷如飛隼也似的，直向前道撲去。

瓦上霜柳焦這時竟由裏層衣服裏，把他那一口「弧形劍」，撒了出來，劍刃上的寒光，就像是天上的那彎新月，冷氣森然。

他們行進的方法，果是與衆不同，不愧是武林中的知名高手。

葉青在前貼道而進，雙拳貼胸，那姿態採的是一掌應敵，一掌護身，而柳焦却是行的暗路，他那矮瘦的軀體，只是隱遮在深草叢中，離着他拜兄却不過丈許之外，却是不快不慢。

他二人是一明一暗，前後呼應，亦步亦趨的向前行着，前行不久，已到達了水母谷巧巧所設陣前。

西川雙白均是在江湖中，見多識廣的老江湖了，因此，走到了這裏，他們都停住了步子。

眼前是一排松樹，栽種的格式很怪，前四後六，另有一排小松委委導入。

瓦上霜柳焦，從暗中閃出了身子，冷笑了一聲，道：「這老怪物眞非還有什麼玄虛麼?」

葉青打量了一刻，却莞爾的一笑道：「隨我來，雕蟲小技却是難我不住。」

只見他身形一矮，右手再次抖出，巳把那桿黑骷髏旗展了開來。

柳焦深知這位拜兄，對於八卦生尅之學，有很深的研究，見他如此說法，自不疑有他。

這時，葉青在前回頭低聲說道：「你只按進八邁二，守五退六走法，就可以自由行走。」

他口中這麼說着，隨着掌中旗揮動，整個身子倏的拔起，只見一閃巳入林中。

柳焦按其指示前行，果然前行甚速，那消一刻，二人俱巳出得陣外。

這本是水母最初所設的外陣，也就是當初困住花心怡的那個陣勢，想不到却困他們二人不住。

西川雙白出得陣後，相視一笑，因此存下了輕視之心，當面正前方，是陡峭的百丈陡壁，其上滿生籐蔓，看上去黑忽忽的一大片。

瓦上霜柳焦打量了一刻，悄聲道：「看來她那洞府，定是在此山上無疑了。」

葉青點了點頭，目光側掃，只見道邊有一排歪歪斜斜的小松，初看來，他倒是怔了一下，可是隨後打量了半天，他就又搖了搖頭。

因爲那絕不像是什麼陣勢，據他所知，天下沒有以「一字長蛇陣」來應敵的。

其實他才是眞正是錯了，水母谷巧巧在陣圖上所下的功夫，實在較他深湛得多了。

這陣圖正是方才她苦心設計的「諸天小迷圖」，威力無匹，水母也曾考慮到這西川雙白怕是不易上鈎，所以有意排了一列小松爲餌。

果然草上飛只匆匆一望，並未把它放在心上，當下左手一握黑骷髏旗尖，整個身子平空竄了起來，直向陣中落了下去。

瓦上霜柳焦一向老成持重，這時却也一時吃了大意的虧，他身子跟着拜兄，可說是同時的縱了起來，等到他足尖沾地的時候，巳是晚了。

頓時眼前有大片松桿，有如排山倒海也似的，直向二人身上倒來。

這種滾木陣法最是狠毒，一般言之，既發於陣圖之中，每係幻覺，很可泰然處之，可是其中並非全爲幻覺，對敵時如當它爲虛，却很可能吃上大虧。

西川雙白也很瞭解這其中的道理，所以絲毫怠慢不得，陣勢方一發動，他二人巳雙雙飛縱了起來。

在空中他二人背靠着背，同時落了下來，却覺得山風蕭蕭，二人身子竟直向萬丈深淵之下墜去。

這一驚嚇，把二人初來時輕敵之意去了個乾淨，都不禁嚇得出了一身冷汗。

驚魂之下，葉青用掌中旗，托住了柳焦雙足，同時，提足了眞氣，就勢往左面「巽」宮位上，一翻腕子，喝了一聲：「去!」

他自己身子仍然隨着拜弟一併翻出，雙雙如同枯葉也似的飄落而下。

眼前幻境，果然頓時消滅無存，雙白正自慶幸的當兒，忽又聞得左面，淙淙水響之聲。

葉青側顧了一下，不由急促的頓足道：「糟!柳老二，快往右退，踩生門，求出路。」

柳焦一身軟，硬，輕功夫，雖然都巳登堂入室，獨對這種玄門生尅陣圖之法，瞭解不深，此刻也只得唯命是聽!

他聽得葉青這麼招呼，那裏尙敢延遲?當下一提丹田之氣，以「金鯉穿波」的輕功絕技，把身子倒竄了出去，直向所謂的「生」門位上落去。

草上飛葉青，這時連驚帶怒，面上神情顯然是怒不可遏，掌中黑骷髏旗舞起了一片烏雲，身形螺絲旋兒也似的，隨着拜弟縱起空中。

二人雖是疾怒膺胸，可是却並不大聲咆哮，主要的，他們是怕被水母知道了。

如果那位睡蓮龍十姑也沒有走，那就更是不堪設想了，所以二人雖是怒到極點，除了必要的發話之外，他們是誰也不出大聲。

這時二人身子尙在空中，忽見生門位上，飛來萬點金星，就像是飛蝗也似的，直向二人面門上襲來。

葉青黑旗搧處，羣星飄散，可是瞬間却又飛了上來，柳焦只當是平空幻景，揮手就抓。

這一下可好，只痛得他「啊唷!」了一聲，這才知道所抓之物，原是一蜂!

這只是刹那之間的事情，那爲數衆多的蜂羣，早巳乘隙而入的，落在他們的頸上面上。

西川雙白俱不禁負痛狂嘯不巳，奈何這些蜂羣，有如雲霧一般，此進彼退，在陣式之中，更形十倍威力，雙白休想從容而退。

同時他二人身子，巳不由自主的跌了

下來。

他二人先來不及看所落何處，只管忘命的撲打着環繞在身側的蜂羣!

葉青於怒痛攻心之下，遂也不思再藏匿身形，他口中怪聲冷笑着，並且把掌中黑旗舞了起來。

立刻衆蜂被這巨大的風力，摒之二人身外，一時却也進不得身。

黑暗中，二人但覺四週水聲琤琤，木聲轆轆，這「諸天小迷陣」式，端的厲害也!二人此刻形態，確是狠狽巳極，柳焦的一頂大斗笠也離了頭了，衣衫更是被抓扯得七扭八結，再看他二人的腰，更是被羣蜂刺得腫脹不堪，眞是不勝狠狽之極!

西川雙白也是成了名的老江湖了，他們那裏吃過這種虧，各自咬牙痛罵不巳。

二人正不知如何處理這種局面的當兒，忽見人影一閃，嚇得二人忙都後退了一步。

却見方才所見的那個獨臂老人，此刻竟自微微冷笑的站在眼前不遠。

西川雙白不禁又驚又窘，一時不知對他說些什麼才好?

這老人冷冷的道：「二兄不聽老朽之言，貿然出手，此刻想是嚐到了厲害，後悔了吧?」

葉青邊自揮舞着手中黑旗，邊自窘道：「朋友，你究竟是何意思?如眞心相救，我弟兄感恩不淺。」

老人又是一聲冷笑，一面往四下看了看，恨聲道：「這是谷巧巧自『水眼集』中偸學的怪陣圖，老朽一時却也破它不得，不過二兄如肯聽老朽之言，想必都也困不住二位!」

葉青立刻大喜道：「那麼，朋友，請快快見告吧!」

獨臂老人這才笑道：「二兄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既知陣法，當應知五行相尅之理，所謂水以土應，金性尅木，以此踏定宮門步步前進，雖任它幻象萬千，也是無可奈何。」

草上飛葉青不禁突然大悟，道了聲：「是了，多謝朋友相告，我兄弟只出得此陣，來日定圖後報!」

老人忽然面現驚異道：「主人出迎，二兄可要小心了!老夫告辭了。」

他口中這麼說着，那隻獨臂，往下虛按了一下，整個身子，却以「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拔了起來，一閃即逝。

西川雙白得了指示，果然不再驚慌，按照老人所說亦步亦趨，果然險象盡去，非但如此，居然連那爲數衆多的黃蜂，也不知去向了。

他二人這麼依言前行，不一刻，竟自繞出了陣譜之外，忽然人影一幌，眼前現出一人，西川雙白倏地向兩下一分，來人巳冷冷笑道：「我也看見你們了。」

西川雙白這時才看清了，這出現的人竟是那位睡蓮龍十姑，一時都不禁大吃一驚。

他二人到了此刻，也只有硬着頭皮出來應付一切了，雙白閃身而出。

草上飛葉青抱了一下拳道：「十姑，請妳高抬貴手，我們的敵人是谷巧巧，却不敢與妳老爲敵。」

瓦上霜柳焦冷面而出，帶着十分的不滿和委屈，說道：「俗謂井水不犯河水，我弟兄向居川西，對于十姑可從沒有開罪之處，何故苦苦與我弟兄爲難?尙請賜告其詳?」

來人正是僞裝龍十姑的花心怡，她是在西川雙白出陣之後，應水母極力要求，出來嚇唬他們的。

她本來以爲，還是和早上一樣的，只要自己三兩句話，就能把他們給嚇走了。

誰知此刻看來，雙醜非但不去，却大有與自己分庭抗禮之勢，一時心內也頗爲緊張!

可是她臉上却絲毫也不顯露出來，當時淡然一笑道：「我們雖然沒有仇，可是你二人竟胆敢違背我話，這巳是犯了我的大忌，今日絕不能輕易饒你們!」

雙醜嚇得怔了一下，四隻驚惶的眸子，直直的逼視着對方，葉青甚至于發出了驚嚇的聲音。

他們都以爲對方既如此說了，定會驟然出手發難，誰知半天都是一點行動也沒有!

再看看她臉上表情，也是不怒不笑，一雙杏目只是左右閃着，也不知在動些什麼念頭?西川雙白不禁相互對看了一眼，俱不知如何是好?

葉青認爲有了一綫希望，當時乾笑了一聲道：「十姑，這事情，最好請谷巧巧出來，與我們了一了斷，我們絕對不願開罪妳老。」

冒牌的龍十姑又是冷冷的一笑，她並且回頭看了一眼，算計着時間，水母大概也差不多了!

她就蛾眉一挑道：「你這人也太囉嗦了，怎麼如此不知好歹?」

葉青嚇得一退，但是再看對方，依然是沒有任何舉動，他就又站住了脚，心中不禁甚是懷疑，偸看了自己拜弟一眼，却見他臉上也帶着一層迷惘之色。

須知西川雙白行道江湖，素以詭詐狡黠見稱，那是很不容易爲人所欺騙的。

他們開始之所以爲水母欺騙，主要是震于睡蓮龍十姑的大名，當時就這麼糊塗的撤退了。

此刻由於花心怡的語無倫次，行動費解，不禁觸起了二人的疑心!

瓦上霜柳焦對拜兄遞了一個眼色，遂上前一步，嘿嘿冷笑道：「十姑，我弟兄此番前來，曾發下誓言，如不能手刃水母，我們是不會回去的。」

心怡因念水母逃走之事，她只是負責來應付西川雙白拖延時間的，如非萬不得巳，水母關照她不可輕易動手，因爲她是決對不是西川雙白對手的。

此刻柳焦這麼說，巳經很明顯的是在試探她的決心，她焉有聽不出其中道理之理!

當時心內暗暗着急，而外表却又不得不作出鎭定之色，她冷笑了一聲道：「我不是曾經說過，有我在此，你們二人休想得逞!」

柳焦接口道：「十姑如一再與我兄弟爲敵，我兄弟也只好——」

他看了一邊的拜兄一眼，自己一咬牙，竟把那口弧形劍再次的撤了出來。

這是一口彎曲如弓狀的兵刃，在兵刃

譜中，那是屬于外家路數的，可是能使用這兵刄之人，本身必定有不凡的造詣。

瓦上霜柳焦因心憤這位龍十姑以太欺人，再者對她多少存了些鄙心，所以才敢存下一拚之心。

一旁的葉青見拜弟居然撤出了兵，心中雖是暗怪他太已大胆，可是事已至此，也只有和對方一拚，別無良策可覓。

當下身形半側，掌中黑骷髏旗再次抖開，同時苦笑着說：「十姑如一再見逼，我弟兄也只有開罪了。」

心怡眞想不到，他們二人居然胆敢對自己亮出了兵刄，勢成騎虎，也只好和他二人一拚了。

當下一咬銀牙，右腕翻處，已把背後挪口長劍亮了出來，同聲冷叱了一聲：「你們一齊上吧。」這種情形，又顯然是未把二人看在眼內，不禁又令雙醜心中有些胆寒。他二人兵刄雖然都已出手，可是彼此對望着，都是誰也不肯先行下手！

冷寂的夜空裏，傳來了一聲冷笑，道：「堂堂武林先進，竟會着了一個小女孩的道兒，可笑之至！」

這聲音傳入西川雙白耳中，不禁令二人同時心中一動，再細看對方少女，持劍皺眉，分明一副內心怯戰模樣，西川雙白不禁霍然明白了。

他二人幾乎是同時，大吼了一聲，各自擺動兵刄，直向花心怡撲了上去。

心怡却也只得擺劍相迎，她掌中劍向外一吐，却迎着了柳焦的弧形劍，二劍相擊，發出了「鏘」的一聲。

這時葉青的黑骷髏旗，由下而上的捲起來，旗身上捲起了無比的罡勁之風，直向花心怡身上捲去。

心怡驟遭巨力，不禁有些立足不穩，身形向後搖晃了一下，退了半步！

這種情形落在二人眼中，更是一切都明白了！他們都不禁勃然大怒，因爲對方假冒睡蓮龍十姑之名，欺嚇自己兄弟二人，這種行爲簡直太可恨了。

柳焦口中厲叱道：「好個丫頭，今日妳怎能逃得開柳大爺劍下？」

他這麼說着，弧形劍再次往後一領，用「恨福來遲」的式子，把劍身兜提足足地，直向花心怡頭項上繞了過去！

就在這緊急時候，忽然從山背後，發出一聲清楚的蘆笛之聲。

花心怡聞知是水母的暗號，令已速退，當下嬌叱了一聲，霍地把掌中劍向外一推，用「夜戰八方」的劍招，把柳焦的弧形劍再次擋開。

她口中冷叱道：「姑娘失陪了！」

口中這麼說，嬌軀已驀地騰空而起，只見她纖腰連扭，竟是快如電閃星馳的直向後山躍去。

西川雙白各自怒叱了一聲，奮身而上，他們絕不甘心如此就令這小女孩逃開，因此事如傳揚江湖，西川雙白一世英名無異付與流水，他二人各自騰身猛追下去。

苦門同歸盡　坦言結寃仇

在山凋的一道窄弄夾縫中，有一條羊腸小路，這是一條隱道，直通後山洞庭。

在一塊岩石上昂首站着那高大的水母谷巧巧，她似無限焦躁的神色，左顧右盼着，並且不時的把手中一枝蘆笛，就口吹着。

如此吹了七八聲之後，仍不見心怡到來，她就憤憤的把手中笛子向後邊一拋，冷笑道：「姑娘，我可不等妳了，我必需先要顧全我自己要緊！」

說着，她自地上提起一個簡單的行囊，單手挾着木拐，直向後山繞去。

在半路上，她耳中似乎已經聽到了有兵刄交擊的聲音，並且有厮殺的叫聲，水母暗暗吃驚。

她匆匆行到一棵老松樹旁，然後自囊中拿出一細繩索，把一頭繫好樹上，另一頭却向澗下抛去，山風飀飀，吹得她滿頭白髮飄揚。

現在她的心，倒似乎是定下來了，因爲只需要垂下這片懸岩，就可繞到君山另一峯，後容脫險。

忽然一個念頭閃過了她的腦子：「我不能拋棄她，不能……」

試想這多日以來，這個花心怡的姑娘，是如何的照顧自己，她把自己由死亡路上救活了，現在也是爲了自己，去和敵人厮殺，而自己却在她危急之時，拋她而去，留下她去送死？

「如果這麼做，我谷巧巧怎能算人？拿什麼面目再苟且偷生下去？」

這個念頭，電也似的在她腦中閃過，頓使她猶豫不決起來。

水母一生作事，向來是奸詐任性，可以說她對任何人都沒有感情，她也從來沒有去反省過一件自己所作過的事情，是否有愧於良心的，在她以爲，良心這個東西，根本是空虛不存在的。

可是此刻，她竟會破題兒的感到有愧於心，她竟是狠不下心，捨棄這個無辜女孩的性命！

她焦急的在這附近轉着，心中暗憒花心怡辦事不够精明，既然自己曾告訴過她這一條暗道的入口之處，那麼現在，她無論如何也應該到了，怎會躭誤這麼久？

想着又捲口爲哨，試着吹了兩聲，空谷音揚，這種聲音足可傳出數里之遙！

猛然間，她聽到了左面陡壁上有了聲音，似像有人行走的聲音。

水母不禁大喜，她輕輕喚道：「姑娘快來，我等了妳半天，再不走可就來不及了！」

說着她單手持着木柺，向發聲處跳了幾步，驀見一條人影，就像孤鶴也似的竄了過來，隨着一聲輕笑，這人已經落在了她的身前。

水母注目一看，不禁嚇得面色如土，猛地撥頭就走，可是這人怎會再令她逃開手下，只是把身軀一騰，已輕如落葉也似的，又落在水母身前。

月光之下，這才看清了來人，竟是那斷了一條左臂的老人秦冰。

他冷冷的一笑道：「谷巧巧，妳還想逃走麼？妳能瞞過西川雙白這對東西，却是瞞我秦冰不住，今夜看妳又怎能逃得開我手？」

水母桀桀一聲怪笑，聲如梟鳴，她擧起了手中木杖，指着來人道：「怎麼？妳莫非還敢乘人之危麼？哈！我只當你秦冰

是一個英雄，如今看來，你比起你那師父弘忍大師差得太遠了！」

秦冰呸了一口，冷笑道：「虧你還說得出口，當初我那恩師是如何待妳，想不到妳這無情無義的東西……」

他才言到此，忽見水母一聲厲吼，手中木杖，竟自脫手打出，她本人却因體力未癒，而出手過猛，整個身子竟倒在草地裏。

秦冰又輕輕一轉身，木杖便巳打空，落向一邊。

水母遂自地上踉蹌爬起，她大聲叱道：「姓秦的！你要如何？你說。」

秦冰後退了一步，他倒是想不到，這老怪物身受如此重傷，居然還敢對自己發狠。

他略一思忖，心想此刻要是取她性命，自是易如反掌，但自己一生行俠，光明磊落，如在她重傷之下取她性命，雖是外人不知，奈何「君子不欺暗室」，究竟是問心有愧的事情，不如……

想到此，冷笑道：「谷巧巧，妳我雖有深仇大恨，但老夫今夜並不想取妳性命，今夜妳只把我那件師門的東西交出來，我定破格讓妳逃生。」

說着又哼了一聲：「以後妳如不服，仍可隨時找我，我必定隨時候教。」

水母聞言，却又怪笑了一聲道：「秦冰，妳休要作夢，什麼師門故物，弘忍大師就未親口向我索討，你又憑些什麼？」

她狂笑道：「你死了這條心吧，我未向你討回我那口寒鐵軟劍已是好的了，你居然還有臉問我要書？」

說着她瞪目如炬，大聲道：「你別以爲我身負重傷，就可欺侮，需知我們練武之人，先天元炁之氣不可輕侮，你如逼我過甚，我可拚着一死，嘿……那時候只怕你秦冰也休想全身而退吧？」

秦冰不禁面色一寒，冷冷的道：「妳到底給是不給？谷巧巧，我對妳已是網開一面了，妳不要不知好歹！」

水母這時竟是一身是胆，她仰着肥大的身子，向前又撲了過來。

秦冰見她竟是不可理喻，方自動怒，正要出手給她一個厲害，忽然峭壁上一聲嬌叱道：「住手，不可傷我朋友！」

一條纖影，如殞星下降也似的落了下來，現出了花心怡娉婷的身影。

秦冰爲這忽然傳來的聲音，嚇了一跳，單掌平按，把身子側了過來。

這才見由峭壁懸岩上，疾如星殞石沉似的，飛撲下一個妙齡的少女，對於她，秦冰並不陌生，她正是方才在上面與西川雙白厮殺的那個女子。

這令秦冰感到很奇怪，他可從來沒有聽過水母收有徒弟，而且由這少女方才對付西川雙白的劍招上看來，分明與水母劍路不同，可是她却又爲什麼拚出死命，來保護水母呢？

這些念頭，也只不過是匆匆在他腦中閃過，他可來不及去深思這個問題。

因爲眼前，這個女孩子，已經是護在水母身邊，而且橫劍向自己怒目而視。

秦冰好容易找到了水母，多年怨仇眼前即將有個交代，自無由於一個不相干的女孩子出現，而自己就退身而去。

他冷哼了一聲道：「女孩子，這不關你的事，你還是閃在一邊吧！」

心怡這時才看清，眼前這個老人，自己並未見過，白髮皓首，長眉細目，生相甚爲儒雅，不似西川雙白那種狡詐的奸相，當下到口的惡言，反倒吐不出來了。

她只是橫劍攔在水母身前，一雙清澈的眸子，直直的盯着這個陌生的老人。

水母這時也氣吁喘促的道：「姑娘妳閃開，我與他有不共戴天的大仇，你讓我與他一拚。」

心怡急道：「可是你的傷……妳怎麼能……」

水母桀桀的怪笑了幾聲道：「到了此時也顧不得了。」

她又仰臉對秦冰道：「喂！老鬼，你怎麼不上來呀！」

秦冰狂笑道：「無恥妖婆，死在目前，尚在口發狂言，今夜我看妳有何本事逃過我秦冰手去！」

說着身形一矮，正要撲上，水母却忽然叱道：「且慢！」

秦冰怒容滿面道：「妳還有什麼話好說的？」

水母冷笑了一聲道：「誰還與你有什麼說的？」

她說着，却把花心怡拉在一邊，獰笑了一聲，悄聲說道：「這老者與我有深仇大怨……」

心怡接口道：「可是妳的傷……」

「別打岔！」水母繼續說：「我如一再示弱，他還以爲我是怕他，所以眼前情形，我也只有與他一拚，我固然內傷未癒，他也只有一臂，眞要拚起來，我也並不見得就吃了多大的虧。」

說着又冷笑了一聲，看着心怡道：「說實話，妳這孩子心地很厚道，我很高興遇見妳，總算是有緣。」

她這時候，臉色可就帶出了一些悽慘之色，苦笑了笑，又說道：「我如能躲過今夜，本想好好造就妳一番，把我生平不傳之秘，傾囊給妳，以謝妳每日關懷之恩，可是……」

心怡心中不禁甚爲難受，她咬牙道：「妳不會怎麼樣，我來帮助妳。」

水母重重的打了她一下肩膊，道：「胡說！」

心怡嚇了一跳，偷看水母一張肥臉，這時竟頗有毅力也似，她冷冷的說：「妳以爲這老兒是一般普通角色麼？」

這時，秦冰也在一邊巳顯得不耐煩的道：「大丈夫行事，要光明磊落，不可利用孩子的無知和天眞，妳的話還沒有說完麼？」

水母啐了一口道：「秦冰你稍安勿躁，誰還怕你不成？只是我話尚未說完，你還要等一等。」

秦冰冷冷一笑道：「死到臨頭，那裏還有這許多話說？」

他口中這麼說着，倒是主動的後退七八步，有意距離他們甚遠，此擧純係君子之風。

水母這時見他去遠，這才冷笑了一聲：又低下頭來對心怡道：「我早年却是任性惡毒，殺人無數，以至於結了這許多仇敵，皆因敵人懼我武功，莫可奈何，如果

我負傷消息外傳，只怕短日之內，便有大批對手趕來，那就更不妥了。所以……」她拍了心怡的肩一下道：「今夜妳無論如何也要離開這裏，還有……」

說到此，心怡忽然覺得肋旁似有一物輕輕抵觸，忙用手一摸，感覺到有一個方形的匣子。

她還不及細看是什麼，已聞得水母頻頻道：「快收入懷中，快！快！」

心怡匆匆依言收好，又看了遠遠的老人一下，只見他似若無其事的正在看着天上的月亮。

人類的感情，只要是眞摯的，都是美的。

那美的感情，最能令人陶醉沉迷，令你撲朔迷離。

心怡收好了東西，匆匆問：「是什麼？」眼淚只是在她眸子裏打着轉兒。

水母冷然道：「不許妳看這東西，知道麼？」

心怡點了點頭，說：「當然，這是妳的。」

水母又道：「因爲我相信你，所以請妳爲我保管，以後我會找妳取回來的，可是如果萬一我有什麼不幸……」她慨然的說道：「這東西就歸妳所有，妳要答應我，好好的保管它。」

心怡莫名其妙的點了點頭，就問道：「這個老人是誰？他和妳之間，有什麼深仇大恨？」

水母冷笑了一聲說：「一言難盡！」

說着她就站起了身子，並且再次的囑咐她道：「妳千萬不可動手，要記住。」

「爲什麼？」心怡拉着她一隻手。

水母似有些不耐的回頭道：「妳不出手，此人絕不會傷妳性命，否則妳命難保，他目的是搶我放在妳那裏的東西，所以妳千萬不能爲他把東西拿去。」

水母說到此，看了一邊的秦冰一眼，低聲道：「我現在去和他最後交涉一番，妳只要記好逃跑，現在妳去吧！」

心怡和她每日相處，知道此人脾氣怪異，她既如此關照自己，再和她多說也是枉然。

當時只好點了點頭，水母已大步而出，並且發聲向秦冰招呼道：「姓秦的，現在我們可以作一了斷了。」

秦冰返過身來，冷笑一聲道：「水母，妳果然還是執迷不悟麼？」

水母嘻嘻一笑道：「說來說去，不就是爲那本『水眼集』麼？」

秦冰冷笑道：「妳如把它交出，老夫撥頭就走，絕不和妳多說，怎麼，妳意如何？」

水母微微低下頭，似在作思慮的模樣，秦冰竟以爲她心已有些活動，當時忙上前一步道：「何況其中奧秘之處，妳多已習會，又何苦……」

才說到這裏，忽見水母面門一揚，面色極爲猙獰，秦冰就知不妙。

他猛然往後一退，却見眼前白光一閃，一道清泉，猶如匹練也似的，自水母口中噴出。

這是水母自「水眼集」中學得的一種厲害功夫，名水箭，又名「腹劍」，先以水藏之腹內，用時，以丹田內力一激即出，厲害無比。

水母因知秦冰武功驚人，自己內傷未癒，想取勝於他直似作夢，如能以智力先傷了他，倒或可反敗爲勝。

她有了這種意念，所以不惜損耗眞元內力，一面假裝與他談那「水眼集」之事，一面却把眞元內力，統統逼入腹中。

這種方法，可又比她素日所施展的噴泉厲害多了，因爲每施展一次，要耗損甚多精力，所以水母極少施展，何況此刻更在體傷未癒中。

只是眼前爲了救自己性命，也就顧不了這麼多了。

這一口水箭方一噴出，其快如箭也似的，直向秦冰面上打去。

秦冰見她居然如此誘傷自己，而欲傷自己的方法，不過是故技重施，心中眞是又怒又笑。

當時僅僅把身子向一邊一側，可是他究竟是太大意了，他作夢也沒想到，這一次的水箭有多麼厲害！

就在他身子方半側的一刹那，但見眼前水箭，忽的如噴泉也似的爆了開來。

本來是一股泉水，此刻爆開來，形成千萬晶瑩奪目的水珠，粒粒晶亮如珠，如同滿天花雨也似的，直向自己全身上下打了過來。

秦冰這時才知道上了大當，當時，不由大吃一驚，此刻即使是發掌應付已是不及。

情急之下，他怒嘯了聲：「好無恥的東西！」

當時大袖一揮，整個身子以「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隨着拔空而起。

可是儘管他閃躲的再快，那漫空而來的水珠，爲數何止千百，上下左右丈許之內，盡在包圍之中。

秦冰雖然躲過了上半個身，可是下身足腿，却爲水珠濺上了四五處之多。

休小看了這小小水珠，每一粒，都飽含了水母元氣內力，無異鐵塊金丸，其力眞可裂石穿帛。

秦冰總算有了準備，氣機下沉，可是究竟如何，他也是負痛不住。

口中「啊」了一聲，待身子往下落時，差一點竟坐倒在地。

那爲水珠所傷的四五個地方，都如同針炙火焚也似的疼痛，整個身子也由不住唰唰一陣急顫。

秦冰狂笑了聲，叫道：「好婆娘，妳竟敢——」

才言到此，就見眼前疾風一閃，水母那半截鐵塔也似的肥胖身子，已向他猛撲而來。

秦冰因身形未站穩當，水母來勢如風，竟爲她一雙肥臂把身子給抱住了。

只聽到「碰！」的一聲，雙雙倒于塵埃。

怒叱聲，咆吼聲，撲滾在野地裏，這種打法，還眞是江湖少見。

花心怡伏身在一邊草叢中，看到此只驚得目瞪口呆。

水母因自知動起手來，自己眼前絕非對方敵手，既爲自己湊巧把他抱住了，她是無論如何也不放手。

她試圖着要以自己龐大的臂力，迫對

方就範認輸，可是她却沒有想到眼前的地勢。

這是一座陡斜的山峯，一方是更高的弧峯，另一方却是百丈深淵，本來就沒有多大地方，此刻他們這麼一滾動起來，已離着峭壁不遠了！

花心怡看得不禁有些觸目驚心，她實在忍不住，猛然跑出來大聲尖叫道：「小心，小心呀！」

水母聞聲不禁一怔，她見心怡竟然還沒有走，不由大怒的喝叱道：「混蛋，還不快走？妳想死麼？」

秦冰利用這點機會，大吼了一聲，霍地掙開了她的雙臂，抖掌直向水母面門上打去！

心怡大吃了一驚，她尖叫了一聲，縱身而出，以雙撞掌，直向秦冰背後猛擊過去，自然她是爲了解救水母這一掌之危。

秦冰迫得收回手掌，在地上倏地一滾，他口中叱道：「好丫頭！」

隨着這個滾式，秦冰劈出了一股凌厲的掌風，直向花心怡身上擊去。

可是這時候，一雙有力的手，却再次的捉住了他的雙足，他身子本欲翻起，却由不住咕嚕的一聲，又倒了下去，剎那之間，他和水母又滾了下去。

心怡雖未爲老人傷着，可是那凌厲的掌風，却由她臂邊掃了一下，痛得她打了個冷戰。

驚魂未定之下，却見地上抱滾的二人，已臨到懸崖邊。

花心怡忍不住又是一聲驚叫。

忽見秦冰厲叱了聲：「去！」

他顯然是用脚一踢，隨把水母緊抱着自己的身子掙開了，到底他掙開了地上的糾纏，可是那已經太晚了。

二人突然分開的身子，霍然向兩邊一分，却帶起了兩聲長嘯，直向懸崖深澗之處墜了下去。

心怡嚇的出了一身冷汗，一時張開了嘴，半天都闔不攏來。

「天啊……這太不可能了！」

當一切平靜之後，她痴痴的站在懸崖邊，引頸向崖下望着。

那只是漆黑的一片，兩個人掉下去，竟沒有帶出一點點聲音來，可見那是如何的高了。

她預料着，他二人是萬無活命，於是一層新的悲哀，浮上了她痛苦的心扉。

一個屍身尚未尋到，另一個屍體，却又等待着自己的尋覓，這難道就是造物者對自己的安排？

望着深不可測的澗底，花心怡只覺得雙膝打顫，如此好一會工夫，她才退回到一棵松樹根上坐下來。

她細細的想，水母的屍體是無法找到了，試想這麼數百丈的峭壁上跌落下去，豈不是早已粉碎了？找到又有何用？

想到此，她就慢慢摸出了方才水母交付自己的那件東西，苦笑了笑，想不到這東西竟成了她贈給自己的一件紀念品。

她認出那就是早先藏在水母枕下的那個水晶匣子，裏面裝的是名叫「水眼集」的一本書。

水母曾告訴過她，這個獨臂老人的來，主要就是爲了要討取這本書，想不到二人雙雙爲此喪了性命，而這本罪魁禍首的書，竟會落到了自己手中。

她揭匣看了看，又把它藏好懷中，身方站起，却又聽到身後樹葉子唰唰的響聲，緊緊接着，西川雙白由樹林子裏現出身來。

他二人此刻看來，更是顯得狼狽不堪了。

二人頭上的漂亮斗笠也都掉了，白衣服大概也快成了黑的了，而且東一條西一條，都爲樹枝劃破了，在失去了水母和花心怡的踪影之後，他們曾踏遍這附近整個的山，而且還在後山遇到了幾頭大野狼，以致于狼狽至此。

在看到心怡之後，葉青首先發出了一聲冷笑，他二話不說，身子就像蛇似的，直住心怡撲過去。

掌中旗「橫掃千軍」貫滿了勁力，直向花心怡攔腰掃去。

心怡抽出了劍，一面相格，一面叱道：「不要打，不要打！」

葉青冷叱道：「丫頭，妳還想玩鬼計嗎？」

他口中說着，挾起了地面的無數沙石，像狂風暴雨一般的，直向花心怡身上濺去。

心怡猛扭纖腰，施了一招「蝶夢花酣」，身形如狂風飄葉般的旋了出去。

這時候一邊的瓦上霜柳焦却騰身而進，這老兒內心也同他拜兄一樣，充滿了憤怒和怨恨。

身形一落地，他也二話不說，雙掌交錯着，以「龍形乙式穿身掌」，霍地向外一抖，直向心怡雙肩上直劈了下去，可說是勁猛力足。

花心怡爲他們逼得實在無法可想，也只有和他們一拚了。

她掌中繞起了一片劍光，直向柳焦雙腕上斬去，同時口中大聲嬌叱道：「不知好歹的西川雙白！……你們苦苦與我爲敵，是爲什麼？」

口中這麼說着，身形已再拔起，落在一棵大樹的樹身上，葉青冷哼了聲道：「你還好意思問麼？」

說着狂笑了一聲，咬牙切齒道：「我西川雙白一生見人見得多啦，還沒有碰見過妳這麼狡猾的丫頭，哼，妳還想騙我們麼？」

他說着一揮掌中旗，身形方自再次騰起，却見樹身上那個姑娘比着手式道：「且慢！」

葉青冷着臉道：「今夜諒妳插翼難飛，妳還是有什麼好說？」

一邊的柳焦也用發啞的嗓子叫道：「快說！」

心怡冷冷笑道：「你們眞是一雙笨蛋，人都死了，你們還不知道，儘自與我爲敵，又有什麼好處？」

二人不禁全是一楞，各自很快的交換了一下眼光，面色帶着無比的驚訝之態。

柳焦問道：「誰死了？」

心怡冷笑道：「自然是水母死了，她是你們逼死的。」

柳焦怔了一下說：「水母死了？」

葉青呆呆的問：「什麼時候？死在那裏？」

心怡在聽他們這麼問，內心眞有一種說不出的傷感，當下用手指了一邊的懸崖之下道：「剛才，她是由這岩石上跌下去的。」

葉青只是眨眸子發呆，可是一邊的柳焦却在這時發出了怪梟也似的一聲怪笑。

心怡嚇得用眼睛去看他，就見他這時已收斂了笑容，厲聲叱道：「好個狡猾的女人，妳還想施鬼計來哄騙我們麼？」

柳焦說着，更氣得跳了一下，他大聲咆吼道：「妳簡直把我二人當成了三歲的小孩，妳以爲我們會相信妳的這一篇鬼話？哈！」

葉青這時也似乎爲拜弟所提醒了，他怪笑道：「呔！我還差一點相信了。」

說到此，他臉色變得極青的對柳焦道：「這丫頭小小的年紀，鬼計實在多，她已戲耍我們，今夜我們如果拿不下來她，實在是太丟人。」

柳焦陰沉的面頰上，綻開了兩條惡毒的笑容，他哼道：「放心，她逃不了。」一邊說着，他已經把那口弧形劍慢慢的抽了出來，同時仰頭向心怡冷笑道：「姑娘，妳報一下名字吧。也叫我們知道妳是誰？西川雙白劍下，可是不死無名無姓的怨鬼！」

心怡早先已經嚐過他們兩個的厲害，知道自己一對一尚可勉力支持些時候，如是以一敵二，那是絕無倖免的機會。

這時見柳焦抽出了劍，就知道一場大戰將要開始了，早先自己是爲着水母和他們打的，現在水母既死，自己還給他們拚個什麼勁呢？

想着就大聲嚷道：「我說的是實話，你們不信，我也沒有辦法，不過你們問我名字，我可是不告訴你們，因爲我們之間，用不着認識。」

柳焦忍着氣皺眉道：「你是幹什麼的？我看你年紀輕輕地，妳什麼幹不了，你到底這裏來幹什麼？」

心怡臉紅地道：「這個，你更管不着了。」

柳焦劍已經抽出來，可是他總覺得自己堂堂武林高手，兄弟二人去對付人家一個小女孩，傳揚出去，的確是個笑話。

他怒目滿面的道：「柳二爺問你的話，你要老實回答，也許我們……」

葉青也揚了一下手中的旗子道：「妳師父是誰？」

心怡冷笑一聲道：「我不知道，你們問這麼多幹什麼？我還想問你們呢。」

柳焦一跺脚道：「可恨的東西。」

他整個人「颼！」一下子，直向心怡落脚的地方縱去，可是心怡也在這個時候，把身子往下縱下來，二人恰恰一去一往的錯開了。

瓦上霜柳焦嘿了一聲，却由樹上一式「燕子抄手」竄了下去。

這時候葉青的黑旗子，也抬起來沒頭帶臉的打過去，心怡持劍擋開了柳焦的弧形劍，發出了「噹！」的一聲，她又尖叫道：「住手！」

這兩傢伙倒是眞聽話，叫停就停，雙方收住了兵刄，一起站住脚不動。

心怡冷笑道：「你們要二個打我一個麼？」

草上飛葉青大叫道：「打妳？我們要殺妳！」

說着又要揮旗而上，却給柳焦把他拉住了，柳焦說：「她這麼說，你就先不要動，待我一個人擒她便了。」

葉青憤憤的一哼，道：「你還要上她的當！」

柳焦冷笑道：「她也敢？」

可是心怡却在他二人對話的時候，猛然的騰身而起，直向山地跑去。

他們各自騰起身子，直向心怡背後追去，可是當他們發現心怡所跑的地方是一個懸崖，他們都不禁吃了一驚。

柳焦忽然一拉葉青道：「慢着！」

葉青駐足道：「什麼？」

柳焦冷冷笑道：「前面無路可逃，追她作甚？」

草上飛葉青向前面望了一下，只見大樹一棵，再就是片片的烏雲，山風陣陣撲來，眞有些「高處不勝寒」的感覺。

他就冷笑的望着心怡的背影道：「這丫頭眞是瘋了！」

花心怡一口氣跑到了陡削的岩邊，她記得水母關照的話，樹上有飛索下垂，可以繫身而下逃命。

這時她就顧不得了，偏偏西川雙白既未自背後追來，這正是天賜的良機。

她忘命也似的逃到了樹邊，探身下望，果見繩索下吊着。

花心怡就再也不多考慮，匆匆跳身而下，用雙手飛快的交替着，把身子垂了下去。

柳焦這時發出了聲驚叫道：「不好，我們可又要上當了！」

他猛然撲過去，葉青也自後飛縱而上，心怡這時已垂下了七八丈的距離。

葉青獰笑了一聲道：「這可是妳自己找死！」

他猛然伸出一隻手，把那條繩索拉起來，平空把它提着，大聲問道：「小丫頭，妳現在只要說出水母的藏處來，還有一綫生機，否則，妳這條命却是要葬送在這深澗之下了。」

心怡身垂半空，只覺天風冷冷，四週是一片漆黑，人在生死之間，沒有說是不怕的，可是她那張倔强的嘴，天生就不會討饒求命。

她緊緊的閉着雙目，一言不發。

葉青又厲聲的問了兩句，仍不見她回答，就聽得柳焦的聲音冷笑道：「這是她自掘墳墓，怪得誰來？」

遂聞得劍刄磕石的「磕磕」聲音，花心怡的身子陡然的向下星殞也似的落了下去！

她口中發出了一聲長嘯，這長嘯由下而上，直傳入西川雙白的耳中，使他二人，直覺的預感到，這姑娘是一命歸天無疑了。

然而，事實呢？

「噗通！」的一聲，水花四濺。

花心怡整個身子直向水底墮沉下去，可是當她的足尖，已幾幾乎站在湖底的時候，她却又爲水的浮力，把她硬生生的又給浮了起來。

因此，她露出頭，大叫了一聲：「啊呀……」

無情的湖水，直向她口鼻中猛力的灌去，她掙扎着，並且用力的打着水。

她本以爲自己定會粉身碎骨的一命嗚呼了，誰又會想到，自己竟然會落身在湖水之中。本來不太精湛的游泳術，再灌了七八口湖水之後，她是表現不出來了。

只見她在水中載沉載浮的飄出了數丈之外，黑沉沉的深夜裏，這湖面上竟是看不到一個船影子。

花心怡一連灌了十幾口水之後，她知道自己可是接近了死亡的邊沿了。

她大聲的打着水花，並且出聲喊着。

忽然——由左側的一個山窪子裏，飛快的馳出了一葉小舟，直向她馳過來。

船上俏立着一個小姑娘，頭上還紮着布，她尖聲叫道：「爺爺！爺爺！我來了！我來了！」

說着她抖手打出了一條繩索，直向水面上的心怡甩去，花心怡在拚命的時候，却想不到會有這種絕處逢生的機會，她如何會輕易放過了？

當下忙伸手拉住了那根繩子，船上的小姑娘就動手用勁的直把她拉近船邊。

她一面拉一面還急促的說道：「我等了好久啊，怎麼到現在才來呢？」

一面使勁的把心怡拖上了船板，小船在這番大力之下，前伏後仰，看起來眞差一點要翻了。

等到心怡被拉上船之後，那小姑娘才發現是救錯了人了。

她用手指着嘴，差一點叫出了聲音：

「啊呀……妳不是我爺爺……妳……妳是誰呢？」

心怡已被水灌了個昏頭轉向，那裏還會管這些，上船之後她就把全身扒了下來。直管是臉朝下的哇！哇！吐着淸水。

那小姑娘搓着兩隻手，急得了不得，又問道：「喂，妳到底是誰呀？問妳怎麼不說呢？」

心怡吐了幾口水之後，雖是四肢無力，可是心裏倒是明白多了。

她想到了這位救命恩人，當時就轉過臉來，起伏着胸膛道：「謝謝妳救我……謝謝妳！」

她吐了一口水，又說道：「我叫花心怡——」

說着就又不支持的倒下去了，只是乾吐着，又連聲的咳嗽，小船打着轉。

那小姑娘嘆了一聲，說道：「眞怪！怎麼我專門救人？一個還沒走呢，又來了一個。」

說着她就蹲下了身子，輕輕的拍了拍她的肩膀道：「妳失扒一回，等着我接了我爺爺，再一塊回去，妳放心，妳比我大哥上次可輕多了。」

心怡這時也只有哼的份了，她點了點頭，就閉上了眼睛。

這小姑娘就用雙手，把她身上的濕衣服用勁的擰，一面說道：「這可是沒有辦法，妳得將就一點，現在，沒有乾衣服給妳換。」

心怡說：「不要緊……謝謝妳！」

她轉了一個身子苦笑着問：「小妹妹，妳叫什麼名字，怎麼這麼晚了，妳還在這裏划船？」

小姑娘皺了一下鼻子，怔怔的道：「我叫秦小孚，妳不要問我這麼多，我才奇怪呢！」

她眨着那雙眸子，又道：「這麼深更半夜，妳怎麼從山上往水裏跳？妳是自殺吧？」

心怡見她問的天眞，就苦笑道：「算了，妳不要取笑我了！唉！我實在告訴妳，我是被人家逼着跳下來的。」

說着臉就紅了，好在是晚上，誰也看不見。

秦小孚就點了點頭，又哼了一聲道：「我早聽爺爺說這幾處水面上不太乾淨，有水賊，果然不錯……不過妳還算運氣好，遇見了我，要不然妳可就慘啦！妳看看這附近，別說是船了，就是燈也沒一盞，妳喊救命喊破了嗓子也沒有人聽見呀。」

心怡沒有力量給她多聊，只有哼哼着，表示聽見了，秦小孚口中順口唱着：「啦啦啦……」

手中的篙弄着水，一路撐出了數丈之外，似乎是蠻高興的樣子。

花心怡冷眼旁觀，見她操舟手法，竟是熟練之極，左搖右撐，小船似箭，却不見帶起一個小小水珠到船上來。

她口中唱了幾句之後，就踮起了脚，仰着頭，直向峭壁上望去。

一面自語說道：「怪呀！我爺爺也來了呀！」

心怡咳了幾聲，問道：「妳爺爺去捉魚了嗎？」

秦小孚搖着小辮子（按：包頭的布，已解下來爲心怡擦身上的水弄濕了！）道：「才不呢！我們又不是打魚的！」

心怡忙道：「對不起——」

小孚皺着眉毛說：「他到山上找水母去了，叫我在這裏等着他，怎麼到現在還不來呢？」

心怡不由一個翻身坐了起來，秦小孚立刻笑道：「看！把妳嚇的？妳放心，水母就是不被我爺爺殺死，她現在也只能睡在床上哼哼了。」

心怡顫抖的問道：「怎麼會？」

秦小孚撇了一下嘴：「大家一提起她來，都這麼害怕，其實她也不見得就怎麼厲害？」

花心怡這時候可有說不出的味道，只是覺得全身發軟，她慢慢把身子躺下來，道：「妳爺爺是斷了一隻手的一個老人家麼？」

秦小孚忽然停住篙道：「不錯，妳認識他？」

心怡閉上了一雙眸子，勉强忍着內心的傷感道：「我剛才才見過他。」

秦小孚馬上蹲下了身子，用手拍了她一下道：「喂，別睡呀！我給妳說話，妳剛才在那裏看見我爺爺？」

心怡用手往山頂上指了一下，小孚就張大了眼睛道：「我告訴妳，水母就住在那裏，我爺爺是找她算帳去的。」

心怡又點了點頭道：「我知道。」

秦小孚是個極聰明的女孩子，她已由心怡臉上發現出不太自在的神色來。

忽然，她大聲道：「他現在在那裏？妳知道不？」

心怡伸出無力的手，拍了拍她的腿，笑道：「妳坐下來，我再告訴妳。」

秦小孚依言坐下，她翻了一下眼皮道：「好吧！妳快說吧！眞是急人！」

心怡這時精神已稍微恢復，她開始觀察眼前這女孩子。

只見她有黑黝黝的皮膚，苗條的身材，眼睛很大，尤其是她直直的鼻子和小小的嘴配合得很美，這是一個很討人喜歡的姑娘。

心怡自入江湖以來，所見到的，幾乎沒有一個不是長相怪異的人，很少看到這種清秀可愛的小臉，由不住對她生出無限好感。

由此連想到那位斷了臂的老人，他自然也應該是一個和善可敬的老人了。

她內心眞有一種說不出的惻然感覺，當時，慢吞吞的說道：「我告訴妳，只是妳千萬不要哭鬧，妳要答應我，我就告訴妳。」

秦小孚禁不住鼻翅張動道：「妳說！妳快說！」

花心怡緊緊拉住她一隻手，以防意外，然後就說：「妳爺爺大概是死了！」

秦小孚用力的把她手掙開，她大聲叫道：「妳亂說，我不相信。」

心怡忍不住淌下淚，道：「我不騙妳，他是和水母兩人，一起翻落到山澗下去的。」

秦小孚呆了一呆，忽然「哇！」的一聲大哭了起來，心怡嚇得緊緊抱着她道：「妳看妳哭了，早知道我就不告訴了。」

秦小孚邊哭邊道：「妳親眼看……見的麼?」

心怡點了點頭，小孚又大聲的哭了起來，那種聲音，聽來可眞是淒慘極了。

心怡好不容易，費了半天的工夫把她勸住了，可是她樣子看來，還是那麼的傷心，連連的抽搐不已。

她對心怡道：「妳能帶我去那個地方麼?」

心怡皺眉道：「可以當然是可以！只是去那裏有什麼用?他們也不在山上，已經摔下了山澗。」

小孚泣道：「我們就去山澗。」

心怡拍了拍她背道：「妹妹，妳聽我說，這實在是不必要的，何苦呢，妳想想看，從幾百丈高的地方翻下來就是塊石頭也成了粉了，何況是一個人呢！就算找到了，也只是殘碎的肉塊，反而令你更傷心，再說是他們兩個人，妳怎麼分得清清楚楚誰是誰呢?」

小孚只是哭着搖頭，她已哭成了個淚人。

心怡忽然感覺到自己這種話，說得是有語病，試想人家是骨肉親情，那怕是塊血漿，也萬無不尋覓埋葬的道理。

當時見她哭得傷心，就嘆了一聲：「妳也不要哭了，這樣吧，我們明天清早一起來，我們到山澗底下去找好不好?現在天太黑，找也沒法子找，妳說是不是?」

小孚才略微止住了哭聲，她點了點頭，又悲聲道：「可憐的爺爺……啊爺爺，你死了後留下我一個人孤苦零仃，以後可……怎麼辦?」

說着又自嗚嗚的哭了起來，心怡由不住一陣心酸，竟也陪着她淌下淚來。

花心怡邊哭邊又向秦小孚勸解。

似如此勸了好一陣子，秦小孚才不哭了。

心怡就站起來要撐船，小孚忙把篙搶了過去，一面說道：「還是我來吧，妳不會。」

她說着就把小船撐動，心怡苦笑道：「我們明天早上怎麼見面呢?」

小孚一怔道：「妳不到我家去?」

心怡看了一下身上，道：「我這個樣子……」

秦小孚冷笑道：「現在還管什麼樣子不樣子，我家裏也沒有外人。」

心怡點了點頭道：「也好，我就在府上打擾一夜。」

秦小孚這時一面撐舟，一面還自低聲泣着，她實在難以忘記平日和她形影不離的爺爺。

心怡知道這時候是沒辦法安慰她的，就嘆道：「妳的父母不在這裏?」

小孚又是搖頭，一面道：「我從小就沒有父母！」又苦笑道：「是爺爺把我帶大的。」

花心怡心中暗自忖道：「這小姑娘，眞可憐！」

這時，她見秦小孚已不再哭了，就道：「對不起，方才，我是不知道才這麼問妳的。」

小孚苦笑了笑說：「沒關係，這十幾年我根本就不爲我的父母傷心，因爲我根本就沒有見過他們，就是見過也是很小很小，記不起來了。」

心怡見她一面說一面苦笑，可是却抬起手，在眼角擦着淚，心知她口中雖說是不傷心，事實上內心仍然傷心的，天下沒有不思念父母的兒女。

這是人家的傷心事，心怡自不便再三追問，就改變話題道：「我很高興今夜和妳作伴。」

小孚一面撐着小舟，一面道：「我家裏還有個大哥哥。」

心怡不由低低噢了一聲，一時就覺得不大對勁了，因爲人家家裏還有個哥哥，那麼自己孤身一個女孩子，又是這麼衣衫不整，似乎是不該住在她家裏了。

可是她方才已經親口答應她了，又如何再好反悔，當下好不爲難。

秦小孚似乎也看出來了，就道：「妳不要在意，我大哥是個正人君子。」

心怡面上一紅，忙陪笑道：「不是這些……妳看我這個樣子，怎麼好意思見妳哥哥呢?」

小孚目光在她身上轉了轉道：「這有什麼關係，當初他還不是被我從水裏救上來的。」

心怡一怔，問道：「妳是說，妳哥哥也……」

小孚明眸向她身上掃了一下道：「他不是我親哥哥，是我的義兄。」

心怡這才點了點頭，小船幌幌悠悠的已行出好幾里以外，眼前已來了洞庭湖心，只見水面上舟行如梭，甚是熱鬧，這洞庭夜市雖不比杭州西湖，却也自有一番熱鬧情景。

小孚指了一下桅桿道：「姐姐，那上

面有一盞燈，麻煩妳點着它吧，這是水上規矩，不點燈不許行船。

心怡忙點頭道好，就站起來，把桅桿上那盞編有鋼絲罩子的燈解下來，找出火石半天才算點着了。

秦小孚這時已把船由熱鬧的水面划到了極爲僻靜的君山左後，眼前立刻又是冷清清的水面，只有少數四五艘漁船在水上作着捕魚的夜業。

小船又繞了一個彎子，就連這四五隻船也看不見了，心怡身上本已爲水浸透了，此刻再爲冷風一吹，直冷得她上下牙齒咣咣發戰。

偏偏這小船沒有篷艙，她不知洞庭湖到底有多大，此刻看來，眞是大得驚人，只是這一段行程，就怕沒有好幾十里。

她的耳中所能聽到的，只是小孚長篙出入水面的聲音，靜得連一聲咳嗽聲都沒有。

二人都陷在沉思之中，誰也沒給誰多說話，過了一會，小孚的船就向一旁岸邊上偎過去。

心怡問：「到了?」

小孚點了點頭，用勁的撐了幾下，小船就如箭也似直向岸邊上猛衝了上去，直到船底擱淺在沙灘上行不動了，才停了下來。

秦小孚把船篙收好，挽了一下袖子道：「我抱妳跳上去吧！」

心怡臉紅道：「不，謝謝妳，我自己還行。」

小孚怔了一下，道：「妳身上也有功夫?」

心怡笑了笑說：「什麼好功夫自然談不上，只是可以勉强湊合一下就是了。」

秦小孚臉上顯得很是好奇的，在她身上看來看去，好似不大相信也似的。

花心怡站起來笑了笑說：「妳先上去吧！」

秦小孚點了點頭，雙足一點，颼！一聲就竄上了岸邊，她回過身來要看花心怡怎麼上岸。

却見心怡身形自小舟上彈起，就像一隻燕子也似的輕輕的落在地上，分明身上有極好的輕功，這一點秦小孚自認爲走了眼了。

她們手拉手的直向沙灘上行去，小孚悲聲道：「我大哥若知道這件事，一定也會很傷心的。」

心怡點了點頭說：「這是當然的，只是妳們想到一點，人，終久都是要死的。」她說這句話的時候，腦中却禁不住又想到了萬斯同，內心有一層說不出的莫名傷感。

小孚領她在一座石屋前站住了脚，說：「到了，我們進去吧！」

心怡退後了一步，用手摸了一下水淋淋的秀髮，小孚已用手叩響了門上的兩枚銅鐶，她口中喚道：「大哥，大哥，快開門。」

誰知喚了好幾聲，沒有一個人答應，好在他們祖孫自身一向都帶着啓門的鑰匙，小孚就找出來，自己把門開了。

房中是黑漆漆的一片，她又喚了兩聲：「大哥，大哥！」仍不見有人走出。

秦小孚回過頭來對心怡道：「怪呀！他人呢?」

心怡笑了笑說：「也許令兄出門去了。」她的心倒是覺得鬆快多了，因爲她是不願和人打交道的，尤其對方還是一個男的。

小孚這時已把燈點着了，並且招呼心怡坐下，她自己又前後找了一轉，仍不見萬斯同的踪影，心中甚是納悶，花心怡仍然還穿着那件濕衣服，樣子狼狽得很，她就找出了自己一套乾凈衣服，逼着她換過來。

心怡也只好接過來，小孚把她帶到自己房中，把門關上，讓她在裏面換衣服，她自己却坐在外面。

心怡匆匆把衣服換好，見房中有盆，盆中還有水，她就洗了洗臉，對着銅鏡把頭梳了梳。

自己對着鏡子照了照，恍然換了一個人似的。

因爲她此刻穿着秦小孚的粗布衣裳，倒像是一個鄉下大姑娘，又像是划船的船娘，和昔日儼然大家氣派，完全是不一樣了。

自己看着鏡子也覺得好笑，尤其這些日子以來的奇妙遭遇，更令人感慨嗟嘆。

那個裝有「水眼集」的水晶匣子，她仍然把它好好藏於囊中。

一切就緒之後，她才開了門，低低喚了聲：「妹妹，妳在那呀?」

却見秦小孚正自伏在一張八仙桌上，像是又在哭的樣子，她就嘆息了一聲，上前輕輕的推了她一下說：「看妳又在傷心了，我不是說過了嗎，人總是……」

一封信忽然自小孚身上掉下去，心怡就彎下腰來拾，秦小孚却抽搐道：「我大哥走了……他的心也眞狠。」

心怡怔了一下道：「什麼?走了?」

小孚忽然翻過身來，她睫毛上還掛着淚，憤憤的說道：「妳看看這封信就知道了。」

心怡笑着拍了拍她的手道：「妳先別哭，我看一看就知道了。」

那信封上寫的是：

「字呈

秦老伯父安啓」

下欵只露有「內詳」二字，字跡十分工整，花心怡就抽出信來，就着燈光細細的讀下去。

一筆俊逸的蠅頭小字，寫着以下的字句：

「病體已癒，不克久留，大恩未報，待諸異日，此上

秦冰老伯尊前

小孚妹粧前問安恕不另

愚晚萬斯同謹叩」

心怡打了一個寒顫，這張信紙飄落在地，她忙又拾起來，仔細的又看了一遍，不禁抖顫的叫了聲：「妹妹……」

小孚正在凝眸深思，聞言就抬起頭來看着她，見她神色有異，就奇怪道：「妳怎……怎麼了?」

心怡這時張大了眸子，充滿了驚異喜悅之情，他揚一下手中信紙道：「這萬斯同……他親自寫的?」

小孚接過了信，奇怪的又問：「有什麼不對?」

花心怡一隻手按在心口上，半天才定了心，她怕秦小孚會笑她，定了半天心，才慢慢道：「這個人我也認識，我以爲他死了呢！」

秦小孚猛然由位子上站起來，道：「妳認識他？」

心怡嚇了一跳，因見秦小孚這種樣子，好像是要打架一樣的。

她心中動了一下，遂問道：「我先問你，他是不是一個年紀不大的年青人，穿着藍色綢子衣裳的人？」

小孚搖頭道：「不是，他沒有藍色的衣服。」

忽然她想到了，那日由水中救他上來的時候，他正是穿着一身藍衣服，她的話就接不下去了，而且雙目也有些發呆。

心怡先是一怔，然後她就有些明白了，她苦笑了笑，說道：「妹妹妳不要騙我，其實妳告訴我實話也沒有什麼，我知道一定是他，因爲，那一天，我親眼看見他跌落水中去的，只可惜，當時我未能把他救起來。」

秦小孚好奇的看着她，她心中這時竟有一種說不出的酸酸的感覺，其實她對於那位大哥的感情，是再純潔也不過的，她怕的是，眼前的心怡，會把她的大哥搶走了。

這一連串的傷心事，都集中在這個小女孩的身上，眞令她感到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她眼瞳裏含着眼淚，嗔道：「既然妳知道，妳還多問？不錯，就是他，是我把他救起來的。」

她抬起頭，直直的看着心怡又道：「他在我們家住了很久，我爺爺還爲他看病，現在病好了，爺爺已死了……」

說着嗚嗚痛哭，又道：「他也不管我，一個人走了！」

心怡現在既然發現了斯同未死，她的一顆心就放下來了，這種由絕望的路又重新得到了新希望的快感，是極其美妙的，她眞興奮得想跳起來。

可是反過來看這秦小孚，就顯得她眞可憐了，同情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她拉着她的手，說：「妳坐下來，別哭行不行？」

秦小孚把手抽了回來，她的脾氣眞顯得很怪，有時候確是很孩子氣。

她皺着眉頭坐下來，目光又開始在心怡身上轉着，遂問道：「我忘了問妳，妳一個人，怎麼會到水母住的地方去？妳怎麼會看見我爺爺和水母打架呢？」

心怡想不到她會這麼問，當時臉色不由一紅，心想這事情如把實話告訴她，又怕她就會對自己翻臉成仇，可是她又不擅說謊，一時好不猶疑。

秦小孚流着淚，巴巴的看着她道：「妳怎麼不說呢？」

心怡想了想，心中一狠，暗忖我不如實話實說，否則以後她知道了，更要誤會了。

當時苦笑了笑道：「說來眞奇怪，這件事情如我不說，妳連猜都猜不到的。」

她就慢慢把這一段經過，從頭說了一遍，秦小孚先是一驚，愈聽愈怒，聽到最後竟咬牙切齒的由位子上一躍而起，冷笑道：「好呀！這麼說，我爺爺是妳和水母兩個人所逼死的！」

她忽然一跳，到了心怡身前，蛾眉一挑道：「說了半天，妳原來是水母一邊的，妳……」

心怡大驚的後退着，一面搖手，說道：「妹妹，妳可不要這麼說，這實在是一個誤會。」

小孚這時蛾眉上挑，杏眼圓睜，那樣子眞像是要吃人一樣。

她哭着跺了一脚道：「誰是妳妹妹？姓花的，妳賠我爺爺的命來。」

她說着猛然一掌，直向心怡臉上劈來，嚇得心怡忙自偏首讓過，秦小孚左腕一曲，用「反弓彈手」，直向她右肋上崩過來。

花心怡本來以爲她只不過是一時之怒，等氣出了也就好了，誰知她竟是對自己下了重手，掌風極爲疾勁，這一招要爲她打上了，自己不死必傷。

當下被迫只好用「牽手」，向她腕子上搭，想把她就勢拉出去。

却料不到秦小孚見狀更是火上添油，她尖聲叱道：「妳還敢還手？今夜我看妳怎麼還能逃出我的手去？」她口中說着，嬌軀向下一塌，雙掌霍的向外一推，這一次竟是施出眞元內力。心怡、來因爲到底有些內愧，二來對方又是自己救命恩人，再說她歲數又比自己小，就那一方面來說，自己都不能和她打。

所以秦小孚這麼厲害的雙推手打來，她竟不知如何是好，當下回頭就跑。

這種掌力逼得她向前蹌出了七八步，竟自跌倒在院中，她一面叫道：「妳不要打，妳聽我說呀！」

「還有什麼好說的。」秦小孚由屋中一竄而出，她手中這時竟多了一口明幌幌的寶劍。

心怡嚇得面色一變，她嗔道：「妳不要亂來，把寶劍放下來。」

小孚哼了一聲道：「放下來？妳說得倒眞好。」

說着她一扭纖腰，已到了心怡身前，掌中劍「唰！」的一聲，由上而下，直向心怡頭上劈下來。

心怡忙向左一閃，「噗！」一聲，這口劍實實地砍在地上，激起了幾點金星。

心怡驚怒道：「快住手！」

「唰！」一聲，這口劍第二次又攔腰而來，花心怡嚇得正要閃躲，忽見秦小孚又把劍收回去了。

却見她臉色極爲冰寒的持着劍，緊緊地咬牙道：「妳不要不服氣，我可不佔妳的便宜，快，妳拔出劍來，我們來拚一下，今夜是有妳沒我，有我沒你。」

心怡嘆道：「秦小孚，妳不要任性，這事情固然我是不對，可是對於令祖，我並沒有如何和他爲敵，如果我先認識妳，我就不會那麼做。」

秦小孚冷笑了一聲，說道：「妳還有臉說，方才妳自己親口說的，如果不是你保護水母，我爺爺豈不是早就把她殺了，結果……」

她說着又哭了，一面道：「我爺爺和她一塊死了，雖不是妳殺的，還不也等於是妳逼死的，我眞是瞎了眼，還把妳救起

來。」

「快！」她一面哭，一面又厲聲大吼道：「快把妳的劍拔出來，我們現在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心怡嘆了一聲，苦笑道：「我不想跟你打。」

小孚大聲道：「爲什麼？妳以爲我打不過妳？」

心怡搖頭道：「不是這個意思，總之，妳是我的恩人，我不能跟你打。」

秦小孚怔了一下，却一咬牙，又用掌中劍，直向心怡身上扎去。

花心怡現在眞有些後悔，早知如此，自己眞不該把實話告訴她，現在弄成這種情況，眞叫人痛心。她只好一路左閃右避的讓着她的劍，小孚見她武功不弱，自己竟是砍不着她，不由更是大怒，一緊掌中劍，左手劍訣一領，竟使出獨門劍法「一字慧劍」，第一招「風捲殘雲」，劍光逼得心怡一連後退了五六步。

秦小孚冷笑了一聲，一振腕子，第二式「大雨洗江山」正待施出。

花心怡驚得身形霍地拔起，落出了三丈之外，她長嘆道：「妳已如此逼我，我只好走了，明日我定先妳前往尋獲令祖的屍體，妳倒是來不來呢？」

秦小孚尖叱道：「誰要妳假獻殷勤，姓花的妳留下命來。」

她說着竟自猛然的朝着心怡撲來，心怡見她如此，自知無法和她講理，眼前只有走了再說。

想着倏地回過身來，展開輕功提縱之術，一路亡命的直向沙灘上馳去。

秦小孚如何能容她逃跑？當下足下加勁，也展開了上乘輕功，緊緊的自後面追來。

花心怡跑了一陣，只見秦小孚緊追不捨，偏偏眼前是一望無際的洞庭湖水，如何個跑法呢？

她不禁站住脚發起急來，而秦小孚這時已追近了，心怡正要回身制止她下毒手，誰知身子尚未轉過來，就聽得秦小孚口中叱了聲：「打！」

花心怡不及細看，就覺得有數十股尖銳風聲，直向自己全身打來。

黑夜裏打來的暗器很難辨認，她手中又無兵刃，無防之下，只急得向後一撑腰，猛的把身子拔起。

可是仍然是慢了些，就覺得右肩頭一陣疾痛，痛得她「哦！」了一聲。

敢情打來的暗器，竟是一掌鐵蓮子，心怡還算僥倖，僅僅中了一枚。

就這樣她也痛得整個右臂發麻，同時也令她知道了秦小孚眞是有意要給自己拚命了。

眼前停泊着方才二人乘來的那葉小舟，花心怡也顧不了許多，只好借來用了。

她猛然撲到小船前，用力的雙掌一推，小船「颼！」一聲，已竄抵湖心。

花心怡緊握着拳腕一彈，就如同一縷輕烟也似的飛上了小船。

她方自拿起篙來，却見秦小孚口中尖嘯着，也自騰身而來，手中還持着明幌幌一口劍。

當下用手中篙，迎着小孚下墮的身子，就空一撥，只聽得「噗通！」一聲，竟把小孚打落湖中。

秦小孚在水中兀自尖聲怒罵着，並且用力的朝着小船游過來。

她那樣子眞是可怕極了，花心怡拚命的撑着篙，似如此四五篙之後，才把她拉遠了。

夜風習習的吹過來，傳來了秦小孚在水中的哭聲，花心怡忙把船停住，她怕把她淹死了。

黑夜裏，她似乎看見小孚手中那口明幌幌的寶劍閃閃發光，而且直向岸上游回去。

心怡知道她身上有很好的水功，這點距離是用不着爲她發愁的，因此也就不再爲此而担心了。

她眞想不到會落成如此下塲，看一看身上還穿着人家的衣裳，坐的又是人家的船，只這一會工夫，竟和她反臉成了仇，眞是想不到的事！

心怡撑着船，腦子裏是零亂的一片，愁一陣，悲一陣，萬斯同未死，固然是好消息，可是茫茫人海，他又會到什麼地方去？自己又能到那裏去找他？

想到了這裏，她又浮上了一層莫明的傷感，小船漫無目的地行着，飄着……

想昔年自己姐妹在黃山五雲步居住時，雖說是足跡不出百里，可是那種無牽無掛的日子，又是多麼愜意，未入江湖以前，把江湖幻想得多麼好，那麼生動，而入了江湖，才發現到江湖中竟是遍佈陷阱，人心險惡……眞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再想到了久別的母親，不知她老人家現在如何？她是不是也離開了黃山？

這一切都是謎，都是痛心的事兒，人，眞是不可思議，幹嘛有自由自在的日子不過，要奔波，要爭是非，要種情誼，爲什麼？何苦？何求？

淚花捲起來，把她青緞帮子的布鞋都打濕了。

天上的小星星也在向她眨着眼睛，像是笑她的痴，笑她的狼狽樣兒。

她坐下來，把鞋脫了，自己捏着發酸的脚，捏了一會，身子支不住，就倚臥在船板上睡着了。

明天的事，明日自有交待，且暫時享受這湖上的良宵吧！

（本故事完）

追

朱羽

峯迴路轉險 你虞我詐奸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齊曉天帶着昏迷的樊正，續往玉川縣趕去，終因耐不住炙體的驕陽，和饑疲交迫，昏昏欲倒，蕭貞恰在此時趕到，及時的拯救了就將昏到的齊曉天，事後蕭貞說出心聲，是因愛上了齊曉天而不惜背叛彭立標，齊曉天心感其情，允許蕭貞結伴同行，兩騎人馬帶着馱着昏迷的樊正馬匹，趕到玉川縣歇息，兩人輪班守護樊正，在蕭貞值班時她因疲勞過度，跌入睡鄉，一黑衣人潛進房中把一短刃插在茶几中後退出，詎甫出門口便被齊曉天截住，但黑衣人身法奇快，終於逃去，兩人對黑衣人的動機，猜忖不透——

夜盡天明。

齊曉天竟然瞪着眼睛坐了一夜，一方面固然爲了守護樊正；另一方面也是爲了想找出對方留下那把七首的眞正動機。可惜的是，雖然搜遍枯腸，却一無所得。

那把七首的確是出自名匠之手，不但是精鋼打造，鋒利無比，而柄部的精雕圖飾，更是精緻悅目，七首的主人怎麽捨得拿出這樣一把名刀去作一件也許使別人永遠也猜不透的事情呢？

他一面想着，一面玩弄着那把七首的柄部，突然發現刀柄是活的。

刀柄的外套裝了活扣，旋開來之後，裏面有一個相當於半支蠟燭的空間，現在，這個空間裏放着一張摺疊整齊的小紙條。

不管齊曉天是多麽老練，此刻也難免興奮緊張，他第一個反應是立刻去關上房門。

蕭貞正在隔壁睡覺，齊曉天大概不願她中途闖進來。他並無防範之心，只是想獨享這秘密而已。

字條上的筆蹟很淸楚，措辭簡潔而明瞭寫着：

「佛渡有緣之人。如發現此簡，卽算有緣。正午城東萬泰樓元字號雅座，恭候台光。」

佛渡有緣之人！這句話並不代表寫書的人身在佛門，也許是借喩：如果扭得開刀柄，能够發現這張紙條，那麽，他就助齊曉天一臂之力。

床上有响動，原來樊正坐起來了。

「樊正！」齊曉天高興得大叫，這對他來說，又是另一個好消息。

「齊大哥！這……？」

齊曉天趕緊遞給他一杯水，一大杯水一到樊正手裏就變成了一口，一仰頷子就沒了。

樊正竟然一口氣喝了五大杯水。

「曉天！」蕭貞在敲門。

齊曉天連忙將刀柄恢復原狀，並將字條收起來，還走去開門。

「怎麽啦？」蕭貞睡眼惺忪地問。

「呶！」齊曉天抬手一指。

「哦！他醒來了，我就跟你說過，到時候一定會醒的。」蕭貞含情脈脈地望着他。「現在，你該可以安心去睡一覺了吧？」

「嗯！昨晚睡得好嗎？」

「還可以。」

這些景象看在樊正的眼裏，自然是萬分的驚訝。

但他沒有問，他相信齊曉天待會兒一定會告訴他。

果然，齊曉天立刻冲着他說：「樊正！這位蕭姑娘是我們的朋友，詳細情形待會兒再細談……我叫店家給你弄稀粥。」

「齊大哥！這是什麽地方？」

「縣城。」

蕭貞道：「哦！我們終於到了這兒，子星呢？」

齊曉天搖搖頭。樊正摸不淸搖頭代表什麽，但他沒有再問下去，蕭貞却暗暗地蹙了一下眉頭。

「蕭貞！我去睡，正午以前叫醒我。」齊曉天說完就走了出去。

蕭貞走到床邊，輕輕地問：「你剛才說的子星是什麽人呀？」

「哦……一個伙伴。」

蕭貞追問：「他跟你們一起離開黑風鎭的嗎？」

「沒有呀！」樊正不肯承認。

蕭貞笑笑，沒有再追問下去。

樊正剛才一提到劉子星，齊曉天就搖頭，一直到現在，他還沒有弄淸楚齊曉天的意思，於是，他機警地將話岔開了。

「蕭姑娘，有方小龍的消息嗎？」

「目前還沒有。」

「難道我們就到此爲止了？」

「你倒說說看，你的齊大哥作事情會半途而廢嗎？」

「當然不會。」

「那不就結了嗎？現在他去儲備精力，然後，又是一場冗長的追逐。」

「有目標嗎？」

「待會兒去問你齊大哥吧！我是跟着他的，我的目標要由他來定。」這句話顯然是一語雙關，不過，樊正聽不懂吧了！

二人的談話又停頓下來。

樊正在吃了一碗粥之後，精神好了許多，逕往沐浴，修剃，容貌也改變了。

蕭貞嬌笑着說道：「樊正！你還挺英俊的嘛！」

樊正道：「別逗哩！我還是頭一回聽人這麽說哩！」

蕭貞道：「樊正！我有幾句心裏話要跟你說。」

「哦？」

「我是拚着老命跑來幫你齊大哥的，你說

，晚天會信任我嗎？」

「一定信任。」

「你能肯定？」

「嗯！我們的齊大哥是用人不疑人，他既然讓你同行，那就是對你信任。」

「哦——」蕭貞吁了一口長氣。「那我就放心了。我一直担心他不信任我。」

「蕭姑娘，你是十二飛燕的人，爲什麽跑來帮我們呢？」

「因爲你們需要帮助。」

「這好像不是理由。」

「樊正！看上去你是一個粗漢子，其實你倒挺細心的。你說說看，我的動機何在呢？」

「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你們別有圖謀；二是你喜歡齊大哥！」

蕭貞楞住了，連樊正都想得到，齊曉天還有想不到的嗎？而且，他眞會相信自己是喜歡他嗎？

「蕭姑娘！妳發什麽楞呀？」

「我在想：你的齊大哥的想法會不會跟你一樣？」

「放心吧！他不是木頭人，你喜歡他，他還會不知道嗎？」

蕭貞又暗暗鬆了口氣，樊正是相信她的，那麽，齊曉天也不會例外了。

她自信表現不錯，平心而論，她對男人並沒有經驗，但她在齊曉天面前已經獲取了信任，也許她眞有些喜歡齊曉天吧？

× × ×

萬泰樓元字號雅座沒有半個人，但是，杯筷却已擺好，一主一客，在偌大的圓桌面上，這兩副杯筷顯得非常單調。

店小二很殷勤地將齊曉天迎進，似是早已得到主人的通知。齊曉天一進門，小二就知道他是今天唯一被請的客人了。

齊曉天趁這個機會問道：「作主人的怎麽還沒來呀？是時候還沒到嗎？」

「齊爺！您又不是不知道，」小二把他當成主人的老朋友了。「像萬姑娘這種大忙人，不到下半夜還上不了床，晌午以前教她起身，可眞難爲她啦！」

姑娘？一個女的？今兒個約他見面的是一個女人？這可眞有點新鮮！

「小二！不瞞你說，我跟萬姑娘從不相識，是磐石鎭一位朋友介紹我來見她的……她有多大年紀？」

「齊爺！姑娘家的年紀誰看得準呀？說她二十冒頭也像，說她二十五，六，二十七，八，全行！」

「哦！她在本地……？」

「這家萬泰樓飯莊就是她開的。」

「哦！她可眞能幹！」

「這點買賣算什麽呀？萬姑娘只不過藉這個地方應酬應酬而已，萬花樓才眞是日進斗金哩！」

「萬花樓？」

「齊爺！別瞧這山城小縣，由於這兒出產皮毛，藥材，買賣客商還眞不少，萬花樓少說也有二，三十個粉頭，你說吧！這一天要賺多少錢？」

齊曉天這才恍然大悟，原來約他的人是個鴇子，一個年輕的鴇子。

但他却想不明白，一個在風塵中混混的女人，怎會扯上這檔子事？又怎會用鋒利的七首來傳書遞簡？

小二還在候着，似乎在等待他繼續提出問題。

齊曉天又問道：「那位萬姑娘叫什麽名字呀？」

「萬珍寶！這個名兒亮得很哩！」

樓下有了吆喝聲，小二撩開窗簾往下一瞄，緊張地說：「來了！來了！萬姑娘來了！」

一邊說着，一邊就跑了出去。

齊曉天也好奇地從窗口往下看，他只看到一頂轎子停在門口。他瞪眼凝視着轎子門，希望早一點將他約晤的人打個「樣兒」。

「看什麽呀？」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响自門口。

回頭看，齊曉天不禁一楞，自解人事以來，他還不曾見過這麽媚，這麽嬌，這麽亮的女人。

連齊曉天都爲之心動，萬珍寶的美艷照人，是可以想像的了。

「萬姑娘？」

「嗯！你倒挺會打聽的。」她在主位上坐了下來。「本來你就是很聰明的人，要不然，你也看不到那張小簡了。」

小二開始上菜，倒酒，談話就暫時停頓下來。

「你大概已經知道我是幹什麽的了，」小二離去，萬珍寶立刻揭開了話題。「不知道我的行業會不會影响你對我的信賴。」

「萬姑娘！我還沒有說過，我會對妳信賴呀！」

「你的語鋒很利，好，我問一句：你是否會信賴我呢？」

「很難說。」

「你能够再說得明確一點嗎？」

「情況是這樣的，如果妳的話，以及你的態度够眞誠的話，我當然會信賴。」

「好吧！」萬珍寶臉上綻開了嫵媚的微笑。「我們不要再作口舌之爭了；口舌是用來享受佳餚美酒的。現在，讓我們來談談正事……你到玉川縣來的目的。」

「你在問我？」

「不！你爲什麽而來，我當然非常淸楚。用一個字就可以說明——追。」

「是的，追。」

「齊曉天！你是單純地追方小龍？還是想要追究眞實情況？」

「兩者好像是不可分的。」

「看似不可分，實際却可分。追回方小龍，只是踐履你的諾言，負起你的責任；追究眞實情況，則是滿足你的好奇心，發揮你的正義感。」

齊曉天非常吃驚；這種話出自像萬珍寶這種女人之話，委實令人驚異。而且話中還有玄機；正義感？這豈不是暗示方小龍事件的背後還隱藏了陰謀和罪惡？

齊曉天將抑壓在胸中的一口長氣吁吐出來，然後緩慢地說：「萬姑娘！如果你認爲兩者不可分的話，那我就兩者不可缺了。」

萬珍寶笑了；似乎在讚賞齊曉天的機智與辭鋒。

「首先，」她笑着說：「你要把心情放鬆下來，『追』是一種最激烈的行動，對別人施以緊迫的壓力，自己也同樣感受壓力。」

「我知道。」

「你對方小龍被架走這件事的背景究竟知道了多少？不妨說給我聽聽。」

「萬姑娘！是妳在向我打聽？還是在向我提供寶貴的消息呢？」

「瞧！你又在懷疑我了。我只是覺得，如果你已經知道的部份我就不必再重複敍述，免得浪費寶貴的時間，並沒有別的用意。」

「萬姑娘！就算我知道了一些，那些也未必是正確的呀！」

萬珍寶又笑了，她似乎是一個永不會緊張，永不會發怒的人。

「好！我讓步。」說到這裏，她的笑容收

斂起來。「讓我們先來談談十二飛燕，這一帮人不算道上的英豪之輩，但也不是道上的梟雄之流，他們還不至於幹出擄人的歹事。」

「嗯！」齊曉天靜靜地聽着。

「據說是方天岳委托他們這麼作的……」她的說話和蕭貞告訴他的完全一樣。

她又接着說：「現在，我們猜想一下了：方天岳爲什麼要這麼作？十二飛燕爲什麼聽他的？」

「第二個問題好找答案，道上的朋友多半是有仇必報，有恩也必報……也許是方天岳有恩於他們，事到臨頭，使他們無法推拒。」

萬珍寶斬釘截鐵地說道：「絕不是這個原因。」

「難道還有什麼別的原因？」

「我敢大膽說一句，十二飛燕的頭兒彭立標是個講原則的人，報恩的方法有許多種，他絕不會這樣盲目附合，聽人擺佈的。」萬珍寶的口齒清楚，措辭流暢。說來頗能引人入勝。

「什麼原因目前我還不能確定，反正絕不是爲了報恩。」

「萬姑娘，妳今天約我……？」

「我想助你一臂之力。」

「如何助我？」

「當然是帮你找方小龍呀！」

「妳爲什麼要帮我呢？」

「因爲我們有緣。」

「這不是理由。」

「你是懷疑我別有用心？」

「萬姑娘！我們都是成年人，都懂得世故，更了解人性。沒有目的的動機是不可靠的，那只是興之所至，隨時都會消失。」

「你的辭鋒很利，比我的七首還要利。」

「提到七首，我倒想順便問問，你爲什麼要用那種方法傳書遞簡？」

「唉！」萬珍寶有些惋惜地說：「齊曉天！磐石鎮的安定生活不但蒙上了你眼睛，甚至連你的耳朵都蒙上了。你從來都沒有聽過我的名字嗎？」

「萬珍寶？」

「萬珍寶這個名字只適合我現在的身份，當我使用那把七首時，我就是另一名字了。」

「請敎。」

「不提也罷。」她流露出詭譎的笑容。

「好吧，我們再歸到正題上，妳爲什麼要帮我追回方小龍呢？」

「你一定要問？」

「這個問題，得不到答案，我不會有安全感。」

「既然如此，我就告訴你吧！」萬珍寶喝了一杯酒，又深深吸了一口長氣，似是鼓足了勇氣，才敢說出心裏的話，「方小龍是我的兒子。」

齊曉天此刻的心情就好像米缸裏翻出一錠黃金，雖興奮，却不敢相信這錠黃金是眞的。

「你爲什麼瞪大了眼睛？」她柔柔地問。

齊曉天仍然沒有說話。他仔細打量，像嗎？論年齡是該符合的，萬珍寶少說也有二十六，七歲了，絕對够格作方小龍的母親。

「你不信？」

「我信。」

「可是你滿臉狐疑之色。」

「因爲太突然，太意外……」

「齊曉天，我不會騙你。你應該看得出，我目光中洋溢着母性的光輝，一個說謊的人不可能發射出這種光芒，是嗎？」

「小龍的父親呢？」

「提他幹嗎？保護子女的永遠是母親。」

她的語氣中充滿了哀怨。

「萬……」齊曉天似是覺得姑娘的稱呼有些不恰當。「我是問：小龍的父親如今在什麼地方？」

「死了。」

這兩個字在她嘴裏說出來，空洞，冰冷，沒有關注與惋惜，似乎他們所談論的只是一個毫不相干的人。

「他死在妳身邊嗎？」

「不。」很用力，似乎是充滿了忿恨與憎厭。

「他早就跟妳分開了嗎？」

「是的，離開了方家兩年後，我們就分手了。」

齊曉天感喟地說：「他爲你被逐出家門，父子情份斷絕，犧牲不謂不大，可見他愛你有多深，視你有多重，怎麼會跟你分開呢？」

「這個世界上永不會變的是黃金，善變的是男人的心。」萬珍寶冷冷地說。

這種論調是不切實際的，但是在她的口中說出來，似乎變成了鐵定不移的定律。

「他是怎麼死的？」

「死因不明。」

「你去奔喪了嗎？」

「沒有。」

「絕情如此？」

「我沒有理由去，也沒有身份可去。」

「既未見屍，怎知他是眞的死了呢？」

「這絕不會假，因爲報喪的人……」

「我知道，報喪的人可信，所以你就相信。可是，方府怎麼沒有發喪呢？」

「因爲方老爺子在趕他兒子出門的時候就宣佈他的兒子已經死了，他怎麼可能再發一次喪呢？」

「對了！我還得再問一次，你說死因不明是什麼意思？」

「那還不簡單嗎？不知他是因何而死。」

「沒有生病？」

「沒有。」

「沒有外傷？」

「沒有。」

「爲什麼還有人跟你報喪呢？」

「因爲我是他的下堂妻子。」

「他知道你在這兒？」

「知道。」

「按道理說，只要他孤身未娶，既向你報喪，你就得去奔喪，爲何不去呢？」

「因爲我恨他。」萬珍寶倒是非常坦率。

「我恨不得他死，爲什麼要去奔喪呢？」

「恨他？萬姑娘，雖然我還隻身未娶，却也了解兩情之間的事。佳配成爲怨耦，兩個人都要負責任，怎麼可以只恨他呢？」

「我也恨我自己。」

「爲什麼恨他，又恨你自己？」

「因爲他沒有將我們的孩子帶離方家。」

「好了，我明白了，這就是你們分開的原因，因爲沒有帶走孩子，所以你們就日夜吵鬧，終於……」

「你錯了。」

「錯了？」

「我們分開的原因絕不是爲了孩子。」

「那又是爲了什麼？」

「爲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我們發現我們根本就不相愛。」

人生在世，應該追求的，或可以追求的實在太多，男女之間的愛只是其中一種，但是有太多，太多的人去重視它。它成了左右一切的魔王，它也成了讓人心動而不敢逼視的女神。

兩個人發現並不相愛而分開，這兩個人倒還相當理智，問題是——愛是什麼？愛是具體的嗎？他們到底弄清楚了沒有？

有很長一段時間齊曉天都沒有開口。

「怎麼不說話了？」她一面問，一面喝了一口甜湯，嫌膩似的，皺皺眉頭。

「我在想：話題已經扯遠了，如果我要言歸正題，是不是太殘酷了一點？」

「不會，最使我感到興趣的話題還是方小龍。」

「好，我們繼續談方小龍……」

「在本地，我有相當良好的社會關係，其中包括了許多階層……對了，你聽說過一個名叫宋天罔的人嗎？嗯？」

「聽過一點。」

「聽過一點？他的人？還是他的事？」

「他是個怪人，不是個壞人，但他所作的事却不敢令人恭維，雖不一定都是壞事，却都是違反常規的……你提他幹什麼？」

「小龍在他手裏。」

「哦？」齊曉天倏地站了起來：「你能確定？」

「從我口裏說出來的事情，都是經過證實的。」

「他們還在玉川縣？」

「本來今晨就要離開的，又有一個名叫孫鐵玉的女人在攪和，使他們走不了。」

「孫鐵玉？」齊曉天想了半天，似乎連一點印象都沒有。

「沒聽說過？」

「沒聽說過那是毫不稀奇，我只是奇怪，她爲什麼要揷進來。」

「這個女人很厲害，懵懂無知的人倒不在乎她，愈是在外面混得名氣大的愈是對她含糊……她，我是聞名已久，但我却不知道她爲什麼突然纏上了宋天罔，而且纏得很緊。」

「怎麼纏法？」

「不讓他去。」

「宋天罔就那麼聽話？」

「怪得很，竟然是俯首貼耳。」

「現在，宋天罔在什麼地方落脚呢？」

「在城東的『四方客棧』，但是，你千萬不要去打擾他們。」

「爲什麼？」

「孫鐵玉正纏得緊，我們大可以坐觀虎門……老實告訴你，一夾進去，我們就會兩面受敵。」

「妳在監視他們的行動嗎？」

「有。」

「好吧，這頓午飯該結束了，我很想到『四方客棧』去看看。」

「齊曉天，你忘記剛才我所說的話了？」

「沒有。」

「那麼，爲什麼要去？」

「我對任何從耳朵聽到的消息，都要再用眼睛去得到證實。」

「你去吧，希望不要鬧出事來。」

這一次約晤就這樣結束了，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約晤，也是一次非常神秘的約晤……不管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他都非常滿足。

× × ×

吃過晌午，魯屛的精神旺健了許多，只是四肢的疼痛還沒有消失，他得咬牙熬着。

就在這個時候，孫鐵玉回來了。

「魯屛，吃過了嗎？」

「吃過啦，孫姐，你怎麼一頭汗呀？」

「整個上午都在忙，總算忙出一點頭緒來了。」

「哦？」

「認識一個叫齊曉天的人嗎？」

「認識呀！」

「他是幹什麼的？」

「什麼都不幹，就愛管閑事，落籍在磐石鎮，很受當地居民的敬重，這次是受方老爺子的委托來追他的孫子……」

「方老爺子方天岳？」

魯屛不禁暗暗喊了一聲糟糕！

「照你那股子緊張勁兒，這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呀？」

魯屛輕輕地吁了一口氣：「嗨——我也不是存心想瞞妳，只是……噯，孫姐，你突然提起齊曉天幹嗎呀？」

「他也來了。」

「哦？」魯屛面露驚色。

「昨晚就到了，他也住在這家客棧……怎麼？你怕他？」

「我倒不怎麼怕他，因爲他是個好人。」

「不！」孫鐵玉又顯露了她那股子咬牙切齒的神情。「他是壞人。」

「孫姐，你怎麼如此說呢？」

「因爲他方才跟一個壞女人在一起，那個女人在我眼中是天底下最壞的人。」

「誰？」

「萬珍寶。」

魯屛翻眼想想，然後搖搖頭：「我沒聽說過。」

「好啦，現在咱們談正事……宋天罔被我攔下來了，他暫時不會離開。」

「方小龍呢？」

「方小龍？」

「就是被宋天罔刦去的那個小孩？」

「當然也留下來了，他們也住在『四方客棧』。」

「他們不會偷偷地開溜嗎？」

孫鐵玉冷笑了一聲：「哼，諒他們也不敢。魯屛！我問你，你們的老大會帶着人隨後趕到嗎？」

「一定會的。」

「好，我們現在就立下一個規矩。他們來了之後，你絕對不可與他們對面，要不然我就撤手不管這檔子事。」

「孫姐，你這樣作，不是令我爲難嗎？」

「魯屛，你聽清楚，我爲人一向如此，凡是被我憎恨的人，我就會恨上一輩子。」

「你爲什麼如此憎恨彭大哥呢？」

「當然有原因，不過，我永遠也不會告訴你。」

這就要靠魯屛去猜了，一個女人痛恨一個男人，最大的原因就是被遺棄了；她們當然不會說，這是嚴重傷害她們自尊的事。

「魯屛，你考慮吧！」

「不必考慮了。」

「哦？」孫鐵玉有些驚疑地望着他。

「孫姐！你待我這麼好，我還有什麼話說？當然聽你的，不跟他們碰面我是可以作到，萬一他們找到我，又怎麼辦呢？」

「那當然不怪你，不過，我一定會立刻停止我正在作的工作。」

魯屛不再說什麼了，他希望一段時間的沉默，能使孫鐵玉平靜下來。

果然，片刻沉默之後，她的語氣平靜多了：「魯屛，我本來不該問的，但是爲了盡快搶救那孩子，我當然希望了解得更透徹一些。這樣吧，你盡可能地回答我的問題，你不知道的，或者你認爲不便回答的你可以不答，我絕不怪你。」

「好的。」

「你知道孩子的父親在什麼地方嗎？」

「不知道。」

「聽說方天岳和他的兒子早幾年就斷絕來往了！」

「我也這樣聽說。」

「方老爺子喜愛孫子，却憎厭兒媳婦，這是怎麼同事？」

「誰也不明白。」

「方天岳跟十二飛燕有什麼關係？」

「據彭大哥說，方天岳有恩於十二飛燕，一有機會我們就要回報！」

「當你去執行這項使命時，你得到了什麼指示？」

「竭盡所能，保護方小龍，甚至犧牲自己性命也在所不惜。」

「你不曾問過，方天岳要別人來逮走他的孫子，到底爲什麼？」

魯平道：「孫姐，你倒說說看，這個問題，拿來問誰？除了方老爺子之外，誰又知道？他會說嗎？」

「好了，你繼續休養吧！我要去辦事兒了。剛才莫名其妙地對你發了一頓脾氣，不要見怪喲！」

儘管她已是中年婦女，但是，女性的柔媚仍然不自禁地流露出來，如果她經常如此，那就容易接近多了。

孫鐵玉的性情雖然很暴烈，却也很爽朗，像暴雨風，來得快，去得快；而且去過之後也使人有涼爽的感覺。

她走下店堂，正好又和齊曉天迎面相遇，這一次，她投以打量的眼光，這自然引起了齊曉天的注意。

他向櫃上查問，知道她是孫鐵玉，就連忙三步併成兩步地追了出去。

「孫……」他一張口，又立即停住，因爲他不知道該如何招呼對方。

「我叫孫鐵玉，可以直招呼我的名字。」

「我叫齊曉天。」

「久仰了。」

「你是說，你早就聽說我了？」

「嗯，大概在一年前。」

「哦……我想跟妳聊聊，在大街上好像不大方便，你看……？」

「我們去四喜茶樓，好嗎？」

齊曉天當然連連答應，他是初來乍到，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地方適宜清談。

四喜茶樓的確很清靜，本來在晌午過後就沒有什麼客人。現在，除了一個靠在籐椅上衝盹兒的中年人之外，就只有他們兩個人。

兩杯香茗，相對而坐，二人當然不會來上一大堆寒暄俗套，一坐下就談到了正題。

「齊曉天，你爲什麼來到玉川縣？」

「你大概知道了吧？」

「聽說了一二，只是想在你的口中得到證實。」

「爲了一個無辜的小孩子。」

「對你個人，我很敬佩，尤其是關於你在磐石鎭的一些作爲，可是，我實在不了解，你和萬珍寶那個女人有什麼交道好打呢？」

「妳這樣說，就離題了。我想：妳的來意，只是談談方小龍的事，對不對？」

「齊曉天，關於方小龍的事，三句話就可以說完，人在宋天岡那兒，宋天岡已經被我攔住了，他暫時不會離開這裏。」

「那麼，我就要問了，妳介入這件事的原因何在？」

「那個小孩是無辜的。」她也許眞有這種想法，但是，這並不是眞正原因的。

「妳認識方天岳？」

「不認識，但是聽人提過。」

齊曉天道：「那麼，妳出面純粹是爲了帮方家的嗎。」

「那倒不見得。」

「這話怎麼說呢？」

「也許我會立刻撒手不管這件事。」

齊曉天發現對方的語氣中多少有點威脅的味道，立刻不假辭色地說：「妳本來就不必管，如今管上了，放手只怕也很困難。」

「我不覺得有什麼困難？」

「有人會來問你，管這件事的動機，突然放手的原因。」

「誰會來問我？」

「很多人，當然連我也包括在內。」

「齊曉天！咱們不是驢子進磨房，用不着轉圈子。坦白說一句，我雖然是個女人，却喜歡乾脆俐落，絕不會轉彎抹角。你了解方天岳的爲人嗎？」

「了解。」

「你對他的評價如何？」

「還不錯。」齊曉天又補了一句：「他可以算是一個好人。」

「現在他也許是好人，但是過去呢？表面上也許是好人，但是內中呢？齊曉天！以你的年齡和經驗，你還看不透方天岳。」

「哦？聽你的口氣，他好像很壞。」

「好壞的分別本來就沒有太明確的標準，何況這種人的表面功夫特別好，即使我說他是個壞人，你也不會相信，是不是？」

齊曉天很沉穩地說：「那倒不一定，好壞都要有事實來證明，如果這個人作的壞事擺在眼前，我能不承認他是個壞人嗎？」

「那麼，我就舉幾個例子來給你聽聽，趕兒子出門，這太絕，不能見容一個江洋大盜的女兒作兒媳婦，是無仁義之心，如今教十二飛燕故意刦走他的孫子，可見他的奸詐。這還不算是壞人嗎？」

齊曉天啞口無言，孫鐵玉的話雖嫌偏激了一點，却很有幾分道理。

「你說，」孫鐵玉又補上一句：「他算不算壞人？」

「不算。」齊曉天說得很有力。

「哦？」孫鐵玉吃驚了。

「只要他沒有侵害別人，傷害別人，都不能算是壞人，充其量，他也只是爲人不老實而已。」

「你要這樣說，我也沒法子了，齊曉天！你要明白，我不是想挑撥，或誹謗，只是提醒你……」

「我明白你的心意，不過，希望你也能明白我的心意，就算方天岳是個十惡不赦的大壞蛋，營救方小龍的行動還是不會停止。」

「爲什麼？」

齊曉天用力說出四個字：「孩子無辜。」

孫鐵玉瞪大了眼睛看着他，許久，許久，她才吁吐了一口長氣。

「你很了不起！」她的語氣似讚佩，又像揶揄。

「妳能帮我什麼忙？」

「我已經帮了你的忙。」

「妳是說，妳帮我攔住了宋天岡？」

「不錯。」

「妳有什麼力量使他們不走？」

孫鐵玉有些傲態地說：「不是我有什麼力量，而是他們不敢。」

「宋天岡怕妳？」

「你爲什麼不去問他？」

「我見不到他……」

「哦？」

「我剛剛去過四方客棧，可是無法見到宋天岡，你能爲我引見嗎？」

「我想先問問，你見他的目的何在？」

「請他放掉方小龍。」

「他不會答應。」

「這個結論我也想到，我總希望由他親自來告訴我。」

「宋天岡這個人的個性我很了解，他除非不作一件事，一旦作了，就絕不會更改……」

「可是，他方才不是準備離開玉川縣了嗎？經你一攔，他又回了頭這不是改變了嗎？」

「那只是對我一個人例外。」

「孫鐵玉，你的意思我懂得，能够使宋天岡馴服的人，普天下只有一個你。」

「不錯。」

「那就更簡單了，妳去教宋天岡放出方小龍。」

「我爲什麼要這樣作？」

「因爲妳是女人，一定疼孩子。」

孫鐵玉倏地站了起來，她一句話也沒有說，掉頭走了出去。

× × ×

在四方客棧中，正籠罩着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宋天岡在道上闖蕩了不少年，被孫鐵玉一聲嬌叱，他就不敢動彈，的確有些難堪。

可是，這幾乎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宋天岡一個糾糾武夫，手下兵多將廣，而孫鐵玉手無寸鐵，後無支援，宋天岡爲什麼會害怕呢？

所謂一物必有一物尅，宋天岡如此屈服於孫鐵玉的雌威，內中必有緣故。

而他的手下却不盡明白其中緣故，當然他們也不敢過問，只有悶在腹內。

接着，不好的消息接踵而至，齊曉天來了，而且，和萬珍寶又碰過頭……更壞的消息接着傳來，齊曉天和孫鐵玉也碰過頭了。

整個東廂房都被宋天岡包下了，這時候的東廂房已經佈下了外三層，內三層的警衞。

各種意見也紛紛提了出來。

這個說：「宋大哥！咱們就在這裏算什麼？一個娘兒們都可以擺佈咱們，傳揚出去豈不是笑話？」

那個說：「宋大哥！如果非要留下，就留下吧，方小龍得想法子移到別處去。」

移到何處去？

想來想去，還是這裏最安全。

有人緊張，却也有人毫不在乎，聽吧：

「萬珍寶有什麼了不起，齊曉天又有什麼了不起？一個鴇子，一個混混，咱們還能怕他，那可就笑話啦！」

的確如此，憑宋天岡的大名，會怕這兩個人嗎？答案只有一個——不可能。

儘管衆口紛紛，莫衷一是，然而宋天岡自始至終沒有表示過意思。

如此一來，開口的人缺乏了興緻，場面也就開始沉寂下來。

大夥兒一靜，宋天岡倒開口了：「去一個人，拿我名帖把齊曉天請來。」

對於這樣一個決定，倒是出乎大夥兒意料之外的，當然不會有人反對，問題是——齊曉天會來嗎？

這個問題很快就有了答案——方才齊曉天就已經來過，只是不得其門而入罷了。

齊曉天單人匹馬，勇闖虎穴，這份膽識的確令人敬佩，不過，像宋天岡這種人也絕不可能在這兒佈下陷阱，加以暗算。

「齊老弟！」宋天岡很托大地稱呼齊曉天。「我知道你的來意，不過，我要提醒你一下，方小龍事件不是綁架勒贖，而是家庭，親情之間的糾紛，請你老弟最好不要管。」

齊曉天很冷靜地說：「宋天岡！你這樣說是不對的，我管上的事，一定要管到底。絕不會半途中止的。」

「如果你堅持，那只有一種結果。」

「什麼結果？」

「你死，或者方小龍死。」

齊曉天在聽到這番威脅的話之後，反而笑了：「宋天岡，如果你找我來，只是告訴我這些的話，那實在太浪費時間了。」

「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請說吧。」

「孫鐵玉和萬珍寶這兩個女人，都接近不得。」

「爲什麼？」

「一個是瘋子，一個是騙子。」

「你是什麼呢？」

宋天岡像是被人用針尖在他背脊上刺了一下，猛地抬起頭來，凝視着齊曉天，一句話也不說。

面對着如此强烈的反應，齊曉天的表情沒有絲毫改變，他又追問一句：「她們一個是瘋子，一個是騙子，你又是什麼呢？」

「我既是瘋子，又是騙子。」

現在，該輪到齊曉天震驚了。即使一個天生的壞人，也會想盡方法掩飾自己，從沒有一個壞人是如此坦率，更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是雙料的壞蛋。

穩定一下情緒，齊曉天才開了口：「如此說來，你應該是她們的尅星。」

「正好相反。」

「爲什麼呢？」

「因爲兩者無法週全，所以我既作不成騙子，也不像瘋子。」

齊曉天開始對宋天岡重作估計，對方不但辭鋒很利，也極富機智，不是一個輕易就可應付的對手。

「方小龍在你這裏，你已經承認了，他不是你的孩子，你也必須承認。」

「是的。」

「那麼，方天岳與方小龍之間有親情存在，你也必須承認。」

「是的。」

「我受方天岳之托，來追回他的孫子，是正當的事，你更該承認了。」

「不，」宋天岡說得更用力了。

「爲什麼？」

「方天岳不配談到『親情』二字。」

「這話怎麼解釋呢？」

「他攆走兒子，却留下孫子，這未免太反常了。」

「養鷄的人常常殺死母鷄，留下小鷄。」

「養鷄的人與鷄之間並沒有親情。」

「你和方小龍之間也沒有親情。」

「可是，方小龍的父親和小龍之間總會有親情吧？」

一場針鋒相對的談話終於有了片刻的停頓。沉默一陣，齊曉天反擊的步驟佈署好了，這才開始說話。他問道：「你是不是在暗示，你逮走方小龍是受了孩子的父親所托？」

「是的。」

「小龍的父親在何處？」

「這……不能奉告。」

「宋天岡，我知道他在那裏。」

「說說看。」

「他已經死了。」

「誰說的？」

「萬珍寶。」

宋天岡吁吐了口長氣後，緩緩地說：「齊老弟，我方才就說過了，萬珍寶是個騙子。」

齊曉天一句話也不說，他想保持高度的冷靜，這樣他才可以對人、事的判斷保持正確。

宋天岡的問話是相當尖銳而緊迫的：「萬珍寶是方家什麼人？他怎麼知道方小龍的父親死了？」

齊曉天這才發現對方竟然不知道萬珍寶與方小龍之間的關係，他衡量着，該說還是不該說，最後還是決定暫時不提這件事。

宋天岡見他沉默，又發問：「你難道願意相信一個騙子的話？」

「誰是騙子?」

「萬珍寶。」

「你用什麼證明?」

「玉川縣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證明。」

他這句話是空洞而不切實際的，就算縣裏每一個人都認識萬珍寶，也不見得每一個人都了解她。

齊曉天寧願相信萬珍寶，因爲她在述說她與方家的一些恩恩怨怨時，語調中充滿了感情，那絕對不是揑造的。

於是，他站了起來，打算告辭了。

「齊老弟，咱們還沒有談出結論來哩!」

「不可能談出結論。」

「爲什麼?」

「因爲你堅持不肯放棄方小龍，而我堅持要你放棄。」

「照你所說的情況，我們的談話不但不會有結論，而且還會起衝突。」

「你在作某種暗示嗎?」

宋天岡不禁楞了一楞，摸頭搔腦地說：「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你暗示我，如果沒有結論就會有衝突，衝突的結果是我不能離開這裏。」

「齊老弟，從外表看，你很豪爽，其實內心也很陰沉，你怕我不放你走，所以預先拿話將我扣住，其實，你太多餘了。」

「那麼，我就告辭了。」

「慢點，」宋天岡的聲音提高了許多。

「還有什麼未盡之言?」

宋天岡道：「你還沒有答應我，從此不管方小龍的事。」

「不行。」

「這就是你的回答?」

「是的。我現在可以走了吧?」

「可以走了，在你未走出四方客棧之前，你不會受到任何攻擊和傷害。」

「謝謝。」齊曉天道謝辭出，此來他是小有收穫，他證實方小龍在這兒，也認識了宋天岡這個人。

他以輕緩的步子走出客棧，晌午過後，天氣炎熱，街頭寂靜，他只看到一頭伸着舌頭在喘氣的狗。

可是，潛伏在暗中的危機他却沒有發現，他剛下台階，就從側面撲過來兩個人。雖然手無寸鐵，却是來勢洶洶，似乎要將齊曉天一擊而倒。

宋天岡的話應驗了，未走出客棧之前，絕不會遭受攻擊，原來他的攻擊佈置在客棧的外面。

齊曉天躲掉了一個，却沒躲過第二個，由於衝力過大，對方和他一同倒在地上。

身胚壯，肌肉結實，膂力過人，在這三個條件之下，齊曉天幾乎連掙扎的餘地都沒有。

巨人抓起他的頭，猛力往地下撞，齊曉天連忙以手掌墊在後腦，以免頭部受傷。如此一來，他連招架，防護的能力都沒有了。

巨靈掌的耳光打在他的面頰上，熱呼呼的鮮血從他嘴裏流出來，他開始覺得天旋地轉，日月無光，再過一會兒，他連感覺都沒有了。

齊曉天不是死亡，只是昏迷，昏迷總有醒過來的時候，他驚醒過來時最先接觸到的氣息是一股濃郁的茉莉花香味。當他的視覺恢復正常時，他才發現他正躺在一個女人的香閨中。

他試着挪動肢體，無碍，身上也沒有疼痛的感覺。只覺得頭有些昏沉沉的，牙關，面頰則感到脹痛。他翻身，坐起，毫不費勁。

房中有粧枱，枱上有鏡，對鏡一照，齊曉天發現自己的眼睛腫脹如胡桃，面頰腫脹如餿頭，嘴唇也變了形。用面目全非來形容，那是太恰當了。

他覺得很奇怪，爲什麼對方只打他的臉，而不在他身上動手脚，如果那樣，他可能要在床上十天半月也起不了身。

房門開啓，有人進來，是萬珍寶。齊曉天早該想到，在風氣如此閉塞的山城小縣，能有這般豪華的香閨，除了萬珍寶還有誰?

「怎麼回事，」她的語氣並不激動。顯然，她對這種事見得太多，或者聽得太多。

「我中了宋天岡的暗算。」

「不對。你誤會了。」

「我誤會了?」一冒火，齊曉天頭部的脹痛更烈，他只有將怒火按捺住。「事情發生在四方客棧的門口，這不是太明顯了嗎?」

「曉天，」萬珍寶隨口呼叫他的名字。「你絕對是誤會了，若不是宋天岡聞聲趕出來，你早就被那兩個巨漢打死了。」

「那兩個巨漢呢?」

「逃了。」

「這還不够明白嗎?這是宋天岡的毒計，教人給我顏色看，事後又來這一招遮眼法。」

「不!你不了解宋天岡這種人，他不算是好人，但不可能作這種卑鄙齷齪的事。」

齊曉天楞住了，久久之後才開口：「那兩個巨漢又是什麼來路呢?」

「妙在這裏，奇在這裏，竟然沒有人知道那兩個巨漢的來路。」

「他們只要踢我一脚，打我一拳，我就受不了，而他們只打我的臉，還只有一個人動手，另一個只站在旁邊看。我眞不明白他們的動機何在。」

「曉天!別去想啦，任何秘密都有揭露的一天。」

「我只是覺得奇怪，他們爲什麼只打我的臉?」

「大概是因爲你在磐石鎭太威風了吧?所以，他們存心下你的面子。」

萬珍寶只不過是一句逗趣的話，却引起了齊曉天的靈機，他脫口說道：「這兩個巨漢莫非是從磐石鎭來的?」

「磐石鎭?你在那邊……?」

「我在那邊沒有仇人，所得罪的都是十惡不赦的壞蛋，不是死了，就是在牢裏。這兩個巨漢我從來都沒有見過。」

萬珍寶又開始沉思了，她似在帮助齊曉天去追索那兩個巨漢的來歷，可是，在沒有任何綫索的情況下，她也只是徒費心力。

「唉!」齊曉天輕嘆了一聲，在他來說，這是個少有的現象，「不要去費精神了，妳說得不錯，任何謎題都會被解破的。」

「現在我開始爲你担心另一個問題了。」

「什麼問題?」

「你的面孔整個變了形，怎麼出門呢?」

對了，齊曉天的腦海中突然閃過一道靈光，這才是對方眞正的目的呀，讓自己面目全非，出不了門，即使出門，也會讓人一眼就認出來。

「你怎麼不說話了呀?」

「萬姑娘，我了解對方的用意，他們就是不想讓我出門，所以打我的臉。」

「不對吧?把你打傷，讓你一躺幾個月，豈不是更好?」

「也許，他們不願使我受到太多傷害。」

這倒是實情，他被打得鼻青臉腫，但是，他的牙床却絲毫沒有受到傷害，這證明對方在出手時留了分寸。

「現在不管你的判斷是否正確，」萬珍寶透露了無限的關切。「你是否願意讓人家看到你這張怪模怪樣的面孔呢?」

「我不在乎。」

「佩服你!」萬珍寶挑起了大姆指。

「對了!我還要托妳一件事。」

「對我，實在不必如此客氣。」

齊曉天道：「我有個兄弟，名叫劉子星，我教他暗中跟踪宋天岡這一夥人，但是我却找不到他了。」

「是不是在途中出了意外?」

「我想不可能，我這個兄弟騎術精湛，很有點腦筋，應該是不會出事才對。」

「你想教我找他。」

「是呀!妳在本城環境熟悉，劉子星來了沒有，妳只要轉一個圈就知道了。」

「好吧，你歇着，我出去轉一轉。」

「不!我也要出去轉轉。」

「幹嗎?」萬珍寶以詫異的目光瞪着他。

「探探反應。」

齊曉天就是這樣一副硬骨頭，你愈壓他，他的腰就愈挺得直。

走在路上，行人都投以奇異的目光，孩童在老遠就閃避，他似乎變成了不是來自這個世界的怪物。

終於，反應來了，是一個賣麥芽糖的老者，他靠得近近的，輕聲說：「齊爺，你還往外面跑呀?」

齊曉天一點也不吃驚，他平靜地反問：「我爲什麼不能往外跑?」

「難看呀!瞧你那張臉。」

「我自己看不見。」

「可是，別人看得見呀，而且，也會嚇着孩子呀!」

「你怎麼知道我姓齊?」

「誰不知道呀?」那老頭兒說得口沬橫飛。「齊爺!你的名氣可大啦!」

「誰派你來的?」

「齊爺，您也別把我當作跑腿的，我可是好心好意，您啦，就在屋裏，準沒錯。」

「貴姓?」

「姓麥，就叫麥芽糖。」

「老人家，別逗啦，我被人揍成這個樣子，你也該憐恤憐恤，告訴我好嗎?是誰要破我的臉?」

「如果眞有人想要破你的臉，那您可就要檢討檢討啦!人怕傷心樹怕剝皮，你要是沒有作什麼令人傷心透頂的事，人家幹嗎破你的臉呀!」

這老傢伙不像是賣麥芽糖的，倒像是個賣洋鐵釘的，字字扎人。

齊曉天沒有發火，他靜得像冰雪中的樹，不但穩，而且冷，冲着這老頭一番犀利如刀的話，就知道對方的來頭不簡單。

齊曉天道：「麥老先生，我是個糊塗人，您多開導。」

「孺子可教，孺子可教!」這老頭兒也未免太狂了一點。「齊曉天，你可知道在磐石鎭是誰在蔭庇你，讓你吃飽穿暖的?」

「哦?這——我倒沒留意。」

「是方老爺子，磐石鎭誰不靠着他呀?他就是鎭上的一塊磐石呀!」

「這麼說，方才是方老爺子派人來破我的臉?我又是什麼地方得罪了他?」

「嗳，齊曉天!我又沒這麼說呀!誰提過方老爺子來着?」這老傢伙眞是又狡又猾。

「好啦，算我說錯了。您露臉，冲我放話，就放個乾乾淨淨的，不用讓我半夜醒來還在想。」

「還是那句老話，待在屋子裏，別到處亂跑，準沒錯兒。」

「老先生，你以爲我會那麼乖，我要是那麼乖，我還會在外闖蕩，快三十歲了都還沒有家?老先生，我也讓您帶句話回去，挨了打，算我招子不亮，我認了。往後只怕再也沒有這種便宜事，請吧，有人等候你回話，這兒也沒有人買您的麥芽糖。」

老傢伙冲着齊曉天直翻白眼。

齊曉天根本就無意跟他多囉嗦，說完之後，掉頭就要走。

可是，有人不要他走。

這回來了五個，齊曉天眞沒想到對方是如此看重他，剛才那個巨漢也在內。

不過，現在可有點不同，齊曉天有了防備，五個人一齊上也未必能對付得了他。

說也奇怪，這回的來勢大大不同，五個人誰也沒有動，似乎在等待那個賣麥芽糖的老頭兒敲响手裏拎着的那面小糖鑼。

「老兄!」齊曉天冷冷地說：「你是回來驗傷啦?」

「對不住，」那個揍他的巨漢說：「我……我是來向您道歉的。」

「哦?這話怎麼說?」

「咱們打錯了人。」

「打錯了人?」齊曉天眞不知道是該笑，還是該哭。「你們原本要打誰?」

「原本是要打另一個人的，他也住在四方客棧，咱們一時沒看清，也沒問問……眞是對不住。」

按照一般的說法，這種四肢發達的人，頭腦一定簡單。就算他是在耍花招，說假話，表情也不至於如此逼眞呀，莫非是眞的嗎?

這時，那賣糖的老頭兒突然敲起了小糖鑼，叱喝起來：「麥芽糖，麥芽糖呃!」

他一面吆喝着，一面挑起擔子走了。

齊曉天問道：「你認識那個賣麥芽糖的老人嗎?」

「不認識呀!」

「他的說法可跟你不一樣。」

「他怎麼說?」

「他說，你專揍我的臉，是要撕破我的面子，讓我無法見人。」

「他說這種話是什麼意思?」巨漢有些冒火。

「你爲什麼不去問問他?」

巨漢回頭看了一眼，又揮揮手，另一個巨漢立刻帶着兩個手下追了上去。這時，賣麥芽糖的老頭兒已經轉了彎。不過，在這三雙快腿的追趕下，他是絕對跑不掉的。

「這是誤會，」對方語氣很誠懇地說：「那老傢伙分明有意挑撥離間，搬弄是非，我倒要問問他，到底是受到什麼人的指使。」

很快地，那三個人就回來了，却沒有那個賣麥芽糖的老頭兒。

這不但使那個巨漢感到意外，也使齊曉天意外。

當那三個人來到面前時，更是使他們大吃一驚。

他們三個的衣服都破了，巨漢的膀子上還掛了彩，他們是被那個老頭兒捲回來了。

「怎麼回事?」

「看上去像個糟老頭兒，其實厲害得很，根本就靠不了邊。」

「哦?他是什麼路數?」

「誰知道，一根扁擔要得密不通風，而且怪招百出，防不勝防。」

齊曉天暗暗道聲幸運，如果他方才要跟那老頭兒動粗的話，其結果還不是一樣。

一直在跟齊曉天說話的那個巨漢是這個人當中的領頭者，他楞了一陣，又轉過頭來對齊曉天說：「這件事我會慢慢去查，慢慢去訪，關於你受的傷，我們想對你負一點責任。」

「算了吧!」齊曉天故作豁達地說：「這點小傷算不了什麼，只要把話說明就行了。不過，我倒有個小小的要求。」

「請吩咐。」

「我既然代人受過，那個原先要被你們毒打的人就該放他一馬啦！」

「這……？」

「老兄！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必那麼認眞呢？」

那巨漢臉上浮現羞愧的表情，語氣也有點訕訕的：「聽到你這番話，更敎我慚愧……能請敎你貴姓嗎？」

「齊曉天。」

那巨漢神色大變，就好像突然中了魔似的，楞了半晌才問：「你就是住在磐石鎭上的齊曉天？」

「是呀！」

「你……你……」他說話的聲音愈來愈不自然。「你被人毒打，難道不想報復嗎？」

「報復絕不是解決仇恨的辦法，何況我們之間根本就沒有仇恨……好了，這件事過去了，我說過的話絕對算數，你可以放心。」

「放心是一回事，安心又是一回事。我可以放心，但我不會安心。」

「你倒是個血性漢子。」

那巨漢緊張的情緒稍稍鬆弛了一下。對齊曉天的褒獎似有受寵若驚的感覺。

「不過，」齊曉天還有下文：「一個血性漢子爲什麼要替別人作打手呢？」

「你怎麼知道我是在作打手？」

齊天曉道：「如果你不是作打手，怎麼會打錯人呢？」

「內情你並不明白……齊爺！如果你不追究我的過錯，我就要告辭了。」

「你去吧！往後不要這樣魯莽了。」

那五個漢子立刻掉頭離去，雖然齊曉天的眼泡子被打腫，他還是凝視着他們的背影，出神了好一陣子。

噹！噹！身後傳來兩響鑼。回頭看，那賣麥芽糖的老頭兒像幽靈般出現在他的身後。

「齊曉天！你相信他們的鬼話？」

「誰的話都不能信，比如說你，我怎能相信你眞是一個賣麥芽糖的？」

「好吧！咱們實話實說，眼面前能帮你忙的，只有我一個人。」

「哦！」來得太突然，齊曉天難免吃驚。

「我不妨說得更明白一點，沒有我，你有許多困難無法克服。」

「那麼，你打算帮忙嗎？」

「想學毛遂自荐。」

「嗯！你又怎麼知道我一定會接受呢？」

「除非你是傻子，要不然你一定接受。」

「條件呢？」

老頭兒笑了：「哈哈！你眞聰明，世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你一定要付出代價。」

「錢？」

「不在乎。」

「那麼，你要什麼？」

「一物換一物。」

「我現在迫切需要找回方小龍。」

「可以。天黑之前一定可以將人送到你住的地方。」

「你要我用什麼交換。」

「我替你找回一個小孩，你替我找回一個女人。」

「女人？誰？」

「萬珍寶。」

「萬珍寶是個活人，是個大人，是個自己有判斷能力的人，她跟方小龍不一樣……」

「齊曉天！我們不要談那麼多深奧的道理，只談本身的需要，行不行？一句話。」

「不行。」

「爲什麼呢？」

「因爲我作不到。」

「齊曉天！你根本就沒有問問我要這個人是怎麼個要法，你就拒絕了，豈不是太冒失了嗎？」

「那麼，我現在問：你是怎麼個要法？」

「當我將方小龍帶來時，我希望有萬珍寶在場。」

「然後呢？」

「沒有然後，我將方小龍交給你，趁機會看她一眼，我就走了，別無要求。」

齊曉天不禁鬆了一口氣，原來這老頭兒的要求只是爲了見萬珍寶一面，這應該是作得到的。

「好吧！我答應。」

「那麼，你就到客棧去等着。」

「老先生！你總得告訴我一個時間，我好預先約萬珍寶來等着呀！」

「上燈的時候。」

「好！我約萬珍寶一起等你，希望不要讓我們空等一場。」

「齊曉天！你瞧我一頭蕭蕭白髮，我還會誆你們這種小娃兒嗎？不會的。」

這老頭兒的口氣托大得很，憑他的年齡和功力也的確夠資格托大。

二人分手之後，齊曉天立刻就去找萬珍寶，把這些情況，對她說了之後，她久久沒有說話。

齊曉天有些沉不住氣地問：「以妳看，這老傢伙是什麼來路？」

「很難去猜想。不過，他的話却很難教人信，我不相信他眞能把方小龍從宋天罔手裏奪過來。」

「反正到時候就會見分曉。」

「好吧！上燈的時候我到客棧去找你。」

齊曉天臨走時又叮囑說：「對了！關於劉子星的事你一定要替我查一查，晚上來的時候給我消息。」

「我會找人去查訪的。」

回到客棧，蕭貞已經睡足了覺，精神抖擻地等着他，一照面，她就驚訝地嚷了起來：「曉天！怎麼啦？」

他輕淡地說：「被人揍啦！」

「什麼？被人揍啦？揍成這個樣子？」

「我們常常揍人，也常常被人揍，這又有什麼了不起？小事，別放在心上……樊正怎麼樣？」

「精神好多了，只是有點虛弱，剛剛又睡了。」

「孩子有了着落。」

「還在這兒沒走？」

「嗯！上燈的時候有人會將孩子送來。」

「送到這兒來？」

「是呀！」齊曉天突然抬起頭來凝視她。「蕭貞！妳是怎麼啦？好像太容易吃驚啦！」

「曉天！你帶來的消息，太讓人吃驚了呀！那孩子被人搶來奪去的，如今竟然有人要把孩子送到你這兒來，這不是太令人感到意外了嗎？」

「連我都覺得意外。不過，是眞是假，還要到那個時候才知道。」

「是怎麼樣一個人。」

「如果我說出來，妳一定會更吃驚了。」

「曉天！你什麼時候學會賣關子啦？」

「不是賣關子，的確是令人想不到，是一個賣麥芽糖的老頭兒。」

齊曉天很留意蕭貞的反應，她的神情出奇地冷淡，絲毫沒有驚色。她似乎覺得，那個老頭兒能將方小龍找回來是天經地義的事。

有一段很長時間的沉默。

最後還是蕭貞先開口：「你認爲那老頭兒的話可以相信嗎？」

「蕭貞！妳剛才問過了，我剛才也回答過了，可信不可信，要到那個時候才知道。」

「曉天，我聽說過這個人。」

現在，輪到齊曉天吃驚了：吃驚的不是那個賣麥芽糖的老頭兒還有來頭，而是蕭貞爲什麼到了這時候才提起來。

「你不信？」蕭貞偏着頭，模樣兒很嬌。

「我當然信，十二飛燕的人，見聞一定很廣。」

一捧一讚，蕭貞眉飛色舞了：「他本姓就姓麥，倒不是胡謅的。」

「他練過功？」齊曉天是在明知故問。

「他不但練過，而且還是練的正宗羅漢拳，絕不是半途出家的。」

「妳所聽到的只是這些？」

「還有。」

「那就快說吧！」

「此老愛管閑事，也愛捉弄別人，是老天眞，也是老頑固。」

「你倒很會形容。」

「有一點是最重要的，」蕭貞賣關子似地霎霎眼。「此老跟方老爺子很熟。」

「妳這句話有特別的含意嗎？」

「沒有。」

「那麼，妳認爲此老的出現，有什麼原因嗎？」

「可能是爲方小龍而來。」

「可能？妳並不能肯定？」

「當然。誰也不能肯定，根據情況判斷，他來此的動機是爲了保護方小龍。」

齊曉天再度想到那個方才沒有得到結論的問題：「蕭貞！你認爲他能從宋天罔那兒得到方小龍嗎？」

「不可能。」

「妳回答得太快了。」

「如果我的舌頭再靈巧一些，我會回答得更快。」

「因何如此肯定？」

「宋天罔的實力絕不如你估計的那樣單薄，此老雖强悍，未必就有用。」

「哼！」齊曉天冷笑了一聲。「那麼，他今晚將要失信了。」

「那倒不一定。」

「這話是怎麼說法？」

蕭貞笑一笑，輕淡地說：「此老的花招特別多，到時候也許會令你感到意外。」

「如果他沒有帶方小龍來，我自然會感到意外。」

蕭貞道：「我指的是滿意的意外，而非失意的意外。」

談話就這樣結束了，齊曉天爲了養精蓄銳，他需要睡一個午覺。

一覺醒來，已是薄暮時份，他剛剛洗了一把臉，萬珍寶却已經來了。

「妳眞守時呀！」

「並不。」她帶着可人的笑。

「哦？」他一楞。

「我來早了。」

只要不談到她的兒子方小龍，不談到她的過去，她是很逗趣的；她好像從不放過可以使自己快樂的機會。

她此刻應該開心，因爲她將見到她那多年不見的寶貝兒子；不過，她也應該担心才對。因爲根據常情判斷，這件事並不十分樂觀。

「萬姑娘……」

「噯——齊曉天！」她嬌嗔地說：「我跟你說過多少次啦！別老是姑娘姑娘地叫個沒完，我兒子都七歲啦！那門子姑娘呀！叫我名字。」

「好吧！珍寶！妳見到小龍時，妳還認得出來嗎？」

「自己的愛子怎麼會認不出來呀？又不是分別多久。……對了！齊曉天！你見過那孩子嗎？」

「沒見過。」

「沒見過？」她訝異地問：「這怎麼可能呀？你在磐石鎭那麼多年……」

「方家是大戶，我這個人是不喜歡跟顯赫之家攀交情的，從來沒去過方家。」

「哦！我忘記你是一個孤僻的人了。……齊曉天！就你一個人住在這裏？」

「不！隔壁還有兩個伙伴。」

「爲什麼不介紹彼此認識一下呢？」

「我不想敎他們介入這樁事。」齊曉天頓了一頓，又提起托她的事：「關於劉子星的下落，妳打聽到了嗎？」

「他可能沒有進縣城。」

「妳能肯定？」

「絕對可以，如果他到了此地，我一定會打聽到他的消息。」

爲此，齊曉天又皺緊了他那兩道修長的眉毛，劉子星非常機警，他應該不會遭到什麼意外才對。

「不必愁，」萬珍寶安慰他說：「我會繼續爲你打聽的，也許途中有什麼事，使他躭誤了。」

接下來二人似乎沒有什麼好談了，就在沉默中，有人敲響了房門。

齊曉天去開門，是姓麥的老頭兒，他牽着一個長相非常可愛的小男童。

萬珍寶先是一楞，接着就衝過去抱着那孩子又親，又叫，倒是那男童怯怯地不敢跟她親近。

這是一個激動的場面，齊曉天有着雙重的激動：母子團聚使他激動，那老頭兒說到作到更使他激動。

老頭兒指着萬珍寶問：「這位是……？」

齊曉天連忙搶着回答：「這位就是你想見的萬珍寶……這位是麥老先生！」

萬珍寶欣喜地說：「麥老先生！我眞不知道該如何謝謝你。」

「我想先弄弄清楚：這孩子的確是你的兒子嗎？」

「當然是呀！」

「我是怕弄錯了。」

「怎麼會錯呢？瞧這小嘴，這雙大眼睛，他就是再長大一點，我也認得出來呀！」

老頭兒過去將小男童抱在手裏，然後走得遠遠的，冷冷地問：「萬珍寶！妳到底在玩什麼花樣呀？」

萬珍寶發了楞，她顯然不明白老頭兒這句話的意思。

「這不是妳的孩子，這孩子只是向我一個朋友借來的。由此可見，方小龍也不是妳的兒子。」

這一招，任何人沒有想到，任何人也沒有預防，萬珍寶這一跤跌得很慘，跌落了所有的僞裝，跌落了一切的裝飾，跌得顯出了原形。

齊曉天都覺得這一招來得太犀利了，不但不以拆穿萬珍寶的騙局爲樂，反而對萬珍寶寄與無限的同情。

老頭兒開口了：「妳爲什麼要冒充方小龍的母親？」

萬珍寶恢復得很快，她從目瞪口呆的情況下又變得伶牙俐齒了：「你怎麼知道我冒充方小龍的母親？」

「這不是方小龍，而妳却不辨眞僞地冒認，這，還用說嗎？」

「你怎知我不是將計就計？」③（未完）

新派俠情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毒連環（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女鏢師胡香爲仇夫人押解過兩次珠寶，仇夫人說要酬謝她，特自買了一瓶美人酒，送給胡香享用，胡香收下了這瓶美人酒後，返回鏢局，放下行囊，又立即携着那瓶得自仇夫人的美人酒，往找柳三風，她要和柳三風一同享用這種在揚州城出了名的美人酒，當她找到柳三風之際，柳三風正獨自站在書齋外發楞，胡香把仇夫人送給她一瓶美人酒的事說出，要柳三風和她分享這種名酒，詎知柳三風却反應冷淡的遞給她一隻杯子叫她自己喝，胡香問他爲何不喝，這種酒不是一直都喜歡嗎？柳三風冷冷回答現在已不喜歡——

酒毒女中傑　禍降採花蜂

胡香道：「你既不喝我也不喝了。」

柳三風道：「好歹這是人家的一番心意。」

胡香道：「獨喝可不是味道。」

柳三風道：「那我找一個人來陪你喝好不好？」

胡香道：「找誰？」

柳三風道：「對街那潘大娘如何？」

「就是掛着那個騷狐狸！」胡香幾乎沒有跳起來。

她連隨將瓶塞拔開，使勁擲出院外，道：「你不喝算了，我一個人喝掉它！」

好大的脾氣。

柳三風只是笑笑。

胡香更着惱，一手將杯子取過，滿滿的斟了一杯，仰首一口就將它喝光。

跟着第二杯。

柳三風忍不住開口道：「這樣喝，如何嚐得出酒味好劣？」

語聲方落，「叮噹」一聲，胡香那瓶美人酒突然脫手，摔碎在地上。

杯也跟着脫手在地上開花。

柳三風皺眉問道：「你又在發什麼脾氣？」

胡香沒有回答他，反手揑住了咽喉，面色也變了。

柳三風終於也看出不對路，忙問道：「什麼事？」

胡香嘶聲道：「酒中下了毒！」

柳三風大吃一驚，說道：「你不是說笑……」

胡香搖頭，一張臉竟已開始發紫。

柳三風看在眼內道：「你的臉……」

胡香急問道：「我的臉怎樣？」

柳三風道：「在……在發紫！」

胡香面色慘變，叫道：「好厲害的毒藥！」

她絕對相信柳三風的說話。

柳三風道：「你身上有沒有帶着什麼解毒的藥物？」

胡香道：「沒有用，這不是普通的毒藥。」

她武功高強，走馬江湖也已有這麼多年，經驗何等豐富，一發覺中毒，便知道無救。

柳三風忙道：「你試用內力，看能否將毒迫出。」

胡香道：「我已經試過，不能够！」說話間，她的臉最少緊了一倍。

柳三風忙上前扶住她，道：「這如何是好……」

胡香語聲一沉，道：「你小心記着我現在的說話。」

柳三風連聲道：「是……是……」

胡香接道：「下毒的必是仇夫人，她住在天寧門外，瘦西湖畔的一幢莊院，莊院的門前左三右四，一共有七棵柳樹，門是黑，牆是白！」

柳三風道：「她爲什麼要毒殺你？」

胡香道：「不知道，你替我找她，問一個清楚明白，然後砍下她的腦袋，送到我墳前，否則我死不瞑目！」

她語聲越來越弱，臉色却越來越紫！

柳三風只有點頭。

胡香淒然一笑，又道：「三風，我知道你討厭我，可是我……」

柳三風道：「我知道你的心意，現在你最好歇歇，不要多說話，讓我想想有沒有辦法……」

胡香截口道：「不用多想了，是否可以活下去，難道我還不明白……」

柳三風沒有作聲，因爲他已看見胡香的臉龐已紫的發黑。

胡香接道：「現在再不說，我就沒有機會傳說的了。」

柳三風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

胡香又道：「三風，我最後問你一……一句說話……」

她的語聲更微弱。

柳三風道：「你問好了。」

胡香道：「你到底有沒有喜歡過……我？」

柳三風立即道：「我有，我一直都是喜歡你，也只是喜歡你。」

胡香道：「是眞的？」

柳三風歎了一口氣，道：「當然是眞的。」

胡香臉上露出一絲安慰的笑容，但一下便已消失，道：「我知……道你又在騙……騙我，不過我……仍然很開心……」

柳三風道：「我……」

胡香淒然道：「能够死在你……你的懷中，我……其實已……已經，很……滿足……」

柳三風不由自主抱緊胡香。

胡香還有說話：「三……三……」

她顯然想再叫一聲柳三風，但只說了兩個三字，說話便已無法接上。

語聲一斷，她的身子倏的一直！

柳三風一驚望去。

胡香一張臉已幾乎完全紫黑，眼雖則仍然瞪大，已全無神采。

她七孔突然有血流出。

紫黑色的血！

柳三風臉色慘變，失聲道：「火蜈蚣毒血！」

火蜈蚣毒血！

他怎會知道這種毒藥？

胡香飲下的那一瓶美人酒莫非亦是混入了火蜈蚣的毒血。

這如果是事實，胡香的死與水觀音的死是不是也有關係？

仇夫人到底是什麼人？

她爲什麼也有火蜈蚣的毒血？

她爲什麼要毒殺胡香？

謎！

奇怪的謎，難以解釋的謎！

×　　×　　×

柳三風怔怔的望着胡香紫黑的臉龐，突然流下了眼淚。

一個對自己如此癡心的女孩子這樣死在自己的面前，縱然是鐵石心腸的人，也難免傷感。

他是否就只是這個原因流出眼淚來？

也就在這個時候，他聽到了脚步聲。

雜亂的脚步聲，正向書齋這邊移來。

——莫非有人來找我？

他心中一驚。

——若是給他們看見胡香的屍體如何是好？

動念間脚步聲已更近。

他不暇細想，將胡香的屍體往旁邊的椅子上一放，急步奔出書齋。

他反手將門關上，一行人已從花徑那邊轉出。

見他的一個家人帶着三個身穿官服的人。

——來的正是石球，北彪、林雄，三個捕頭。

——他們來這裏幹什麼？

他心情忐忑，忙舉步上前。

因爲他知道如果站在門前，石球他們三人走近來，就算他們不請，他們也會進書齋去。

他絕對不能够讓他們進入書齋。

石球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清楚得很。

如果給石球進入書齋，發現胡香的屍體，一定會請他進去監牢。

事實胡香這樣死在書齋之內，除非石球由得他分辯，又絕對相信他的說話。否則他根本無法當場替自己分辯清楚。

因爲他根本無法拿出足够的證據，證明胡香的死亡與他全無關係。

他却知道，石球絕對不會相信他的說話。

石球雖然並不是他的朋友，他們認識也已有好幾年。

平日見面雖然彼此都會嘻嘻哈哈來一個招呼，他其實心裏明白，石球恨不得給他一拳。

他沒有忘記，石球在百香樓本來有一個很要好的女孩子，但已因爲他鬧翻。

還有石球與美人樓的老闆水觀音本來也有來往，亦是因爲他的出現斷絕了。

難得現在有這個機會，他實在難以相信，石球會不加以利用。

×　　×　　×

看見柳三風，石球三人那邊亦加快脚步。

柳三風走下了十步，他們三人便已來到柳三風面前。

石球一聲：「柳三風！」雙手一分，攔住去路。

柳三風不收住脚步也不能。

北彪林雄旋即左右上前，將他挾在中央。

——他們分明來找我，到底什麼事？

柳三風目光一閃，漫應道：「原來總捕頭，還有兩位副捕頭也都來了，是不是找我？」

石球道：「來這裏，不找你找誰？」

柳三風强笑道：「未知有何指敎？」

石球沒有笑，冷冷道：「是請敎不是指敎，我們來請敎幾個問題。」

柳三風道：「總捕頭要知道什麼？」

石球道：「都是你的事。」

柳三風道：「我的什麼事？」

石球道：「昨夜你睡在什麼地方？」

柳三風一怔，道：「我睡在什麼地方，又有何關係？」

石球道：「關係就大了。」

柳三風又是一怔，道：「總捕頭這次來到，是因爲公事還是私事？」

石球問道：「公事又如何？私事又如何？」

柳三風道：「如果是公事，無論什麼問題，我都要回答，如果是私事……」

石球道：「我這次來是因公事！」

柳三風道：「這附近莫非出了什麼案子。」

石球道：「難道你不知道？」

柳三風點頭道：「到現在爲止，今天我還沒有踏出家門半步。」

石球道：「是麼？」

柳三風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石球道：「你尙未回答我的問題。」

柳三風道：「昨夜我睡在家中。」

石球臉色一寒，道：「柳三風，你最好老實說話，否則你一定後悔！」

柳三風沉吟不語。

石球喝道：「昨夜你人在那裏？」

柳三風道：「美人樓。」

石球道：「美人樓那裏？」

柳三風道：「水觀音的房間。」

石球道：「總算你知機！你何時進去？何時離開？」

柳三風道：「昨天早上進去，今天早上離開。」

石球道：「你離開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柳三風道：「不淸楚，不過天已經亮了。」

石球道：「從正門離開？」

柳三風道：「當然。」

石球冷笑道：「不是越牆逃出去。」

柳三風臉色一變。

石球又問道：「你爲甚麼走得那麼匆忙？」

柳三風道：「我突然省起有件事必須儘快解決。」

石球道：「什麼事？」

柳三風道：「這……」

石球道：「你這是替自己找麻煩，由現在開始，你再不老老實實的回答我問題，我立即抓你回去衙門！」

他鐵青着臉，一些不像在說笑。

柳三風看在眼內，不由皺起了眉頭。

石球連隨喝問道：「是不是因爲一重兩輕的敲門聲，以爲金滿樓到來，所以倉皇越窗而出，越牆而去！」

柳三風一怔，苦笑道：「既然你都已清楚，何必再問我？」

石球道：「因爲我要知道你這個人是否老實。」

柳三風苦笑。

石球道：「離開美人樓之後，到底你去了什麼地方？」

柳三風道：「什麼地方也沒有去，立即回家，這是事實。」

石球轉問道：「近來你是不是差不多每一天都到美人樓找水觀音？」

柳三風道：「不錯。」

石球道：「找她有什麼事？」

柳三風道：「她是一個怎樣的女人，我是一個怎樣的男人，你難道還不淸楚？我找她除了那件事，還有什麼事？」

石球道：「但據我所知，以前多數是她着人找你去，你很少主動上美人樓。」

柳三風道：「我現在的身子比以前好多了。」

石球道：「除了美人樓之外，你還好像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柳三風道：「可是其他地方的女人都比不上她。」

石球道：「你什麼時候知道？」

柳三風道：「早就知道了，所以沒有常去，因爲被人看得太緊。」

石球道：「被誰？」

柳三風道：「胡香。」

一說到胡香，他眼旁的肌肉不由就抽搐起來了。

石球道：「你眞的那麼怕她嗎？」

柳三風道：「怕得要命。」

石球道：「聽說她兇得就像一條母老虎。」

柳三風道：「有陣子，比母老虎還要兇。」

石球道：「近來她不在揚州？」

柳三風道：「保鏢去了。」

他吁了一口氣，接道：「也幸好她不時都要外出保鏢。」

石球道：「所以，近來你不時上美人樓？」

柳三風道：「我不是一個不懂得利用機會的人。」

石球道：「我看並不是這樣簡單。」

柳三風道：「何以見得？」

石球道：「我知道你欠下了金滿樓一筆數目相當大的賭債。」

柳三風怔在當場。

石球接道：「我還知道，到現在你仍然無法清還，他却已寬限了三次，所以在這個月月底之前，你仍然還不出來，他就會沒收你全部的家財。」

柳三風忽然道：「這件事你怎會知道？是不是他告訴你？」

石球道：「你賭得未免太兇。」

柳三風一聲輕歎，道：「當時我實在並不怎樣清醒。」

石球道：「哦？」

柳三風道：「如果不是喝醉了，我怎會這樣賭？」

石球道：「可是，金滿樓却不會理會這許多，他有名『鐵面無私』，絕不會留情。」

柳三風道：「這個人我淸楚。」

石球道：「你當然不想傾家蕩產。」

柳三風道：「當然。」

石球道：「你當然很想有人能够替你償還這筆賭債。」

柳三風道：「當然。」

石球道：「這樣够義氣的朋友相信你還沒有。」

柳三風無言歎息。

石球道：「惟一能够帮助你的，也許就只有水觀音，因爲你們已不是朋友這樣簡單。」

柳三風仍然不作聲。

石球道：「也許她已經答應替你償還，所以近來你就特別賣力。」

柳三風搖頭道：「她沒有，每一次問她，總是說還未到限期，到月底再說。」

石球道：「突然需要她拿這麼多錢出來，她當然要考慮清楚。」

柳三風道：「當然。」

石球道：「不過，這幾年她雖然賺了不少錢，却也添置了不少房屋，一時間，只怕她也拿不出那麼多現錢，這幾天，你可曾見她有變賣什麼房產的跡像？」

柳三風道：「我看就沒有了。」

石球點頭道：「她實在是一個聰明人，好像她這樣聰明的人，又怎麼會將那麼多錢，用在一個並不完全屬於她的男人身上？」

柳三風沒有說話。

石球又道：「以我推測，她寧可由得你傾家蕩產，然後再替你贖回來。」

柳三風道：「她是曾經這樣表示。」

石球道：「也只有這樣，她才可以完全控制你。」

柳三風微喟道：「她是這個意思。」

石球道：「你當然亦已看出了他的意圖。」

柳三風道：「我也是一個聰明人。」

石球道：「我知道，可是你爲什麼還要那麼樣賣力？」

柳三風道：「兩個原因。」

石球道：「哦！」

柳三風道：「一，我希望能够使她回心轉意。二，我恐怕不賣力，她生氣起來，甚至打消替我贖回去的念頭。」

石球道：「沒有第三個原因？」

柳三風道：「沒有了。」

石球道：「我却認爲有。」

柳三風奇怪的道：「你認爲還有什麼原因？」

石球道：「掩飾你正在進行的一個大陰謀。」

柳三風好像更加奇怪，道：「我正在進行什麼陰謀？」

石球道：「你何必故作不知。」

柳三風苦笑。

石球道：「我本來就已懷疑，只是猜不透你的動機，聽了你方才那番說話，才明白過來。」

柳三風道：「現在，却輪到我不明白了。」

石球道：「水觀音是怎麼的一個女人，相信你必然明白。」

柳三風道：「認識他的人，應該都明白。」

石球道：「不客氣的說一句，水觀音這個女人簡直人盡可夫，因爲很少男人能够滿足她，能够滿足她的男人又不能够每一天都讓她滿足，你是例外的一個，所以，第一次雖然是你找他，之後却是她來找你的多。」

柳三風並不否認。

石球道：「但男人到底與女人不同，如果那樣子下去，用不着半年，你便會只剩半條人命。」

柳三風點頭道：「也許，三個月都用不着。」

石球道：「你肯冒這個生命的危險，所以你只是間中去找她一次，胡香的糾纏當然也是一個原因。」

柳三風連連點頭。

石球道：「水觀音難得找到一個你這樣的對象，又豈會就此滿足，却沒有你的辦法，現在既然有這個機會，她自然不會放過，但是就這樣替你償還那筆賭債，事後難保你又是以前那樣子對她。」

他一頓，才接下去：「是以除非那之後能够完全控制你，否則她一定不肯拿錢出來。」

柳三風道：「一定不肯。」

石球道：「這一來，你那份家產無疑由她暫時保管，萬一有日吃不消，死在她床上，就全都完了，況且這件事除非無人知悉，給傳開來，以後，你那裏還有面目在揚州城混下去，因此雖然你口頭經已應允，心裏也未必同意，左右爲難，如何是好，深思熟慮之後，最後到底給你想出了一個一石二鳥的辦法。」

柳三風脫口道：「什麼辦法？」

石球道：「眞的要我替你說出來？」

柳三風苦笑點頭。

石球道：「這說來話長。」

柳三風道：「我的耐性向來很好。」

石球道：「這方面，我可以想像，只可惜我的兩條腿已經站累了，一張嘴亦都說乾了，書齋就在前面，何不進去坐下再說？」

——書齋？

柳三風心頭一凜，道：「書齋裏沒有茶水，如何招呼三位大捕頭，偏廳就在那邊，請到偏廳說話。」

石球道：「沒有茶水也無妨，我只想找個地方歇脚，今天我走的實在太累。」

柳三風道：「如此更要到偏廳了，那裏有幾張軟墊，歇脚最舒服。」

石球道：「也好。」

他轉身舉步。

柳三風一顆心這才放下來。

他這顆心放下得未免太快。

石球才一步跨出，就停下。

他連隨回轉了身，道：「你好像不歡迎我們進去書齋。」

柳三風道：「那裏的話。」

石球道：「是不是書齋裏有什麼不能够讓我們看見的東西？」

這個人的疑心，實在不小。

柳三風忙搖頭道：「沒有這種事。」

石球道：「哦？」目光左右忽一瞟林雄北彪。

不等他開口吩咐，林雄北彪兩人就放步奔向書齋。

他們追隨石球到底已經有不少時日，石球亦不是第一次這樣子示意他們採取行動。

柳三風如何來得及阻止。

他怔在當場。

×　×　×

北彪林雄推門而入，就看見了挨坐在椅上的胡香。

他們都認識胡香，可是現在却全都認不出來。

胡香的臉龐經已完全紫黑。七孔仍然在冒血。

縱然就是她最好的朋友，現在只怕也難以一眼認得出椅上的這個人就是她。

北彪林雄並不是胡香的朋友，普通朋友也不是。

他們却臉都青了。

最低限度他們都知道椅上的是一個死人。

這樣的死人在今天他們已經是第二次見到。

林雄脫口驚呼道：「這……這不是水觀音的屍體。」

北彪輕叱道：「水觀音的屍體尙在美人樓。」

林雄道：「也許美人樓發生屍變，她跟着我們跳到這裏來了。」

北彪打了一個寒噤，道：「光天化日之下，那來這種事。」

林雄道：「然則是誰的屍體？」

北彪上前兩步，定睛望了一會，道：「這個女人好像是胡香？」

林雄奇怪地道：「她怎會這樣死在這裏？」

北彪道：「這要問柳三風了。」

他轉身奔出。

才來到書齋門口，石球已硬拉着柳三風走進來。

他連忙偏身讓開。

石球即時問道：「書齋內到底有什麼東西？」

北彪瞟了柳三風一眼，道：「有一具屍體！」

「屍體？」石球一驚，追問道：「是誰的屍體？」

北彪道：「好像是胡香。」

「胡香？」石球的目光立時落在柳三風的面上。

柳三風嘆了一口氣，道：「那不錯是胡香的屍體！」

北彪說道：「她死得就像是水觀音一樣！」

這句話出口，不單止石球吃驚，就連柳三風也彷彿震驚，脫口道：「什麼？水觀音死了？」

看樣子，他似乎還未知道那件事情。

石球沒有回答他，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他好幾眼，冷笑道：「怪不得你不讓我們進入書齋。」

柳三風訥訥地道：「我……我……」

石球截口道：「你幹的好事。」

柳三風慌忙搖手，道：「我……」

一個我字才出口，石球又打斷了他的說話，道：「進去說明白！」

他一把將柳三風拉進書齋。

柳三風本來也是一個高手，竟然無力抗拒石球的一拉。

他事實已經心神大亂。

北彪連隨將門戶關上。

他到底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捕快。

石球跟着跨前幾步，將柳三風推倒一張椅上，道：「看穩了！」

林雄北彪應聲走過去，左右按住了柳三風的肩膀。

石球逕自走到胡香的屍體前面。

他俯下半身，端詳了一會，脫口道：「看樣子她又是中了火蜈蚣的毒血毒。」

柳三風那邊立時一呆，喃喃自語地道：「火蜈蚣的毒血，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

北彪林雄沒有理會他，他們的目光正跟着石球的目光移動。

三人的目光突然都落在地上。

石球是突然發現碎裂在地上的那一瓶美人酒。

酒瓶已碎裂，酒濺了一地，尙未完全乾透。

濺上酒的磚塊就像被什麼侵蝕過一樣，現出了一塊塊的白色。

石球俯下的身子倏的一直，變色道：「毒莫非又是下在一瓶美人酒之內？」

林雄北彪聞言亦自變色。

柳三風却衝口而出道：「正是下在一瓶美人酒之內。」

石球應聲回頭，瞪着柳三風，道：「你想的好辦法！」

柳三風連忙分辯道：「這件事與我完全沒有關係。」

石球大笑道：「十個兇手被拘捕之時，最少有九個半是這樣替自己分辯。」

柳三風搖頭歎息，道：「我沒有理由毒殺胡香！」

石球道：「一個人說話要問良心。」

他在旁邊的一張椅子坐了下來。

一坐下，他似乎就忘記了這件事，左右望了一眼，道：「方才我說到什麼地方去了？」

北彪道：「頭兒說到要替他說出那一個一石二鳥的辦法。」

石球道：「不錯。」

他輕咳一聲，一清嗓子才接下去，道：「那的確是一個好辦法。」

柳三風不由望着石球。

他倒想石球說一個清楚明白。

石球却沒有說下去，目光又回到柳三風面上，忽問道：「金滿樓可有父母兄弟妻兒。」

柳三風道：「聽說沒有。」

石球道：「是眞的沒有，所以萬一有什麼不測，他的財產便屬於公家所有，至於別人欠下他的賭債縱然有證據留下，依照官府一向的習慣，大都是不了了之，因爲賭錢本來就犯法，官府絕對沒有理由替死者追討賭債，否則給上頭知道，可就痲煩了，況且金滿樓一向只信任自己，一切錢財契約據講都存放的很秘密，他死後，別人能否找到也成問題，是以欠他債的人，據講都希望他突然病發身亡。」

他一頓又道：「你當然沒有例外。」

柳三風沒有作聲。

石球接道：「可是他的身體向來都很好，現在要他死，相信就只有一個辦法——謀殺。」

柳三風仍不作聲。

石球瞟着他，道：「這說是容易，進

行起來却絕不簡單，首先必須有一個萬全的計劃，否則一不小心，給查出，自己便得賠上一條命。其次金滿樓手下衆多，本身也懂得武功，聽說還十分厲害，要殺他，一擊不中，不難亦賠上一條命。」

柳三風點頭。

石球冷笑道：「你當然不會冒這種險，却又非殺金滿樓不可，這如何是好？」

北彪不覺脫口問：「如何是好？」

石球道：「這最好自然就是來一個移屍嫁禍，一石二鳥之計。」

他目注柳三風，冷笑接道：「你一方面繼續遊說水觀音，一方面令人假扮金滿樓，送一瓶有毒的美人酒，給水觀音。」

柳三風聳然動容。

石球接下去：「這一來，別人都認爲是金滿樓行兇殺人，正所謂殺人者死，於是你既不用再還債，又從此擺脫水觀音的糾纏，豈非就一舉兩得？」

柳三風脫口問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石球道：「今天早上，你離開美人樓之後。」

柳三風苦笑道：「我既不在場，這與我又怎會有關係。」

石球道：「你的不在場，正是你聰明的地方。」

柳三風道：「請你說清楚。」

石球道：「昨天你整天在美人樓水觀音的房間這件事，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柳三風道：「不錯。」

石球道：「是以，昨夜假冒金滿樓在美人樓買了一瓶美人酒的那個人當然不是你。」

柳三風道：「我不是妖怪。」

石球道：「小欣姑娘送酒到水觀音的房間之時，你仍在水觀音的房間之內，又一次證明那個人不是你。」

柳三風道：「我……」

石球截道：「一聽到敲門你才慌忙穿上衣服，越窗而出，故意在窗外地上留下脚印，又故意讓人看見你越牆而去，這我們一查起來，他們都可以證明，水觀音的人雖然在房內，死時你却已離開，你豈非就可以完全置身事外？」

柳三風道：「我……」

石球又截道：「你這個計劃無疑非常巧妙，只可惜太複雜，變成弄巧反拙。」

他冷笑接道：「一個計劃越複雜就越容易露出破綻，一個人即使怎樣聰明，亦未必能够同時兼顧那麼多的細節，何況你雖然處處小心，選擇的同黨，却是大意非常。」

柳三風道：「他那裏大意了？」

石球道：「他沒有事先查清楚金滿樓昨夜在什麼地方。」

柳三風不禁道：「金滿樓昨夜在什麼地方？」

石球道：「他去了平山堂，今天中午才被我帶回城中，這件事，最少有十個人可以替他作證。」

柳三風道：「可是他……」

石球道：「他更沒有理由殺害水觀音，就算有，也不會明目張胆地，公然去進行！」

柳三風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即使他眞的有足夠的不在現場的證人證據，我何嘗沒有？爲什麼只懷疑我一個人？」

他歎氣接道：「難道就因爲我快將變成一個窮光蛋，說話也變得無足輕重？」

石球反問道：「不成人窮了，就應說謊？由開始到現在你是否還記得說過多少謊話？你是否也知道一個人一再說謊是表示什麼？」

柳三風只有歎氣。

石球冷笑道：「我們所以懷疑你，也不是全憑推測……」

柳三風截口追問道：「你還有什麼證據？」

石球立即道：「今天你應該知道是水觀音的什麼日子。」

柳三風沉吟着說道：「好像是她的生日。」

石球忽然從懷中取出那隻玉指環，道：「這隻玉指環，是不是你的東西？」

柳三風一怔，道：「是。」

石球道：「從那裏得來？」

柳三風道：「是金滿樓賣給我，那時我們還是很好的朋友，不過在一年之前，因爲水觀音看見喜歡，我已經將之送給她了。」

石球道：「這件事有誰知道？」

柳三風想了想，搖頭道：「沒有人知道。」

石球笑道：「這麼貴重的東西你也捨得送給她？」

柳三風微喟道：「這個人的性情你難道還不知道？她喜歡的東西，不給她，生氣是其次，千方百計她也要弄到手才肯罷休。」

石球道：「是麼？」

柳三風道：「如果她不是這樣一定可愛得多。」

石球冷聲道：「她也是喜歡你，但始終都不能據爲己有，豈非更生氣，更不擇手段？」

柳三風點頭道：「有時她纏的我簡直透不過氣來。」

他一聲歎息，接道：「老實說，我眞的有些後悔沾上她，近來我經已筋疲力盡，可是，她仍要迫我到美人樓，有時我眞的想跟她一刀兩斷，她却什麼也不管，似乎已下定了決心，寧願弄死我也不讓我脫身……」

石球道：「於是你索性就自己採取行動，來一個先下手爲强了，是不是？」

柳三風正想回答，石球的說話已然接上，道：「胡香的對你，依我看也是與水觀音的對你一樣，是不是亦因此，你一不做二不休，連她也殺掉了？」

柳三風又是歎息一聲，道：「我沒有殺人，一個人也沒有殺。」

石球道：「我也想相信你的說話，只可惜你的嫌疑實在太重。」

柳三風道：「可是……」

石球冷聲截道：「胡香死在你的書齋內，你曾經一再攔阻我們進入書齋，只是這件事，你已經難以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

柳三風道：「胡香不錯死在我這個書齋內，却是因爲服下了別人送給她的一瓶，下了毒藥的美人酒！」

石球道：「與水觀音一樣，很巧！」

柳三風道：「那瓶美人酒是放在一個錦盒之內，裏面還有一張美人箋。」

石球道：「更巧！」

柳三風接道：「那張美人箋，上面寫着……」

石球截口道：「那張美人箋現在在那裏？」

柳三風道：「我放在衣袖內。」

他從衣袖中取出那張美人箋，石球搶在手裏，却看也不看，道：「我任職捕頭多年，所知所遇的案件已不知多少，却從來都沒有聽見這樣巧的案件，今日這件案雖則並非同時同地發生，主謀却顯然是同一個人，一個人有兩個同黨，實在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柳三風不能不點頭。

石球接又道：「而那個主謀顯然就是你！」

他的一隻手指幾乎已碰着柳三風的鼻子。

柳三風連連搖手。

石球跟着喝問道：「你那兩個同黨到底是誰？現在在什麼地方？」

柳三風搖頭道：「這件事眞的是與我無關。」

石球冷笑道：「也許你不過一時忘掉，在牢裏坐上一天半天，就會記起了。」

他連隨一聲叱喝：「林雄，你先帶他回去，關起來。」

林雄一聲「知道」，一把抓住柳三風的肩膀。

柳三風居然沒有掙扎。

也不用林雄推拉，他自己舉起腳步。

據講他並不是一個這樣溫順的人。

莫非他經已有了主意？那又是什麼主意？

× × ×

目送林雄柳三風遠去，北彪忍不住問道：「頭兒，怎麼你不先看看那張美人箋就拘捕他？」

石球道：「不必看我也知道那張美人箋之上寫着什麼的了。」

北彪奇怪問道：「寫着什麼？」

石球道：「美人酒贈美人嚐！」

他將那張美人箋遞了過去。

北彪接下打開來一看，不由就瞪目結舌。

那張美人箋之上寫着的，正是那七個字！

石球歎息接道：「其實一看見胡香的屍體，與及碎裂在地上的那瓶美人酒，我已經知道那瓶美人酒就是那個女人昨夜買的那瓶，亦知道那個女人眞的要殺人，對象也就是胡香。」

北彪道：「哦？」

石球道：「揚州城中武功比那個女人還要高強的女人，除了胡香之外，我實在想不出還有那一個，只可惜我看見胡香的屍體才省起來。」

北彪道：「不過就算當時就已省起來，一樣來不及的了，因爲我們跟着便趕來這裏，在我們趕來之前，胡香經已飲下那瓶美人酒。」

石球道：「一樣的毒藥，一樣的殺人方式，我實在難以相信竟然有這麼巧的事情。」

北彪道：「難道那個主謀眞的是柳三風。」

石球沉吟道：「也許眞的是，不過是也好不是也好，我們現在都有足夠的理由將他關進監牢。」

北彪道：「目前的確是以他的嫌疑最重。」

石球摸摸下巴，接道：「這未嘗不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我也早就有這個意思，難得現在有這個機會，不關他一兩天，未免太對不起自己。」

這簡直就是說，他在乘機公報私仇。

北彪不由笑道：「幸好他沒有聽到頭兒這番說話。」

石球道：「聽到又如何？他難道有辦法洗脫自己的嫌疑？」

北彪道：「這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

石球道：「除非怎樣？」

北彪說道：「又再發生一件這樣的案子。」

石球大笑道：「一而再，再而三，那有這麼巧，即使兇手是同一個人，除非是一個瘋子，否則也不會一再用這個方法，連殺三人。」

北彪道：「我們現在又應該怎樣？」

石球道：「這兩件案必然有連帶關係，我們應該徹底調查淸楚每一件事物，也許會有所發現。」

北彪道：「那個女人又如何？」

石球沉聲道：「吩咐所有兄弟繼續追查，非要將她找出來不可！」

× × ×

世間的事情有時就是這樣巧。

一樣的美人酒毒殺案竟然又發生。

這是第三次，發生在柳三風被關進監牢後第二天的黃昏。

× × ×

未到黃昏，將近黃昏。

小欣正在家門前與小翠說話。

美人樓已被暫時封閉，所以小欣只好回家中居住。

小翠與小欣自幼已經認識，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到衙門投案，小欣也是找她來作件。

她就住在小欣的附近，閒着無聊便走過來找小欣說話。

她們仍然是談論水觀音胡香的被殺，柳三風的被捕這兩件事。

這兩件事早已傳遍揚州。

× × ×

也正在這個時候，那邊忽然抬來了一頂轎子。

兩個轎夫竟就將那頂轎子停在小欣的家門之前。

小欣小翠不由停下了說話，奇怪的望着那頂轎子。

轎子旁邊還跟着一個家丁裝扮的中年人。

他連隨上前，道：「請問……」

小翠口快，截住了他的說話，道：「你找誰？」

中年人道：「這兒，是否小欣姑娘的家？」

小翠點點頭道：「你難道就是來找小欣？」

中年人道：「正是。」

小欣脫口道：「你找我幹什麼？」

中年人又目光一轉，道：「原來這位就是小欣姑娘……」

小欣道：「我可不認識你。」

中年人道：「在下金壽，家主人金滿樓。」

小欣小翠都不由一怔。

金壽接道：「奉主人之命，在下來請小欣姑娘……」

小欣道：「請我到那裏？」

金壽道：「到主人家中一行。」

小欣又一怔，道：「幹什麼？」

金壽道：「昨夜因爲小欣姑娘的說話，我家主人才得免牢獄之災……」

小欣道：「我只是照直說話，那個人的確不是他。」

金壽道：「主人仍然感激得很，因此今日在家中設下酒席，請姑娘前往一聚，是以聊表謝意。」

小欣呆住在那裏。

小翠即時附耳道：「看來那個眞正的金滿樓也一樣瞧上你了。」

小欣道：「我……」

小翠截口道：「這樣好的機會你千萬不要錯過。」

小欣道：「可是……」

小翠道：「還可是什麼？這種機會別人可想也想不到。」

金壽的說話這時已接上，道：「主人吩咐，無論如何也要請到姑娘，如果請不到，在下也不用再回去了。」

小欣道：「這……」

小翠又截道：「這什麼，金大爺分明一片誠意，莫要辜負了才好。」

小欣輕聲道：「我從來都沒有這種經驗。」

小翠道：「沒有就更加非去不可。」

小欣道：「不知怎的，我總是有些害怕。」

小翠道：「你的胆子，不是向來大得很。」

小欣道：「這一次可不同，我是一個人……」

小翠道：「你難道怕他吃了你？」

金壽竟聽到這句話，微笑道：「我家主人向來都不會吃人。」

小翠失笑道：「當然不會，只有妖怪才吃人。」

金壽笑接道：「如果我家主人是妖怪，我早已被他吃掉了。」

他笑顧小欣，又道：「姑娘不必担心，我家主人的確是出於誠心，對姑娘全無惡意，事實，他也不是第一次這樣請客的了。」

小欣道：「是……是麼？」

金壽道：「而且大家都知道，除了在賭場鐵面無私，我家主人一向待人都非常和藹。」

小欣囁嚅道：「但我這般身世……」

她害怕只怕是這一點。

金壽立即道：「這一點姑娘更應放心，我家主人絕不是一個輕貧重富的人。」

小欣道：「我總得進去換一件像樣的衣服，也告訴父母一聲。」

這樣說無疑就是答應的了。

金壽欠身一禮道：「在下在門外等候姑娘。」

小欣一禮，道：「有勞。」

她這句話都還未說完，小翠已急急拉她進去。

望着這兩個孩子的背影，金壽的面上並無表情。

這種事情他已經習慣。

× × ×

小欣的父母當然沒有反對。

他們將小欣送到美人樓，除了減輕負担之外，其實還希望小欣能夠因此找到一戶有錢的人家。

現在顯然就是機會了。

金滿樓的年紀雖然大一點，但找遍揚州，相信也找不到第二個好像他那麼有錢的男人。

好像這樣的一個大好機會，他們又怎會放過？

一聽說，他們簡直就好像剛生下好幾隻鷄蛋的老母鷄一樣，滿屋子團團亂轉，對待小欣也立時像侍候公主一樣。

幸好小欣已決定去一趟，否則他們只怕會將小欣綑起來，抬出屋子去。

所以金壽在屋外，並沒有等的多久。

小欣也就這樣被送到金滿樓在西城的大宅。

× × ×

席設在後堂。

周圍的陳設當然非常華麗。

除了四個侍候的丫環之外，就只有小欣，金滿樓兩人。

小欣本來是有些害怕，可是到金滿樓展開笑臉，她便一些也不害怕了。

金滿樓的笑容實在又和藹，又迷人。

小欣一雙眼幾乎沒有離開過金滿樓的臉龐。

金滿樓笑問道：「你以前見過我？」

他的語氣亦溫柔而動聽。

小欣囁嚅着道：「見過幾次。」

金滿樓道：「我這個人其實並不怎樣壞。」

小欣道：「我知道。」

金滿樓道：「所以你不必害怕我。」

小欣道：「我沒有害怕。」

金滿樓道：「很好。」

他笑了笑接道：「我從來都沒有看錯人。」

小欣道：「哦？」

金滿樓笑道：「一見面，我就已知道你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

小欣的臉不由的一紅。

金滿樓却忽然歎了一口氣，道：「我却看錯了柳三風。」

小欣道：「柳三風？」

金滿樓道：「他本來是我的朋友，我也一直當他朋友看待，所以他欠下那麼多錢我也沒有要他馬上清還，相反一而再，再而三的寬限他，誰知道他忘恩負義，反而冒充我去毒殺水觀音。」

小欣沒有作聲。

金滿樓接道：「這一來，正所謂殺人償命，我是死定了。」

小欣仍不作聲。

（未完）

新穎俠情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斷劍殘鈎（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商泓洋和司馬湘蓮假扮紅絲雙煞，置身三皇教中，奉命前往拉攏金沙門，詎知途中與諫果父女及徒兒司馬瑞琨相遇，商泓洋的化裝被諫瑤琪瞧破，弄出一場誤會，使得司馬瑞琨妒火燒心，而把商泓洋和司馬湘蓮僞扮紅絲雙煞的事洩漏出去，商泓洋和司馬湘蓮知道再不能以紅絲雙煞身份露面，立刻改扮中年夫婦，那日在大與場歇宿，發現有很多武林中人，商泓洋和司馬湘蓮恐那武林人對金沙門不利，要往探查，同時商泓洋也想試試新練成的武功，但却未能碰到找碴的人，商泓洋忽道有辦法了——

義舉悲無助

司馬湘蓮道：「什麼辦法？」

商泓洋道：「妳只要摘下面紗，找碴的必然馬上就來。」

司馬湘蓮道：「爲什麼？」

商泓洋道：「英雄伴美人，必會惹來別人的嫉妒之心。」

司馬湘蓮道：「不，我是你的妻子，你怎能叫我以色誘人？」

商泓洋一怔道：「對不起，湘蓮，我沒有想到這些。」

司馬湘蓮一哼道：「你們男人就是這麼口沒遮攔，以後你給我小心一些！」

商泓洋道：「是，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司馬湘蓮白他一眼，再噗哧一笑道：「其實這件事十分簡單，別人不找咱們，咱們就不會去找別人麼？」

商泓洋道：「有道理！」

他們說話之間，已來到一家酒樓之前，先會意的相視一笑，然後併肩走了進去。

此時晚餐時間雖過，酒樓仍然人聲噪雜，原因是有些吃完了的還沒有走，有些則正在進餐。

狹路遇寃家

商泓洋環目一瞥，瞧到左側臨窗坐着三名大漢。

他們全在四旬上下，一律勁裝疾履，帶着明晃晃的兵刃。

這三人滿面橫肉，目帶兇光，只要瞧看一眼，就知道他們决非善類。

商泓洋向司馬湘蓮一使眼色，便對那三人走去。

存心找碴，自然不必講什麼道理，因此，他雙眉一挑，冷冷地說道：「請你們換一個地方！」

這三名大漢的確不是好人，可也是黑道中的佼佼者。

他們在伏牛山安窰立寨，專做沒有本錢的買賣，而且好色貪貨，兩手血腥，平生所做的惡事，當眞是罄竹難書。

只是他們武功極高，有不少白道高人栽在他們的手裏，雖然他們惡名遠播，却沒有人敢輕捋虎鬚。

這三人是結義的兄弟，老大勾鑌雄，老二易振海，老三朱三絕，全是一副狂傲自大，動輒殺人的德性。

商泓洋叫他們換一個地方，他們先是一呆，然後一起縱聲狂笑起來。

這是一種十分冷酷的笑聲，包含着輕蔑與殺機，全酒樓的食客，都在笑聲中生出一股寒意。

惟一例外的是商泓洋夫婦，他們依然目如冷電，靜靜的瞧着他們。

笑，是示威，因爲他們的笑聲是以內力逼出來的。三名高手一起狂笑，此種威力是何等的驚人？

但，他們却戞然而止，原因是他們遇到了兩名可怕的高人。

大當家的勾鑌雄重新向商泓洋夫婦打量一眼道：「朋友！咱們有過節？」

商泓洋道：「沒有。」

勾鑌雄道：「那麼兩位爲什麼要向咱們兄弟找碴？」

商泓洋道：「在下想知道一件事。」

勾鑌雄道：「什麼事？」

商泓洋道：「閣下爲什麼來到銅仁縣？」

勾鑌雄一怔，道：「朋友，你是吃公事飯的？」

商泓洋道：「不。」

勾鑌雄道：「那麼，朋友不嫌管的太多了嗎？」

商泓洋道：「這是在下的嗜好！」

勾鑌雄哈哈一笑道：「好嗜好，朋友的萬兒怎樣稱呼？」

商泓洋冷聲說道：「追魂刀楊宏侖，閣下是……」

勾鑌雄道：「原來是楊朋友，在下勾鑌雄，咱們兄弟居住伏牛山區。」

商泓洋哼了一聲，道：「伏牛三寇？很好，楊某總算找對了戶頭，說，你們是做什麼來的？」

朱三絕忍不住怒叱一聲道：「姓楊的你休要欺人太甚，朱三絕倒要試試你憑什麼如此狂妄！」

商泓洋道：「要試？可以，不過在下要事先說明，試的代價十分之高！」

朱三絕一脚踢開了坐櫈，道：「姓楊的，咱們城外見。」

商泓洋道：「好，閣下請。」

× × ×

追魂刀王沒有人聽說過，但伏牛三霸却是名震江湖的人物。

不過，追魂刀王既敢向伏牛三霸找碴，他當然不是一個省油的燈。

因此，銅仁轟動了，一股人潮隨着約鬥的雙方湧出城外。

在一片山坡之上，他們停了下來。朱三絕摘下一對五行輪首先躍入場中。

「姓楊的，三爺先伺候伺候你。」

「我說過，試的代價十分之高，閣下現在還可以重新考慮。」

「少賣點狂，姓楊的，三大爺要不將你立斃輪下，朱三絕馬上橫輪自栽。」

「好吧，你既是不見棺材不掉淚，楊某只好讓你嚐嚐鋼刀的滋味。」

嗆的一聲，商泓洋拔出了長刀，脚下輕輕一跨，已迫近朱三絕身前五尺。

「出招吧，姓朱的。」

「好！」

一片勁風送來一隻輪影，耀眼的晶芒直撲商泓洋的面門。

勁沉力猛，出手一招，便顯出朱三絕的確具有不凡的功力。

不過商泓洋沒有動，他兀立如山，連眼皮也沒有撩動一下。

朱三絕這一招並沒有用實，他只是一吐即收，迅捷無比的收了回去。

但他的身形隨着一收之勢猛的一轉，然後雙輪齊飛，分別扎向商泓洋的前胸及左脅。

這一招才是朱三絕眞正的殺着。

這一招的迅急也使人目不暇接。

只是他這招殺着依然走空，因爲商泓洋的身形也像旋風般的忽然一轉。

這一轉的速度較朱三絕更快，他掌中的長刀也同時左右一擺。

看來這似乎平常得很，追魂刀王也不過如此。

然而怪事就在人們認爲十分平常之際發生，朱三絕的一對五行鋼輪竟同時跌落地面。

而且他雙手都在淌着鮮血，還好像少了一點什麼。

不錯，他的確少了一點什麼，那是兩根手指。

更糟的是兩根大姆指，朱三絕等於被商泓洋廢掉了武功。

十指連心，這位伏牛山的三當家的痛得臉色蒼白，頭冒冷汗，全身上下都在不停抖索。

他眼中冒着怒火，咬牙切齒的恨聲道：「你太狠了，姓楊的，咱們無怨無仇，你竟下如此的毒手！」

商泓洋冷冷道：「伏牛三寇兩手血腥，楊某留下你一條生命，你應該知道滿足。現在楊某讓你放下屠刀，對你可能是一件好事。」

他不再理會朱三絕，回頭對勾鑌雄道：「輪到你了，大當家的。」

勾鑌雄搖搖頭道：「我不是你的對手，不想跟你拚鬥。」

商泓洋神色一怔，他想不到勾鑌雄會說出此等話來。

武林之中，大都愛名重於惜命，伏牛三寇又是黑道中名頭頗響的人物。

不管是流芳百世，或者是遺臭萬年，成名究竟是不容易的，勾鑌雄居然如此惜命，實在大出商泓洋的意外。

那麼他如果不是一個懦夫，就是一個極端可怕之人。

司馬湘蓮也有同樣的想法，只不過她心思細密，觀察得更深入幾分。

於是，她踏前幾步道：「大當家的不願與拙夫過招，那是你太客氣了，這樣吧，小婦人代替拙夫跟大當家的玩幾招如何？」

勾鑌雄道：「這個……咳，咱們無怨無仇，何必一定要兵戎相見？」

司馬湘蓮道：「大當家的名震江湖，伏牛三霸的字號，不是一天闖出來的，現在拙夫廢了你的三弟，難道你就不想挽回你們聲譽？」

二當家的易振海道：「老大！讓我來，咱們的確不能忍下這口窩囊氣。」

勾鑌雄長長一嘆道：「咱們兄弟已經栽了，伏牛三霸就此江湖除名，老二你又何必多此一舉！」

司馬湘蓮道：「大當家的提得起，放得下，果然不愧是伏牛三霸之首，不過，賢昆仲往日爲惡江湖，劣跡如山，你縱然想金盆洗手，重新做人，你也應該對往事有一個交待！」

勾鑌雄道：「楊夫人之意是……」

司馬湘蓮道：「說出你來銅仁目的來。」

勾鑌雄道：「在下有難言之隱，希望楊夫人能夠體諒。」

司馬湘蓮微微一笑道：「所謂難言之隱，不過受到某些挾持而已，不要担心，我既然叫你說，就有能力解除你的隱痛。」

勾鑌雄沉署半晌道：「楊夫人！咱們可否換個地方？」

換個地方是應該的，既是難言之隱，自然不宜當衆宣揚。

但司馬湘蓮却目光流轉，向四週瞧熱鬧的瞥了一眼道：「我正要你告訴大家，是什麼人在暗中搗鬼。」

勾……：「好吧，楊夫人既是如此堅持，在下……」

在下怎樣？他沒有再說，因爲他已經失去了生命，想說也無法說了。

接着噗噗噗三聲巨响，伏牛三霸同時仆倒下去，他們遭了別人的暗算，三兄弟竟然同時死亡。

司馬湘蓮大吃一驚，秀目四瞥，瞧不到半點異狀，及與商泓洋檢查伏牛三霸的死因，才發現是一種淬有劇毒的歹毒暗器所傷。

它是三寸長短的毒釘，見血就可封喉。

司馬湘蓮輕輕一吁道：「好歹毒，殺人滅口。」

商泓洋道：「咱們誤打誤撞，可能碰到一樁棘手的問題。」

司馬湘蓮道：「棘手才够刺激，走，咱們先回客棧再說。」

他們剛剛轉身，却被一個短衣大漢攔住去路。

「見過楊大俠……」

「閣下有何見教？」

「小的是本城的捕頭方善……」

「哦，可是咱們並未殺人。」

「是的，小的之意是請楊大俠隨小的前往縣衙領賞。」

「領賞？」

「是，因爲伏牛三寇犯案無數，縣府衙有賞格。」

「咱們不要，你去領吧。」

「多謝楊大俠！」

待方善千恩萬謝的離去，商泓洋才與司馬湘蓮相視一笑。

他們回到客棧，已是掌燈時分，店小二一眼瞧到他們，立卽含笑迎了上來。

「大俠，夫人，請，小的替兩位泡好了茶，如果還要什麼，儘管吩咐就是。」

商泓洋道：「多謝小二哥，有茶就可以了，咱們不要別的。」

瞧店小二的神色，他們居然在銅仁縣城闖出了萬兒。

的確，他們是闖出了萬兒，追魂刀王楊宏倘的大名，在銅仁城裏已是婦孺皆知。

不過，人怕出名豬怕肥，出了名並不見得當眞有什麼好處。

加以商泓洋夫婦志不在此，如此一來，他們倒提高了幾分警惕。

進入房中，司馬湘蓮首先向四週査看，縱然是一物之微，她也不肯放過。

然後柳眉一挑，哼了一聲道：「姑奶奶是用毒的老祖宗，你居然敢跟我來這一套！」

商泓洋道：「湘蓮！妳發現了什麼？」

司馬湘蓮道：「有人在咱們的被褥之上洒了毒。」

商泓洋一怔道：「那裏不好洒，爲什麼要洒在被褥之上？」

司馬湘蓮嬌靨一紅道：「不告訴你！」

商泓洋呆了一呆，忽然哈哈一笑道：「我明白了，那人是想……」

司馬湘蓮嬌嗔道：「不准你說！」

商泓洋道：「好，我不說，只是，這套被褥……」

司馬湘蓮道：「我如果還怕這套被褥，豈不是枉稱毒姑。」

商泓洋道：「對，我幾乎忘了妳是使毒的高手。」

司馬湘蓮白他一眼道：「你最好不要忘記，否則惹火了我你就吃不消了。」

商泓洋道：「難道妳敢毒害親夫？」

司馬湘蓮道：「天下最毒婦人心，我有什麼不敢！」

他們在調笑之中，司馬湘蓮已消除了被褥上所洒之毒，然後面色一整道：「泓洋！今後呢？咱們該怎麼辦？」

商泓洋道：「由伏牛三寇被人滅口之事猜想，這銅仁城中必然隱着一種陰謀。」

司馬湘蓮道：「不錯，可是咱們却得不到半點綫索。」

商泓洋道：「不能由伏牛三寇所中的暗器，及被褥上所洒之毒瞧出一些什麼？」

司馬湘蓮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什麼人使用那樣的淬毒暗器，至於使毒之人，江湖上又十分之多。」

商泓洋說道：「這不要緊，咱們可守株待兔。」

司馬湘蓮道：「對，那般人不會放過咱們的，不過敵暗我明，咱們必須要處處當心。」

商泓洋道：「我還有一個辦法，咱們依樣葫蘆。」

司馬湘蓮道：「再找幾個倒霉的？」

商泓洋道：「只有這樣，咱們才能爭取主動！」

司馬湘蓮道：「好，就這麼辦。」

她語音甫落，門外忽然响起一陣脚步之聲，片刻之後店小二的呼喚已傳了進來。

「楊大俠！有客人拜訪。」

商泓洋道：「門沒有閂，請進。」

店小二推開房門，指着身後的一名年約五旬，留着兩撇山羊鬍的靑衫老者道：「這位是本城端木老爺的管家……」

不待店小二說完，靑衣老者便揮手叫他退出，然後雙拳一抱道：「兄弟趙三省，奉家主人之命，特來拜候楊大俠。」

商泓洋道：「不敢當，不過在下與貴主人似乎素昧平生……」

趙三省道：「不錯，敝主人的確不認識楊大俠，只是傍晚三條人命……」

商泓洋微微一楞道：「原來貴主人是吃公事飯的！」

趙三省道：「楊大俠不要誤會，兄弟此來與公事無關，不過敝主人名震西南，本城的縣太爺也要聽命而行。」

司馬湘蓮撇撇咀道：「原來是一個地頭蛇，想怎樣你說吧。」

趙三省面色一變道：「就算敝主人是地頭蛇吧，但强龍不壓地頭蛇，楊夫人應該知道這點道理。」

商泓洋道：「閣下勿須逞口舌之利，說出你的來意吧。」

趙三省道：「敝主人不願本城再發生流血事件，所以希望兩位於明晨離開。」

商泓洋冷冷道：「咱們只是路過銅仁，遲早總是要離開的。」

趙三省道：「楊大俠是答允了？」

商泓洋道：「不！」

趙三省一呆道：「楊大俠之意……」

商泓洋道：「很簡單，銅仁縣城不是姓端木的，在下夫婦只要付得起店錢，沒有人能干涉咱們的行動。」

趙三省道：「兄弟說過，强龍不壓地頭蛇，楊大俠何不考慮考慮！」

商泓洋道：「考慮？嗯，好像有點道理，不過考慮必須有點時間，你說對嗎？閣下。」

趙三省道：「楊大俠需要多少時間來作考慮？」

商泓洋道：「這就難說了，也許一個時辰，也許一天……」

司馬湘蓮道：「也許一月，也許一年。」

商泓洋道：「總之，你放心，銅仁縣窮山惡水，咱們決不會在這裏待一輩子。」

趙三省的面色再度一變道：「好吧，兩位如此固執，希望你們不要後悔！」

姓趙的留給他們一句狠話，再匆匆奪門而出。

這的確是一句狠話，因爲姓端木的是何許人也，他們根本就莫測高深，江湖上詭詐百出，他們不能不作一番防範。

防，必須要知己知彼，完全不明情況，要防也無從防起。

因此，司馬湘蓮提出了建議。

「泓洋，咱們今晚到端木家走走。」

「對，姓端木的居然敢公然撵追魂刀王離城，他必然有一種仗恃。」

「那麼咱們叫店小二前來問問，端木家座落何處。」

「好的。」

他們想叫店小二，店小二不待呼喚已經來了。

瞧神色，他似乎遇到了什麼難題。

司馬湘蓮微微一笑道：「小二哥，是不是咱們給你帶來了麻煩？」

店小二搓搓手，無限憤懣的道：「銅仁城是端木家的天下，這股子窩囊氣實在令人忍受不了。」

司馬湘蓮道：「那趙管事必然對你有所要求了，不要緊，你說。」

店小二道：「趙管事不講理，他不准小店明日再留兩位。」

司馬湘蓮道：「這沒有什麼，咱們明天可以另換一家。」

店小二道：「本城一共只有三家客棧，這幾天已經全部客滿，再說縱然有房間空出也沒有用，趙管事也會關照那兩家的。」

司馬湘蓮道：「你不必着急，咱們決不叫你爲難就是。」

店小二道：「夫人大人大量，小的萬分感激。」

司馬湘蓮道：「小二哥可知道端木家座落何處？」

店小二道：「在南街，由小店向東，走過一條街再向南，只要見到一對石獅子，門上掛有一塊東晉世家的橫匾就是。」

司馬湘蓮道：「多謝你，小二哥。」

商泓洋道：「我有點不解，端木家爲什麼有如此大的潛力？」

店小二道：「端木家有錢，除了金沙門，在銅仁縣境內就數他財雄勢大，另外端木梓是密宗的高手，一身功力也十分驚人。」

商泓洋道：「原來如此，好，你去吧，咱們明晨自會離開貴店。」

店小二道：「謝謝楊大俠，小的告退。」

待店小二走後，商泓洋冷哼一聲道：「端木梓如此可惡，咱們定要給他點顏色瞧瞧。」

司馬湘蓮道：「那是當然，不過咱們夜探端木家之事，可能要用點心機。」

商泓洋道：「怎樣用心機？」

司馬湘蓮道：「咱們必然已受到監視，一舉一動都很難不被監視者所察覺。」

商泓洋道：「依妳之意？」

司馬湘蓮道：「咱們來個金蟬脫殼！」

商泓洋道：「怎樣脫法？」

司馬湘蓮道：「我想咱們左側的芳隣，必然負有監視咱們的任務。」

商泓洋道：「妳是說那一對老夫婦？」

司馬湘蓮道：「不錯。」

商泓洋道：「妳怎能斷定他們是來監視咱們的？」

司馬湘蓮道：「這對夫婦是在咱們整治伏牛三寇之後才搬來，而且進房之後迄未發現任何音响，你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商泓洋道：「聽咱們的動靜？」

司馬湘蓮道：「不錯，聽咱們的動靜，如果咱們出去，他們必會開門瞧看，那時咱們只要迅速制住他們的穴道，再改扮做他們的模樣，不就可以金蟬脫殼了麼？」

商泓洋道：「好，咱們試試。」

他們收拾好了行囊，留下一錠銀兩做爲房錢，然後……

「唉，相公，這麼晚了還要走？」

「這件事十分重要，不走不行。」

「唉，好吧。」

他們故意提高聲浪，讓它傳給左側的芳隣，稍待片刻之後，才併肩走了出來。

左側的房門果然開了，那只是一條縫隙。

自然，縫隙的後面會有兩雙目光在窺探，他們出店之後就會隨後跟踪。

當商泓洋經過左隣的房前之時，他忽然右掌急吐，以暗勁將房門震開，同時身如狂飆，與司馬湘蓮閃身而入。

這一變化大出監視者的意料之外，他們震駭得想張咀呼叫，却已被司馬湘蓮點上了他們的穴道。

商泓洋關上房門，回頭對司馬湘蓮道：「要不要先問問他們？」

司馬湘蓮道：「此處不方便問，咱們還是按原定計劃進行吧。」

商泓洋道：「好。」

他們迅速脫下監視者的衣衫，畧加改扮，就變做一對年老的夫婦。

然後他們施施然走出店外，沒有受到任何人的注意。

出店向東，經過一條街再向南，果然瞧到一幢門前擺着石獅子的高大建築。

大門洞開着，兩盞風燈分掛左右。

燈下立着兩名勁裝漢子，一動不動的兀立着。

司馬湘蓮道：「咱們是不是來得太早？」

商泓洋道：「是早了一點，不過咱們只要摸清了當前的形勢，抖明了也沒有關係。」

司馬湘蓮道：「好，咱們由後面進去。」

後面靜悄悄的，他們很輕易的越牆而入，然後躍登屋面，逐房向前搜查。

終於，他們明白了，銅仁城的緊張形勢，原來是三皇教的傑作。

因爲他們瞧到了一個女人。

她面蒙黑紗，身着一件寬大的黑袍。

這是十分神秘的裝扮，幾乎使人無法斷定她是男是女。

不過商泓洋認出了她那雙纖纖玉手，雖然他只是在鄱陽世家瞧過一眼，但那一眼却使他畢生難忘。

於是他以傳音對身旁的司馬湘蓮道：「她，三教主！」

司馬湘蓮也傳音道：「不錯，想不到三教主會親臨銅仁！」

商泓洋道：「這是十分自然的，妳想，咱們冒充紅綠雙煞混入鄱陽世家，並獻計與岳槐發生關連，而且眞的紅綠雙煞又忽然消失不見，在三皇教來說，這的確是一樁極端嚴重的大事。」

司馬湘蓮道：「也是三皇教繼天蠶谷之後第二次重大的失敗。」

商泓洋道：「他們不願再有第三次的失敗，所以三教主才大駕親臨。」

司馬湘蓮道：「三皇教想除掉咱們，也怕咱們與金沙門聯合，此次他們以龐大的人力投入銅仁，可能要對金沙門作一次澈底了斷。」

商泓洋道：「此事十分嚴重，咱們先離開

此地再說。」

司馬湘蓮道：「好的。」

他們由屋面悄悄撤退，經南門越城而出。城外是麻江，奔騰的流水繞城而過，直趨湖南的麻陽。

他們沿江漫步，在一個地勢隱蔽之處，司馬湘蓮停下脚步，道：「泓洋，咱們在這裏聊聊。」

商泓洋道：「好。」

江岸有幾塊平坦的大石，他們就依偎在一塊大石之上。

司馬湘蓮忽然感到一陣噁心，忍不住一連吐了幾次口水。

商泓洋緊緊摟住她的嬌軀道：「湘蓮，妳怎麼啦？是不是傷風？」

司馬湘蓮面色一紅道：「不是……」

商泓洋道：「那妳爲什麼會這樣？明天咱們找個大夫瞧瞧。」

司馬湘蓮道：「我又沒有生病，找大夫瞧什麼？」

商泓洋道：「瞧妳，還說沒有生病！」

司馬湘蓮道：「你別管，我就是不要看醫生。」

商泓洋道：「好，此事明天再談，妳說咱們要不要通知金沙門預作防範？」

司馬湘蓮道：「金沙門也許已發覺銅仁城山雨欲來的形勢，但他們可能不明白內情，通知他們是必要的。」

商泓洋道：「現在就去？」

司馬湘蓮道：「嗯，反正咱們離開了客棧，今晚已無容身之處，去就去吧。」

商泓洋道：「好，咱們走。」

司馬湘蓮道：「別忙，先讓我歇歇！」

她原是一個剛健活潑的女性，此時却顯得份外的慵懶，動人的嬌柔。

接着嬌軀一斜，竟向商泓洋的懷裏倒了下去。

「泓洋，咱們將來……如果……」

「湘蓮，將來怎樣？如果什麼？」

她的粉頰忽然又印上一抹紅暈，長睫毛輕輕眨了幾下，秋月似的明眸滴溜溜一轉，咀角含春，帶着一絲含蓄的羞意。

此種眉挑目語，扣人心弦的媚態，縱然日日瞧看，也足以蕩魄奪魂。

何況明月在天，繁星點點，如霧的遠山，奔騰的流水，多麼富於詩情畫意。

此情此景，換了你能夠不情思飛揚嗎？

於是，商泓洋的頭低了下去，在她那火辣辣的櫻唇上一陣狂吻。

同時他的雙手也沒有閒着……

流水在瘋狂的衝擊，發出令人意亂情迷的聲浪。

此地不是巫山，却有聲聲猿啼。

良久……

「湘蓮……」

「嗯……」

「我不想在江湖上混了！」

「爲什麼？」

「爲妳……」

司馬湘蓮神色一呆，不過她終於明白了商泓洋的心意。

她先報以嫵媚的一笑，再面色一整道：「咱們可以找一個山明水秀之處，男耕女織，不問江湖上的是非，但不是現在。」

商泓洋道：「爲什麼？」

司馬湘蓮道：「咱們既然有心爲江湖除害，不滅三皇教將會終生無法心安。再說，三皇教，鐵環莊都不會放過咱們，不作澈底解決，咱們也不可能悠遊園林。」

商泓洋道：「這個……」

司馬湘蓮幽幽道：「溫柔鄉是英雄塚，你不能因爲我而消失了雄心壯志。」

商泓洋哈哈一陣豪笑道：「說得好，妳眞是一位賢淑的妻子，走吧，咱們現在就到金沙門去。」

×　×　×

這是一個美麗的山谷。

青青嫩草，蒼蒼古木，一道山泉，由谷中蜿蜒而出，它滋潤着谷中的草木，也灌溉着谷外的田疇，使這片山谷，顯出無限的生機。

這就是金沙門，岳氏子弟在金沙谷聚族而居。

天色只不過剛現曙光，一名虬髯滿腮的英武大漢，伴着一名風華絕代的美麗婦人來到金沙谷口。

「泓洋，等一等。」

「等什麼？湘蓮。」

「咱們不能亂闖，你別看谷口靜悄悄的，可能佈有極端歹毒的埋伏。」

「哦，妳瞧出了什麼？」

「我沒有瞧出什麼，只是憑江湖經驗，金沙門決不致如此疏忽。」

「好一個江湖經驗，夫人必是大有來歷之人了，請教……」

聽語氣，最後說話之人，決不是商泓洋及司馬湘蓮。

不錯他是一名錦袍老者，身後還跟着四名勁裝大漢，這一行五人，正由谷口緩步而出。

同時谷口兩側的山嶺之上現出無數人影，難以數計的强弓硬弩，正控弦待發。

金沙谷忽然變了，只不過刹那之間，一座靜悄悄的山谷，竟然佈滿了强烈的殺機。

商泓洋與司馬湘蓮互相瞧了一眼，才回頭向錦袍老者雙拳一抱道：「商泓洋夫婦求見岳槐。」

錦袍老者將他們夫婦由頭至脚的打量一陣道：「原來是商大俠，久仰，請問賢夫婦與咱們金沙門主有約？」

司馬湘蓮由懷中掏出蟠龍金牌道：「老人家請瞧瞧這個。」

錦袍老者接過金牌，畧一矚目，立即換上一副恭敬之色道：「請恕老朽適才失禮，兩位請。」

商泓洋道：「老人家不必客套，請問貴上下怎樣稱呼？」

錦袍老者道：「老朽岳念慈，負責守衛谷口。此地風露頗重，商大俠有話，見到少門主再說，請。」

岳念慈派遣一名大漢飛報岳槐，他親陪商泓洋夫婦進入谷口。

裏面是一條曲折的狹道，可容三騎並列。一排排青翠的巨松，依兩側陡峭的山壁整齊的排列着。

狹道險要之處，都有弩箭及滾木等佈置。當眞是一夫守關，萬夫莫開，縱然是千軍萬馬，也休想闖入這條狹道。

約莫頓飯時間，地形才豁然開朗，但道路錯綜複雜，滿眼森林密菁，初入谷中之人，難免有無所適從之感。

岳念慈當先帶路，或退或進，曲折迂廻，顯然，此種設置，必然大有文章。

他們進入密道不久，岳槐已帶着一名小童迎面奔來，當他瞧到商泓洋夫婦之時，不由神色一呆。

商泓洋微微一笑，同時雙拳一抱道：「岳少俠不認識咱們？愚夫婦就是紅綠雙煞。」

他改換了綠煞胡帝嗓音，岳槐又是一怔。

「原來是兩位前輩，你們……」

商泓洋道：「其中原委一言難盡，岳少俠

如果信得過愚夫婦，咱們找個時間再慢慢的細說。」

岳槐道：「好，慈叔你去吧，兩位隨在下來。」

通過八陣圖似的密林，才是金沙谷的心臟地帶，但見房舍千間，鷄犬相聞，雖然地處山谷，却有一片繁榮的景象。

岳槐將商泓洋夫婦領至一幢巨宅的客房，令小童奉了茶，才咳了一聲道：「兩位爲何如此裝扮？實在令在下難以理解。」

商泓洋道：「岳少俠所見到的紅綠雙煞是愚夫婦改扮的……」

隨後他將自己及司馬湘蓮的一切坦然相告，然後長長一嘆道：「三皇教以痲瘋病毒控制武林，其居心之毒惡已無庸贅言，現在該教三教主親率大批教徒進軍銅仁，並與地頭蛇端木梓聯合，顯然將不利於金沙門，爲貴門，爲正義，少俠似不宜坐視！」

岳槐義形於色的奮然道：「正義之前，義無反顧，金沙門決與三皇教周旋到底，兩位先在寒舍安歇，讓在下稟明家父之後咱們再作計議。」

商泓洋道：「多謝少俠！」

岳槐吩咐小童爲商泓洋夫婦準備早餐，然後告辭退出客房。

片刻之後，一名大漢將他們引至一所金碧輝煌的大廳，廳上坐有六名男女，其中之一便是岳槐。

岳槐首先迎出大廳，雙拳一抱道：「商大俠商夫人請裏面坐。」

商泓洋道：「少俠請。」

他們進入大廳，裏面的五名男女全都站了起來。

商泓洋夫婦作了一個羅圈揖道：「愚夫婦來得魯莽，請各位前輩海涵。」

立在大廳中間的是一名方面大耳，年約六旬的老者，此人雙目開闔之間，神光銳利得令人不敢逼視，一身功力只怕已達至爐火純青之境。

他對商泓洋夫婦雙拳一抱道：「商大俠好說，賢夫婦寵臨荒谷，這是敝門的榮幸。」

一頓接道：「老朽岳長天，他們是舍弟長壽，長策，壽弟媳梁椒，及拙荊施飄蓤。」

商泓洋夫婦道了一聲「久仰」，然後告罪入座。在小童敬茶之後，岳長策微微一笑道：「舍侄年少無知，竟敢孤身獨闖虎穴，如非商大俠暗中維護，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商泓洋道：「扶危濟困是咱們的本職，何況槐少俠除惡之心與在下不謀而合，在下怎能不稍盡棉薄。」

岳長策道：「聽說三皇教以痲瘋病毒爲禍武林，商大俠可曾親眼瞧見？」

商泓洋道：「拙荊曾任三皇教的天蠶谷主，負責種植毒花毒草，槐少俠也曾親眼瞧見鄱陽大豪夫人藍琪種植此等毒物，足證三皇教爲害江湖是事實，並不是商某在危言聳聽。」

岳長策道：「商大俠不要誤會，因爲仁義孟嘗金介岳名滿江湖，此事既然牽連到他的夫人，咱們不得不稍加愼重。」

商泓洋道：「是的，鄱陽世家不止是名震江湖，也是武林中揚名立萬決定品級之地，如果咱們說金介岳會爲害江湖，實在不易爲人們所採信。」

岳長策道：「不錯，老朽的確有此同感，再說三皇教與敝門風馬無關，他們來到銅仁，不見得是要對付咱們，退一萬步說，他們縱然心存鬼蜮，諒他們也無法能越過本谷的重重設置。」

司馬湘蓮微微一笑道：「我有一點拙見，不知道該不該說？」

金沙門主岳長天道：「商夫人勿須客套，有話但說無妨。」

司馬湘蓮道：「三皇教進軍銅仁，不管他們用心何在，對金沙門都是一樁嚴重的挑釁，再說，金沙谷雖是地形險要，設置週密，但任何嚴密的設置，都會有它不易克服的弱點，晚輩請問，如果有人在谷頂四週以火箭攻擊，再堵住金沙谷的谷口……」

金沙三老及兩位夫人同時面色一變，因爲司馬湘蓮擊中了他們的弱點。

如若敵人當眞採用火攻，再堵住金沙谷的出口，後果的慘烈實在不敢想像。

門主夫人長長一嘆道：「這當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咱們爲什麼一直都沒有想到？」

司馬湘蓮道：「三皇教進軍銅仁，不一定是想對付金沙門，但咱們却不能不作最壞的打算，這是拙見之一，其次，咱們要對付的是三皇教，並不是鄱陽世家，再說，如果咱們獲得金夫人爲惡的眞憑實據，無論金介岳怎樣名滿武林，他總不能推翻有目共覩的鐵證！」

岳槐道：「商夫人說的是，爹，金介岳的妻子藍琪，種植痲瘋毒花，是孩兒親目所見，要不是爲了追踪藍琪，孩兒也不會去那鄱陽世家……」

岳長天擺擺手道：「我知道，三皇教既想荼毒武林，你縱然不去惹他，他們也不會放過本門的，現在已經兵臨城下，咱們除了週旋到底還能有什麼選擇！」

岳長策說道：「大哥！小弟不敢反對你的決定，不過事關本門的安危，咱們似應從長計議。」

岳長天道：「你有什麼意見？」

岳長策道：「這個……」

商泓洋見岳長策語氣含糊，似乎對他們夫婦頗有顧忌。遂長身而起道：「也許三皇教只是爲愚夫婦而來，在下不該冒然前來打擾，湘蓮，咱們走！」

雙拳微一拱，逕自與司馬湘蓮轉身而去。

門主夫人施飄蓤道：「商大俠請留步。」

商泓洋停下脚步道：「門主夫人有什麼指教？」

施飄蓤道：「商大俠對小兒救命之恩，敝門還沒有報答，賢夫婦這麼一走，金沙門豈不成了忘恩負義之人了！」

商泓洋道：「別這麼說，門主夫人，商某雖然窮無立錐，還不至跋涉千里來求報答，門主夫人的好意愚夫婦心領了。」

他們不再半分停留，逕向來路飛馳而去。

在到達密林之際，司馬湘蓮道：「泓洋！密林不好走，咱們上樹梢。」

商泓洋道：「好的。」

他們原有一身極高的輕功，再習會了紅綠雙煞的捲龍身法，一經施展開來，宛如兩縷輕烟，不僅輕易的通過了密林，也輕易的闖出了谷口。

他們默默的走向東南方，一逕進入山區，直到遠離金沙谷，才在一片山坡之上停下來。

司馬湘蓮嘆息一聲道：「咱們跋涉千里，結果却是如此的令人喪氣。」

商泓洋道：「這也難怪，咱們犯了交淺言深的毛病，所涉及的又是該門一派的安危。」

司馬湘蓮道：「可是他們的少門主岳槐曾經親眼目覩！」

商泓洋道：「那有什麼用，如果他們認爲從開始就是一個圈套呢？」

司馬湘蓮道：「這樣，咱們只得孤軍奮戰了。」

商泓洋道：「那也不見得，我想三皇教既來銅仁，遲早會向金沙門下手的。」

司馬湘蓮道：「咱們怎麼辦？」

商泓洋道：「暫時隱蔽行跡，暗中窺探三皇教的動靜，必要時咱們得幫幫金沙門。」

司馬湘蓮道：「好吧！」

她語音未落，忽然感到一陣噁心，一連嘔了幾口酸水，連眼淚都流了出來。

商泓洋大吃一驚，急忙摟過她的嬌軀，萬分焦急的道：「我要妳瞧瞧醫生，妳就是不肯，走，咱們進城去。」

司馬湘蓮偎依在他的胸前，搖搖頭說道：「我實在沒有生病，爲什麼要去瞧醫生？我不去。」

商泓洋道：「瞧妳這個樣子還要咀硬，走吧，湘蓮，身體要緊，不要再孩子氣了。」

司馬湘蓮忽然螓首一抬，一對水汪汪的明眸向他瞧看着，一張紅若凝脂的粉頰，含着喜悅的羞意。

這一瞧，眞箇是風情萬種，媚態撩人，商泓洋忍不住地雙臂一緊，低下頭來就是一陣狂吻。

半晌，商泓洋長長一吁道：「走吧，湘蓮，不要小病不醫弄成大病，那可害慘了我。」

司馬湘蓮道：「奇怪，我生病怎麼會害到你呢？」

商泓洋道：「難道妳瞧不出我一時半刻都離不了妳麼。」

司馬湘蓮甜甜的一笑道：「還說呢，都是你害的，否則我怎會如此。」

商泓洋一怔道：「我害的？」

司馬湘蓮螓首一垂，將頭深深的藏在他的胸膛之內，雙肩輕輕的聳動，發着吃吃的輕笑之聲。

商泓洋捧起她的螓首，情不自禁的又在她的櫻唇上輕輕一吻，道：「妳說，爲什麼要賴上我。」

司馬湘蓮輕輕的道：「傻瓜，我害的不是病……」

商泓洋呆了一呆，終於悟出了其中道理。

他忽然一把將司馬湘蓮抱起，向山嶺間一陣狂奔。

同時高聲呼叫道：「爹，爹，我要……」

他如此呼叫決不是將別人叫爹，而是知道司馬湘蓮懷有身孕，一時興奮，而叫出「爹，爹，我要作爹了。」

誰知他語意未完，便被人斷章取意嗯了一聲道：「乖孩子，爹在這裏，要什麼你說。」

商泓洋神色一呆，他想不到會碰上如此尷尬的怪事，因而停止脚步，放下司馬湘蓮，然後向那討便宜的瞧去。

他是一個老者，老得的確可以做商泓洋的爹。

此人的長像也十分特別，祗要瞧看一眼，就會令人畢生難忘。

最刺眼的是一個酒糟鼻子，以及一頭白如銀絲的長髮。

酒糟鼻子是紅的，紅鼻配銀絲，自然十分觸目。

而且他的鼻頭特別粗大，使人覺得他整個面部好像只有一個鼻頭。

他的身裁不高，矮胖胖的像一隻圓桶，偏偏他穿着一件又寬又大的長衫，行走之時眞像滾桶似的。

不管他如何長像怪異，商泓洋知道他決不是一個常人。

再說，憑他那麼一大把年紀，讓他佔點便宜也沒有什麼要緊。

因此，商泓洋不願計較，伸手攬着司馬湘蓮的纖腰，一轉身就向來路走去。

他不願計較，但白髮老者倒計較起來了。

「咳，年輕人爲什麼沒有一點禮貌，見到我老人家一聲不吭就想走？哼，天下那有這麼便宜的事！」

一陣輕風，其快如矢，商泓洋只覺得眼前一花，白髮老者已攔住他的去路。

這一下可惹來司馬湘蓮的怒火，她明知白髮老者是高人，她却非掂掂他的斤兩不可。

「老混蛋，得了便宜賣乖，你不覺得欺人過甚？」

說話之間纖掌急吐，左右連環兩招，分襲白髮老者的左右雙脅。

「啊，姑奶奶，妳……」

白髮老者身形急閃，以捉摸不定的快速身法，閃避司馬湘蓮的攻擊。

避是避過了，可是他那件寬大的長衫却遭了噩運，嘶的一聲輕响，竟被司馬湘蓮撕下了一截。

玉手一抖，司馬湘蓮將撕下的破布擲於地面，小鼻子輕輕一皺，道：「給你一點警告，以後少佔別人的便宜。」

白髮老者呆了一呆，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好，我老人家好心不得好報，妳如果不賠我的長衫，咱們今後就沒有個完。」

商泓洋不願使白髮老者太過難堪，遂雙拳一抱，說道：「對不起，老人家，拙荊一時間失手……」

白髮老者不待商泓洋說完就拉開嗓門大叫起來：「廢話，我老人家跑了一輩子的江湖，才混到一件比較體面的長衫，現在被你的媳婦毀了，你說究竟賠是不賠？」

商泓洋道：「賠，撕一件賠兩件，老人家你看可好？」

白髮老者道：「這話可是你說的？」

商泓洋道：「是的，撕一賠二，咱們決不賴賬。」

白髮老者道：「好，拿來。」

商泓洋掏出一錠小金塊遞給白髮老者道：「夠了麼？老人家。」

自然夠了，這錠小金塊做十件長衫還有得多，那能不夠？

白髮老者將小金塊往懷裏一塞，白眉微微一聳道：「看在你小子的份上，我老人家告訴你一點消息。」

商泓洋道：「哦，請老人家指示。」

白髮老者道：「要鐵環的要找你，已經到了廝陽，要怎麼着你小子應該明白。」

商泓洋心頭一懍，他並不是害怕鐵環莊主衞桓武，是對白髮老者發生了疑問。

因爲他與司馬湘蓮已經易容改扮，白髮老者怎會對他如此明白？

他重新向白髮老者打量一陣道：「老人家請恕晚輩失禮……」

白髮老者哈哈一笑道：「你想摸摸我老人家的底？」

商泓洋道：「不敢，老人家既然關照晚輩，在禮數上晚輩就應該向前輩請教。」

白髮老者忽然收起嘻笑之色，投目遠山，長長一嘆道：「老夫無名無姓，你就叫我孤峯老人吧。」

商泓洋愕然道：「你是孤峯伯伯？」

白髮老者道：「是的，我是你的孤峯伯伯，聽說你爹被衞桓武所害，這可是眞的？」

商泓洋道：「是眞的，伯伯，我爹他……」

商泓洋是一個鐵錚錚的男兒，縱然生死當前，他也不會傷心落淚的。

現在他終於熱淚盈眶，忍不住悲泣起來。

因爲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他爹生前有不少朋友，到今天爲止，關心他的却只有孤峯老人一個。

於是，他將他爹勸衞桓武不要爲惡，反被姓衞的所害，他爲父報仇，又差一點喪生在九道梁，最後總算殺了仇人的一子一徒的經過，

爲孤峯老人一一詳述。

孤峯老人一嘆道：「原來其中有如此多的曲折，現在衞桓武又找到來了，你準備如何應付？」

商泓洋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他既然找我，侄兒正好跟他作一了斷。」

孤峯老人道：「好，咱們就會會姓衞的，瞧瞧他的鐵環究竟有什麼了不起的絕藝。」

商泓洋說道：「伯伯！侄兒有一點不情之請。」

孤峯老人道：「什麼事？你說吧。」

商泓洋道：「侄兒要親手爲父報仇，所以請伯伯不要插手。」

孤峯老人一怔道：「這……好吧，不過伯伯希望知道適才你媳婦的身法是跟誰學的？」

商泓洋道：「咱們得到紅綠雙煞的武功秘笈，是自己練成的。」

司馬湘蓮直到此時才有機會向孤峯老人施了一禮道：「適才多有冒犯，侄媳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

孤峯老人哈哈一笑道：「適才你們出了金子，伯伯倒佔了你們的便宜，這樣吧，我給你們一點東西，咱們就算彼此拉平。」

司馬湘蓮道：「一點小事嗎，伯伯何必放在心上。」

但孤峯老人已由他寬大的長衫之內取出一柄長劍，及一本薄薄的絹册道：「伯伯留住這些也沒有用，可惜這只是一柄短劍，八成還不值你們那錠金子，只是除此之外，伯伯身無長物，你們又不要伯伯幫助對付姓衞的，只好用這個聊表伯伯的一點心意。」

司馬湘蓮見孤峯老人一臉穆肅，知道不接受是不行的，遂雙手接過道：「多謝伯伯！」

孤峯老人道：「泓洋！你是否還有一個仇人名叫禽兆彪？」

商泓洋道：「沒有，侄兒不認識此人。」

司馬湘蓮道：「他是侄媳的師兄，伯伯是什麼時候見到他的？」

孤峯老人道：「有三個多月了，依伯伯看他似乎來意不善！」

司馬湘蓮一嘆道：「是的，他是先師的獨子，曾一再向侄媳迫婚，他如果知道侄媳已嫁泓洋……」

孤峯老人道：「這就是了。」

一頓接道：「伯伯知道你們的功力不弱，不過衞桓武不好惹，禽兆彪也不是什麼信男善女，伯伯走了，你們可得多加一份小心。」

商泓洋道：「多謝伯伯，侄兒會小心。」

孤峯老人走了，他如此飄然而去，却留給商泓洋夫婦太多的感觸。

衞桓武千里索仇，這早在商泓洋的意料之中，最使他們不安的還是司馬湘蓮的師門。

對師門，司馬湘蓮諱莫如深，商泓洋曾經問過，都被她用軟釘子碰了回去。

現在問題來了，紙包不住火，已經到了必須攤牌的時辰。

縱然如此，商泓洋仍不忍追問，他太喜愛她了，他不願加深她內心的不安。

於是，他牽着她的玉手，漫無目標的邁着脚步，直到前無去路，他們才停了下來。

「泓洋！我有點累，咱們就在這裏歇息一下。」

「好的！」

這是一片山壁，壁前綠草如茵，的確是一個歇息的好地方。

論景色，雄山列峙，如霧如烟，縱目四望，山河何等的壯麗？

然而，他們沒有心情欣賞這些，兩人默默的依偎着，幾乎提不起說話的興緻。

良久……

「湘蓮……」

「唉，我知道，事到如今，我應該告訴你了。」

「說吧，湘蓮，咱們是夫妻，應該無話不可說。」

「是的，我應該說，可是我怕……」

「妳怕什麼？」

「我怕影响咱們感情，我怕你不要我。」

商泓洋健臂一伸，一把將她緊緊的摟了過來，然後捧着她的粉頰，輕輕一吻道：「妳說會麼？湘蓮。」

司馬湘蓮幽幽道：「不會……」

商泓洋道：「那妳還怕什麼？」

司馬湘蓮道：「好，我說。」

× × ×

三十年前，江湖上出現了一次風暴。

雖然那時商泓洋夫婦都還沒有出世，但他們也知道那談虎色變的傳聞。

那樁風暴是一個暴戾兇狠，動輒殺人的傢伙所造成，他不僅武功高得出奇，而且使毒之能，天下無人能出其右。

他喜愛一個並不美麗的有夫之婦，爲了她，他毀了排教，毀了丐幫，使當年武林最大的一幫一教因而一蹶不振。

後來他終於得到了那個女人，總算結束了那駭人的風暴，但他的惡名却永植人心，也永留江湖。

他就是毒王禽翔，司馬湘蓮的師父。

禽兆彪是毒王禽翔的獨子，他繼承了毒王的武功，也繼承了毒王的暴戾。

司馬湘蓮不喜歡這位師兄，而禽兆彪却偏偏對她情有獨鍾。

在一個淒風苦雨之夜，禽兆彪闖進了司馬湘蓮的香閨。

他想霸王硬上弓，以暴力佔有他美麗的師妹。

但由於司馬湘蓮的力拒，終於引來了一個救星。

他是毒王禽翔的妻子，也就是毒王當年毀掉一幫一教所得來的女人。

她想阻止禽兆彪爲惡，誰知却惹來殺身之禍。

禽兆彪瘋了，他殺了他生身之母，他殺了聞聲而來的毒王。

風雨淒厲，草木含悲，似乎都在爲禽兆彪的逆倫而同聲一哭。

最幸運的還是司馬湘蓮，她的師父師母被殺，她却藉機逃出了禽兆彪的魔掌。

這是往事，但往事中却包含着許多辛酸與無比的恥辱。

× × ×

「泓洋！你不會瞧不起我吧？」

「我爲什要瞧不起妳？這不是你的錯。」

「謝謝你，泓洋，可是，我的師門是江湖上所不容的，而師兄逆倫犯上也爲人不齒。」

「妳不必爲這些担憂，咱們應該顧慮的只有兩點。」

「那兩點？你說。」

「第一，禽兆彪毫無人性，會不會在江湖上掀起另一場風暴？第二，他對咱們的威脅，較鐵環莊更爲可怕，如何防他，是咱們當務之急。」

「這個麼，論武功，咱們必可應付，如果他使用奇毒，咱們就會遭遇困難了。」

「妳也怕他使毒？」

「是的，在師門之時，我對武功較爲偏愛，而且師門的毒經被他所得，我自然是鬥他不過。」

「這不要緊，咱們如果與他相遇，立卽搶先出手，只要不讓他有時間使毒，就沒有什麼

好害怕的。」

「看來只好如此了，哦，咱們儘顧談話，倒忘了這個了，妳瞧瞧。」

她將孤峯老人給她的長劍及絹册交給商泓洋道：「孤峯伯伯給的決不是平常的東西，你先瞧瞧。」

商泓洋接過長劍，由劍鞘中抽出一瞧，原來是一柄色澤黝黑而又斷了劍尖的破劍，不由微微一笑道：「孤峯伯伯說的不錯，它實在不值咱們的那塊金子。」

司馬湘蓮道：「不一定，你瞧瞧那本絹册再說。」

商泓洋向手中的絹册一瞥，目光立即被它緊緊的吸住，神色也逐漸凝重起來。

良久，他才長長一吁道：「我差一點冤枉了孤峯伯伯，敢情這是一柄稀世難求名劍。」

司馬湘蓮道：「哦，它是什麼名劍？」

商泓洋道：「風陀，跟你的玉霰原是一對的。」

司馬湘蓮大喜道：「風陀斷劍，玉霰殘鈎，泓洋，可是絹册上說的？」

商泓洋道：「不錯，絹册上說斷劍殘鈎曾為前輩俠隱七貞子所獲，他以畢生的精力，創造了劍鈎兩套絕世武功。」

司馬湘蓮道：「兩套絕世武功是否都在絹册之上？」

商泓洋道：「正是。」

司馬湘蓮道：「聽說七貞子是一代武聖，他以畢生精力所創造的絕學，應該足以撥亂反正，冠蓋武林的了。」

商泓洋道：「按說應該是這樣的。」

司馬湘蓮道：「我有一點想法，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商泓洋道：「妳說說看！」

司馬湘蓮道：「當今武林亂象已萌，咱們不僅無力撥亂反正，且置身四面楚歌之中而無法自保，原因是咱們人單勢孤，功力又不足鎮壓羣雄，如果咱們能夠練成七貞子所遺留的絕學，那該多好。」

商泓洋道：「七貞子前輩的絕世武功，豈是一朝一夕能夠練成的！」

司馬湘蓮道：「所以我想咱們應該找一個人跡罕到之處，苦練該項絕學。」

商泓洋道：「可是金沙門正面臨危難，咱們不能不管。」

司馬湘蓮道：「金沙門高手頗多，又佔有地利與人和，如若該派當眞無力自保，憑咱們夫婦只怕也難挽既倒之狂瀾。」

商泓洋道：「這個……」

司馬湘蓮道：「泓洋！你還要考慮咱們未來的孩子，你應該找一清靜之地，好讓我安靜的生產。」

商泓洋道：「好吧，我聽妳的，咱們到湘西，該地山勢險惡，人跡不到之處頗多，妳看可好？」

司馬湘蓮道：「好的，啊，有人來了，你快收好秘笈寶劍，打發來人之後再作計議。」

商泓洋只不過剛剛收好秘笈，來人已然現身，他們一共是三個，領頭的是一名年約四旬的彪形大漢。

他們瞧到商泓洋夫婦，忽然加快腳步，匆匆奔了過來，領頭的大漢衝着商泓洋抱拳一揖道：「在下蘇建德見過商大俠。」

商泓洋一怔道：「蘇朋友認識在下？」

蘇建德道：「商大俠今晨駕臨敝谷，在下曾有幸一見。」

商泓洋道：「蘇朋友原來是金沙門的，當眞幸會得很，咱們夫婦正要前往他處，就此告辭。」

蘇建德道：「商大俠請留步，在下是奉師命前來迎接賢夫婦回谷的。」

商泓洋道：「哦，令師是誰？」

蘇建德道：「家師就是金沙門主，晨間言語誤會，家師希望商大俠能夠海涵。」

商泓洋道：「過去之事蘇兄不必再提，只是愚夫婦另有要事待理，令師的美意咱們只好心領了。」

他不再浪費唇舌，身形一轉，逕與司馬湘蓮向湘西奔去。

忽然……

「商大俠！請暫留俠駕……」

聽口音，是岳槐親臨，商泓洋雖是去意已決，但不得不停下腳步。

片刻之後，岳槐奔了過來道：「商大俠！家父適才言語不愼，小弟特來此負荆請罪。」

商泓洋道：「別這麼說，槐少俠，咱們交淺言深，商某是咎由自取。」

岳槐道：「家叔長策從未行走江湖，見識不到之處自然很多，希望商大俠不予計較，敝門自家父以下都將感激商兄的大德。」

商泓洋道：「槐少俠言重了，愚夫婦實在另有要事……」

岳槐道：「這樣吧，商大俠可將待辦之事告訴小弟，金沙門負責完成你的交待，你看如何？」

司馬湘蓮道：「泓洋！咱們就答允槐少俠吧。」

商泓洋道：「可是咱們……」

司馬湘蓮道：「只要金沙門能讓咱們住處清靜，咱們一樣可以繼續練功！」

岳槐道：「原來商大俠怕打擾練功，這容易，咱們有清靜的獨立精舍，小弟担保不會有人打擾。」

商泓洋道：「好吧，槐少俠盛情難却，愚夫婦恭敬不如從命。」

岳槐大喜道：「商大俠請！」

回到金沙門，岳槐果然撥給商泓洋夫婦一幢獨立的精舍，除了伺候他們夫婦的僕人，每天只有岳槐前來問候一次。

在第十二天的一個晌午，商泓洋夫婦剛剛用過午餐，岳槐忽然匆匆奔來求見。

商泓洋見岳槐神色有異，不由訝然道：「槐兄弟，出了什麼事？」

岳槐道：「端木梓勾結三皇敎，連續佔了咱們的三個金鑛。」

商泓洋哦了一聲道：「貴門一共有幾個金鑛？」

岳槐道：「五個，四個散佈在大興場，四十八溪，及桃映之間，另一個就在本谷。」

商泓洋道：「貴門準備如何應付？」

岳槐道：「我娘要撤回剩下一個金鑛的人手，集中力量，固守本谷，二叔三叔却要增派高手，守護那個金鑛。」

商泓洋略作沉思道：「令堂的計劃對了一半，令叔的辦法決不可行。」

岳槐道：「家母要小弟前來，正是為了請教商兄。」

商泓洋道：「不敢當，商某一得之愚，只能作為參考。」

岳槐道：「商大俠不必客套，家父母與叔叔們正在前廳議事，擬請賢夫婦移玉一談。」

商泓洋道：「好，槐兄弟請。」

在前廳，商泓洋夫婦參與了金沙門的高層會議，在聽過所有的意見之後，他提了一點參考。

他認為撤回剩下的人手是對的，但固守本谷，形成被動，必然處處受制於人。

如分兵守護金鑛，將予人各個擊破，金鑛仍將被佔，且損失了本谷的人力。

經商泓洋分析之後，門主夫人一嘆道：「

商大俠洞明利弊，分析入微，不能不令人心裏折服，咱們應該如何應付目前的難關，請商大俠一併賜敎。」

商泓洋道：「不敢當門主夫人的謬讚，所謂事不關心，關心則亂，在下局外人自然看得比較清楚，至於如何應付目前的難關，商某認為最好是以攻為守，因為只有面對現實才是解決之道。」

岳長天道：「對，咱們下書端木梓，要他限期交還金鑛，並賠償咱們的損失，否則咱們就約期一拚，以武力分個強存弱死。」

岳長天的決定，獲得全體的贊同，金沙谷立即掀起一股備戰的熱浪。

但事態的發展，却令人大感意外，由於端木梓的一紙覆書，又使到金沙谷陷於混亂中。

覆書的內容大致是這樣的，他說金沙門不應收容三皇敎的兩名叛徒，至於侵佔三處金鑛，只是對金沙門一點警告，只要金沙門交出叛徒，三皇敎願意交還金鑛，並賠償一切損失。

條件十分有利，要求也極為簡單，但金沙門却意見分歧，造成前所未有的混亂。

門主岳長天夫婦認為這是三皇敎的毒計，而且為了一個義字，他也不願出賣友人。

岳長壽岳長策等則認為保護金沙門的安全與利益重於一切，對商泓洋夫婦他們就顧不得那麼多了。

在金沙門的利益重於一切的原則之下，岳長天雖為一門之主，但也不能違反衆議，於是，在幾經磋商之後，他們便作了一個折衷的決定。

第一，婉勸商泓洋夫婦離開金沙門，由岳槐担任這項極難啓齒的任務。

第二，覆書端木梓，說明金沙門並未收留三皇敎的叛徒。原有一對楊姓夫婦在此作客，但已離開金沙谷，如果三皇敎對他們有什麼恩恩怨怨，金沙門決不插手過問。

第三，限三日之內交還被侵佔的金鑛，否則金沙門將不惜一戰。

以上的三點，派專人送往銅仁，並由岳槐面告商泓洋夫婦。

最後，岳槐萬分歉疚的道：「家父無力獨駁衆議，以致愧對商兄……」

司馬湘蓮冷哼一聲道：「槐少俠不必為難，令叔也沒有做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是合乎人性的，不過三皇敎志在整個武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咱們言盡於此，泓洋，咱們走。」

他們就這樣離開了金沙門，像兩個離羣的孤雁，在山嶺間踽踽而行。

良久，商泓洋長長一嘆道：「咱們千里奔波，想不到竟成畫餅。」

司馬湘蓮道：「這有什麼要緊，人本來就應該靠自己的。」

商泓洋哈哈一笑道：「妳說的不錯，人必自助，而後天助，不過咱們的七貞絕藝尚未練成，只怕不是應付目前的環境。」

司馬湘蓮道：「還是去湘西吧，待練成絕藝之後咱們再出江湖。」

商泓洋道：「好！」

他們越過兩重山脊，剛剛找到一條山道，商泓洋忽然腳下一窒，口中同時發出了一聲冷哼。

司馬湘蓮向來路一瞥，已經明瞭商泓洋冷哼的原因。

敢情正有七男一女向他們快速的奔來。

領頭的是一個面目獰惡，身着麻衣的老人，他的麻衣之上掛着無數精光閃閃的鐵環，雙方相距還有半里，已然聽到了鐵環所發的叮噹之聲。

此人自然是鐵環莊主衞桓武了，除了他，走遍天下再也找不出如此怪異的裝扮。

他身後緊跟着一名白衣少女，司馬湘蓮認識她，就是與商泓洋同墜天靈谷的衞小萍。

再往後是衞南宮及洪流，鐵環莊主的一子一徒，最後是鐵環四鬼，是以惡厲兇悍為名的四大兇人。

這一羣人數並不太多，但却是鐵環莊的精銳，如果與他們動手相搏，商泓洋夫婦很難得到便宜。

因此，司馬湘蓮悄聲道：「忍一點，泓洋，待咱們絕藝練成，再來快意恩仇也不遲。」

商泓洋微一沉吟，終於同意了司馬湘蓮的意見。

殺父之仇固然不共戴天，好在他已經殺了衞桓武的一子一徒，而且他答允過衞小萍不先找衞桓武，今日狹路相逢，只好忍耐三分。

他在沉吟之間，衞桓武已馳近他的身前不足五尺，山道原本狹仄，要通過必須一方讓道才可。

父仇不報，在商泓洋的感覺上已經是一樁無法容忍的奇恥大辱，再要對仇人讓道，他實在心有不甘。

但江湖道上原是一個好勇鬥狠的所在，經常是為了鷄毛蒜皮的一點小事，而惹起一天風波。

司馬湘蓮懂得這些，她更明白商泓洋的心理。

因此，她挽着商泓洋的臂膀，無限溫柔的悄聲道：「讓人一步，萬事平安，相公，咱們何必與豺狼爭道？」

她挽着商泓洋向道側錯開一步，衞氏一行也就擦身奔了過去。

一場可能發生的惡鬥，因司馬湘蓮而無形化解，這原是一件好事，誰知商泓洋偏偏哼了一聲。

哼一聲算不了什麼，可是聽到哼聲的却是一羣無事都要找碴的惡人。

首先是鐵環四鬼停下了腳步，接着衞氏父子也停了下來。

走在最後的是厲鬼，他身形一旋，雙手向腰際一叉道：「小子，你哼什麼？」

商泓洋道：「這就奇了，在下哼一聲也碍着了閣下？」

厲鬼道：「小子，如果你意存挑釁，就不必裝縮頭烏龜，報出你的字號，讓大爺瞧瞧你是什麼變的。」

司馬湘蓮道：「你誤會了，朋友，咱們素不相識，怎會蓄意尋釁呢？」

厲鬼雙眼一翻，向司馬湘蓮打量一陣道：「這話可是眞的？」

司馬湘蓮道：「咱們沒有欺騙你的必要，自然是眞的了。」

鐵環四鬼中的老大名叫惡鬼，此人不僅陰狠兇殘，而且嗜色如命，像司馬湘蓮這等人間殊色，他怎會輕易的放過。

於是他踏前兩步，嘿嘿一笑道：「請問小娘子，他，是妳的什麼人？」

他，是指商泓洋，司馬湘蓮的答覆自然是「拙夫」二字。

誰知惡鬼嘿了一聲道：「這當眞是鮮花插在牛糞裏，在下有點替小娘子可惜！」

司馬湘蓮面色一沉道：「難道拙夫比閣下還要醜惡？尊駕何不拿塊鏡子照照？」

惡鬼神色一呆，他再也想不到司馬湘蓮胆量如此之大，面對鐵環四鬼之首，居然敢作如此尖刻的回答。

不過口角春風常會導致殺身之禍，尤以鐵環四鬼，他們殺人似乎比折一根草還要容易。

因此心地良善的衞小萍有點不忍，道：「爹！叫惡鬼讓他們走吧，咱們辦正事要緊。」

衞桓武啊了一聲道：「對，辦正事要緊，咱們走。」

衞小萍說道：「那麼……爹，女兒叫住惡鬼？」

衞桓武道：「不，咱們先走。」

衞小萍道：「爹……」

衞桓武哼一聲道：「妳少管閒事，走。」

衞小萍雖然同情司馬湘蓮，但不敢違拗爹的命令，只得與衞南宮及洪流隨着衞桓武向銅仁奔去。

此時惡鬼已經動上了手，因為他無法忍受司馬湘蓮的譏誚。

不過他使的只是普通的擒拿手法，對美人，難免存有幾分憐香惜玉之心。

縱然如此，他這隨手一抓，依舊快如閃電，五指如鈎，猛扣司馬湘蓮的右腕。

以鐵環四鬼的功力而論，衞桓武還要處處容忍，足見他們的一身修為必然不凡。

但他竟然一把抓空，司馬湘蓮只是嬌軀輕輕一旋，便已脫出他的鬼爪之外。

惡鬼呆了一呆道：「捲龍身法，妳是紅綠雙煞的門下？」

司馬湘蓮撇撇咀道：「閣下該不是初出江湖吧，你幾曾聽過紅綠雙煞收有門下？」

惡鬼道：「妳適才用的不是捲龍身法？」

司馬湘蓮道：「不錯，這是捲龍身法。」

惡鬼道：「那妳是……」

司馬湘蓮道：「老夫就是紅煞胡天，你想不到吧？」

惡鬼道：「妳會是紅煞胡天？我不信。」

司馬湘蓮道：「信不信由你，不過你們冒犯了咱們兄弟，就只有一個字，死，老二，你過來，這四個惡鬼就交給你了。」

商泓洋道：「好的，妳歇着吧。」

他站上了司馬湘蓮的位置，劍眉一挑道：「你們一起上吧，免得老夫多費手腳。」

惡鬼冷哼一聲道：「別賣狂，朋友，你們縱然當眞是紅綠雙煞，咱們兄弟也不在乎。」

商泓洋道：「很好，你亮傢伙吧。」

惡鬼一拍腰際，解下一柄緬鐵軟刀，單臂輕輕一抖，刀身已經挺得筆直。

他並未立即出招，軟刀一吐即收，冷冷道：「朋友！冒名不見得光榮，最好報出你的萬兒。」

商泓洋道：「追魂刀王楊宏尙。」

惡鬼一怔道：「沒聽說過！」

商泓洋道：「我相信，今後你們也許還是聽不到在下的萬兒。」

惡鬼道道：「此話怎講？」

商泓洋道：「因為在下要送你們去閻羅殿，陰司地府怎會有追魂刀王。」

惡鬼大怒道：「你要找死，老子成全你就是。」

晶芒一閃，來勢若電，軟刀帶着銳嘯，連肩帶臂向商泓洋劈了過來。

商泓洋腳下有如行雲流水輕輕一轉就閃過了惡鬼的一記猛襲，同時反臂一撈，長刀已脫鞘而出。

惡鬼一招走空，腳下微一墊步，軟刀再度遞出。

此人不愧是四鬼之首，一身功力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

此時遞出的招式，但見晶芒耀眼，霸氣瀰空，商泓洋的每一個重要的部位，幾乎全在他刀光籠罩之下，不僅凌厲玄奧得無與倫比，而且使人防不勝防。

只是商泓洋已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掌中長刀微閃，竟從惡鬼的刀隙中破壁而入。

一聲驚天動地的慘嚎，惡鬼騰空向丈外跌了出去。

不過他依然留下了一點什麼，那是一柄軟刀，及一隻鬼爪。

喪失一隻鬼爪，按說要不了惡鬼的生命，可是他落地之後便一片寂然，魂魄悠悠，早已向鬼門關報到去了。

因為他在斷腕之後，再中了商泓洋一腳，強勁的力道撞得內臟盡碎，他自然無法再向世間為惡。

另外的三鬼大吃一驚，他們做夢也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鐵環四鬼會陰溝裏翻船，竟栽在一個名不經傳的晚輩手裏。

不管怎樣，老大慘死，他們必須索還這筆血債，否則鐵環三鬼怎能再闖江湖。

「上，剁了這小子替老大報仇。」

厲鬼首先揮刀猛撲，兇悍二鬼則由兩側夾攻。

適才商泓洋獨鬥惡鬼，只不過三招兩式就將對方送往死城。

但鐵環四鬼究竟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此時三鬼聯手，威力自非適才可比。

厲鬼使的是刀，兇鬼使的是一對子母金筆，悍鬼的兵刃最怪，竟是一對淬毒的虎爪。

這三人以悍鬼的功力最高，淬毒虎爪時時不離商泓洋的要害。

厲兇二鬼的刀光筆影也配合得十分嚴密，看來這將是商泓洋的一場苦戰，只要半分疏忽，就可能遺恨終身。

一旁觀戰的司馬湘蓮自然不能坐視，口中一聲嬌叱，縱身向門場急撲。

但她身形剛剛移動，忽然被一股無形的勁力吸得腳下一窒。

她心頭猛的一震，知道身後必然來了絕世高人。

不過毒姑司馬湘蓮經過了不少大風大浪，心頭雖然震駭，神態上依然像山嶽一般沉穩。

她緩緩擰轉身形，目光所及，忍不住面色一變。

因為她身後的確來了高人，而且還不止一個。丈外之處有一塊巨石，石上正立着一名全身黑衣，迎風飄拂蒙面姑娘。

她的確是一位姑娘，因為她一雙纖纖玉手，像羊脂一般的潔白。

這位姑娘與司馬湘蓮有過一面之緣，當日她在鄱陽世家，她曾經以紅煞身份與她相見。

無論司馬湘蓮如何沉穩，當她發現來人竟是三皇教的三教主之時，心頭的震駭實在不易平服。

一方面固然由於她作過三皇教的部屬，另一點是她想不到三教主的功力竟如此之高。

雖然如此，她仍能於刹那之間將波動的心情穩了下來，並以冷漠的語氣詢問道：「姑娘！妳做什麼？」

三教主道：「不做什麼，我只是不想要妳多事。」

司馬湘蓮道：「多事？妳可知道他是我的丈夫？」

三教主道：「我知道！」

司馬湘蓮道：「那妳為什麼還要阻止我？難道……」

三教主道：「妳放心，我不是跟他們一路的，只因為尊夫足可應付，我要妳不必多此一舉。」

她說的不錯，商泓洋的確是可以應付，而且已經勝券在握。

片刻之間，門場傳出三聲慘叫，惡門結束了，鐵環四鬼全部做了他刀下的亡魂。

這是一場頗為艱苦的惡戰，商泓洋損耗了不少眞力，但他來不及調息，便向司馬湘蓮立身之處奔去。

自然，他是發現了這位神秘的三教主，怕她對司馬湘蓮有所不利。

「娘子，咱們走。」

他不敢呼叫湘蓮，也不願與三教主招呼，三十六計，仍以走為上策。

誰知三教主却微微一笑道：「你這人好沒禮貌，我在跟尊夫人談話，最起碼你也應該打個招呼。」

商泓洋道：「這的確是在下的失禮，但咱們素不相識……」

三教主道：「相逢何必曾相識，何況咱們並不陌生。」

商泓洋暗暗一懍道：「此話怎講？」

三教主道：「我不說你也應該明白！」

商泓洋道：「可惜在下一點也不明白！」

三教主哼了一聲道：「我問你，你適才使的是什麼身法？」

商泓洋道：「遊龍身法，怎麼，這於妳何關？」

三教主道：「自然有關係了，因為咱們有一門武功被竊，兩名屬下遭到暗算。」

商泓洋道：「天下武術同源，武功相似自然難以避免，除非妳有意向咱們為難，怎能如此斷章取義？」

三教主道：「這麼說是我冤枉你了？」

商泓洋道：「我不與妳一般見識，娘子，咱們走。」

三教主道：「別忙，你說的雖有道理，不過我還要求得一點證實。」

商泓洋道：「哦，妳要怎樣證實？」

三教主道：「咱們過幾招試試。」

商泓洋知道今日之事必定無法善了，如果能夠擒下或除去這個女魔頭，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遂即乾脆答允道：「在下恭敬不如從命，請。」

三教主伸手一揮，她身後侍立的四名白衣少女便一起躍下巨石。

三教主道：「我這四名丫頭領教你的武功，尊夫人先不必插手。」

司馬湘蓮道：「不，妳們以多勝少，我不幹。」

商泓洋道：「不必担心，這點場面我應付得了。」

司馬湘蓮道：「可是……」

商泓洋道：「別讓人家看笑話，妳退後一點。」

司馬湘蓮無可奈何，只得退後數尺，但仍提足功力，全神戒備。

此時四名白衣少女，已在商泓洋的四週遊走，白衣飄飄，行動快速已極。

片刻之後，其中一人忽然發出一聲嬌叱，寒光一閃，一柄長劍刺向商泓洋的前胸。

這一劍商泓洋自然不會在乎，他正待出招化解，忽感勁風如矢，另一劍又攻向他後背。

接着左邊受到壓力，右邊也跟着攻到，四隻長劍四面進攻，動作的一致及速度，快捷得有如一氣呵成。

這只是一招，但這一招的威力却大得出乎商泓洋的想像。

他以捲龍身法及長刀配合使用，弄得手忙腳亂，才勉強應付了四名少女的聯手一擊。

他還沒有機會喘息，第二招，第三招……連綿不斷的攻勢，像長江大河一般源源而來。

無論他的身法如何巧妙，刀勢如何的凌厲，十招不到他已受到了兩次劍傷。

因為白衣少女的身法同樣的玄奧，劍上的造詣也十分之深。

再加上他適才力戰鐵環四鬼，費了不少眞力，此時的功力自然打了一點折扣。

好在他身上穿着一件天蠶寶衣，白衣少女只劃破了他的長衫，他的身體却毫髮未損。

縱然如此，他仍注定了是一個敗字，除非他另出奇兵，他必然有輸無贏。

所謂奇兵，並不是要司馬湘蓮支援，他只要展出紅綠雙煞的另兩項武功就可以挽回這一危局。如果他當眞使出紅綠雙煞的石燕神岦及雷音指，決定瞞不過三教主，他眞正的身份就會毫無保留的暴露出來。

最後四名白衣少女忽然改變了戰法，她們不再攻擊他的上身，而使用一種專攻下盤的地堂劍法。

這一下可糟了，商泓洋除了不要他的雙腿，就不得不使用紅綠雙煞的另兩項武功。

為了自救，他顧不得那麼多了，同時他也作了一項決定，那就是在制服四名白衣少女之後，乾脆向三教主乘勝追擊。

他打好了這個主意，立即發出一聲長嘯，從未施展過的石燕神岦也同時發出。

這項武學果然不同凡响，一股强大的暗勁向四週突然暴射，四名白衣少女一聲驚呼，紛紛向後跌了出去。

三教主面色一變道：「果然是你，姓商的，你還有什麼話說？」

商泓洋道：「是我商泓洋，妳待怎樣？」

三教主道：「紅綠雙煞呢？」

商泓洋道：「被我殺了。」

三教主道：「被你殺了？我倒是有點不相信。」

商泓洋道：「妳應該知道紅綠雙煞的德性，他們如果在色迷心竅之時，殺他們並不是一件難事。」

三教主哼了一聲，回顧司馬湘蓮道：「必然是妳的傑作了，妳好大的胆！」

司馬湘蓮原先的確對三教主有點畏怯，及見商泓洋滿不在乎的神色，她的胆量也大了幾分。於是她淡淡道：「三教主錯了，司馬湘蓮還不至低賤得以色迷人。」

三教主哦了一聲道：「那是誰？」

商泓洋接道：「妳就不必管她是誰了，殺紅綠雙煞之事，商某願負全責。」

三教主說道：「那很好，你就做我的僕人吧。」

商泓洋一怔，道：「我為什麼要做妳的僕人？」

三教主道：「你不是願負殺紅綠雙煞之責麼？這話可是你說的？」

商泓洋哈哈一陣狂笑道：「商某頂天地立，豈能做妳的僕人。」

三教主道：「難道你說的話不算？」

商泓洋道：「商某之意，是說妳可以為紅綠雙煞復仇，只要妳有那份能耐，商某的人頭妳拿去就是。」

三教主道：「這麼說咱們必須在武功上一分高下了？」

商泓洋道：「我想這是解決問題的惟一方法。」

三教主道：「好，你出招吧。」

她在大袖之內取出一條長約三尺的紅綾，紅綾的前端繫有一枚大如鵝卵的白色圓球，右臂輕輕一抖，紅綾挺得筆直，俏目如電，靜靜的等待商泓洋出招。

商泓洋一見她這件怪異的兵刃，心中難免大吃一驚。

試想紅綾原是一種極為柔軟之物，要將它以內力挺直，較緬刀還要困難幾倍。

而且紅綾的前端還有一枚圓球，據商泓洋的觀察，那枚圓球多半是以鋼鐵製成，她能將內力貫注紅綾，再送達鋼球之上，使這件怪異的兵刃直挺挺的像一條鐵棍，其功力之高，豈不是駭人聽聞！（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英雄無價（四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司馬洛和李茵潛入老虎帮的觸天堡，偵知負傷的古爾文潛逃無踪。原來古爾文自知難逃郭佳毒手，勉力逃出觸天堡，在一小鎭的公寓致電心腹手下大虎，詎知郭佳獲知古爾文逃脫，忖料他必找大虎帮忙，在古爾文剛和大虎通完電話，郭佳也已找到大虎，迫問出古爾文的下落後，又將古爾文捉走。李茵和司馬洛找到大虎時，已慢了一步，只問知古爾文曾落脚的地方，李茵建議趕往那間公寓，看看有否綫索可資追查，十個小時後二人已抵達那公寓，李茵說要休息一會，要司馬洛到外面去探探消息——

男强女機智 聯袂闖錢山

司馬洛點點頭：「反正我也要去打幾個電話，和史勿夫的人聯絡。」

司馬洛離開了房間，用外面櫃枱的電話打了幾次，然後就留在那裏，和那公寓的侍者聊天起來。需要的時候，司馬洛的口才是相當了得的。他摸準了那個侍者的脾氣，知道他是一個憤世嫉俗的人，便投其所好地發表了一番意見，批評這個世界，得到了這人熱烈的共鳴，然後，他便漸漸把話扯回正題去。於是半小時之後，他需要知道的他都已經知道了。他放下錢請那侍者自己叫一客晚餐，作爲他請客，然後回到房裏。

房內的燈光很暗，李茵已經躺下在床上了，身上蓋着一張薄薄的床單。那床單是很薄的，因此曲綫畢現，可以看出她在浴後就沒有再穿上什麼了。此外，她從底到面的衣服，都摺齊在旁邊的椅子上也表明了這一點。

她的眼皮慢慢抬起，伸出兩手，以夢一般的聲音說道：「來吧，司馬洛，過來，我需要你！」

司馬洛走過去，輕輕在她的臉頰上吻了一下，然後，在她的手臂能把他捉住之前又閃開退後。「我得洗一個澡。」他說。

李茵的呼吸急促得很。「快一點！」她呻吟地說。

司馬洛踏進浴室，不慌不忙的洗着澡，分析着剛才他從那侍者的口中所探聽到的一切。當他終於洗好出來時，已經是相當久之後，房內的燈已經完全熄了。

「熄掉浴室的燈吧！」李茵像呼吸一般低聲地說。

司馬洛熄了燈，在漆黑之中走向床邊，當他走到的時候，他的眼睛已經習慣了那黑暗，於是他就看到李茵原來已經不再蓋着那張被子，但是仍然沒有穿上衣服。她在那裏攤成一個「大」字，準備迎接他。

司馬洛在床邊坐下，她便觸電似的震了一震。「爲什麼——你不穿衣服？」她嬌羞地問，就像她還不知道他們是要幹什麼，就像忘記了這實在是她的提議。

但女人有時，就是這樣奇怪的，自欺欺人地，也要保持着自尊心。

「哦，」司馬洛也順她的意地回答，「我祇是在圖謀不軌吧了！」

「壞！」她嬌羞地用掌輕撻他，就像她是上了他的當，完全是他在誘惑她似的。

司馬洛是一個正常的男人，在這樣的場面之中，忍耐是有限度的，因此，他激動地執着她的手，就和她很貼近了。

「等一等。」她用一隻手掌推着他的胸，把他們的身體隔開一點，有意戲弄他，「讓我們先談一談；你剛才發現了什麼？」

「郭佳和他的兩個手下把古爾文捉去了。」司馬洛說，「是用一部十字車。郭佳和兩個手下，其中一個的皮膚是黑得像炭一樣的。那侍者不認識他們，祇是會形容他們的樣貌。」

「唔，」李茵點着頭，「郭佳和兩個手下，告訴你，那個皮膚像黑炭一樣的也是他的最得力助手，是他最信任的。」

「還有一點情報，」司馬洛慢慢地說，「消息已傳遍了老虎帮，說古爾文已經逃出來了，現在老虎帮的人都在總動員找尋他。似乎，你的猜想是對的，郭佳把古爾文捉了起來，收藏在私人的地方，却不肯承認，還動員全個老虎帮的人去找。」

「那狡猾的傢伙！」李茵恨恨地說。

「這却使我愈來愈糊塗了，」司馬洛皺起眉頭，「郭佳究竟爲什麼這樣做呢？他要殺死古爾文的話，他大可以早就下了手，甚至他可以設法讓我們捉到古爾文，也可以使他完蛋，爲什麼要這樣呢？」

「他當然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這樣做，」李茵說，「我相信，當我們捉到古爾文時，我們就可以知道是什麼理由了。」

司馬洛搔着後腦，一時心神遠離了情慾。「但哪裏去捉呢？古爾文現在決不會在老虎帮的地方的了。」

李茵的身子仍在蠕動着，把他的注意力再拉回來了。血脈在司馬洛的體內澎湃奔騰。她的手臂如蛇一般伸上來，纏住他的頸。

半小時之後，司馬洛仍然慵倦地躺在那裏，閉着眼睛，李茵却把他推動。「這是什麼？」她在問。

司馬洛勉强掙開眼皮，看見一隻橙色的圓筒在臉前幌動着。李茵的聲音又在問：「這是什麼，司馬洛？我在你的衣袋裏找到的。」

司馬洛把視綫的焦點較正一下，看清楚那件東西。一隻橙色的圓筒，是輕錦質的，好像是一筒什麼藥片。事實上，這隻圓筒的確是裝璜成一筒著名牌子的咳糖。司馬洛認得這的確是他的袋裏拿出來的。

「噢，不要亂動好嗎？」他睡意仍濃地說，「這是一筒迷魂氣體，千萬不要把它扭動，明白嗎？」他又閉上眼皮。

「好吧！」李茵吃吃笑起來，接着，司馬洛就聽到那隻圓筒「嘶嘶」地响起來。

「唏！這是幹什麼？」司馬洛一跳起來，張開眼睛，看見這隻圓筒正對準着他，那嘶嘶的聲音，就是圓筒正在噴氣。那股無色無臭的氣體正直向他的鼻孔噴過來，而他已開始感到有點暈眩了。

李茵又吃吃笑着把那個圓筒拿開。「是這樣用的嗎？」她問。

司馬洛以呆滯的眼光看她。她正半跪半坐在他的面前，還沒有穿上衣服，那具胴體光潔得使人目爲之炫。也許是那種氣體使他睜不開眼睛吧？「你——」他伸起一隻手來指住她。

「你說這是一筒迷魂氣體，」李茵吃吃笑着，「爲什麼你還不暈呢？」

「你——」司馬洛指着她，又說一句，但祇是就這樣仆倒下去，伏在床上，一陣天旋地轉，便陷入了無知無覺的境界……

× × ×

當司馬洛終於醒過來的時候，天已經很亮了，陽光滿窗，而那陽光的反射使他的頭痛得更厲害。那筒咳糖就棄在枕邊。他知道現在至少已是八小時之後了，他那迷魂氣體的效力他是明白的。這氣體可使人昏迷四小時，沒有人騷擾，便會再昏睡四小時。這叫自作自受，自己的秘密武器給用來對付自己。

旋頭四面望望，李茵的東西一件都不剩下來了。八個小時，她已經可以走得很遠很遠。接着他看到床頭几上用一隻水杯壓着的兩張紙。他把那兩張紙拿過來看看。一張五千元面額的旅行支票和一張潦草的短柬。

「司馬洛：

我們的合作已經告終，以後不再需要你了，但請相信我，我不會忘記你的。再見！茵」

就祇是寫了這幾句話。

看着這張字條，司馬洛感到茫然，她的意思是她忽然不要找古爾文了？抑或是不再需要他的幫助了呢？

司馬洛從衣袋裏取出一隻烟匣，按動烟匣上的一個按鈕，烟匣便發出「必必」的電波聲。自然，這烟匣就是一隻小型的無綫電聯絡器。他要聯絡的就是那些史勿夫的人員。那些人員是負責監視李茵的，他們應該知道她到何處去了。

一個人的聲音，一會兒之後從烟匣裏透出來，答應司馬洛：「有什麼事嗎？」

「她呢？」司馬洛問。

「我們沒有看見她出來，」那個人說。

「沒有看見她出來？」司馬洛吼道：「但她已經走了。」

「走了？這是不可能的，」那人說，「我們一直都看守着門口，這裏既沒有旁門也沒有後門。」

「飯桶！」司馬洛罵着，掀開被子一跳下床，就要把門拉開跑出去，但隨卽發覺自己身上還沒有穿上衣服，便祇好頓住，把衣服披上了。

外面那個值班的掌櫃已不是昨夜的一個，但他倒是看見李茵離開的。他說，李茵出了門口之後並不是下樓，而是上樓去了。她臨走的時候還吩咐千萬不要吵醒司馬洛。

上樓去了？司馬洛想一想，就明白了，這裏的樓宇是一排相連的，一排樓宇有半條街那麼長，而屋頂的天台全部相通，李茵祇要上去，走過天台，到了最末端那一幢樓宇，可同進樓梯間裏，那就行了。那邊的門口是不會有人監視着的。

司馬洛嘆一口氣，知道要再找到她是比較困難了。這也很難怪那些史勿夫的人員。一個人明知受到監視時，通常就會比較容易擺脫。而且，他們也沒有料到李茵竟會在這個時候逃走的。

× × ×

這天晚上，大約九點鐘的時候，古爾文已經進入了昏迷狀態。

這一次的昏迷狀態則是嚴重得多了。因爲他現在不是睡在床上，而是給吊了起來的，他的兩隻手腕給用繩子縛着，而兩條繩子都通過天花板上裝着的一個鐵環，再伸下來，到了一個打手的手中，這樣，那個打手祇要把繩子一拉，古爾文就會吊高一點了。

在普通人而言，這樣給吊着不算是一件苦事，但古爾文就不同了。古爾文全身都佈滿了未癒的槍傷，身體給這樣一捱，那痛苦是難以形容的。

郭佳做了一個手勢，那個打手便發力把繩子一拉。古爾文給吊起來了，脚尖離開了地面幾吋，但他沒有反應，因爲他已經昏迷了。

「給他一點水！」郭佳吩咐。

那個打手把繩子在身邊的一隻鐵架上一繞，使古爾文定住不會再滑下去，然後便用一隻水杓從一隻大水桶中舀了一杓水，向古爾文潑過去。古爾文霍的睜開眼睛，慘叫不停。那水沿着他的身體流下來，把身上的血污洗去，露出幾個正在發炎的傷口，看上去眞要使人毛骨悚然。

郭佳哈哈大笑起來，當古爾文的叫喊巳化成了痛苦的呻吟時，他仍然在笑。後來他的笑也停止了。「老頭子，」郭佳得意地道，「你可知道這是什麼水嗎？這是鹽水！這鹽水能把你潑醒，但一點也不會讓你的傷口好過的。」

「爲什麼……你不殺死我？」古爾文有氣無力地問着，雙眼仍然圓睜。

「你想死，你是會死的，」郭佳說，「事實上你是巳經死定了。不過不會那麼早，你大約還可以捱兩天，辛苦的兩天！但如果你乖乖地招供，那麼你可以現在就死。」

古爾文的眼睛瞪視着郭佳：「最好別在地獄裏讓我碰見你！」

「別擔心這一點吧，古爾文。」郭佳冷笑，「我永遠是高你一籌的，進了地獄，我還是高你一籌，你還是會給我吊起來的。」說着，郭佳手上的棍子忽然一伸，戳在古爾文的肋骨上。

祇是輕輕一戳，但那裏是一個傷口，古爾文又吐出一聲慘叫，好像吊在繩上一隻傀儡般掙動起來，最後一軟，眼皮又垂下來，一動不動，巳經暈過去了。那個打手轉向郭佳：「又給他一點水嗎？」

「不，」郭佳搖着頭，「讓他休息一下吧，我不想他太快死！」他看着錶，「奇怪，怎麼阿黑還不來呢？他應該到的了呀！」他所指的阿黑，自然就是他那個皮膚黧黑的保鏢了。嘆一口氣：「算了吧！讓我們到上面去吃點東西。」

他帶着那個打手離開了那間不見天日的石室，出門時並且把電燈也關了，使石室陷入漆黑。

× × ×

在同一個時候，阿黑正給李茵一掌劈在頸背上。

李茵的出現是毫無預兆的，阿黑剛剛從他家所住的那間石室裏來，轉過屋角，要到大路上去，李茵就出現了。

一掌劈中了阿黑的頸，阿黑的嘴巴張大了，整個人發愣了一陣，然後便軟軟地倒了下來。在他倒到地之前，李茵巳經把他扶住，整個抱了起來，匆匆地抱着他穿過一叢小小的樹林，到了一部汽車的旁邊，就把阿黑塞進了那部汽車的後座，阿黑就像一袋麵粉似的，軟軟地靠在那座位上。

李茵匆匆回到前面去，把車子開動，行駛了一段距離之後再停下來，阿黑仍然未醒。李茵清脆地在他的臉上摑了兩掌，他才搖搖頭，慢慢地張開眼睛。他首先看見的東西就是李茵抵住他的額頭的槍咀。

「你——」阿黑訝然。

「是的，我，」李茵說，「很意外吧？」

「我——現在是在那裏？」阿黑的頭不敢轉動，祇好把眼睛轉來轉去，左望右望。

「離開你家不遠。」李茵說，「記得嗎？你是剛剛從家裏出來時給我打暈的。」搖搖頭，「有一個家也眞不妙，是不是？本來很難找到你的，但你每星期六總要回家，拿錢給媽媽——一個孝順的兒子，因此要找你的話，星期六來這裏等你就行了。」

「你——想要什麼？」阿黑吶吶地問。

李茵嘆了一口氣。「到了這個階段，廢話還用多說嗎？人在哪裏？」

「我不知道！」阿黑說，「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我不和你說廢話，」李茵的眼睛兇狠地瞪大了，另一隻手從衣袋裏抽出一條長條的東西，就像一根雪茄似的，「這是一根炸藥，剛剛買的，如你再裝傻，我就去把你家炸掉。」

「你不會的。」阿黑一陣發抖。

「我會的，而且我會先用槍轟斷你的腿子，讓你坐在旁邊看着，愛莫能助，」李茵恨恨地說，「你認識我，你就應該知道我是一個多麼任性的人，你以爲我做得到這件事嗎？」

阿黑看了她一會，啞然地點頭。他認識李茵，也相信李茵做得到這件事。

「你告訴我，」李茵的臉湊近一點，「也不算對不起老虎帮，郭佳才是個叛徒呢！」當阿黑仍遲疑着時，李茵的臉容又一沉，「別裝蒜了，你知道人藏在那裏的，郭佳把他捉去了，收藏在一個他自己的地方，你是郭佳的親信，你一定知道的。」

阿黑困難地咽着唾沫。

「想想看，阿黑，」李茵說，「假如屋子給炸塌了，你的母親會怎樣？」在阿黑有機會細想之前，她又說下去：「你的母親很可能不會死掉，祇是受了重傷，好像古爾文一樣，或者半身不遂，永遠躺在醫院裏，而你不能去探他，因爲我會殺死你的。」

阿黑的身體又不自主地抖了一抖，因爲以他所知，李茵這個任性萬分的人是每一句話都可能做到的。

「好吧！」阿黑終於說，「我告訴你。」

「說吧！」李茵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我在聽着。」

阿黑慢慢地，垂頭喪氣地告訴了她。

「唔，」李茵點點頭，「我猜你說的是眞話。謝謝你，阿黑，既然你說了眞話，我可以放過你的母親了。好了，你下車走吧。」

「但——」阿黑忽然恐懼地瞪大了眼睛，「但——我巳經告訴了你。」

李茵獰獰地微笑着，手中的槍又擺一擺。「對了，你告訴了我，現在你不是可以走了嗎？下車吧。」

阿黑恐怖地一陣發抖。他知道沒有那麼容易的。如果就這樣下車走掉，他就有機會去向郭佳告密了。李茵當然不會疏忽到會讓他這樣做，那也卽是說李茵不會讓他活着離開了。如果李茵是打算讓他活着離開的話，應該不會是叫他下車，而是把他擊暈，縛起來，收藏在一個地方之類。

「求你吧，」阿黑惶恐地說：「我——我不想死，我——我——」

「我現在不是給你一個逃走的機會嗎？」李茵格格地笑起來，「很好，如果你一定賴着不走，我就祇好結果你了！」她把她那槍的撞針扳後。這樣，那槍就處於一觸卽發的狀態了。她的手指祇要用一點點力，撞針就會撞下去，槍就會響，而使他肝腦塗地。

阿黑祇好伸手到身邊去，扭開車門的扶手，把車門開了，伸一隻脚下車。李茵的槍一直跟着他，抵着他的額。阿黑下了車，深吸了一口氣。「跑吧！」李茵說。

阿黑馬上開步就跑，跑向車尾的方向，以便使李茵一時不容易向他射擊。李茵也並不匆忙。

她祇是慢條斯理地從袋裏拿出一隻滅聲器來，裝在槍上。然後她就開動了車子，車子的馬達憤怒吼地一聲，便動了，繞了一個圈子，調頭向阿黑追去了。

阿黑無論跑得多麼快，都快不過一部車子的，而這附近又全部是光禿的野地，沒有什麼可以藏身的樹林之類。他被追上，祇是時間問

題而巳。

阿黑拚命撐動着腿子，向前奔跑。

車子的聲音愈來愈近，忽然，他側頭一望，發覺車子巳經到了，就駛在他的身邊，李茵的槍在車窗內對着他。阿黑驚惶地叫了一聲，連忙離開路邊，跑上了路旁草地，繼續逃跑。

但仍然沒有什麼用處。這附近都是光禿平坦的草地，並沒有什麼可以躲的地方。李茵的車子怒吼一聲，也離開了路邊，輾上了草地上，向他追來了。

「不要！」阿黑高聲慘叫着，「不要！」

李茵却毫無憐憫，她的臉上露着任性的，近乎頑皮的表情。車子又接近阿黑，而這一次，李茵扳動槍機了。撲！撲！一連兩槍。

阿黑忽然整個躍起，在空中打了兩個轉，再仆倒在地上，不動了。李茵的車子停下來了，倒退了一段，再在阿黑的身邊停下。李茵把頭伸出車窗，看着阿黑，好一會，知道阿黑是巳經死了。她滿足地嘆了一口氣，把額頭擱在扶着軚盤的手臂上。好一會，她才抬起頭來。這一次，她把車子開動，離開了那裏。

× × ×

司馬洛在黃昏時份到達了那座四層樓宇的前面，在樓下的街上等着，一面吸着香烟。

他看着天邊的陽光完全逝走了，天由金紅色轉爲紫色，又由紫色轉爲黑色，然後他等的人才來到。這個人是步行而來的，他急急地，匆匆忙忙地來到了樓下，四面望望，却不以司馬洛的在場爲異。他急急地上了那樓梯。

在他上去了之後大約二分鐘，司馬洛也動身上去了。他上到了三樓，在那骯髒而黑暗的樓梯口停下來，敲了三下門。門洞馬上開了，一雙眼睛好奇地向外面張望。

「找誰？」那人問。

司馬洛祇是點點頭，含糊地說：「開門吧，行了。」

裏面那人再遲疑了一下，門終於開了，但是祇開了一條縫，那人又通過門縫打量着司馬洛：「你是誰？我以前沒有見過你——」

司馬洛却一脚把門踢開，使得那人也跌回門裏了。他一跳就跳了進去。那裏面是烟霧瀰漫的，空氣中有一種悶甜的氣味。一座吸毒的毒窟。這就就爲了什麼剛才那人不以司馬洛的在場爲異了，他還以爲司馬洛是把風的人。

「我來這裏找朋友，」司馬洛的手沉重地向他肩上一拍，「爲了私事，你別管我們就行了，懂嗎？」

那人惶恐地點頭。這種地方是常會來些很惡的人的。

司馬洛離開了那個開門的人，轉入了走廊，到了一度門簾的前面，一手揭開了門簾踏進去。

剛才上樓的那人正蹲在那裏，手邊有兩隻紙包，身前有一盞亮着的煤油燈。他上來做的事，他顯然是還未曾有機會做好的，因爲他那兩隻紙包還未曾完全拆開。他現在還是正在拆開的階段的，要拆開了之後，他才能吸食紙包內的東西的。司馬洛的進來，他也懶得去理會，最重要的事情是吸食紙包內的東西。直到司馬洛一手把紙包奪過去，放進衣袋。

那人馬上一跳起來。「唏，你幹什麼？」他怒目瞪着司馬洛，手就伸向衣服下面。

司馬洛的手掌一劈下去。這隻曾經苦練過空手道的手掌，掌緣是和骨頭一般堅硬的，那人猝不及防，被司馬洛一下劈中了手背，痛得他就像骨頭也要裂開了似的。他驚叫一聲，掩着自己的手，而司馬洛的槍巳抵住他的肚皮了，司馬洛伸手進他的懷裏，把他的槍取去。

「你是誰？」那人恐懼地問。

「你不認識我？」司馬洛冷笑着搖搖頭，「那你眞傀作郭佳的左右手了。我還以爲郭佳是很會揀人的。」

「司馬洛？」這是半問半驚叫的一聲。

「假如郭佳知道你有了毒癮，你以爲你的職位能保持多久呢？」司馬洛的槍咀在他的肚皮上輕輕地揞着；如果這不是一隻槍咀，這人也許會癢得笑了起來。

那人深吸了一去氣。「你——想怎樣？」

「祇是告訴我古爾文收藏在什麼地方，」司馬洛說，「別告訴我不知道，我知道是郭佳把他捉回了之後收藏在另外一個地方的。」在那人能拒絕之前，司馬洛又繼續說下去：「這不算是背叛老虎帮，因爲郭佳本身的行爲就巳經是背叛了。」他不但和李茵採用同一辦法，向郭佳的左右手追問，而且威迫利誘的方式也是差不多的，也許由於這是唯一最有效方式。

那人的頭垂下來了。

「你是輸定的了，」司馬洛繼續向他威迫着，「如果你不告訴我，那麼我有辦法通知警方來掃蕩這裏，把你當毒犯抓起來，那你就一切都完了。而且，在監裏，你不會得到你這命根的。」司馬洛拿起那紙包來，在他的臉頰前一揚，那人忙伸手過來要奪，司馬洛用槍打開他的手，把紙包放回袋裏。

「給——我！」那人的聲音有點顫，手也有點抖，似乎他是正在很需要。也許癮發的痛苦對他是威脅更大的。

「祇要你肯開口招供，」司馬洛又狡猾地向他利誘，「你就可以吸了。」

那人的嘴角掛下口涎，貪婪地注視着司馬洛手中的那隻紙包。

「開口吧，」司馬洛說，「祇要先說一個地方名。」

那人說了一個地方名，司馬洛點點頭，把那些紙包丟還給他，道：「對了，這樣才是像樣的。」

那人忙不迭地把那些紙包打開來，就着那盞煤油燈而燒炙，並且吸食起來了。司馬洛抱着手臂，在旁邊不屑地看着。沒有比吸毒的人更令他討厭了。這些都是明知故犯，自暴自棄的人，明知那是一個死亡陷阱，却偏偏要踏進去。吸毒海洛英要比吸鴉片「見效」，因爲海洛英比鴉片强烈數十倍，吸鴉片可能數十年才中毒，吸海洛英却兩三年就要死了。

這人仍然十分享受地吸着。他吸完了那些白粉化成的蒸汽，就倒在那蓆上，滿足地閉上眼睛，深呼吸着。當他把眼睛再張開時，他的眼神是呆重的，瞳孔似乎略爲張大了；他仍然在享受着那股飄飄欲仙的感覺。司馬洛等了他三分鐘，然後用脚尖輕輕踢了他一下。「好了，現在繼續說下去，說得詳細一點。」

那人老不願意地苦着臉，司馬洛脚尖便在他的肋骨上一擿。那人皺着眉，抽噎一聲。「好吧，好吧，」他囁嚅地答應着，不願意他的享受再給打斷，「我告訴你好了。」

「說！」司馬洛猙獰地叱道：「我正在聽着！」

那人對司馬洛說了，一五一十地和盤托出，說得很詳細，一點也不遺漏。當他說完了之後，司馬洛皺着眉頭，想了好一會，終於說：「祇有一個問題：爲什麼他要困住古爾文呢？如果祇是爲了繼承古爾文的地位，那是很易的，祇要弄死古爾文就行了，但他並不這樣。」

「我不知道，」那人痛苦地搖頭，「我也不大能夠肯定郭佳的心裏是在打算着什麼，他很少對人說的。照我猜，他是要問古爾文一些問題，在古爾文未回答清楚之前，他不肯讓古爾文死掉。」

「哦，」司馬洛點頭。「現在我明白了。」他又用脚碰碰那人，「現在你可以走了。」

「但——」那人說，「我，你先走吧。」

「我說你可以走了。」司馬洛說，「你還要抽，你帶回去抽好了。」他臉上的表情顯示他不願意再多作辯駁。

「好吧，」那人祇好點頭。

司馬洛走在他後面，和他一起離開了那間毒窟，下到街上。

到了街上，那人連忙加快脚步，遠離司馬洛。司馬洛也沒有追，祇是仍然慢條斯理地走着。他知道那人是逃不掉的。果然，他才剛剛轉過了街口，就給兩個人攔住了去路。那是兩個穿便裝的人，看樣子像是便衣警探。

他們果然是的。他們圍住了那人，說：「搜身！」一個就把證件遞到那人的臉前。

那人想逃走巳經太遲了，兩個警探分兩邊把他挾住。「怎麼了？」那人抗議道：「我又沒有犯什麼罪。」

「我們接得綫報，」那警探說，「知道你私藏毒品。」

「我沒有，」那人理直氣壯地說：「你們弄錯了。」

「既然沒有，你就不怕讓我們搜搜了。」

「我不怕，你們搜吧！」那人大方地伸開兩手。

那個警探把手伸進那人的衣袋裏，淸楚玲瓏地從裏面取出了兩隻小小的錫紙包。「你以爲這是什麼？」他微笑。

「這是——」誰都知道那錫紙包裏的是什麼了，「但這不是我的，你——放進去的。」

「講話最好小心點！」那警探的臉沉下來了。

「是司馬洛！」那人尖聲叫起來，「是司馬洛放進去的。」

「司馬洛？誰是司馬洛？」

那人轉過頭來看看，但司馬洛巳經不見了。「這是一個陷阱！」他大聲叫起來，「一個陷阱！」但他知道他巳中了陷阱，而這一次他是很難脫身了。

× × ×

當司馬洛進入那間地下室的時候，祇有李茵和古爾文兩個人在着，而古爾文巳經死了。他仍然吊在那裏，但是巳經死了。李茵正蹲在旁邊哭泣着。當司馬洛一進去的時候她便霍的轉過來，槍咀對着他。但，看淸楚了是誰之後，她自然就沒有放槍了，她祇是軟弱地把槍丟下，便向司馬洛撲過去，投進了他的懷中，哭泣起來。

司馬洛安慰地撫摸着她的背，讓她哭。當她終於靜止下來之後，他柔聲地說：「讓我猜，你就是古爾文那個女兒麗麗。」

她沒有否認，這就等於承認了。「我要殺死郭佳！那狗！我要殺死他！」

「顯然郭佳巳經知道了他所要知道的了。」司馬洛說，「你來的時候他巳不在了？」

李茵搖頭：「我來得遲了一點。」

司馬洛嘆口氣。「我還打算活捉古爾文，但是現在不行了，史勿夫一定會很失望。」

李茵瞪着司馬洛。「你應該慶幸沒有活捉他，因爲假如我們一起找到他的時候他還活着，那麼我就會殺死你了。我一點也沒有意思讓他落在警方之手。」

司馬洛看着古爾文的屍體，皺起眉頭：「我看我們該先把它放下來了。」

李茵點點頭，司馬洛便離開了她，走過去把那條縛着屍體的繩子解開了，把屍體放下來，讓他躺在地上。「我還是叫人把他搬走吧，」他說着從身上摸出了那隻用以通訊的無綫電匣，與史勿夫聯絡，吩咐了史勿夫設法派人到來收屍，然後看着那屍體，嘆了一口氣：「我一直不知道古爾文有個女兒的！怎會呢？我們巳經查詢過你的身世了，都查不出來。」

「這個你們是不能從記錄上查出來的，」李茵說，「我是一個私生女，名義上一直都是另一個人的女兒。祇有幾個高級的老虎帮人員知道我，有好些人祇知道我和老虎帮有很深的關係，但不知道是怎樣的關係。」

「你的秘密守得眞好，」司馬洛說，「連史勿夫那邊的人也查不出你是和老虎帮有關係的。」

李茵不屑地撇着嘴。「史勿夫那一帮不見得是很能幹的人。」接着詫異地看着司馬洛：「唏，你是怎麼找到這裏來的？」

司馬洛微笑：「和你一樣的方法，郭佳是有兩個助手的，阿黑你巳經殺了……。」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李茵說。

司馬洛微笑着看了她一會。「你不想承認殺死阿黑，那就別承認好了，我也並不特別有興趣去加以證明，反正阿黑這個人活下去對世界也並無好處，但，郭佳却似乎是一個必須殺死的人了。你可以告訴我郭佳是在哪裏嗎？」

李茵冷冷地看着他：「司馬洛，史勿夫給錢你找古爾文，你巳經找到了，你的事情也完了，還多管什麼閒事呢？」

「你的一萬元，」司馬洛微笑，「我一直沒有眞正爲了你給我的一萬元做過什麼，現在我是要贈送一些免費的服務，我要帮助你找到郭佳。」

李茵冷冷地看着他。「我不相信世上有這樣的君子。」

「坦白說，」司馬洛道，「我知道郭佳在古爾文死前巳經迫供出了一些秘密，我想知道那究竟是什麼秘密。」

「那是與你無關的。」李茵堅決地說。

「任何怪事都與我有關，」司馬洛狡猾地微笑，「因爲我是一個天生好奇心重的人！」

「不，」李茵堅決地搖着頭道：「你不能再管下去，司馬洛，你沒有權。」

「李茵，別跟我講什麼有權沒有權，告訴你，我現在有權做的一件事就是叫史勿夫他們的人把你扣留起來，那麼我就可以慢慢地去找郭佳了。」

「你不要這樣。」李茵叫道，「你不能這樣。」

「那麼，」司馬洛微笑，「你就讓我帮助你好了，我祇不過是要帮助你吧了！」

李茵凝視着司馬洛，好一會，終於長長地呼出一口氣，撲進了司馬洛的懷中，低聲地哭起來。司馬洛也鬆了一口氣，因爲這是表示她屈服了。

「你知郭佳到哪裏去了嗎？」司馬洛問。

李茵點點頭：「他巳經到了金錢山。」

「金錢山？」司馬洛皺眉，「那是很大一個地方，金錢山的那一部份呢？」

「我不知道，」李茵搖搖頭，「我祇知道寶藏是在金錢山——」

「什麼寶藏？」

「十噸黃金，」李茵說，「那是我爸爸自己的財產，也是郭佳要他死前供出的東西，郭佳不想我爸爸快死，就是爲了這個。我也祇知道這些黃金是在金錢山，但也不知道在哪裏。我知道郭佳是什麼目的，但如果我向老虎帮的人公開，却沒有人會相信我，所以我祇好想辦法去把爸爸搶回來了，但我失敗了。」她低頭飲泣着。

司馬洛安慰地撫着他的肩。「我們都想古爾文活着，但卽使活着找回他也沒有用，他傷得太重，他還是要死的。」

「至少他不會死得那麼慘。」李茵失聲地叫。

司馬洛撫慰着她，讓她繼續哭了一會，後來，當她平靜下來時，他柔聲地說：「十噸黃金，所以現在你就要去拿那黃金了？」

「我要的是郭佳，」她抬起淚眼看着司馬洛，黃金對我沒有什麼用，我巳經有够我自己花的錢了。你可以要了那些黃金，但不要殺郭佳，留給我。」

「這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微笑，「十噸黃金，好了，李茵，我們起程吧，趁史勿夫還未到，我不想浪費唇舌，解釋一番。」

李茵點頭。她走到屍體的面前，沉默地低着頭，却沒有再哭了。久久，她才毅然轉身，走回司馬洛的身邊，拉着他的手，說：「我們走吧。」

司馬洛和她一起離開了那裏。那是一座山間的屋子，他們要走下一段山路，才能到達公路。當他們到達下面的公路時，就看見一架直升機飛來了。史勿夫這一次也來得眞快。不過直升機是在上面降落，所以與他們是不會碰頭了。

「坐你的車子還是我的車子走？」司馬洛問李茵。

「坐你的吧，」李茵說：「我的車子是租的，也差不多要還了。我打個電話叫他們去取回好了。」

他們沿着公路走了一段，司馬洛領着李茵進了樹林，原來他的車子就是收藏在那林中。司馬洛和李茵上了車，開動離開了那裏。

這時，直升機剛剛在山上一塊空地停好，史勿夫和一批手下從飛機上下來。

× × ×

司馬洛用鎖匙開了酒店房間的門，踏進去，發覺床上巳有一個人了。他感到愕然。

現在巳經是第二天的中午，中午並非睡覺的時間，而且，這房間又是他的。他看淸楚床上的人原來是李茵。李茵躺在那裏，一張床單蓋着身體，一直蓋到喉嚨的部份，輪廓分明的，似乎她的身上連睡衣也沒有穿着，司馬洛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你——在這裏幹什麼？你記錯了房間號碼嗎？」他和她住進這酒店時是每人住一間房的。

她頑皮地對他微笑。「不，我祇是不喜歡我的房間。」

「兩間房間是一模一樣的。」司馬洛說。

「我就是不喜歡我那一間，」她任性地一咬唇，用手拍拍身邊的床，「來，坐這裏！」

司馬洛嘆口氣，走過去在她的身邊坐下來，而且把他携進來的那一叠書籍也丟在床上。「我巳經找齊了可以找到的關於金錢山的全部資料。」

李茵坐了起來，雖然她還是用一隻手把那張床單掩在胸際，但這是不够的，手的兩旁的床單還是跌下來，司馬洛可以看到她果然是沒有穿着什麼衣服的。他奇怪這個任性的女郎又是正在打着什麼主意？

她在翻閱着他帶來的那叠書時，他就在看她。他的眼光是不由自主的。「唔，」李茵忽然微笑，「全都是買回來的資料，地圖畫。」

「關於它的資料並不多，」司馬洛說：「因爲並不是一個出名的地方，不是旅遊勝地，這些書祇是順帶提起它吧了。」

「唔，」李凝皺眉視着他，「怎麼，史勿夫那邊沒有資料可以供應嗎？」

司馬洛皺起眉頭看着她。「我巳經說過了，我不會對史勿夫提這件事的。」

「唔，那些金子，」李茵明白地點着頭，「史勿夫不會贊成你碰那些金子的，他會提議把它充公之類。這樣一個人的確不好合作。」

司馬洛把地圖打開。「當然，這些資料是不能告訴我們太詳細的情形的。我們祇是初步了解它的地勢，然後到了當地，我們再詳細調查。」

李茵忽然一手把那些資料都推到地上，然後攬住司馬洛的頸子。「我們還是做比較開心的事吧！」這樣一放開了兩手，被子便跌下來了，上半身沒有什麼遮掩。

司馬洛很困難才能把眼光拉開。「等一等，」他吶吶地說：「我們沒有時間幹這個，我們得趕在郭佳之前，我們得先研究——」

「用不着研究了，」李茵吃吃笑着，「黃金就在金錢山那座廢置的礦場裏。」

「什麼？」

「那座鐵礦場。礦巳經開完了，但那裏還有許多洞，」李茵說，「這不是收藏東西的最好地方嗎？」

「你一直都知道的。」司馬洛說。

「我祇是這樣猜，」李茵說，「我小時和爸爸一起在金錢山住過，照我所知，如果要把東西收藏在那裏，就祇有礦場一個地方可以收藏。」

「爲什麼你不早說，」司馬洛叫道，「我們浪費了許多寶貴時間。」

「急什麼？十噸黃金不是馬上就可以搬走的，」李茵說，「而且，搬這種東西，郭佳一定不會帶很多人去，他敢信任誰呢？而且，起先我還不肯定你是否還是和史勿夫合作着，現在我肯定你不是了。」

司馬洛的手微微發抖着，從身上摸出一根香烟。但在他點火之前，李茵却把他這根香烟一手奪去了。「別抽烟，」她說，「還有別的方法可以鬆弛的。」

「但——現在是白天。」司馬洛吶吶說。

「可以把窗簾拉上的。」李茵說着從被子下面跳出來。

司馬洛的眼球也差點從眼眶內跳出來了。他看着她跑到窗前，把百葉簾拉直，又把窗簾拉攏，於是室中便黑暗下來。當她再轉過來對着他時，他巳看不淸楚她了。

「看，」她很低聲很低聲地說，「現在不是和晚上一樣了嗎？」他聽見她光着脚踏着地毡走過來，然後她巳到了他的身邊了。

她的手臂如蛇一般纏住他的頸子。

「不要老是怕浪費時間，」她說，「我們還有一點時間，至少還有一點幹這個的時間。這不會花很久的，是不是？不會花很久的。」

「是的，」司馬洛在那黑暗中囘答她，「這不會花很久的。」

於是，在那段短暫的時間內，他們就是兩隻野獸，忘記了人間的一切，司馬洛相信他很明白李茵的心理，她是想借助這種動作，去麻木自己的知覺，以忘記她的父親的慘劇……

× × ×

火車的輪子緩慢下來，終於發出「吱吱」的聲音而停住了。沒有放蒸汽的沙沙聲，因爲這是一架電動火車頭。世界在進步着，蒸汽機的火車頭巳漸漸被淘汰，很難得一見。但，不知如何，對於那些羅曼諦克的人來講，電動火車頭是把坐火車的樂趣剝奪了，尤其是這樣小的一座小鎭，一切都是那麼古老和簡單，就更加要一架蒸汽機火車頭才配合那景物了。但，開辦鐵路局的人並不是羅曼諦克的人，一切都是往實用處着想的人，因此沒有蒸汽機車頭。

司馬洛替李茵提着行李下了火車，然後火車就開走了。那簡單的月台上就祇剩下了他們兩個人。下車的祇有他們二個人。這裏就是金錢鎭的火車站，在火車站的旁邊，山坡險峻地向上面伸上去的就是那座金錢山了。

司馬洛在李茵的耳邊苦笑，低聲地說：「我們的來臨實在太刺眼了，如果有人在等着我們的話，決不會看漏了眼。」

「但我們也一樣不會看漏眼的，」李茵說

，「張大眼睛看看有沒有郭佳的人在着吧。」

司馬洛八面張望了一番，沒有收穫。「我猜他的隊伍還不會來到。」他說。

「……也找不到一個，」李茵說，「又沒有的士，我們得自己拿行李步行到鎮上去了。我的意思是你拿行李，我們步行到鎮上。」

「當然了，」司馬洛苦笑，「但好在你不是那種特別講究衣着的女人，你並沒有帶來十隻衣箱。」

「我們走吧！」李茵說。

他們步出火車站，經過售票窗口時，裏面那個懶洋洋的售票員馬上精神一振了。在這個鄉下地方，不是遊客區，打扮得這麼摩登的遊客是不容易多見的。李茵用手肘碰碰司馬洛，便走到售票窗口的前面去。

那個售票員目不轉睛地看着她。在這樣一個地方，這樣漂亮的女人也是很少見的。

「先生，」李茵給他一個嫵媚的微笑，「請問你可知道這附近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到一家旅館嗎？」她問的是一個其實是早已經知道了答案的問題。

那售票員激動地搖頭。「對不起，小姐，這裏是沒有旅館的。」

李茵皺眉：「我倒沒見過一個地方會沒有旅館的，那麼外來的人住在那裏呢？」

那售票員又抱歉地微笑：「小姐這裏不是什麼旅遊勝地，這裏是沒有遊客的，如果有外人來，就是來這裏探親戚，親戚會招待他們住宿的。所以，我們這裏就是有旅館，也不會有生意。」

「噢，」李茵覺得很有趣似地微笑，「那麼我和哥哥一定是好多年來的第一批生客了。」她把司馬洛說成她哥哥，那售票員馬上就減少妒意，親善得多了，這是人之常情。

「那倒不是，」那售票員說：「前天倒來了四個人，他們才是多年來的第一批生客。」

「哦？」李茵表示好奇，「他們是誰呢？」她要探的終於探出來了。

「不知道，沒人認識他們。」

「但他們來到這裏，而且住下來了。」李茵問，「那他們住在什麼地方呢？」

「山的那邊，」那售票員說，「那邊有一座礦場，是早已荒廢了的，但還有一些舊屋空着，你知道，從前的礦工宿舍，辦事處之類。他們就住到那裏去了。據說他們是開礦公司方面派來要探測一下，把那座礦場再打開來。」

「哦？」李茵微笑，「這一次開的却可能是金礦了。」

「不知道有什麼礦。」那售票員說。

「如果那礦場再開，」一個車站的職員也走過來搭訕，「那麼這座鎮又會很熱鬧了，起碼多了一千幾百礦場的工作人員及礦工之類在這裏花錢。」這裏的工作實在太清閒，他們都歡迎得到一個閒談的機會。

「總之，」那售票員繼續說下去，「他們在漢記買了一批罐頭食物，就到那邊去了，」笑起來，「漢記的罐頭差不多給買光了，大概好多年沒有做過這麼大的一宗生意了。」

「謝謝你。」李茵回答着，便向司馬洛那邊走回去。

「唏！」那售票員忽然把她叫住，「小姐，唏！小姐！」

李茵轉過頭來看着他：「什麼事？」

「小姐，」那人說，「你打算住那裏？」

「我嘛，」李茵微笑，「謝謝你的關心，但是我來探親戚的，我怎會沒有地方住呢？」

那個售票員目瞪口呆地看着李茵走開了。李茵走到司馬洛的身邊，對司馬洛擠擠眼。

「你眞了不起。」司馬洛微笑起來。

李茵挽着司馬洛的手臂，拉着他走。「我們要查的不是已經查到了嗎？郭佳已經住到了礦場那邊去，而且他們四個人。我不相信他有什麼綫眼佈在這鎮上，事實上，如果我是他，我也會盡量避免和鎮上人打交道的，我也不想人家知道我是來這裏幹什麼，對不對？」

「很好，」司馬洛點頭，「這樣說，他也不知道我們已經來到了的，我們大可以慢慢地找一個地方住下來，然後再設法對付他。呃──你是眞的來這裏探親的嗎？」

「當然，」李茵說，「我不是告訴你，我小時候在這裏金錢山住過嗎？其實沒有親戚，但有位老僕人，我猜她會很歡迎我們來的。」

× × ×

司馬洛把望遠鏡的焦點旋好了，小心地向下面瞭望。現在已經是近晚時份，他們是在近山頂的地方，下面就是那龐大的礦場的廢址了。他們是花了一整個下午才爬到這上面來的，由於他們要繞道，不能直接經過礦場。現在終於，整座礦場都在他們的眼底之下了。

金錢山本來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整座山都是翠綠的，在山的這一邊，金錢鎮可以仰望一片翠綠，但是在山的那一邊，礦場却把風景完全破壞了。翠綠的中間一塊黃一塊黑，顯是開礦時在山坡上挖洞而造成的。此外，礦場本身那些設備也不見得對風景有什麼幫助。不論是那些貨倉，那些運礦石的車子，那些路軌，還有那些鋼架，即使在簇新的時候都已經是一點也不好看的了，更何況現在生銹的已經生銹了，發霉的也已經發霉了。

「這麼大一座礦場，」司馬洛搖着頭，「如果不指出正確的地點，怕要一年時間才能把金子找出來了。」

「但郭佳却是不難找到的，」李茵說，「我要找的只是郭佳。」

「你得忍耐一點，」司馬洛說，「現在就祇有郭佳一個人知道那些金子是藏在礦場的那一個部份了。如果你這樣急急把郭佳殺死，豈不浪費了那許多可愛的黃金？」

李茵沒有做聲。他們來這裏之前是已經有過協議的，司馬洛要得到那些黃金，因此李茵無論打算怎樣泡制郭佳，也決不能在未問清楚那些黃金的下落之前就把郭佳殺死的。

「我們可以等一兩天。」李茵說，「當他們一找到那些黃金的時候，他們就會開始搬運了，那時我們就可以動手。」

「我們要每一秒鐘都監視着他們。」司馬洛說。

「胡說，」李茵反對，「十噸黃金，你以爲一天半天就可以運走嗎？我們大可以一天來看一次，不會看漏的。」

「不，」司馬洛搖頭。「我不想他們把黃金搬走一點點。一點點也不想。他們一動手時我就要把他們捉住。」

「那我們豈不是要睡在這裏？」李茵說。

「也不一定，」司馬洛微笑，「我們可以輪班監視。」

「輪班監視？」李茵不屑地搖頭，似乎很不喜歡這主意，「那我們豈不是沒機會……」

「你是來和我在一起，還是來找郭佳的？」司馬洛笑起來。

「不，」李茵嬌嗔地搖着頭，「我不依！我要和你在一起。」

「我們現在不是在一起了嗎？」

「在這裏？」李茵望望頭上的天空。

「這裏有什麼不好？」司馬洛微笑，「幕天席地，天黑之後就不會有人看見了，事實上，就是白天，這附近也不會有很多人看。」他伸手一指：「看，那就是郭佳了。」

李茵也舉起手中的望遠鏡，果然，她也看見了。那個頭光如鏡的郭佳果然正從其中一間

屋子裏走出，口中正咬着一根雪茄。他在屋前的空地上走了一轉，把雪茄拿下來了，揮動着，做着手勢，不知說了些什麼，後來就看見另一個人拿了一件東西出來，交給郭佳。

那是一副望遠鏡。郭佳把望遠鏡接了過來，李茵吃驚地叫起來：「他在找我們。」

「他看不見我們的。」司馬洛冷靜地說，「伏低一點就好了。」他們伏得很低，讓那些長草把他們遮住。但是郭佳却並不是看他們。他的望遠鏡是平向的。「我猜他是望那條路。」司馬洛指出。

那是一個相當寬闊的泥路，由礦場通向西面的。昔日用以把礦石運到海邊去，但現在礦場已經廢了，這條路也就不再有人用了。

「有車子來了。」李茵忽然說。

這時司馬洛也看到了，那條泥路在遠遠的一個轉彎處，有一部車子正在駛來，是那種小型的九座位貨車。「眞有趣，」司馬洛笑起來，「他們要用這車子搬十噸黃金？」

「十噸黃金並不是很大一堆，」李茵說，「十噸實在也並不是很重，這部車子來回幾次已經行了。」

「唔，原來郭佳是在等着那部車子。」司馬洛說。

他們靜靜地伏在那裏，看見那小貨車很快地來到，在那礦場屋子的前面停下來。車門打開，車上的人一個一個地下來，一共下來七個之多。司馬洛不禁吹了一聲口哨。「來了這麼多生力軍，我們行事要比較困難一點了。」

因爲，車上下來的那七個人，看樣子沒有一個是善男信女。

「都是你。」李茵埋怨起來，「如果你早依我的方法去做，那不是很好嗎？等到現在，事情又複雜起來了，十四個人，我們怎麼對付呢？」

「我們看下去再說吧，」司馬洛道：「還好郭佳並不知道我們已經來了，所以我們還佔着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優勢。」

他們繼續看下去，而司馬洛小心地細察那新來的七個人，那七個人在屋前的空地上與郭佳交談一番之後，便跟隨郭佳進了屋內。

「注意到那個滿面鬍子的人嗎？」司馬洛問。

「他並沒什麼特別吸引力，」李茵說。

「但他却是一個特別的人，」司馬洛說，「我認得他，他叫于連。」

「唔，于連，名字也不好聽。」

「于連專門經營違禁品買賣的，」司馬洛說，「他現在已經是個大人物。」

「那麼這宗買賣就很合他的口味了，」李茵說，「黃金也是違禁品之一種。」

「但是于連却從來不經營黃金的，」司馬洛說，「他認爲黃金太重，太不值錢。」

「黃金不值錢？」

「讓我們這樣比較吧，」司馬洛說：「一磅重的黃金可以賣多少錢？一磅重的鑽石或一磅重的海洛英又可以賣多少錢？這樣一比較，黃金就實在是太不值錢了。」

「那麼于連一向經營什麼呢？」李茵問。

「海洛英，鑽石，」司馬洛說，「以前者爲主。」

「那他來這裏幹什麼？」李茵恐怖地問。

「也許這裏有他經營貨物。」司馬洛說。

「我不明白，」李茵皺起了眉頭，「如果爸爸有一批鑽石收藏起來，他用不着收藏在這樣一個地方，而且，我知道他不是有一批鑽石，他是有一批黃金。」

司馬洛搖頭：「于連不經營黃金的。」

「但鑽石可以收藏在銀行保險箱之類，」李茵說，「用不着收藏在這樣尷尬的地方。」

「也許也不是鑽石。」司馬洛說。

李茵忽然一跳跳了起身，司馬洛連忙一手執着她的手把她再拉低了。「躺下來！」司馬洛喝道，「你瘋了嗎？」

「不！」李茵搖着頭，嗚咽地道：「不會的。爸爸不是那種人，他不會碰那種東西，司馬洛，你在說謊，你在冤枉人家。」

「我並沒有說什麼，」司馬洛咬着牙，「你安靜一點行嗎？還要繼續看下去，我們才能知道結局的。」

「不──」李茵咬着牙，「不──我可以證明，我們現在就下去捉住郭佳，他會告訴我們眞相的。」

司馬洛緊緊地執住她的手臂。「現在下去，就不是你捉住他，而是他捉住你了，數數他們有幾個人？」

李茵安靜下來了，但嘴巴還是在嘟喃着：「早早依我的方法就好了。早早捉住郭佳，就不必等到他現在有人來帮手。」

「你先回去休息吧，」司馬洛說，「我留在這裏，六個鐘頭之後你再回來接我班，帶些食物來。」

李茵皺起眉頭。「那麼我們不能一起睡覺了？」

「以後日子還多着，」司馬洛說，「先把工作做好行嗎？」

「福嫂還把最好的一張床騰出來給我們用呢。」李茵嘆口氣，「她說那床一點聲音都沒有的。」福嫂就是她在這裏的老僕人。

「我們以後再享受吧，」司馬洛說，「現在你先回去。」

司馬洛和李茵對過了手錶的時間，李茵便循來時的路離開了，司馬洛則悄悄地向山脚爬下去。這並不是一段容易走的路，山坡凹凸的地方很多，當爬下到凹處的時候，是望不見那屋子的。當司馬洛正在爬下去時，在那屋中，郭佳和于連正在有所商量。

于連把帶來的那隻新款的薄身公文箱一拍。「錢都在這裏了，全部現鈔，祇要你讓我看看貨，這點錢就是你的了。」

郭佳微笑：「我會給你看貨的，我又不是騙子，我們現在就起程好嗎？相信趕得及回來吃晚飯。」

「沒關係，」于連一撫他那滿腮的鬈曲鬍子，「我們現在去吧。」

「也好，」郭佳說，「回來才吃晚飯，也是好的。」

司馬洛從那條縫隙看着郭佳和于連兩個人出去了，而餘下的打手則在屋中鬆弛下來。他知道郭佳和于連顯然是要進入礦場那些洞裏看「貨」了。但，是什麼貨呢？是黃金，抑或是于連所慣於經營的那種貨物？

司馬洛小心地繞過屋角，看着郭佳和于連正在離開了屋前，走向那些礦洞。這裏是一座相當大的礦場，礦洞的進口也有六七個之多。司馬洛不能跟踪他們進入洞內，因爲每一個洞口都是朝着屋子的正面的，如果他跟進去，屋子裏的打手們就會看見了。因此司馬洛祇是伏在屋角，留心着他們是進入了那一個洞。洞裏並沒有別的地方好走，而他們一定是乘坐那些手搖的鐵路車進去的，祇要計算着他們是去了多少時間，就可以知道他們是多麼深入了。

司馬洛看着郭佳和于連二個人跨上了其中一部手搖車。那種車是祇有一塊板，板下四個輪子，而車的前頭有一隻搖柄的，搖柄一搖動，就可以使車輪轉動起來。現在，郭佳就正把那搖柄搖動。由於久已未用，搖動起來那聲音吵耳極了，不過車子還是動了，慢慢地沿着鐵路前進，後來被黑暗的山洞所吞沒，聲音也漸漸隱去。

（下期續完）

拳師軼事／希雲・文

鐵橋三虎穴揮鞭



廣東十虎裏面，如果以橋手計算，最出色的就是「鐵橋三」，他經過多次的大戰小戰，然後名震「嶺南」列為十虎之一，現時我把他連場血戰的往事寫出來，作為茶餘酒後之談。

鐵橋三初次會戰的對手是白洪均，當時他參加河南伍家的壽宴，伍家有一個教頭姓白，叫做洪均，認為鐵橋三的聲譽漸濃，必須把他壓倒，然後顯得出自己的威風，否則，在伍家也站不穩。打定主意，他就借故挑戰，雙方竟然在還沒有入席之前，在天階裏面打起來。

白洪均擅長一套叫做七十二勢長拳，長橋大馬，身手靈活，一進一退，俱有法度，發拳也很沉重，可惜鐵橋比不上對方那麼堅實而已，他擅長快打慢，二人相對而立，他大喝一聲：「看招！」便即進馬打來。

他直衝過去，剛發招就以長拳中的天師蓋印一招，提高右拳，向鐵橋三的頭頂橫劈下來，他認為自己的步快拳快，鐵橋三不及退馬，那一拳從頭打下，打中腦袋，就立刻身亡，如果鐵橋三退馬，他就收回右拳，再發左拳，連環出擊，佔盡上風，因為兩人站立的時候，相距不遠，僅有六七步，他標馬過來，衝得衍快，人到拳到，鐵橋三確是來不及退馬，迫於向上擋格，一招霸王舉鼎，就把白洪均劈下來的一拳架住。

白洪均以為拳快如風，那一拳如果沒有五百斤力，也有三百斤過外，任何拳師無法擋格，鐵橋三果然用左手擋住，兩臂相交，震了一震，不愧有鐵橋三之譽。白洪均知道對方是個勁敵，不敢怠慢，那一劈拳已給鐵橋三擋住，便立刻收回，左拳直出，向鐵橋三口鼻之間衝過去。本來這一招穿心拳也是白洪均最擅長的一種打法，應該打向對方心臟，但因鐵橋三的身材比他矮得多，那個穿心拳就不是打向鐵橋三的胸部，而是打向他的口鼻之間。

中國的拳術十分微妙，鐵橋三的南派拳術有一招叫做美人照鏡，右手伸起，手踭微曲，好像把拳頭對住自己的眼睛，有如美人照鏡一般，實在反手去拉對方的拳，運消帶打，給他的橋手搭住，立刻分出勝負來，用這一招對付長拳，剛剛剋制，當時白洪均第二招向鐵橋三口鼻之間直衝過去，料不到鐵橋三提起右臂，剛剛擋住，就便勁一拉，趁着白洪均猝不及防，整個身體向前一拉之際，鐵橋三仍用右掌疾劈他的左胸，因為一拉一劈，其快如風，白洪均來不及變招，就給他一掌劈中，轟隆一聲，倒退一丈過外，然後跌下，更不妙的是他的頭部剛剛撞到天階太湖石上，登時撞傷，有血流出來，使他面目無光。

白洪均總算有些斤兩，雖然受傷，仍然可以站起，他認為沒有顏面留在該處，一聲後會有期，便即狼狽而逃。

白洪均打輸，伍家的大少，伍熙官就轉拜鐵橋三為師，以後鐵橋三除了大小市街武館教授拳腳之外，就經常在伍家出入，某天，他在廳內閒坐，忽有一個英俊靑年進門，欲拜鐵橋三為師，此人姓施，叫做雨良，已經有二十歲，乃是西關大昌當鋪的少東，前後拜過三個師傅，並無成就，慕名而來，特此登門拜見。

鐵橋三看見他面黃骨瘦，形容憔悴，說：「施雨良，你跟隨三個師傅學過武功，如此孱弱，實在不合理，你試把以前學習過的功夫打出來讓我看看。」

施雨良聽了，立刻開拳，運打三套，俱是硬橋硬馬，看來有些份量，不過，每套拳都是打了很久，然後打完的，運打三套，實在相當辛苦，無怪他吃不消，鐵橋三笑看說：「練武最重要的就是招招實用，不必一套拳打幾十分鐘，看來你的拳術並非不濟，但卻是沒有勁，再練也是枉然，我試伸出右手來，如果你能夠雙手把它扳低，已經算是打贏，請你試試。」

施雨良不信，鐵橋三於是站定腳步，伸出右臂來，臂直如鐵，施雨良不但雙手沒法把它扳低，並因發力的緣故，整個身體吊起來，鐵橋三只用右臂，就把他整個吊起，顯然是強弱懸殊了，不必較量，施雨良知道輸實，立刻跪地叩頭拜師。

鐵橋三那時然後說：「我有一套拳叫做鐵綫拳，不但發拳有勁，且能卻病強身，鐵綫拳以剛，柔，逼，直，分，定，寸，提，留，運，制，訂為主，一共七十二式，流通血脈，你想學我這一派的拳腳，先習鐵綫拳，身體堅強了些，體型胖壯，看來威武，然後練習拳腳，切勿操之過急。」

施雨良聽了，欣然點頭，就此列入鐵橋三門下，鐵橋三先後收錄了孖指添，蔡贇，林福成等為徒，所有徒弟都要先學鐵綫拳。

那時南海官窰坪的觀音廟，每年新春一定舉行生菜會，各方的善男信女，爭先恐後，齊集廟前露宿，說是「打地氣」。

那些人不但希望在廟中睡覺，吸收仙氣，還盼翌日早上爭先到廟裏上香，世俗相傳，不管是誰，入廟上了第一炷香，那一年就添丁發財，那時仍是封建時代，迷信的人很多，故此，到了觀音生菜會之夜，躺在門外打地氣的人，沒有一千，也有八百，有些好色之徒，藉口打地氣，實則宵深人靜，上下其手，乘機非禮，一般而論，婦女單獨到該處打地氣的實在不適宜，不過養成了習慣，那就很難改變。

那一年新春，伍熙官租賃了一艘紫洞艇，帶着家人親友，到官窰觀音廟參拜，鐵橋三也去看熱鬧，另有幾個門徒同行，俱是坐在紫洞艇內，那一艘紫洞艇張燈結綵，到了官窰觀音廟的江畔，還未入夜，鐵橋三與四個門徒登岸，到觀音廟參拜，隨意步行，那時觀音廟前的空地已經有許多善男信女霸佔了有利地位，預備晚間睡覺，就在此時，忽見一個彪形大漢帶着三個油頭粉面的靑年迎面而來，此人身材高大，臉肉橫生，一雙眼殺氣騰騰，顯然是個練武之人，鐵橋三心裏暗想，這傢伙一定是本墟的惡霸了，他不想惹事生非，便和四個門徒偏側，讓他走過，對方幾個人大搖大擺的走開之後，鐵橋三仍在廟前觀看，華燈初上，然後走回停在江邊的紫洞艇內。

伍家是廣州著名富戶，雖是紫洞艇，仍有盛宴欵待嘉賓，那一頓晚飯，十分豐富，鐵橋

三率領門徒蔡贇，區珠以及伍熙官等在艇內轟飲，非常熱鬧，酒過三巡，忽聞救命之聲，還有一片喝打喝殺的聲响，各人聽了，知道有特別的事情發生，紛紛向岸上望去。但見人頭湧湧，不知何事，鐵橋三急派孖指添飛奔到岸上查探，過了一會，孖指添回來報告，才知道有一個小家碧玉跟隨父母進香，在觀音廟前打地氣，給墟中的捕頭梁初看見，竟然命令部下把她擄去，剛才那一片叫聲喊聲，就是她父母和那些打地氣的人不平則鳴之聲，鐵橋三聽了，怒火攻心，心裏暗想，剛才在墟中所遇見的一幫人，必然是那幾個人了，於是，放下酒杯，帶着孖指添，歐珠，蔡贇這三個門徒登岸，先到觀音廟前逐個查問。

被擄的少女叫做碧珍，年華雙十，美如仙子下凡，她是小市街祥發雜貨店老板張祥的女兒，趁看新春佳日，携同妻女進香的，根本上同鐵橋三是街坊，故此，鐵橋三獲悉此事，更加震怒，立刻想找對方算賬，繼續查探，然後知道擄刦碧珍的一個捕頭姓梁，名初，綽號貫人初，正是官窰墟的教頭兼任捕頭，那時所謂「捕頭」等於現時的探長，故此，他恃着官威，橫行無忌，至於美色當前，竟然吩咐手下擄刦，那就認真過份，無怪一般人齊聲喝打。

那些喝打的人，只是烏合之衆，雖然羣情洶湧，奔入觀音廟，又走出來，高聲呼叫，但卻無人斗膽殺入官窰墟找貫人初算賬。鐵橋三明白事的來龍去脈，立刻想到這一點，如果即晚無人衝入貫人初的武館，把碧珍救出來，到了天亮之後，她的淸白之軀，必然給對方蹂躪，說不定還給數人輪流蹂躪她，想到這裏，鐵橋三仗義護花之心油然而生，急取一枝四節鞭，繞在腰間，再穿衣裳，然後帶看三個門徒入墟。

夜色已濃，數人到達貫人初武館的門外，看見一個鄉勇持刀站着，在街燈之下，但見牆上掛着兩個招牌，一個招牌刻着南海縣官窰墟鄉團局，另外一個招牌刻着（少林梁館）四個字。

鐵橋三抹抹眼睛，喃喃自語：「少林同門竟有此種壞類嗎？實在怪事！」

鐵橋三一看再看，確是少林梁館這幾個字，愈看愈怒，便命孖指添各人在戶外等候，他昂然直入。

這一間武館由大祠堂改裝，走進頭廳平門之後就是一片白石天階，走完天階，當中是演武廳，左右兩邊各有走廊，料想另有庭院和偏廳花園睡房等，在走廊之後，鐵橋三給負責在門外守衞的鄉勇帶到平門之後進入天階，直上演武廳，那時燈明如晝，只見七名大漢圍着一張圓枱飲酒。

鐵橋三不知何人是貫人初，但卻在白天看見過他，略為有些印象，那時他站定腳步，趁着高懸起來的大光燈照射，細心辨認，那幾個大漢當中，竟無貫人初在內，於是，他不再看，大聲呼叫：「貫人初快些走出來，少林鐵橋三找你！」

在演武廳上正在轟飲的七個大漢，聽到叫聲，便即放下酒具，一湧而出，繞着鐵橋三，但卻沒人衝過來，當中一名大漢，年約三十，似是頭目身份，挺身而出，說：「你就是廣州拳師鐵橋三嗎？找大哥幹甚麼？」

鐵橋三說：「我是少林的同門，今日參神進香，順路拜訪貫人初，僅此而已，請問老兄貴姓大名？」

對方絕無禮貌，冷笑一聲，說：「鐵橋三，我已明白你的來意，這裏是官窰，並非廣州，你的勢力所不及，知機的就快些走開，我是鐵拳超，是此地的副捕頭，照我看，你找大哥大概因為那個女子失蹤的事了，是不是？」

鐵橋三應聲說：「我正是為了此事而來，她是我的世姪女，請轉知貫人初，看在同門的份上，立刻把她釋放，否則，便有不利。」

鐵拳超怒聲說：「如果那個少女犯了罪，我們做捕頭的應把她拘捕，那就算犯罪了。」

鐵橋三說：「她究竟犯了甚麼罪呢？」

自稱鐵拳超的傢伙哈哈大笑，說：「鐵橋三，她犯的是盜竊罪，乘着鄰座的婦人不覺，偷了錢包，我們把她拘捕，查明之後，如果沒有偷錢，明天自然會把她釋放，此事與你無關，如屬知機，立即離去，不要惹火燒身！」

鐵橋三聽了，心頭火起，大喝一聲：「胡說！那個少女是我的世姪女，與父母同來進香的，他們家算小康，且又開了雜貨店，如何會偷竊別人錢財呢？你們借故誣揑她，打算今晚把她蹂躪之後，明天然後釋放，這種詭計，隔不過我的雙眼。」

鐵拳超勃然大怒，大喝一聲，叫道：「你斗膽誣衊我的大哥汚辱她嗎？衆兄弟，把他押起來！」

本來有七人飲酒，一人交談，其他六名大漢分左右兩邊站立，隨時動手，此時聽到副捕頭的吩咐，立刻動手，大喝一聲，一齊衝到鐵橋三那邊。

鐵橋三的一雙鐵掌打了出去，有如秋風捲落葉，在幾個人的身邊直劈橫掃，只用雙掌，他們已經紛紛倒地，雖然他們六人衝向鐵橋三那邊，實則相反的被鐵橋三衝進了人叢，亂斬亂劈，只憑掌刀，便已獲勝，轉眼之間，各人倒地呻吟，沒有一個能夠站得穩，鐵拳超看了猛吃一驚，卻又無法退縮，只得硬拚，直衝過來，一言不發，左手向上一揚，右臂直衝，而且進馬，那一招喚做黑虎偷心，等閒之輩，無從抵擋，至於鐵橋三，卻很容易應付的，他仍是用左手搭住對方的右臂，便勁一拉，這一招跟他擊倒白洪均的那招美人照鏡相似，但卻不是一拖一劈，而是一拖就拖到底，右手順着左手的拖勢，向前一送，於是，鐵拳超連人帶馬給他拖到標向前面去，頭部撞在石欄杆上面，轟隆一聲，滿地是血，他已倒地，不省人事。

貫人初在偏廳之內休息，忽聞幾個門徒進來報告，知道有人闖進來，自稱鐵橋三，正在盤算如何對付，突然接得再度報告，知道鐵橋三已經打傷鐵拳超，貫人初大吃一驚，立刻從兵器架上面拿出一柄大砍刀來，那柄刀有四尺長，但卻很薄，易於揮舞，寒光閃閃，刀口極端銳利，貫人初持刀飛奔出來，剛剛走進大廳，就看見鐵拳超躺在地上，滿身鮮血，昏迷不省，鐵橋三則站在前面，相當勇猛。

貫人初看在眼裏，立刻知道鐵橋三重傷他的助手鐵拳超了，怒火攻心，不由分說，衝過去一招朝天切菜，那一柄大砍刀向鐵橋三迎頭猛劈。

刀光一閃，鐵橋三立刻以小跳的步法躍在左邊，跟手拔出五節鞭來，貫人初一刀落空，移步換形，轉馬橫刀，再劈第二刀，料不到大砍刀還沒有劈到，鐵橋三的五節鞭已經隨身拔出來，一鞭打在貫人初的前鋒手上，砰崩一聲，大砍刀脫手跌落地上，貫人初反身欲逃，鐵橋三追上，再加一鞭，劈在背上，貫人初就此倒在天階打滾，無法站起來，孖指添，蔡贇和歐珠三人，殺入館內，剛剛進入偏廳後房，立刻把碧珍救出，帶回觀音廟前，鐵橋三就此殺出重圍，同奔觀音廟，把少女交還父母，叫他們從速離去。

翌日淸晨，張祥不敢停留，立刻帶家人回到廣州去。至於伍熙官的紫洞艇，在官窰墟參神完畢，便也離開，鐵橋三不願跟官窰裏面的人結怨，在紫洞艇內休息，一同離去，不必細表。（完）

新派武俠長篇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春秋筆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楚小楓隨池天化到一茅屋，果有三名黑豹劍士到來，楚小楓注意到為首者編號第五，其餘二名為七、九號，五號下令七九二名劍手聯劍撲殺楚小楓，但為楚小楓以奇異身法從容化解，不久白梅、白鳳等跟踪來到，成中岳首向一黑豹劍士攻擊，搏鬥之下，成中岳為黑豹劍士所傷，白鳳要親自出手，楚小楓急挺身而出，要以赤手空拳，與對方三名劍士一鬥，黑豹五號劍士沉吟片刻，突喝令九號劍士出手，九號如飛攻襲，不知楚小楓用何手法令得九號劍士連人帶劍撞向屋外樹上，令餘下兩名黑豹劍士驚訝不已——

玄功除虎倀　絕藝饗同門

好好的一個人，怎麼會硬撞到樹上去。

各人轉頭看去，只見楚小楓肅然而立，神色一片莊嚴。

白鳳呆了一呆，說道：「小楓，你沒有事吧？」

楚小楓道：「弟子很好。」

白鳳問道：「剛才那個黑豹劍士，可是你殺的？」

楚小楓說道：「師娘，他死在那株大樹之上。」

白鳳哦了一聲，未再多問。

她已經覺着這一句話，問的是十分不智，所以立刻住口。

黑豹五號劍士冷冷說道：「閣下用的什麼手法殺了他？」

楚小楓道：「什麼手法殺了他，你自己不會看嗎？」

黑豹五號冷冷說道：「閣下的手法很怪異，咱們瞧不出來。」

楚小楓道：「那只有一個辦法。」

黑豹五號道：「什麼辦法？」

楚小楓道：「你自己出手試試。」

黑豹五號道：「出手，你認為，你已經勝定我們了。」

楚小楓道：「你不相信。」

黑豹五號劍士冷哼一聲，伸手按在了劍柄之上，道：「好！我來試試。」

試字出口，劍已出手，白光一閃，直劃前胸。

楚小楓一閃身避開劍勢。

五號黑豹劍士冷笑一聲，長劍閃動，連劈三劍。

楚小楓對付九號黑豹劍士時，十分輕鬆，但在對付這個五號劍士時，却似乎有些手忙脚亂。

只見五號黑豹劍士，右手長劍連揮，劍如閃電，逼的楚小楓團團亂轉。

陳長青看的眉頭一皺，低聲道：「白兄，這是怎麼回事？」

白梅迷惑道：「老朽也被他鬧的有些迷糊了。」

陳長青道：「白兄，看樣子，有些不對了，咱們想個法子，換他下來。」

只見那五號黑豹劍士，右手揮動，劍如閃電，又把楚小楓迫的團團亂轉。

忽然間，嗤嗤兩聲，楚小楓兩處衣衫破裂

，鮮血淋漓而下。

白鳳吃了一驚，一側身向前衝了過去。

白梅似是早已料到，一伸手抓住了白鳳，道：「不要過去。」

白鳳急急叫道：「小楓受了傷。」

白梅道：「我知道，那只是皮肉之傷，他還能撐得下去。」

白鳳道：「他險象環生，如若不把他換下來，他隨時可能死在黑豹劍士手下。」

白梅道：「妳有把握能夠救他下來麼？」

白鳳道：「至少，我該盡力。」

白梅道：「不！妳上去，反而分了他的心，那黑豹劍士的快劍不會給妳機會。」

白鳳歎息一聲，靜了下來。

轉頭望去，只見那黑豹劍士，劍光流星飛洒一般，完全把楚小楓圈在一片劍光之中。

董川的右手，握住了青萍劍柄，暗中在運集功力。

他似是在等待機會，等機會出手。

陳長青緩步行了過去，擋在董川的身前。低聲道：「董掌門不能出手，你救不了他，反而害了他。」

董川道：「老前輩，晚進的功力也不够，劍術不精，那就請老前輩出手救救他吧！」

陳長青道：「老叫化子，如若能救得了他，早就出手了，怎會等到現在？」

董川道：「咱們兩人合力呢？」

陳長青道：「也不行！」

董川道：「難道眼看小楓師弟……」

口中說話，人已暗中運集功力。

董川看得出來，陳長青微微顫抖，雙手緊緊握拳。

楚小楓的處境，似是更壞了。

成中岳也沉不住氣了，吸一口氣，站起了身子。

原來，他還在盤膝而坐，運氣調息。

雖然沒有人出手，但董川看得出，每個人都提聚了全身的功力，蓄勢待發。

忽然間，楚小楓兩個挪移，由五號黑豹劍士綿密的劍光中脫了出來。

只見他身軀兩個翻轉，人已到了董川的身前。

右手一揮，抓住了董川手中的青萍劍劍鞘之上。

原來，董川仍然抓住劍柄。

白梅道：「董川放手。」

其實不用他呼叫，董川已然放開了雙手，人也同時退開五尺。

五號黑豹劍士的夌厲劍勢，閃電而至，劃破了董川的右手衣袖。

敢情他想阻止楚小楓取到董川手中的青萍劍。

董川只要稍有剎那猶豫，一條右臂，勢必傷在對方的長劍之下。

楚小楓取到了青萍劍，人又翻轉開五尺。右手移到了劍柄之上。

五號劍士忽然間飛騰而起，躍飛了一丈多高。

半空中一個轉身，頭下脚上，直向楚小楓撲了過去。

好夌厲的一擊。

楚小楓長劍出鞘了。

青芒一閃，迎上了五號黑豹劍士。

鏘然一聲，金鐵大震。

緊接着，響起了一聲慘叫。

雙方劍光如幕，看不出是什麼人傷在了對方劍下。

白鳳尖聲叫道：「小楓，你……」

一個低沉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師娘，小楓幸而無恙。」

蓬然一聲，五號黑豹劍士的屍體，掉在了地上，被攔腰斬作了兩截。

對白鳳和董川等而言，這是一場完全意外的變化。

像經歷了一場夢境一樣，白鳳快步行了過去，道：「孩子，你傷的重麼？」

楚小楓身上，有不少處劍傷，一件藍衫裂開了數處，鮮血透濕了衣衫。

呆在一側的七號黑豹劍士，忽然大喝一聲，揮劍向前衝來。

對這場充滿着驚、喜的意外，使得白鳳董川，都有些激動，但久走江湖的白梅和陳長青却沒有因這場驚喜而鬆懈戒備。

兩人在目光中交換了應變之策。

七號黑豹劍士向外衝奔之時，陳長青已同時出手。

只見青芒閃動，陳長青亮出了輕易不用的青銅棒。

那是長不過三尺二寸的一根短棒，平時陳長青藏在身上，一點也瞧不出來，非遇上強敵，不肯亮出來。但黑豹劍士的兇厲劍招，使他感覺空手擋架不易。

只聽一陣金鐵相撞之聲，兩條交接的人影，霍然分開。

陳長青擋住了黑豹七號向外的衝擊之勢，但他左臂上却被劃了一劍。

一道三寸多長的血口，鮮血淋漓而下。

白梅也亮出了兵刃，那是一對子母金環。

白鳳，董川都被那一擊驚醒，霍然轉身。

楚小楓突然大步行了過來，半身浴血，看上去有些狼狽。

但他步履很穩定，握劍的右手更穩定，欠身一禮道：「陳前輩請為晚進掠陣，這頭黑豹交給晚進了，幾次動手，晚輩已熟悉了他們劍勢變化。」

陳長青道：「你傷的不礙事麼？」

楚小楓道：「都是些皮肉之傷，多謝前輩關心。」

轉身舉劍，一指七號黑豹劍士道：「你出手吧。」

黑豹七號劍士雙目中微現恐懼之色，顯然，黑豹五號的被殺，給了他很大的威脅。

楚小楓表現出的強大潛力，及神奇劍招，使得全場中人，都對他另眼看待。

黑豹七號忽然間發動了攻勢，身軀一閃，攻了過來。

楚小楓手中青萍劍忽然劃出了一個圓圈。

沒有人看清楚他劍勢的如何變化，但却把那黑豹七號劍士夌厲的一擊化解於無形之中。

由被動，搶到了先機，長劍一圈一轉，劍花耀眼中，斬下了黑豹劍士的握劍右手，長劍墜地。

劍士丟了劍，就等於黑豹沒了利爪牙齒。何況，斷臂之疼，也使他一下子失去了戰力。

白梅身如飄風，疾掠而至，一伸手，點了黑豹劍士兩處穴道。

楚小楓長劍揮動挑開了黑豹劍士皮帽。

七號黑豹劍士，終於露出了真正的面目。

楚小楓只覺得這張臉十分面善，但却一時間，又想不起來，在那裏見過。

池天化失聲驚呼，道：「怎麼是你？」

楚小楓道：「池兄，這人是誰，我好像也見過他。」

池天化道：「是！咱們剛剛還見過他。」

楚小楓道：「小弟怎麼想不起來呢？」

池天化道：「望江樓上的酒保。」

楚小楓點點頭，道：「不錯，是他。」

白鳳急步行了過來，道：「說，宗一志現在被你囚在何處？」

黑豹七號劍士笑一笑，嘴角間流出血來，一轉眼，臉色黑青，倒了下去。

白梅道：「好厲害的毒藥，動作快速，叫人搶救不及。」

白鳳道：「唉！我們早該想到的，他可能會自絕而死。」

白梅道：「他把毒藥含在了口中，咱們就算是心中早有防備，也無法使他把毒藥吐出來，口中含藥，死亡不過是瞬間之事，很難防備的。」

楚小楓道：「師娘，就算留下他的活口，咱們也無法問出什麼。」

白鳳道：「至少，咱們可以問問他一志的下落。」

池天化緩步行了過來，接道：「他不會說的，黑豹劍士有一條很特別的戒律，只要露出眞正的面目，那就要立刻自絕。」

董川道：「你怎麼知道？」

池天化道：「我聽他們說過，每一個黑豹劍士，都必須先有殉身之心，才能够入選。」

白鳳道：「哦！」

楚小楓道：「師娘，他們百密一疏，現在，小楓已經知道他們隱身之法了。」

董川道：「師弟，你……」

楚小楓道：「掌門師兄，他們並沒有什麼神秘，但他們藏身的辦法，却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董川道：「怎麼說？」

楚小楓道：「他們化整爲零，用一種暗語，或是暗號等相互連絡，他們都分散在襄陽城中，作着最普通的工作，穿上了黑豹的衣服，他們是黑豹劍士，脫了黑豹的衣服，他們都變成了木匠，茶房，店伙計等，如是小楓的推想不錯，他們之間，只怕也不會互相認識。」

陳長青點點頭，道：「楚少俠，高明，老叫化很佩服。」

他忽然改口稱呼楚少俠，敬重之情，意欲言表，顯然，不是幾句客氣語，那是由衷的佩服。

楚小楓一躬身，道：「不敢，不敢，老前輩過獎了。」

白鳳歎息一聲，道：「小楓，你身上的傷，要不要敷點藥。」

楚小楓道：「多謝師娘關愛，小楓身上，都是些皮肉之傷，不碍事的。」

白鳳道：「敷些藥吧，別要失血太多。」

楚小楓道：「楓兒遵命。」

白鳳完全把楚小楓當自己的孩子看待，親自動手，替楚小楓敷藥。

事實上，宗一志失踪之後，一種移情作用，白鳳確也把楚小楓當作了一志，把一腔母愛，不自覺移注到楚小楓的身上很多。

白梅輕輕咳了一聲，道：「董掌門，你看，咱們要不要先回去。」

楚小楓道：「白老前輩，晚進斗膽請求一事……」

白梅笑一笑，接口說道：「你說吧，什麼事？」

楚小楓道：「老前輩和陳前輩去晉見一下丐帮帮主。」

陳長青道：「對，我得把此地所見之事，報告帮主，早些準備一下。」

白梅道：「好，我陪你去。」

轉身向外行去。

目睹白梅和陳長青去遠之後，白鳳才低聲說道：「小楓，你有意支走我爹，是麼？」

楚小楓道：「師母原諒，弟子想和師娘，師叔，掌門師兄，商量一件事。」

白鳳道：「什麼事？」

楚小楓道：「咱們無極門中人力太單薄，所以，咱們從此之後，不能再有傷亡。」

白鳳道：「是。」

楚小楓道：「但，黑豹劍士的劍法，却是以殺人爲主，他們不講求姿勢，不講求身段，却講求實用，以殺人爲主，這種劍法，很難破解。」

白鳳道：「這些我們都看到了。」

楚小楓道：「小楓想到了破解他們攻勢的幾個辦法，但劍招還不太成熟，所以，想和師叔，師兄研究一下。」

誰都聽得出，後面這句話是謙遜之詞。

白鳳道：「我明白你的用心，小楓，無怪你師父當年收你入門時，用盡了心機，他愛才，你也沒有負他……」

楚小楓惶然而起，撲拜地上，道：「弟子不敢，弟子不敢……」

白鳳伸出右手，扶起了楚小楓，道：「小楓，你快起來，我是說的眞心話。」

楚小楓道：「弟子實不敢當。」

白鳳道：「小楓，還記得你師父臨死之前，說的幾句話吧。」

楚小楓道：「師父遺言，弟子永銘在心，一字也不敢遺忘。」

白鳳道：「那好，你師父說，你已經不受無極門的門規約束，所以，不用太拘束。」

成中岳突然開口說道：「小楓，你剛才對付黑豹劍士的劍招，一定不是青萍劍法中的招術。」

楚小楓搖搖頭，道：「不是。」

董川奇道：「小楓，這些年來，咱們一道在一起很少離開，你在那裏學到了這等深奧的劍法，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不敢相瞞掌門師兄，小弟這幾招劍法，是一本書上看來的，沒有人指點，所以施用出來，還不很純熟，不過，剛才對敵時，小弟發覺了這些劍招，確實是黑豹劍士的剋星，所以，小弟斗膽，想和師叔，師兄，共同研究一下這幾招劍法，以使日後，對付黑豹劍士之用。」

董川接口道：「小楓，在心理上，我已經不把你列入無極門中弟子，你對無極門而言，是客卿，也是朋友，你可以不受無極門規矩約束。」

楚小楓道：「掌門師兄，這個……」

董川接道：「小楓，這對你，對無極門，都是有利無害的事，你也不用多說了。」

楚小楓道：「咱們不談這件事，先談那幾招劍法。」

成中岳道：「那劍法共有幾招？」

楚小楓略一沉吟，道：「三招。」

成中岳道：「只有三招？」

楚小楓笑一笑，道：「是！雖只有三招，但它的變化很繁雜，學起來，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小楓先在地上，劃出圖解，說明它的變化，然後，師叔，師兄再行練習！」

費了半個時辰的工夫，楚小楓很詳細的劃出了三招劍法變化。

只三招劍法，白鳳，成中岳，董川，一直化下大半夜的工夫，才練到六成純熟。

那是很奇厲的三招劍法，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每一個劍法，都是獨立的，但如能把三招串連，變化施用，威力增強，何止十倍。

當三人體會出三招劍法的妙用時，都深深入迷。

楚小楓看天色已到了三更時分，才輕輕吁一口氣，道：「師娘，師叔，明天再練吧！你們已經記熟了變化……」

成中岳收住了劍勢，道：「好深奧的三招劍法，不知它源出何門？」

楚小楓笑一笑，道：「那書上，沒有說明這劍招源出何處，何地，所以，小楓忽發奇想，不知道是否可以……」

董川道：「你想到了什麼？」

楚小楓道：「小弟想把這三招劍法，併入青萍劍法中，取名『青萍三絕劍』，不知掌門師兄意下如何？」

董川心中感動，全身微微顫抖，但他生性耿直，却不便一口答應，目注小師弟，目中盈淚欲滴，緩緩說道：「小楓，青萍劍法，增此三招，何止生色不少，只是，只是，這是你得來的劍法，不顧藏私，公諸同門，已是氣度恢宏，如再併入青萍劍法，受無極門規法約束，那豈不委屈你了。」

楚小楓笑一笑道：「掌門師兄，小弟出身無極門，學得這幾招劍法，也是在無極門中，我不會再傳別人，就請師兄成全小弟，收併這三招劍法，也算小楓稍盡一點心意。」

董川道：「好！我答應你，不過，你可知道併入青萍劍法後的限止麼？」

楚小楓道：「小楓知道，無極門中絕技，非門中弟子，不得傳授，只有掌門人，才有擇人授藝之權。」

董川道：「小楓，這很重要，我是掌門人，必須要嚴厲執行門規。」

楚小楓道：「這個，小弟明白，這三招劍法，併入了青萍劍法之後，小弟決不再傳給任何人，一切都由掌門人去決定。」

董川道：「好！你既然這麼說，那就一言爲定了。」

楚小楓一躬身，說道：「多謝掌門師兄成全！」

董川歎口氣，雙掌合十當胸，肅然說道：「師父果然具有神通之人，能够早許小師弟脫離本門……」

楚小楓接道：「不！師兄，我還是無極門中弟子。」

董川道：「這個，我知道，無極門中，有師弟你這樣傑出的人才，我們歡迎萬分，但師父已允准你脫離無極門，可以不受無極門的約束，你知師兄我的爲人，規戒所在，我一定嚴厲執行，決不徇私，決不縱容，我不希望嚴厲的門規束縛你，咱們還是好兄弟，小楓，你要體諒我這一點苦衷，心理上，我已經不把你當作無極門的弟子看待。」

楚小楓道：「小弟明白，小弟明白。」

董川道：「你明白就好，別辜負師父的苦心，也別讓師兄作難。」

楚小楓道：「小弟記下了。」

董川回顧了白鳳一眼，道：「師母，咱們回去吧。」

白鳳點點頭，道：「小楓呢？」

楚小楓道：「我也跟師母回去。」

白鳳道：「好！這幾日，你一直在外，有很多事，都沒有法子和你商量。」

一行四人，回到了大宅院中。

第二天，白鳳起床梳洗過後，步入大廳。

大廳中已經早坐了兩個人。

是白梅和陳長青。

白梅住在這裏，還不覺着怎麼樣，但陳長青一大早跑來此地，白鳳已覺到了事不尋常。

行前幾步，躬身一禮，道：「陳前輩，爹，你們來了好久？」

白梅道：「來一會啦！我要叫妳，但老叫化不讓我叫。」

白鳳道：「有事情？」

陳長青道：「是！敝帮帮主，想請楚少俠去便餐一叙。」

白鳳道：「請小楓？」

陳長青道：「正是楚小楓楚少俠。」

言語之間，顯得十分尊敬。

白鳳道：「貴帮主是何等身份，如此折節下交，豈不是寵壞了孩子。」

陳長青道：「不！敝帮主囑咐我，對楚少俠，一定執重禮，不許有絲毫不敬舉動。」

白鳳道：「這又爲了什麼呢？」

陳長青道：「這個，我就不大淸楚了。」

白鳳笑一笑，道：「陳老，只請他一個人麼？」

陳長青道：「是！敝帮主，只要老叫化請一個人。」

白鳳道：「哦！陳老，帮主給他如此榮幸！總該有些原因。」

陳長青道：「我的大姪女，妳這問法，不是叫我老叫化子作難麼？」

白鳳道：「怎麼說呢？」

陳長青道：「我實在不知道，大姪女，妳該明白，敝帮主在丐帮，簡直像神一樣，年紀最大的長老，也要矮他一輩，他是長者，也是帮主，通常他吩咐什麼，我們都聽什麼。」

白鳳轉臉望去，只見白梅微微含笑。

心中頓然有了底子，淡淡一笑，道：「陳老，你一定知道一點原因，只是不肯告訴我能了。」

陳長青道：「咳！好吧，老叫化告訴妳！不過，這是我自己猜的，可不能算數。」

白鳳微笑道：「好！只要你肯透露一點便行。」

陳長青道：「敝帮主好像要和楚小楓說一點江湖上的往事。」

白鳳道：「說一點江湖上的往事？」

陳長青道：「好像是吧！」

白鳳道：「小楓從來沒有江湖走動過，怎麼會知道江湖往事呢？」

陳長青道：「這一點，老叫化子是眞不知道。」

白梅道：「鳳兒，不用刁難妳陳伯伯了，有些事，他是眞的不太淸楚。」

白鳳道：「我叫小楓立刻梳洗趕去，你老人家要不要先走一步。」

陳長青道：「不要緊，老叫化子，在這裏等一等。」

等一等，事情顯非尋常，如此重要。

不用白鳳催，楚小楓，董川，成中岳等，都魚貫行入大廳。

陳長青站起身軀，一抱拳，道：「楚少俠，老叫化子奉命邀請。」

丐帮長老，如此愼重，楚小楓實在嚇了一跳，急急說道：「陳長老，你……」

陳長青接道：「老叫化子是奉命行事，敝帮主要請你過去一叙。」

楚小楓呆了一呆，道：「請我……」

陳長青道：「是！請你楚少俠一個人。」

楚小楓道：「但不知要幾時動身？」

陳長青道：「立刻動身？」

楚小楓道：「咱們現在就走！」

陳長青笑一笑，道：「楚少俠快人快語，老叫化帶路。」

舉步向前行去。

楚小楓轉身一揖，道：「師母，師叔，掌門師兄，還有什麼吩咐？」

白鳳輕輕歎息一聲，道：「小楓，丐帮帮主是目下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你見着帮主時，可要特別小心一些。」

楚小楓道：「小楓遵命。」

董川接口道：「師弟，記着，不要擔心無極門的規戒約束你，什麼事，照你的意見去談吧！」

楚小楓道：「多謝師兄。」

這時，陳長青已行出廳外，楚小楓快步追了上去。



望着楚小楓的背影，白鳳輕輕吁一口氣，道：「董川，你一直和小楓在一起，是麼？」

董川道：「是！」

白鳳道：「你知不知道，他怎麼會學得了這些劍招？」

董川道：「弟子也想不明白，小楓師弟，一直住在迎月山莊之中，這些年，除了回家省親一次之外，幾乎沒有離開過迎月山莊，而且，那已是三年前的事了，小楓師弟學得這些武功，可能是近來的事。」

白鳳道：「你是說，他這幾招劍法，是在迎月山莊中學的了。」

董川道：「弟子是這麼推想，除非白老太爺帶師弟離開咱們這幾天，學到的東西，否則，只有在迎月山莊中學了。」

白梅道：「問題是什麼人傳給他的，拐仙黃桐不可能傳他武功，至於歐陽先生，傳他一種武功，我聽過一些，但不是劍法。」

白鳳道：「迎月山莊中的人，我都認識，那個人，會是誰呢？」

成中岳道：「師嫂，迎月山莊中的人，大都死了，如若眞有一個人，傳授了小楓的劍法，黑豹劍士，決殺不死他。」

白鳳點了點頭，道：「難道說，他早已經離開了。」

成中岳道：「慢慢想吧！咱們既然想到了這一層，我相信，不難找出一個結果來。」

這時，一個中年丐幫弟子，匆匆行了進來，道：「見過董掌門。」

董川道：「什麼事？」

那人一躬身，道：「回掌門的話，一個身受重傷，滿臉血汚的人，求見貴門中人……」

董川怔了一怔，接道：「他有沒有說出名字？」

丐帮弟子道：「他自稱叫作池天化。」

董川道：「好！快請他進來。」

丐帮弟子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片刻之後，兩個丐帮弟子，抬着一塊木板，行了入廳中。

池天化全身浴血，躺在木板上，雙目微微閉闔。

他一半臉上，被鮮血掩遮，一半臉色十分蒼白。

看不出他實在受傷的情形，但就外面看來，他實在傷的很重。

董川大步行了過去，道：「池天化，你還在襄陽麼？」

池天化緩緩睜開雙目，道：「我沒有走脫，被他們追上了……」

白鳳道：「黑豹劍士，劍出無情，他們爲什麼不殺你？」

池天化道：「有人救了我。」

董川道：「什麼人救了你？」

池天化道：「我不認識他，我應該死在他們黑豹劍士劍下的，但那個人，及時而至，救了我……」

說過了幾句話，牽動傷勢，疼的他只咧開嘴吧！

董川道：「你傷的好像很重？」

池天化道：「是！我身中七劍，身上四劍，腿上兩劍，頭上一劍……」

董川道：「你還能撐得住。」

池天化道：「我不是站着被他們殺的，我手中有兵刄，我封擋他們的攻勢……」

白梅歎息一聲，道：「池天化，你自已覺着，是否還能活下去。」

池天化道：「現在，我還活着，大概死不了啦。」

董川道：「夜襲迎月山莊的人，你也要算一份，說起來，你該是我們的仇人了。」

池天化道：「你要和在下算老賬。」

董川道：「難道這不應該麼？」

池天化道：「應該，不過……」

白鳳接道：「我已經答應放過你了，以後，最好想法子，走的離我們遠一些……」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不過，這一次例外，再來見我們，什麼事，可以說了。」

池天化說道：「宗夫人，這才是你該問的事？」

白鳳道：「你想告訴我們什麼？」

池天化道：「那些黑豹劍士，大都隱在襄陽。」

董川道：「這一個，敝師弟小楓早已經說過了。」

池天化道：「所以，在下料想，宗一志也留在襄陽城中。」

白梅點點頭，道：「很有道理，如若他們早已離開襄陽，以丐帮，排教眼綫之廣，怎會找不出一點綫索。」

池天化道：「在下想到了一處地方，可能是宗一志藏身之處。」

白鳳道：「什麼地方？」

池天化閉上雙目，不再答話。

白鳳道：「董川，把池天化抬入廳中，替他敷藥。」

經過了一番洗滌包紮，池天化的傷勢減輕了不少。

他中了七劍，傷勢不算輕，但却不是致命傷。

白梅道：「池天化，看來，你運殘廢也不會落下。」

池天化歎一口氣，說道：「你知道萬花園吧？」

白鳳道：「萬花園很著名，自然知道。」

池天化道：「到那裏找找看。」

白梅道：「萬花園主，是老夫舊識，他忠厚老誠，不是武林中人。」

池天化道：「那是表面上的說法。」

白梅道：「去搜查。」

池天化道：「明查何如暗訪，不過，黑豹劍士出手奇快。」

白梅道：「你是說黑豹都在萬花園中。」

池天化道：「園中人未必都是黑豹，但黑豹一定有幾個在萬花園中。」

白梅道：「多謝指教。」

池天化道：「等那位楚少俠，他才有能力對付黑豹。」

董川道：「這是我們的事，不勞費心。」

白鳳道：「送他到一間靜室中休養，轉告丐帮中人，他隨時可以走，但却不許攔他，他可以來可以走。」

池天化歎息一聲，道：「宗夫人，那萬花園，有兩處特別兇險的地方，要謹愼應付。」

顯然，池天化覺得白鳳對自已的優待，感到了相當的滿意，也相當感激。

白鳳道：「那是什麼樣的地方？」

池天化道：「那是萬花園中的鯉池，和虎柵。」

白鳳道：「多謝指教。」

董川已然帶着兩個丐帮弟子，把池天化送入了一座靜室中去。

白鳳望了白梅一眼，道：「爹！虎柵中，養有猛虎，自然有些可怕，但鯉池養的是魚，有什麼可怕呢？」

白梅道：「我看池天化那小子，雖然還沒有十分覺醒，但已經覺醒了十之八九，所以，似乎是不可能再玩出什麼花招了，我剛才很留心他中劍的部位，都是致命，及使人殘廢的所在，所以，那不可能是裝出來的，他傷勢雖非太重，但都因對方劍勢受到封擋之故。」

董川道：「他的兵刄還留在這裏，師母既然決心放他走了，兵刄要不要還他？」

白鳳道：「還給他吧！咱們既然決心不殺他，那就索性大方一點。」

回顧了成中岳一眼，道：「師弟，你的傷勢怎麼樣了？」

成中岳道：「已經好了十之八九，大約可到萬花園了。」

白鳳道：「除非他們擄下一志之後，就立刻送走，否則，算算時間，他們送走一志的成份就不大了，水路被排教封鎖，陸路又被丐帮中人所封鎖，一志如若還活着，一定還留在襄陽。」

白梅說道：「所以，你想立刻趕到萬花園去。」

白鳳道：「領剛只有這一個孩子，只要有辦法救他，就算讓我死，我也願意。」

白梅道：「話是不錯，不過，鳳兒，妳該明白一志是落在別人手中，除非我們一擊成功，使他們驟不及防，如是打草驚蛇，反而給了他們下手的機會……」

白鳳呆了一呆，道：「爹的意思是……」

白梅接道：「我覺得應該等小楓回來再說，小楓這孩子，不但武功上，有着跡近神奇的成就，就是遇事的冷靜，沉着，也遠非我們所及。」

白鳳道：「對！應該等小楓回來了商量一下。」

白梅道：「除了我們和小楓商量之外，這件事還該告訴丐帮中人和排教，人家動員了不少高手來帮助咱們，咱們招呼也不打一個，豈不是太過失禮。」

白鳳沉吟了一陣，道：「通知他們之後，只怕他們不會袖手旁觀。」

白梅道：「事實上，你們已經無法辭去丐帮和排教的帮忙了。」

白鳳道：「說的也是。」

白梅道：「通知他們一聲，只要他們在外面佈署，等咱們發覺了問題，動上了手，再請他們接應不遲。」

白鳳道：「董川，你看這樣子行麼？」

董川道：「白太爺如此吩咐，大概行得通了，咱們就這麼辦吧！」

直等到午時過後，楚小楓才由陳長青陪同回來。

老江湖，用不着別人示意，陳長青坐一會立刻告辭。

送走了陳長青，白鳳第一個忍不住，道：「孩子，丐帮帮主請你去，說些什麼？」

楚小楓道：「他問我那幾招劍法來歷。」

董川道：「你怎麼說？」

楚小楓道：「我告訴他那是由一本書看到的，我已把它併入了青萍劍法中。」

董川道：「他還問些什麼？」

楚小楓道：「以後，就沒有再問我劍法的事，倒是他告訴了我不少事。」

白梅道：「你們一定談得很投機了？」

楚小楓道：「是！他完全沒有天下第一大帮帮主的架子，一切都很隨和。」

白梅道：「如若你答應了人家什麼約言，那就一定要遵守，揀那些能告訴我們的，說給我們聽聽吧。」

楚小楓一欠身，道：「老前輩關愛。」

語聲一頓，接道：「帮主和我說了很多的事，但最重要的是，還是武功方面的事，他問我那些劍招的來路。」

白鳳道：「你怎麼說？」

楚小楓道：「小楓據實而言，劍招得自一本無名書册之上，而且，我已經把這些劍法，併入青萍劍法之中。」

白梅問道：「老帮主對這件事，有什麼評論。」

楚小楓道：「老帮主沒有再說什麼，就避開了這件事。」

白鳳道：「小楓，你們談了很久，大概談了不少的事吧？」

楚小楓道：「是！我們說了很多……」

白鳳接道：「你揀那些能够告訴我們的說吧。」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小楓對老帮主沒有任何承諾，他也沒有給我什麼限止，所以，我們說過的話，都可以說出來，不過……」

白鳳接道：「不過什麼？」

楚小楓道：「我們說的範圍太廣闊了，一時之間，我也不知從何說起，而且，說的事，都非具體，小楓想說，也說不出一件什麼具體事來。」

白梅道：「小楓，這樣吧！用不着從頭說起，你選一些重要的事，告訴我們就是。」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老帮主告訴我兩句最重要的話，他說，他早就發覺了江湖上有一股神秘的勢力，在暗中蔓延發展，而且，也準備和師父見面，談談這件事情，想不到，他因事拖延了一下，竟然，造成了這麼一件大恨事。」

白梅點點頭，道：「丐帮耳目一向靈敏，既然對這股神秘的勢力，早有了發現，是否找出了他們的來路？」

楚小楓道：「沒有，他也茫無頭緖，只不過，他知道確有這麼一股力量在江湖上活動，咱們無極門的覆亡，更證實了這個傳說，黑豹劍士，既然在襄陽出現了，他準備留在這裏一段時間，而且，他已陸續把丐帮精銳，調集此地，準備查個水落石出。」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鐵骨冰心

蕭逸・文　盧令・圖

勇探毒龍潭　驚逢白衣怪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雙迭遭挫折的愛侶——寇英傑、郭彩綾，終在飽經憂患之後，得償夙願，相互諒解，携手前往暗探風雷堡，當他們剛一躍進風雷堡範圍，便被青毛藏犬發覺，以寇英傑和郭彩綾的身手，當然能把數頭藏犬斃於掌下，但却也驚動了守卡崗哨，巡堡第三分舵舵主尙魁，率領三名手下趕來查視，寇英傑俟彼等走近，與郭彩綾聯手，把尙魁三名手下放倒，制服尙魁，問知他此去風雷堡，一路有三十多暗卡，寇英傑便要尙魁帶路，進入風雷堡中，寇英傑和郭彩綾這才發覺到風雷堡左右裝修得雕樑畫棟，十足氣派——

由於是宇內二十四令「總堡」所在地，是以來來去去的人十分繁雜，彼此見面不識，並非稀奇之事，這麼一來，無形中給與寇英傑二人許多方便！

二人穿過了一道走廊，只見當前有一座十分雄偉的建築，紅牆碧瓦，金字匾額上大書看「聚義南天」四個大字，確是十分的够氣派！

眼前這座「聚義廳」內，果然像是在從事一項聚會——兩名俏麗的妙齡少女，各人手托着一個講究的托盤，裏面陳擺着各色鮮果，點心，步履姍姍由一扇敞開着的大門向裏步入！

柔和的燈光，由正面那排軒窗裏隱隱透出，偶而隨風傳來一些絲竹歌唱之聲，更令人心中參加了幾許夢幻與神秘！

郭彩綾奇怪的看向寇英傑道：「你聽見了沒有？這是怎麼回事？」

寇英傑道：「看來鐵老頭正在宴客，什麼人能有這份殊榮，我倒想要知道一下。」

彩綾四面看一眼道：「我們進去瞧瞧。」

「師妹！這件事大意不得！」寇英傑謹愼的囑咐道：「現在我們是身在虎穴，在沒有摸清他們虛實之前，千萬大意不得，萬一着了他們的道兒，可就後悔不及！」

郭彩綾含笑瞟了他一眼：「想不到幾年不見，你的本事變大了，膽子却是變小了！」

寇英傑不理她的揶[illegible]的道：「師妹妳想，這老賊平日是何等自大狂傲，什麼人又能看在他的眼睛裏？現在居然大張宴席的盛待來客……如此推想，他這個客人該是何等的不凡了！」

彩綾想了想，點點頭，說道：「倒也虧了你這麼細心，確是有點道理，那麼你看又會是誰呢？」

「這很難猜，」寇英傑左右打量了一下：「我們得想個辦法進去——但是却不能驚動了他們。」

彩綾打量着聚義廳，說道：「我們乾脆上房去——」

一句話倒提醒了寇英傑，不免向着巍峨大廳頂上看去——原來這座所謂的「聚義廳」高有十丈，除了底下大廳之外，上面是設計得頗爲美雅的雙層樓閣，圓形的寶塔頂面之下，四面環廊，覆以金幔銀紗，確是極盡靈思美雅的能事。

就在那樓廊環的四角，每一角都懸着一隻看來甚爲染目的琉璃吊燈，光色銀白，更有串串貝質風鈴，間歇的散發出清脆悅耳音階！

一切看上去是那麼的美——寇英傑與郭彩綾却不作爲如是觀，事實上這地方既是魔窟中心所在，必然處處都隱伏着殺機，一個大意，必然悔之莫及！

「怎麼樣？」彩綾催促道：「我們由上面看下去，居高臨下一定可以把大廳裏看得一二楚！」

寇英傑點點頭道：「這個法子很好，只是我却担心這附近可能設有埋伏，那麼一來，在我們還沒接近大廳以前，就將暴露了身形。」

彩綾愣了一下，吶吶道：「會這樣麼？……只是這附近一片安詳不會有什麼埋伏呀！」

寇英傑冷冷的道：「鐵海棠這個老東西，爲人極是陰險，我想他不會疏忽的——師妹妳可注意到這裏靜得出奇，除了剛才端送菓品的兩個婢女以外，簡直就沒有看見另外一個雜人，這好像有點奇怪。」

彩綾笑了笑道：「這也不見得，鐵海棠在這裏接待賓客，那一個膽敢來這裏擾亂？我看你是未免過慮了！」

寇英傑微微笑道：「我們何妨一試。」

「怎麼個試法？」

「很簡單。」寇英傑道：「妳不妨先走一步，我跟在後面，彼此也可有個接應。」

彩綾四下看了一眼，道：「好，那我就走在前面。」

身形輕幌，已縱出丈許以外，循着前面一道窄細的花徑，直向正中的「聚義廳」接近過去。

寇英傑容她前走約有五丈左右時，隨即縱身後隨——

二人前進方式大有區別，彩綾是在明處，寇英傑却在暗處，二人身法都稱得上十分快捷，轉瞬間已前進了十丈左右。

郭彩綾看看四下無人，正待撲向廳側一棵大雪松，借看那棵松樹即可輕易的登上廳閣。

就在她正待騰身躍起的一刹那，驀地，暗影裏忽然快速的閃出了一雙紅影——敢情是兩個身着紅色長衣的魁梧少年。

二人顯然是由不同方向躍身而出，但是落足的情形竟是一致，每人手中一口精光耀眼的長劍，一經現身，雙劍交叉看直向彩綾身前轉去。

須知彩綾身手，實在已可稱得上武林罕見，然而眼前，在這一雙紅衣長身少年的劍勢之下，竟然被逼得一連向後面倒退了兩步，才得拿樁站穩。

兩個紅衣少年掌中劍，旨在阻止郭彩綾的前進之勢，上來並無傷人之意，就在郭彩綾身子方自後退的一刹，雙雙收回了劍身——

其中一人濃眉乍抛道：「大膽女子——這是什麼地方，豈是你胡亂闖得的麼？」

這個少年原是一副盛氣淩人的樣子，及至話聲出口，發覺到對方竟是生平所未見的嬌艷姿色，情不自禁的呆了一呆，那後一半話顯然已是大大的失其嚴厲，只管睜大了一雙眼睛，頻頻在對方身上打量不已。

另一個紅衣少年，雖不似前者那般驚艷，只是面對佳人，又當血氣方剛之少年，鮮有不動容者，只見他那張黑亮亮的臉膛上，先是發了一陣子紅，遂即現出了笑臉。

「姑娘——」一面說，他手抱長劍，執禮頗恭的道：「請問是那一堂來的？在下竟不曾見過……」

郭彩綾猝然爲對方二人雙劍逼退，心中老大的不是滋味，原思怒劍相加，想不到對方以禮相待，一時反倒不好發作——

她當下心眼轉了一轉，已思想出對付方法，微微一笑抱拳道：「不敢，小妹姓余，乃是夫人一門遠親，新近才投効本堡——二位師兄是……？」

這一着果然大是生效，兩個紅衣少年，頓時面現傾慕——

「原來如此！」先時發話的那個濃眉少年，趕忙抱拳道：「失敬，失敬，在下不知，方才口出不遜，余姑娘千萬不要見責。」

彩綾一笑道：「不知者不罪，那一個又會怪你？」

說話之時，偶見身側三丈外，似有人影微微一閃，直至轉目看時，那人似一股輕烟的拔上了大廳樓欄，這等身法，幾爲她生平僅見，心中一驚，却立刻想到了是誰……

當下心中自忖道：「好呀，你倒是好，利用我來作餌，你却抽冷子上房子！」

話雖如此，心裏却是塌實多了。

那兩個紅衣少年，一名丁堂，一名丁浩，武功得自鐵海棠親授，爲其最心愛之手下十二名少年弟子之二，一向留侍身邊，爲其近衛，此十二名弟子，由於自幼相隨，武功得自鐵氏親傳，是以年紀雖然都不甚高，可是武技已是可獨當一面，稱得上一流高手。

丁堂，丁浩原爲同胞兄弟，丁堂居長，丁浩爲幼，其實兄弟二人不過相差一歲，平素由於鐵氏的垂愛，在這「風雷堡」內也稱得上兩個特殊份子，二十好幾的年歲了，還沒有成家，當然見了漂亮女孩子難免眼睛發紅，難得對方假以詞色，自是如蜂見蜜，不肯輕易放過。

濃眉少年丁堂，微微笑道：「姑娘怎麼沒有同夫人一齊去？」

黑臉的丁浩搶着道：「那妳一定也認識戰丕芝，戰姑娘了，這一次，是她同看夫人一塊去的。」

彩綾道：「我知道，夫人是特意留我下來，要我熟悉一下堡裏的環境，二位是誰？請恕我眼生的很呢！」

丁堂一笑道：「姑娘居然連我們兄弟都不認識，還能在堡裏混麼！」

丁浩嘻嘻一笑：「我叫丁浩，他是我哥哥丁堂，行了，這個堡裏面，你只要認識我們兄弟兩個也就够了，回頭下了班交了差，我們哥倆個帶妳四下裏逛逛去，到處給打個招呼，包保用不了兩天，妳什麼都熟了！」

彩綾裝成一副眉飛色舞喜不自勝的樣子，當下向着二人福了一福道：「那敢情你——小妹這裏先謝過兩位丁大哥了！」

丁堂丁浩一時喜得眉開眼笑，丁浩轉向丁堂道：「大哥，我看現在也沒有什麼事，你就偏勞一下，我先帶余姑娘四下溜溜去。」

說着就要走，却被丁堂一把抓住——

「哼……天下那有這麼好的事，啊，我站崗，你陪着余姑娘去溜空兒？」丁堂大不樂意道：「那你留下來好啦，我陪着余姑娘去。」

丁堂挑着一雙濃眉，就想要跟他兄弟紅臉，兩個兄弟居然你一言我一語的頂了起來。

彩綾心裏好笑，却也不敢十分大意，因爲到底她「玉觀音」的名聲太响，而且在此「風雷堡」前，前此也曾鬧過事情，看過她的人畢竟不少，如若被人家認了出來，可就不妙！

所幸，這附近沒有外人，夜色又黑，一時倒可無慮！

眼前哥兒倆個仍在你一句我一句的互相埋怨，彩綾生怕他們眞的吵起來，驚動了外人，當下擺擺手道：「你們不要爭了，這是幹什麼？算了，我走了。」

說着就要轉過身來——

丁堂忙叫住她道：「余姑娘慢看——」

彩綾回頭笑道：「你們還爭不爭了？」

丁堂笑道：「沒的話，我們是拌嘴慣了，妳別見笑。」

彩綾睜大了眸子道：「眞的！今兒個是怎麼回事？我看堡裏面怪緊張的，都說是來了貴客了，到底來了些什麼客人？」

丁浩搖搖頭道：「這個除了總令主和四家堂主以外，到目前還是個秘密！」

彩綾笑笑道：「眞的呀！聽說總令主和四位堂主都在裏面宴客，我倒想開開葷，去瞧瞧來的都是些什麼貴客，行麼？」

丁堂一笑道：「那還有什麼好樣兒？兩個糟老頭子和一個土裏土氣的丫頭，……」

說到這裏由不住「嗤……」一笑，打量看彩綾道：「說到那個女的却是連姑娘妳一半也比不上呀，有什麼看頭？」

彩綾冷笑一聲道：「哼——我就知道你們不肯通融，那我就自己進去瞧瞧罷。」

一邊說她眞個大大方方的就要向大廳裏走過去，

丁氏兄弟不禁吃了一驚，慌不迭上前攔阻——丁堂一伸手就要去抓她的胳膊——

彩綾當然不會爲他抓着，一個旋身，丁堂抓了個空，不禁愣了一下——

「喝……」他睜大了眼睛道：「倒還眞看不出來，姑娘妳還有一身好功夫——」

「那當然，」彩綾道：「能在夫人跟前的人，誰沒有兩手兒？」

丁堂訕訕一笑道：「我的姑娘，妳可眞是膽子不小，總令主現在在裏面招待貴客，特別關照過，任什麼人都不得擅入，乖乖，妳有幾個膽子，竟然大搖大擺的就往裏面闖？總令主一個怪罪下來，妳這條小命就算有夫人給稱着，我們哥倆個這雙吃飯的傢伙只怕保不住——我們是眞心誠意的對妳好，姑娘妳可千萬不能

害我們呀！」

彩綾道：「那可怎麼好呢？你們總得給我想個辦法叫我瞧瞧熱鬧呀！」

丁浩道：「這麼吧，等一會巧姐兒再來送點心什麼的時候，那就換上她的衣服，代她去就行了。」

彩綾搖搖頭。「要我扮丫頭我可不幹！」

丁堂也反對道：「這怎麼行？換了衣裳換不了臉，要是被總令主或是四位堂主看了出來，那還了得？」

丁浩嘆了一聲道：「這一點我倒是沒有想起來——那可就沒辦法了！」

彩綾微微一笑道：「我倒有個主意，只不知你們肯不肯幫忙？」

丁浩笑道：「姑娘的事還有什麼話說，只要我們兄弟辦得到的一概從命。」

彩綾微笑着點點頭，伸出一根手指，向着「聚義廳」樓上指了一下道：「我想上去偸瞧瞧行麼？」

丁氏兄弟呆了一下——

丁堂點點頭道：「這倒也是個法子，不過——姑娘，這可是冒險的事情——」

「怎麼呢？」

「姑娘請想，」丁堂一本正經的道：「那上面沒有燈，黑不溜丟的，妳藏在上面一個不小心發出了一點聲音，老天爺，妳可不想想看，大廳裏的這些主兒，都是什麼樣的角色？他們不把妳當刺客辦才怪，黑暗裏又看不淸楚妳，一個誤傷了妳，豈不是寃枉——再說，這件事鬧穿了，總令主不把妳當奸細辦才怪！」

彩綾一笑道：「你們放一千個心——我仔細一點不結了嗎！」

丁浩無奈的道：「好吧——我們就幫妳這個忙，誰叫我們第一次見面就這樣投契呢！」

丁堂到底是哥哥，行事較爲穩重，當下皺着眉嘆息一聲道：「姑娘一定要看這個熱鬧，我們攔也攔不着——這件事我總以爲冒險太大，犯不着，何必呢！」

彩綾一笑道：「放心吧，絕對不會出岔子就是眞出了事我也一個人頂着，絕不會把你們也給拖下水！」

丁堂沒說什麼，丁浩討好心切的道：「好吧，那妳跟我來——從這邊走。」

說着身形一轉，前頭帶路。

丁堂無可奈何的嘆了口氣，只得退到暗處去。

這邊，丁浩帶着郭彩綾左五右六的繞了個老大的圈子，才向廳側接近。

彩綾心中陡然一驚，這才知道敢情圍繞着「聚義廳」四週，敢情設有陣勢，以自己方才之冒失，如果一步誤踏進入，勢將大生週折，雖然未必就能困住自己，可是那麼一來，自是驚動大敵，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糟！

這麼一想，眞不禁大大的嚇了一跳。

所幸那個丁浩甚是仔細在頭前帶路，彩綾冰雪聰明，跟在他身後實實記下了他的步法，進進退退，不一會的工夫已來到了大廳一角。

站定了後，彩綾一笑道：「幹嘛還這麼費事呀，直接走當中的大路不乾脆嗎？」

「我的姑娘！」丁浩道：「妳的膽子可眞不小，難道妳不知道那路裏頭是『鬼臉』小徐當差嗎？」

「鬼臉小徐？」

「怎麼？」丁浩好奇的道：「妳難道連鬼臉小徐也不認識？」

彩綾搖搖頭，表示不知，却也不想多問。

丁浩一笑說：「也難怪，妳剛來嗎，以後慢慢妳就知道了，這傢伙是堡裏最兇的一個傢伙，我看他眼睛裏就只有一個總令主，就連四堂堂主也未必在他眼睛裏，可是有一樣，人家手底下是眞不含糊，而且——這小子還他媽的是個『愣頭靑』，我看他小子眞是軟硬不吃，姑娘要是遇見了他，可就沒有我們兄弟這麼好話說了。」

一面說他左右注視了一眼，匆匆上前一步，推開了一扇暗門，向裏面瞧了瞧，閃身步入，一面向彩綾抬手相招。

彩綾跟進去——

丁浩指着壁邊的一道迂迴樓梯，小聲道：「從這邊上去，上面是四面廊子的轉樓，那裏就能看淸大廳裏的一切，千萬小心……我走了，回頭再見。」

說罷匆匆轉身離開，郭彩綾此一番無須與敵人動手，不過略費脣舌即順利過關，反倒更獲得敵方幫助援引，心裏好不開心！

當下容得丁浩走後，她遂即施展輕功絕技，一路虛點樓梯，輕若猿猴般已經把身子揉昇上去。

她身子方自登上樓廊，還不曾站定，即覺身後一股疾風襲過，肩頭上已吃對方輕拍了一掌。

郭彩綾猝然一驚，回過身來，才發覺到竟是寇英傑站在面前——

「噓！」寇英傑手指櫻脣，傳聲道：「不要出聲，這裏有人……」

一面說，伸手向外指了兩下——

順其手指處，彩綾赫然發覺到，兩名黑衣佩刀漢子的背影，就站在面前不遠。

透着大幅紗幔，兩個人反手握刀，各自停立樓廊一角，向着遙遠的夜空眺望着。

彩綾心裏一驚，暗忖着好險，如果二人之一所站立的方向略異，自己與丁氏兄弟的一場交易，就難免不被他們所發現了。

想不到敵人即使在本堡之內，居然也防守得如此嚴謹，鐵海棠本人武功又是高不可測，竟然在其身邊尙自收留着如此之多的貼身近衞，爲其効死賣命，此人之居心實在深不可測。

彩綾會意的點了一下頭，當下隨着寇英傑輕身提氣，繞到另一個方向——寇英傑想是早已把這裏摸熟了，身子轉了幾轉，推開了一扇門，進到了一個樓閣，彩綾跟進去，寇英傑回身關門，再回過身來心中由不住暗吃一驚——

一盞燈光，由下方直衝而起，耳邊上所聽見的是陣陣吹打管絃之聲，敢情大廳裏盛筵已終客人們正在享受飯後的餘興節目！

眼前是一間佈置得甚爲雅緻的靜室，却有一面長窗開向內面，長紗曳地，那蓬柔和燈光，正是由這扇窗戶透進來的。

原來環向大廳四週樓上，全然是一式樣的這類靜室，主人特闢的「迎賓閣」，以供留宿本堡的一般客人居住，至於被視爲特別尊貴的上賓，却另外有更爲精緻華麗之處。

當時寇英傑已倚身窗側站好，點手相招，彩綾悄悄跟過去，憑窗下看，大廳一切全然在眼。

在六盞極爲壯觀華麗的明亮的吊燈下，大廳裏的那一張大紅毡氈極爲醒目，由是，坐在紅氈上的幾個人，也就是格外惹人注目！

酒筵已經散了，主客正在享受飯後餘興。

五名女子樂師在弄着絲竹樂具，池堀裏幾個花不溜丟的大姑娘正在扭着纖腰——倒不似一般單純歌舞，而是滲合了柔軟武功的一種，特殊舞藝！

寇英傑與郭彩綾都還是第一次見過，不免很是新鮮，當然，這些並非是他們所要注意的對象，他們所要注意是觀賞節目的那幾個人。

主人這方面的是六個人。

鐵海棠與「天」，「地」，「乾」，「坤」四堂堂主，還有一個是新領「總提調」職位的「龍虎雙拐」呼延豹！

客人方面顯然也是六人。

這六個人，才是寇英傑與郭彩綾注意的目標！

在一張白玉方几的前後，分別坐着男女三個怪樣裝束之人，中間那人，白卡卡的一張長臉，掃帚眉，三角眼，身上穿着一襲黑色的長袍子，雖是臉上皺紋滿佈，可是一頭長髮却黑同墨染，梳了一個道髻，瞧年歲，當在七旬之上。

這個老人兩隻手前負在寬大的袖子裏，坐在椅子上雙目鬆弛地下垂，幾幾乎瞇成了一道綫，只是却由那兩綫細微的眼縫裏，閃爍着灼灼神光！

寇英傑看到這裏，由不住私下裏倒抽了一口冷氣——他雖然不識得這黑衣怪老何人，只是僅僅由其這番特殊氣質與高傲神態判來，這個人必屬一內功臻至極流境界強力勁敵無異！

與此老人同几另有男女二人坐在左側方的那個人，看來年歲不及五旬，隆肩凹眼，雙顴高聳，也同前者一樣，生就一張白卡卡長臉！

這人身着一襲玄色外衣，長僅及膝，下面是一條月白色的長褲，黑襪，雲子履，背插長劍，一副怪打扮！

寇英傑一經入目，只覺得這人那張怪樣的殭屍長臉好似在那裏見過，只是却一時想他不起——

這人手托着一具細瓷蓋碗香茗，另一隻手揭開蓋子撇着水面上的茶葉沫子，有一口沒一口的呷着，那張臉白中透靑，好像是帶着一副病容似的。

寇英傑越來越覺得眼熟，簡直已是呼之欲出，偏偏就是叫不出來——

他目光再轉，打量向同座右側的另外一人——一個高梳螺髻，一身黃衣的婦人！

刀子眉三角眼，再配上一張三角臉，看上去這個女人可眞是够狠的，那張本來已經够醜的臉，偏偏是不着一絲笑容，身上那一襲黃衣說它是斗篷不像，更不像一般時下婦人的長襖，簡直怪極了——還有更怪的，那就是在那婦人右面肩上，還落着一隻碩大的烏鴉！

人怪鳥也怪，那隻烏鴉看起來較諸一般常鴉要大得多，而且頭上還多了一撮子角毛，不時的引頸刷翎，搧動着一雙翅膀，發出「呱呱」的怪叫聲。

那婦人也同座上老者一樣，瞇着一雙三角眼，端的是好涵養，目睹着堂上的表演，一副不屑形樣，似乎連眼隔都不眨一下。

距離這個座位不遠，另外還設有一個客座，坐着一老二少三個人。

老的居中而坐，兩個年輕的，却分別坐在老者身邊左右，形狀十分拘謹！

那老的一個，雖是坐着，看上去也比一般人要高出甚多，黃臘臘的一張鳩面，明顯的顯現着幾分不自在，疏鬆的臉皮上暴露着幾根靑筋，稀落的一頭白髮，挽有一個髮結盤在頭上，在他枯瘦的一雙手腕上，一邊戴着一隻金光閃閃的鐲子，那雙細長的眸子，也同前座老人一般隱隱閃爍着過人的精光。

陪侍着此老人身後的兩個人，却是一雙少年弟子，形像機智伶俐，却是一對孿生兄弟，一個背插「骷髏錘」，另一個插着一口長刀，每人穿着一襲綠色長衣，乍然一眼，簡直難分彼此，只是細一留意，却可看出，兩個少年都有一個顯著的分別，原來二人每人都像是生來就少了一隻耳朵，一失左耳，一失右耳，細一留意，極易辨認！

對於這雙兄弟，寇英傑却是記憶淸楚，絕不陌生，敢情正是前此怒闖「白馬山莊」，於山道途中所邂逅遭遇的「怒江雙童」江天左，江天右兄弟二人！——

想不到他們二人在被自己追離白馬山莊之後，竟然又來到了「風雷堡」。

由他二人的出身來歷，以及眼前情形，立時使他聯想到這個老人必然就是那個威震苗疆，聲望極尊的武林怪傑「靑毛獸」厲鐵衫。

方自動念，郭彩綾已欺身而近，悄聲道：「你認識這些人麼？」

寇英傑冷冷一笑，輕聲道：「妳可認得這個手戴金鐲的老怪物麼？」

彩綾點點頭，附耳小聲道：「他就是那個姓厲的。這個老傢伙一身功夫厲害極了，我只當他在朱空翼手下受了重傷，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寇英傑搖搖頭道：「那不一定，受沒受傷從表面上不易看出——」

彩綾道：「那兩個年輕的又是誰？」

寇英傑低聲的告訴了她——只是對於另一個座頭上的男女三人却是諱莫如深！

再看看主人方面，鐵海棠居中而坐，四位堂主與總提調呼延雷各佔一席。

鐵氏身着銀色大氅，形容雖略嫌憔悴，但興緻甚高，一雙湛湛目神注視着現場表演的幾個麗人，不時的笑上一笑，神態雍容高華，意不旁驚，果不愧爲黑道魁首，一世梟雄風範！

現場除了主客一共十二人之外，另有兩雙少年男女，每人手捧銀盤，內盛各式美點乾鮮，不時趨向客座，聽任客人自行品嚐。

那一齣別開生面的表演節目終於結束。

首座上那個長臉黑袍老人，忽然睜開了眯縫着的一雙三角眼目，直到表演者的四名佳人趨前行禮，才似想到了是怎麼一回事——遂即伸出一雙鳥爪般的怪手拍了兩下，點點頭道：「很好——很好——」

肩上落着烏鴉的那個醜陋婦人，要死不活的點點頭道：「老爺子，光誇好不行，難道沒有賞麼？」

黑袍老者嘿嘿笑了兩聲，乜視着婦人道：「這還要妳來說麼？」

一面探手入懷，摸出了一個白綢子包兒，嘻嘻一笑，他先向另一座上的厲鐵衫看了一眼，才緩緩打開綢包——

頓時，一蓬寶光，迫人眉睫！

寇英傑與郭彩綾居高臨下，尤其看得很淸楚，只見那白綢子包裏，滿是明珠美玉，五色互映，頓呈奇光，觀其形樣，任取其一也是價值不菲大有可觀！

黑袍老人像是十分闊綽，隨手抓了一把，目光注向四名麗人桀桀怪笑一聲道：「老夫此刻來得匆忙，沒有帶多少值錢東西，這幾顆海島明珠美玉，却也價値不低，第一次見面，承主人佳興娛賓，這點小意思，妳們姐兒幾個收下來，就算我老頭子送的見面禮吧！」

一面說却笑嘻嘻的伸出一隻手，遞向爲首一名綠衣佳人面前，觀其掌心，足有七八顆明珠美玉，粒粒大如龍眼，光彩奪目，果然價値不菲！

四名歌姬，分名「美雪」「艷雪」「白雪」「春雪」，乃是鐵海棠夫婦最寵愛的四名麗人，幼小入堡，除聘由名師傳授歌舞絲竹之外，復由鐵夫人沈傲霜親自傳授各人內外武功，故此名爲歌妓，藝姬，實則對於武學亦大有可觀！

黑袍老人攤開手掌，意在厚賞，四姬却不敢率爾接受，因堡內規矩嚴格，略有違犯，一經降罪，可是吃受不起！

是以，爲首那名翠衣佳人——「美雪」，先自向着座上黑袍老人深深一福。

只見她輕綻朱脣道：「謝謝老爺子厚賜！——只是您老人家賞賜得太重了，婢子四人却是受之有愧呢！」

黑袍老人哈哈笑了幾聲：「人家都說鐵老頭不但武功蓋世，而且享盡人世榮華富貴，今天一看，果然名不虛傳，就是手下幾個唱歌的女娃子，也是這麼能說善道，答對得體，眞正羨煞吾也！」

肩落烏鴉的那個醜婦人，聆聽之下，那張三角臉上頓時罩起了一片陰影——

「哼哼……老不死的，人家的什麼都是好的，以我看來，比起我們的烏氏四姝也不見得強到那裏？怎麼，你的眼紅了麼？」

這婦人竟然當看鐵海棠面前如此說話無狀，實在是言出驚人——

非但如此，一面說時，她竟然轉向中座的鐵海棠道：「鐵老總，你看見沒有，我們這個老不死的又犯了老毛病了，八成他是瞧上了你們這四個丫頭了！」

鐵海棠一聲朗笑，毫不爲忤的道：「是麼？大嫂你眞會說笑話，哈哈……」

大家夥打了一陣哈哈，可就把眼前這股子尷尬給岔了過去。

黑袍老人由鼻子裏出氣，發出一陣子怪笑，却向身邊醜婦人道：「聽見沒有，妳這不是白碰釘子麼，君子不奪人所愛，就是主人有此豪情，我老頭子也不能要呀！」

一面說，那對精光畢現的眸子，在四姝身上一轉，哂道：「怎麼，莫非嫌老人家送的東西太輕了，不屑一受麼？」

四姝聆聽之下，四對妙目，一齊向着鐵海棠看去，似乎非要得到他的示意才敢往取的意思！

鐵海棠微微一哂道：「這大爺的厚賜，妳們豈敢不受！不過——」

說到這裏，他淺淺一笑，目光微掃黑袍老人道：「不過，只怕這些明珠美玉價值過重，妳們當受不起吧！」

黑袍老人嘻嘻一笑，道：「鐵老頭好眼力價兒，老夫可沒別的意思，只是逗個趣兒，玩耍玩耍罷了！」

一面說，他遂即向看四姝道：「我手裏共有四塊翠玉，四顆明珠，妳們每人正好各取其一，嗯——」

她目注爲首的翠衣佳人「美雪」又道：「妳先來吧！」

「美雪」既承鐵氏應允，也就不再謙讓，當下道了聲謝，輕移蓮足走上前來，輕輕伸出兩根纖纖玉指，就向黑袍老人手掌之中一顆明珠上拈去！

任何人都不會感覺到有什麼蹊蹺，原是手到拈來的東西，偏偏就是有些意外！

眼看着美雪那兩根纖若春葱的玉指，一經拿住了珠面，那晶瑩明珠，只是在對方掌心裏滴滴溜溜打着轉兒，居然是費了老半天的勁兒，也不曾拿它起來。

這麼一來，美雪顯然是看了慌！一張粉臉，頓時飛上了兩朵紅雲——偏偏是越急越是拿它不起。

衆目睽睽之下，美雪這個娃兒可眞有點臉上掛不住，鳳目流盼，那副樣子簡直至爲尷尬，像是要哭了起來！

一旁的鐵海棠微微一笑道：「邊大爺是有意試探妳們姐兒幾個武功，美雪——妳當眞不明白麼？」

經此一提，那翠衣佳人美雪才似忽有所悟，當下二指着力——試將鐵夫人傳授的「纖指破橙」柔功施展出來，試向那顆明珠上一拈，果然拈了起來！

只是拿是拿起來了，那小小一顆明珠上所附帶的力道却是大得驚人！

「美雪」試着再以此功拿起了另一塊「貓眼美玉」，也是一般的吃力。

總算她還沒有出醜，等到珠玉取到手裏，她後退一步，深深向看座上三人福了一福，後退讓開。

黑袍老人嘿嘿一笑，連連點看頭，目光看向第二人——「艷雪」，點頭示意。

有了前車之鑑，其他的三個姑娘自然不會再出醜現眼，一一取珠玉到手，等到最後的「春雪」取時，顯然又發生了相當的困難！

眼看着那一珠一玉在她手掌心裏，就像是嵌鑄在掌心一般，一任她施出了多大力道，仍然是扣它不出。

一旁的黃衣醜婦嘻嘻一笑道：「老不死的，何必難爲人家一個姑娘人家，給她吧！」

一邊說，這個醜婦人陡地伸出一隻巴掌來隔着座頭在黑袍老人的坐椅手把上拍了一掌。

休看這小小一拍之力，却產生了微妙的力道，黑袍老人身子微微震了一下，手心裏的一珠一玉已翟地跳起，落在了「春雪」手上。

黑袍老人呵呵一笑，轉向隔座的鐵海棠抱了一下拳，讚仰道：「鐵老總，你可眞是強將手下無弱兵，無怪乎天下英雄，悉數歸順，中與大業，你是指日可待了，佩服，佩服——」

鐵海棠微微一笑，抱了一下拳道：「那裏那裏——這可全要仰仗賢夫婦昆仲與厲老哥的成全了！」

黑袍老人鼻子裏冷冷「哼」了一聲，道：「什麼話，我們不過是適逢其會，難得貫座厚待，奉爲上賓，愚夫婦以及厲老怪既然碰上了，總不能袖手旁觀！」

談到了「厲老怪」，他的眼睛可就飄向另外那個座頭上的厲鐵衫，打趣的笑道：「怎麼樣，老怪物，看完了主人的表演，坐着不動，是手懶呢，還是『阮囊羞澀』，不要緊，要是用錢儘管招呼一聲，多了沒有，萬兒八千的，邊某人還借的起。」

厲鐵衫聆聽之下，那張青筋暴現的鳩面，忽然掀起了一片怒容——

「邊老兒——你少在我老人家面前裝瘋賣傻！」一面說他抖了一下身上那襲發了黴的袍子：「誰不知道你在海南島當了幾十年的海盜頭子，弄了些家當，可也不要『門縫裏看人』，把人給瞧扁了——哼哼！」

一邊說，他那張滿佈病容的老臉上，現出了一番盛怒，細長的一雙眼睛時張又闔，閃爍着熠熠神光——足足證明此老儘管前此在朱空翼手上吃了大虧負過傷，仍然是餘勇可賈，大大的不可輕視！

偏偏那個來自海南姓邊的怪客，似乎有意要激他一激，藉以取樂——

聆聽之下，這個怪老人仰天狂笑一聲道：「厲老怪，常言說得好，打人不打臉，駡人不揭短，我老人家這些見不得人的事，你何必提他作甚，其實咱們老哥兒兩個，老大不說老二黑，眞要說起來，實在也是半斤八兩，都差不多！」

厲鐵衫冷笑道：「這話怎麼說？」

「嘻嘻——」岔嘴的是姓邊的那個兄弟：「厲老怪，你就少裝蒜吧，你的那點子鬼名堂瞞得過別個可是却瞞不過我們邊氏兄弟——」

說到這裏，屋頂窺伺的冠英傑忽然大悟。

他已由說話的這個人語音，動作，容貌等等，忽然想起了他的眞實身份——

「黑鷹鬼見愁」——邊威！

一念觸及，再經留意到他的隆肩凹目，雙顴如峯，以及白卡卡的一張長臉——可不是麼，正是那夜在「白馬山莊」與自己曾經有過一度交戰的機緣——當時如非「玉手金花」成玉霜適時制止，爲圖息事寧人，對方這個人，很可能已經喪生在自己手裏——

想不到不旋踵間，他竟然成了鐵海棠的座

上客——

由於對他的認識，使得冠英傑忽然運帶的也就想到了另外那個黑袍老人，不用說這個黑袍老人必然就是威鎭南海，聲望幾與鐵海棠相彷彿的「黑衫客」邊震了！

此老久居海南島「雙燕峯」，早已不入中原，正如厲鐵衫所說，許多人都在忖測看他當了海盜頭子，南面而王坐地分贓，許多年下來，自是家財大大的可觀！

至於那個肩落烏鴉的五旬醜婦，雖不知她的眞實姓名，可是看起來頗像是「黑衫客」邊震的妻室，此老稱雄一世，坐擁巨資，無論如何也難也想像，竟然會討了這樣一個醜悲不堪的老婆，望之令人作嘔，只是話雖如此，觀諸此婦那一身武功，也必屬十分驚人。

心裏這麼想着，當下冠英傑即以「傳音入密」的功力，將邊氏兄弟來歷，悄悄的告訴了身邊郭彩綾一遍。

彩綾也深知海南島邊氏兄弟盛名，聆聽之下，自不禁爲之大吃一驚——

蓋因爲一個厲鐵衫已是够厲害，難以應付了，現在又加上了「黑衫客」邊氏夫婦昆仲，在敵方來言，自是實力大增！

彩綾有見及此，內心不免大大生出隱憂！

大廳裏，二老門口尚在「方興未艾」，想不到以二老之年歲威望，竟然火氣如此之盛，你一句我一句，大是互不相讓各揭底牌！

聽了「黑鷹鬼見愁」邊威的一番話，那個出身於苗疆的怪老頭子厲鐵衫，陡然豎起了一雙稀疏的白眉，嘿嘿冷笑了幾聲——

「邊老二——老夫跟令兄三十年前論交之時，還不曾知道有你這麼一號，何以對老夫說話如此無禮？」

頓了一下，他又冷笑道：「——聽你口氣，好像老夫所作所爲，有什麼把柄落在了你的手裏，這倒要聽你說說看了！」

「黑鷹鬼見愁」邊威往空中打了個哈哈道：「厲老怪，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說我們兄弟是靠海盜發家，你老哥是靠什麼，難道你心裏還沒有數麼！」

厲鐵衫一手拍几，道：「說！你把話說淸楚！」

「嘻嘻！」說話的是「黑衫客」邊震，他在爲他兄弟打圓場了：「老怪物，你用不着吹鬍子瞪眼的，誰不知道當年郭白雲在苗疆的那處礦場子，如今落在了你的手裏，嘿嘿……」

說到這裏，他目光向着主人「鐵海棠」一瞟：「老郭這麼一倒，倒眞是便宜了不少人……大家都是明眼人，一些話，就用不着再多說了！」

「青毛獸」厲鐵衫巧取苗疆金礦之事，自以爲事機秘密，絕不爲外人所知，想不到竟然仍被外人所知，這時爲對方一語道破，不禁頓時爲之語塞！

「你——」厲鐵衫單手一拍椅把子，眼看着就要翻臉。

倒是身爲居亭主人的鐵海棠，寬宏大量，聆聽之下，哈哈一笑，說道：「邊老兄此言差矣，厲老身居苗疆多年，當年郭氏收購的那處礦場，原在厲老的地區之內，郭氏在時，雙方礙於情面，不便爲此傷了和氣，如今郭氏已死，身後之物，既是無主，厲老接受，也是理之所當——」

厲鐵衫聽他這麼一說，頓時，臉上大見緩和！

鐵海棠緊接着微微一笑道：「鐵某不才，目前手下尙控制有幾處礦場，其中『西原』一處，年產黃金倒也可觀，你我皆係多年好友，理當有福同享，鐵某之意，一俟眼前大敵去後，這『西原』一場，就權作情誼，雙手送與邊老哥，請老哥全力經營，一來爲酬此行辛苦，再者也算全了你我朋友之間的一場道義，不知老兄你意下如何？尙還如意否？」

他這幾句話，說得極其漂亮，却也說得極其機智！

俗稱：「鷄腿打人牙較軟」，況乎這等大利？

一向極難說話，軟硬不吃的「黑衫客」邊震，聽到這裏竟然也不禁爲之怦然心動！

一時之間，只見他手拈長髯，宏聲大笑了起來。

「好說，好說！」邊震這陣子大笑，眞有上震屋瓦之勢：「丈夫一言，駟馬難追，鐵老總，常言道的好，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就冲着你老兄這句話，天大的担子，我和我那個老伴兒接下來了……」

鐵海棠一笑道：「邊老兄垂愛了——」

他可也不能開罪了另一位，頓時轉向厲鐵衫道：「厲老友當然也不例外，以鐵某所見，貴處苗疆那處礦場，如能與鐵某滇西的那處『南嶺』礦場運成一體，生產量必將大有可觀，厲老哥意下如何？」

「青毛獸」厲鐵衫其實心中所想，正是如此，想不到主人竟然先行道出，可眞是一句話說到了他心眼裏，一時心裏不用提有多麼舒坦了。

當下赫赫一笑，臉上的病容登時輕了不少，只見他雙手朝看鐵海棠拱了一下道：「鐵兄這麼一來，老夫眞是感激不盡，非但老夫一家受惠，整個苗疆勢必都將因此獲益不小，老兄可眞是功德無量了！」

「黑衫客」邊震嘿嘿一笑道：「得了，老怪物這一下子你可是沒話說了吧——」

他眼光一掃場內四姝，一哂道：「如何，厲老怪你新得了一個金礦，總不能吝嗇幾個賞錢吧，這就看你的了！」

鐵海棠看不過去，一哂道：「邊兄你就不必再開厲老兄的玩笑了吧——」

一面說着向四名歌姬揮手道：「妳們下去吧！」

「四雪」應了一聲方待退走，厲鐵衫忽然尖着嗓子道：「慢着——」

四名歌姬聆聽之下，頓時止步。

就只見那個來自苗疆的乾癟瘦老頭兒，冷冷的哂道：「我們是窮人，比不得人家海盜頭子一出手就是大把的珍珠美玉，不過窮人也有窮人的禮物，這麼吧——」

一面說時，他那雙細長的眸子，頻頻在四個歌姬身上打轉，嘻嘻笑道：「難得你們四個，小小年紀，練有這麼好的舞藝，在我看來就是武技也是不差，我看妳們不見得就有什麼太襯心的兵刃——這麼吧！」

說到這裏，向着身後弟子之一的江天右道：「來呀！把我新練的傢伙拿出來。」

江天右聆聽之下，遂即伸手解開了胸前的十字扣結，由背上卸下了一個頗爲沉重的黃布包袱。

在場各人誰也沒想到這包袱裏會包着什麼東西，心裏俱不禁大是好奇，一時俱都把眼光集中過來。

看到這裏，一旁的「黑衫客」邊震不禁又取笑道：「我早就知道，厲老怪是天生的大方，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是好像的，這一次說不定拿出來什麼稀世珍寶也未可知！」

那個三角臉的醜婦人嘻嘻一笑道：「這個你還猜不出來麼？難道說你忘了，厲老哥是出了名的當代刀匠，擅製各類寶劍寶刀，一般人就是送上萬金，也是難以換得一口，看來這一次厲老哥眞是够大方的了！」

說話間，厲鐵衫已把那個布包攤開來。

各人目光可是雪亮的。

就在厲鐵衫布包攤開的一剎那，耳聽得他那布包內一片琤琮金鐵交鳴之聲，才發覺到其內竟是，　小不一，足足有十餘口不同的兵刃！

「黑衫客」邊震呵呵一笑道：「果然不錯，看起來厲老怪把箱子底兒都抖出來了！」

厲鐵衫靑着臉，怒瞪一眼，冷笑道：「邊老兒，你少在一旁說風涼話，別看你出手大方，就算把你身上那些金子美玉，全都拿過來，也未見得就能買到我的一把傢伙；你神氣些什麼？」

一面說着，他順手由包袱裏拿起了長短式樣各一的兩把七首，看來每一口均有尺許二三長短，佩有靑鯊魚皮的鞘子，只由外表上，即可看出其名貴價值。

「拿去吧——」老傢伙順手一拋，四把連鞘七首，分別落向四姬面前，被她們各人順手接住。

看到這裏，那位「宇內二十四令」的總令主鐵海棠，面上立時現出一副希冀神色。

「厲老厚賜——眞是太不敢當了！」

蓋因爲他深知厲鐵衫其人，本性吝嗇成性，尤其對於其親手所鑄製之各類刀劍，更是視同拱璧，平素輕易不願意出手讓人，想不到這一次被「黑衫客」邊震出言一激，竟然大反常態，變得如此慷慨，一出手即將親手新淬製之精鋼七首慨然賜於對方四口之多，實在是大出人意外，而又難能可貴。

當下鐵海棠遂即囑命四婢深深向厲鐵衫致以厚謝，一時賓主盡歡！

厲鐵衫收起了餘下刀劍，慨然道：「厲某一向深居苗疆，不入中原久矣，想不到這一次中原之行，眞使我增加了不少見識，這裏能人輩出，厲某原本在總令主你這寶莊作客幾天，卽行告辭，却沒有想到，事與願違，又有了如此多的牽聯，看來是一時反倒走不得了，偏偏主人以重任相託，更不得稍卸仔肩，且待我少事歇息二日，好好打起精神來，倒要再見一下那個姓朱的奇人……看看他到底能否敵得過我的『霹靂翻天神掌』！」

各人聆聽至此，心中俱不禁大大的爲之一動！

尤其是匿藏在頂閣的寇英傑與郭彩綾心中更是一驚，他二人這才知道原來這個厲鐵衫，竟然練會了這門武林中至爲難能的絕學「霹靂翻天神掌」——

據悉這種掌力之威妙，能够一鼓作氣，在手掌翻動之間，將整座小小山丘夷爲平地，用之於人，自是可想其威力驚人。

所以，他二人在聞聽厲鐵衫得擅這門功力時，俱不禁心內大爲吃驚。

「宇內二十四令」的總令主鐵海棠聆聽之下，呵呵一笑，道：「我久聞老兄苗疆練技，却還不知道竟然達到了如此深湛造詣，實在是可喜可賀。」

厲鐵衫臉上悻悻道：「那裏，那裏，老夫雖然對於霹靂掌功有些涉獵，到底氣候不深，較諸鐵兄你的無上極功造詣來，却是差得太遠了！」

一旁的「黑衫客」邊震亦嘻嘻笑道：「難得厲老怪這麼謙虛，不過話說回來——」

他那雙稜光四射的眸子，轉向鐵海棠道：「鐵老——我聽說你最近已經習透了『火海眞經』，已可控制全身穴門，簡直已成不死之身，可是眞有這麼回事？」

鐵海棠微微一笑：「邊兄眞會說笑了，這個天底下豈能眞會有不死之人麼？鐵某眞要有這等功夫，也就不能偏勞二位老兄老嫂了！」

「算了吧！」肩落烏鴉的那個醜婦人嘻嘻笑道：「火海眞經原是在西崆峒的棗鼻道人手上，鐵老總你掌震棗鼻道人，搶奪眞經的事，江湖上已有所聞，如今事隔三年，三年來，即使這部火海眞經你眞的未必就能習透，可是我看練個六七成是應該沒問題——這就够了！」

這幾句話一經說出，主座方面的幾位堂主面色俱不禁爲之一震，一時怒形於面！

以鐵海棠平素之尊嚴，豈能容人這般當面道及其短，只是鐵氏却也知道目前正當用人之際，尤其是來自海南島紅燕峯的「黑衫客」夫婦，更是身懷超然絕技，目下自己方面稱得上大敵壓境，正當用人之際，這類奇人是萬萬開罪不得！

大丈夫能伸能屈！

以鐵氏素日之尊，居然硬口把這口氣吞到了肚子裏，倒也是事屬罕見！

「老嫂子！」鐵海棠吶吶的道：「你與邊兄久處海島，也許對於中原內陸一般武林情形不十分瞭解，如今江湖上很出了幾個傑出的人物，這些人武功之高，不是我說得誇大，實在稱得上前無古人——」

微微一頓，他目光轉向厲鐵衫，接道：「我想這一點，厲老哥却要較我認識得更要淸楚一點。」

厲鐵衫臉上現出了一片猙獰的冷笑，頗不以爲然的道：「鐵總座，那姓朱的怪人果然扎手得很，只是以老夫看來，此人分明是野鶴閑雲一片，未見得就眞的膽敢與你爲敵——我想捨開此人之外，其他的也就不必再把他放在心上了。」

大家聽到這裏，有一多半的人俱都搖頭表示不敢苟同。

厲鐵衫不禁呆了一呆：「怎麼，除了那個姓朱的以外，另外還有什麼人麼？」

「不錯——還有一個——」

說話的是「黑衫客」邊震那一個桌上的——也就是「黑衫客」邊震的兄弟「黑鷹鬼見愁」邊威！

輕輕咳嗽了一聲，邊威擠動了一下他深深陷在目眶子裏的一雙眸子。

哈哈一笑，他才慢條斯理的說：「據我所知，還有一個人，你們所說的那個姓朱的我是沒見過，不過這個人我可是見過，而且還親自領教過他的厲害！」

三角臉的那個醜女人，冷笑一聲，道：「他是誰？」

「哼哼。」邊威說：「說來各位也許還不相信，這個人年紀甚輕，是個後生小輩，此人姓寇！」

「寇英傑！」

——最少，有幾張嘴，同時吐出了這個名字。

這下該輪着「黑鷹鬼見愁」邊威吃驚了。

「噢——你們原來都知道這個人？」

「當然！」說話的竟是那個尊位身高的鐵海棠：「這個人我們對他太淸楚了！」

「靑毛獸」厲鐵衫嘿嘿一笑道：「我知道，小徒江天右還吃過這人的『無形掌』刀傷了五臟，非鐵兄鼎忙與老夫合施妙手，只怕小徒這條性命早已葬身於此，嗯——這個姓寇的小子小小年紀，能有這等功力，實在可以稱得上是你我一個勁敵了！」

「黑衫客」邊震臉罩怒容道：「郭白雲身後，竟然會有這等出色的弟子，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而且聽舍弟說——在他背後還另外有人撐腰。」

厲鐵衫怒聲道：「什麼人？」

「黑衫客」邊震輕輕搖搖頭，苦笑道：「由於此人與我多少還有些恩情，我倒是不便說了！」

鐵海棠冷冷一笑，復嘆息一聲道：「邊兄卽便不說，本座却也能猜出來，這倒是一件令人十分頭痛的事！」

邊震一怔道：「你知道是誰麼？」

「我當然知道。」鐵海棠冷冷一笑道：「邊兄所說的，可是失踪武林垂三十年的那個不可一世的奇女子——『玉手金花』成玉霜，可是？」

邊震呆了一呆，默然點點頭道：「可不是麼，要是這個人出現可就透着有些麻煩了！」

「麻煩什麼？」三角臉的那個醜婦人冷冷一笑道：「這個賤人，我早就想會她一會了，她不便來吧，眞要是膽敢前來，嘿嘿……我扈九幽包管叫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哼哼！我是說得到做得到的。」

大廳頂間的兩個人，一聽這個女人道出了字號，寇英傑尙不知道對方是誰，可是郭彩綾却嚇了一跳！

「原來是她！」她小聲的在寇英傑耳邊道：「我知道她，過去爸爸談過這個女人，據說她出身於百粵之狸族，擅施『紅綫飛爪』，聽說她武功極高，怎麼她竟然會和邊震成了一道的人？」

寇英傑點點頭，示意她不要再開口說話，因爲大廳目前談話的主題落在了他的身上，他倒要仔細的聽下去了。

「黑衫客」邊震嘻嘻一笑，目光炯炯的看向鐵海棠道：「鐵老總，不是我說你，你老兄辦事一向是謹慎能幹，怎麼這件事居然會留下了尾巴，當年要是一刀把這姓寇的小子給結果了，又何至於會有今天這個局面——這就所謂『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

聽到這裏，主座這邊，那個始終不開口說話的「天」堂堂主「天馬行空」晏三多忽然冷冰一聲道：「邊老兄這幾句話也未免太過長他人志氣，而滅自己威風了，我想那個寇英傑，就算他充其量練了幾手絕活兒，我看他也難當總令主的蓋世神功，他不來則已，來了就叫他回不去！」

「黑衫客」邊震一聲怪笑道：「晏當家的這話說得可就過份了，一個後生小輩，焉能要你們令主親自出手，我看貴堡裏隨便打發兩個人也就把這件事擺平了！」

可是在寇英傑手下吃過大虧的「黑鷹鬼見愁」邊威，却是不作如此想。

「大哥。」他冷冷一笑，說道：「事情可不是這樣的，這個姓寇的，絕不如你所想的那麼簡單！」

主座方面的另一位堂主——「坤」堂堂主「墨羽」吳琪，此刻也加以附議。

「不錯！」吳琪臉上顯著的現出了一番畏懼神色：「這個寇英傑絕不簡單——」

他臉色嚴正的轉向鐵海棠道：「不是敝堂長他人志氣，以敝堂拙見，這個寇英傑的武功絕不會在那個叫朱空翼的怪人之下——果眞他二人聯成一氣與本幇爲敵，那可就是本幇前所未有的一場刧難，爲本幇千秋萬世看想，總座似應未雨綢繆的好！」

「我當然知道！」鐵海棠蒼白的臉上，與起了一片愁容，說：「對於這個寇小輩的一切，由以傲霜也有詳盡的報導，我當然不會掉以輕心……」

說到這裏，目視客座各人，莞爾一笑道：「敝堡何其榮幸，居然能够得到各位高人的援手助陣，有各位在場，何愁敵人之不滅——來來來，今夕之會，我們理當盡情歡聚，就不談這些了！」

一邊說，他隨手拍了兩下，高聲道：「來吧，還有什麼節目，快快獻上。」

總提調呼延雷應時站起來道：「下一場該是由敝堡的十二童子，表演『十二遁天神術』——尙請各位貴賓一笑賞目！」

說着用力拍了兩下手道：「十二童子上陣吧！」

一聲令下，即聽得後幕裏一聲叱喝，突地由四方八面翻出十二名赤膊着上身的精壯童子。於是一場別開生面，極其生動而驚心動魄的表演遂即展了開來。

由於這場表演較諸前場在性質上迥然不同之故，似乎一上來就緊緊抓住了主客雙方的注意力。

也許只有高據在樓閣上的寇英傑與郭彩綾兩個人是唯一不爲節目所吸引的兩個人。

現場這陣表演十分火辣，正可給人彼此交換意見的機會——

郭彩綾輕輕的道：「看起來他們這邊果然是請了不少能人，那個姓邊的老頭武功怎麼樣，我們不知道，可是靑毛獸厲鐵衫這個老頭兒可是厲害的很，師哥你要特別小心才是。」

寇英傑冷冷哼了一聲道：「我知道——不過他被我拜兄傷的也不輕——」

「你看出來了？」

寇英傑點點頭：「妳只注意他那一雙鬆弛的眼皮就可以知道，他傷在兩腎；若非是這個老頭兒練有護體的罩氣，我眞担心他只怕運床也起不了！」

彩綾驚訝的道：「眞的？」

寇英傑點點頭：「當然，話雖如此，只是像他這種有功夫的人，即使復原，也不是難事，妳可曾注意到了，這個老東西儘量壓制着自己的脾氣，不使自己妄動肝火，因爲發怒對他來說，那是極其不智的！」

彩綾他這麼說，遂即把目光視向厲鐵衫，果然見他面現微笑，兩手互挿，輕輕按在小腹之上——那種微笑一看即知是假的。

由此證明寇英傑的猜測不錯，對於寇英傑這麼精闢的見解，他心裏看實佩服——

「師哥——那個姓邊的老頭兒，你認識多少？」

「他麼？」寇英傑臉上顯出了一片疑難之色：「他是一個極可怕的人物！」

「你是說他比厲鐵衫更厲害？」

「我想是這樣！」他冷冷一笑，頗是自信的道：「即便跟鐵海棠比起來，我看他絲毫也不會遜色！」

郭彩綾呆了一下沒有說話——

寇英傑道：「妳只消注意一下他的那雙眼睛，還有印堂之間就知道了。」

彩綾看了看，點點頭：「他的眼睛是好像比常人更亮的多，可是印堂上好像紅紅的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這已經就是特別之處了！」

說到這裏，他微微一頓，喃喃道：「腎氣足而明目，罡氣盛而紅堂，看來已幾乎練到了『金剛不壞』之身了，是一個極厲害人物！」

彩綾忿忿的嘆了一聲道：「這麼看起來，我們要想下手是越來越難了！」

寇英傑冷哼一聲道：「等着瞧吧，我想總是有機會的，如果此時能够找到我朱拜兄或是多上兩個帮手就好了！」

彩綾道：「但願如此！」

說話之間，耳聽得兩聲極爲尖銳的烏鳴之聲，由於這種聲音的特別刺耳，立刻使得寇郭二人提高警覺。

那陣陣烏鳴聲，係發自「黑衫客」邊震那個怪樣婦人身上——也就是她肩上的那隻碩大的烏鴉嘴裏。

那隻扁毛畜牲發出刺耳的叫聲，一面用力的搧着一翅翅膀，似乎有所發現什麼似的。

或許那醜婦人平素的豢養有術，所以，那隻烏鴉儘管叫聲充耳，兩翅猝搧，却不詑擅自離肩。

三角臉的那個醜婦人，想是被這陣子鴉噪之聲，吵得心煩氣躁，順手拍了那畜牲一巴掌，這麼一來，那隻烏鴉頓時就不敢再叫了，只是兀自頻頻搧動着那雙翅膀，現出很不服貼的一副樣子。

三角臉的醜婦人忍不住轉臉向靠着自己這邊最近的主人之一——「墨羽」吳琪道：「吳堂主，你們這大廳裏，除了我等在場各人之外，莫非還有什麼外來客麼？」

「這個——？」吳琪立刻搖搖頭道：「沒有，沒有！」

一旁的「瀟湘俠隱」歐陽不平莞爾一笑，搖動着手裏的那把描金摺扇道：「扈大娘但請放心，慢說這聚義廳內外有專人重重看守，就是敝堡所在地的『金沙灘』附近數十里內外也都設有卡子，那是絕不容許任何外人擅越雷地一步的。」

醜婦人扈九幽聆聽之下，微微點了一下頭，只是一雙三角眉頻頻皺着，道：「怪事——既是如此，我這『鐵翅火鴉』，怎麼這等的不安寧？」

「乾」堂堂主歐陽不平一怔道：「大娘可是發覺了什麼異狀麼？」

「倒不是我——是牠。」

一面說，她伸出一隻瘦若鳥爪的瘦手，頻頻在那隻烏鴉身上摸着，那雙三角眉忽然分了分道：「如果主人不在意，是否可以令我這隻扁毛畜牲出去看看？」

歐陽不平含笑點頭道：「大娘如是不放心，有何不可？」

醜婦人扈九幽點點頭道：「好！」——手拍鴉背一聲叱道：「去！」

那隻碩大烏鴉忽然「呱」的怪叫一聲，猝然張開雙翅，驀地衝天而起，頻頻在大廳內盤旋起來。

看到這裏，寇英傑猝然將兩扇紗簾合攏起來，一拉彩綾，迅速把身子伏了下來。

那隻碩大烏鴉，敢情還是一隻異種，雖然全身黑羽覆體。但張開的兩翅之下，却現出一片赤紅，莫怪乎名之爲「鐵翅火鴉」，倒是當之無愧。

只見牠先是在大廳內低旋一轉，之後遂即逐漸高昇，在大廳內打了個轉兒，再高昇一些，又打了個轉兒，遂即快速盤轉起來。

寇郭二人情知這扁毛畜牲已有所發現，當下連大氣都不敢喘，各自閉着呼吸。

如此一來，那隻鐵翅火鴉在打了十數個轉兒之後，遂即又翩翩落向那醜婦人扈九幽的肩頭上。

想是這隻「火鴉」自認失察欠職，一時束羽垂頭，不時的啁啾短鳴，現出一副委屈模樣，却受盡了醜婦人扈九幽的連續白眼。

這時，寇英傑才稍稍喘了口氣，用「傳音入密」的口音向身邊的彩綾道：「不可再出聲說話，須要謹防那隻扁毛畜牲。」

彩綾亦用「傳音入密」回道：「我們眼前應該如何？」

寇英傑目光却注視着廳內主座幾個人——只見鐵氏仍是一種雍容端坐的模樣，他的兩隻手交握在胸前，臉色不慍不喜，那微微闔攏的一雙眸子，細細的收成兩條綫——凝銳的兩道神光，就在這雙眸子裏左右旋迴打轉。

目神，目光——

每一個身負內家眞純武功的人，即使他是一等「韜光隱晦」的能手，却也難以隱藏住他的這雙「不可掩飾」的眸子。

是以，如果你是一個內行的人，你只須可靠的運用你的智慧去觀察這人的一雙眼睛，你當可以知道這個人內功達到了一個如何程度的水平。

即以眼前鐵氏而論，他這雙眸子裏所泛出來的光采，已足以使寇英傑大感驚訝——

他原是對外傳鐵氏曾練有「火海眞經」的功夫，感到還有些懷疑，可是此刻，當他仔細注視鐵氏那雙眸子之後，已可確定這種傳說，確非是「空穴來風」。

現場的人，對他來說，可以稱得上都是敵人，所以對於任何一個人的觀察來說都是必要的。

寇英傑在仔細分辨過厲鐵衫與邊震，鐵海棠這三個超級大敵之後，現在他的目光又徐徐的落向那個肩落烏鴉醜婦人「扈九幽」身上。

不看則已，這一仔細觀看之下，又使得他忍不住發自內心的起了一陣子震驚——

彩綾盯着他的目神，担心的道：「怎麼樣？這個姓扈的女人你看她怎麼樣？」

寇英傑苦笑了一下：「簡直是沒有一個好對付的！在我看來，這個扈九幽却像是練有一種異功——」

「異功？」

「我雖然看不十分出來，但是昔日却由朱拜兄嘴裏知道……」他侃侃的道：「妳可注意到了？這婦人前額上現有一條橫出的青筋。」

「不錯！那又代表什麼呢？」

寇英傑冷冷一笑道：「很難說，說不定她豢養着什麼毒物——」

微微一笑，他搖搖頭道：「我實在不明白這顯示些什麼——如果妳所說這個人眞是出身狸族屬實的話，那麼，很可能這個人肚子裏養有一條本命毒虫！」

「哦——？」彩綾簡直嚇了一跳，「毒……毒虫？」

「我久聞苗狸族諸部，很流行豢養惡虫！」寇英傑吶吶的道：「因此，我猜想這個扈九幽肚子裏，極可能就養有這種東西，還有，你可曾經注意到這婦人兩腮烏黑，……這又顯示出她本身是個精於施毒的高手！」

「施毒？……啊——這簡直太可怕了！」

寇英傑道：「因此，妳記住，以後你我如與此人遭遇時，千萬記住要緊閉住呼吸，用『內功胎息』之術，那麼一來，她雖高明，也是無能爲力了！」

彩綾點點頭道：「你這麼一說，我就記住了！」

寇英傑輕輕移動身子，向後退了一步，點頭道：「我們這就走吧！」

說時，足尖虛點，已輕巧的向後跨出了兩步。郭彩綾連忙跟上——

就在這時，寇英傑忽然耳朶裏忽然像是聽到了什麼——

彩綾一楞道：「怎麼了？」

寇英傑道：「有人來了，快出去。」

他身形一塌，快似脫弦之箭，率先奪門而出。彩綾却與他保持着一定的距離。

就在寇英傑身子方自衝出的一刹間，猛可裏一條疾勁的人影，鬼魅也似的自一邊閃了過來。

這人來勢之快，確是出人想像，身形一經現出，竟然如影附形，毫無聲息的直向着寇英傑身邊襲來。

這個人身上穿着一襲雪白的長衣，但滿頭長髮却是未經整理，整個披散臉上，乍然看上去眞當他是個鬼魅般的人物。

他的出現，正好配合着郭彩綾的現身。

如此一來，無形中可就成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白衣人捕向寇英傑，郭彩綾却捕向白衣人。

（下期續完）

莊周夢·文
盧令·圖

虎穴三日

苦心除叛逆 慧劍斬情絲

悅來茶樓是這天子腳下所有茶樓中最具規模的一家。這並非說此樓建築宏偉，雕欄畫棟，而是字號老，貨眞價實，而且上自掌櫃的，下至伙計都十分和氣的緣故。

其實主要原因還不是這些，而是有些王孫公子，偶爾在此雅集。于是地方仕紳商賈，也就趨之若鶩了。

午時稍過，茶客已上了五成，這時有六七個四海鏢局的鏢師，被伙計引往後樓。前後樓上由一道懸空甬道連接，後樓是雅座。

伙計送上茶退出，年約四旬的李朋說：「諸位有沒有聽說大牢中剛剛解來一個欽犯？大約在旬日之內就要……」似乎作刀切狀。

金維基打量四周一下，放低聲音說：「還有個消息，各位也許還沒聽說過吧？據風傳，在此人行刑之前，有幾個高手想刼獄……。」

除了李朋，其餘的人都爲之色變。其中一人說：「不會吧？姑不論這是天子脚下，禁衞森嚴，而且這欽犯又是反淸復明的『天地會』餘孽，誰有這種胆量？」

金維基笑笑，把聲音壓得更低，說：「李兄，恐怕你們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吧？」

李朋說：「金兄一向消息靈通，誰不知道你和幾位王爺府中的護院來往甚密呢？」

金維基得意地笑笑說：「據我所知，刼獄的人並非爲了救人，而是……」

「金兄，據說經常說半截話的人不長壽啊！」李朋拏話激他。因爲金維基的確經常自各親王府中帶出一些連下級府衙都無法得悉的消息。

本來，這是絕對不可洩漏的機密，可是，十來隻期待和敬慕的眼神對他是很大的鼓舞。

他所以能在這些鏢師中鶴立鷄羣，可不是他的身手比別人高明，而是他的預言，十九中的，漸漸地，他自己也產生了幻覺——他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也正因爲有這種自負，他沒有多加攷慮其後果，他說：「據說刼獄的人不是爲了救他，而是爲了讓他速死！」

「這……」所有的鏢師都愕住了，因爲這說法不通。一個反抗大清帝國的欽犯，旬日內就要行刑，刼獄者不是爲了救人，而是加速其死亡時限，這些人要不是活膩了想自殺，必定是些瘋子。

于是所有的疑問，都幾乎是同一問題。然而，金維基所知道的也只有這些，却又故作神秘地說：「哥們，天機不可洩漏，小弟已經洩漏了不少，好在旬日間就有個水落石出，大家等着瞧就是了。」

其餘的人還繼續逼問，只可惜金維基根本不知道下文，過了一會，鏢師們陸續離去，只剩下金維基和李朋二人，這時一個楞頭楞腦的年輕人一脚插了進來。

別看他楞頭楞腦地，稚氣未除，衣着却十分講究，海藍軟緞夾袍，上有醬紫色團花坎肩，壽字瓜皮帽正前方那塊頗大的白玉，在琉璃廠一帶的古董店中，一定能標個好價錢。

金維基在這地盤上極熟，凡是幾位王爺的貝勒，不但認識，都能叫出名來，而且對他們的交遊和愛好也都能如數家珍。他打量這小子，年約十七八歲，不超過二十，氣度不凡，不像是來自仕紳富賈之家，但却從未見過。

「喂！你們倆個是不是鏢師？」

既然金，李二人都不認識這小子，而他的

態度竟是如此的不客氣，而金維基又是一個倚老賣老的人，就不大愉快，他打量少年一下說：「小伙子，你是和誰講話？」

「嘿！這裏除了你們倆個還有誰呀？」

余維基傲然說：「在這地面上，不認識我們二人，可眞是孤陋寡聞哪！」

年輕人大聲說：「別神氣好不好？我問你們是不是鏢師？」

金維基說：「小伙子，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年輕人說：「如果你們是鏢師，就報出名來，說出是那一家鏢行的？如果不是，那眞掃興！」

金，李二人互視一眼，感到莫名其妙，李朋哂然說：「小子，你聽着，我們都是四海鏢局的鏢師，我叫李朋，這位金維基金師傅，更是名震——」

「好啦，好啦！」年輕人頗感興奮，把衣袖一擄，說：「四海鏢局的鏢師，勉勉強強可以作我的拳靶子，來來來！你們兩個聯手試試看，如果你們能和我打成平手，我決定給你們找個更好的差事，如果二十招以內不敵，嗨！那就太使我失望了……。」

看他的神色，他眞希望金，李二人在聯手之下能和他打成平手。而且還不能超過二十招。這口氣大得邪氣，不禁激得金維基性起，冷笑說：「小子，金某何等身份，豈能和你這種沒受過敎養的人一般見識？」

「老維碎！你可別在這兒吹牛，一旦我動上手，可有你們好看的囉！」

一句「老維碎」使金維基霍然站起，指着年輕人怒聲說：「小鬼子！爺們要不敎訓你，你那知天高地厚？如果眞有一套，你就——」

沒等他把話說完，年輕人像自冰坡上滑下來，臂沒抖，衣角未動，伸手便去抓金維基肩頭。

金，李二人微吃一驚，金維基按桌騰起，「學龍抖甲」，勉強閃過一抓，李朋慢了一步，被少年人把他的髮辮揪住了。

「哈……」少年人天眞地大笑着說：「不成。我要去找四海鏢局的負責人，他讓你們這種貨色護鏢，那簡直是——」

李朋一手抓住自己辮子根部，另一手以「雲龍探爪」攻出，金維基在桌上一蟄足，兇狠地向年輕人踢出一腳。

可是年輕人扯着李朋的辮子轉動趨避，金，李二人的攻擊全都落空，年輕人打着「哈哈」，金，李二人却氣得連連怒吼。

如果他們聰明理智些，早該收手了。這也是素來高估了自己，養成了自大自狂的心理，二十招一過，年輕人在抖手把李朋甩出的同時，奇妙的手掌在金維基的肘關節上摸了一下，金維基痛叫着，動作稍緩，被人家一腳踢了個踉蹌。

兩個鏢師在呼呼牛喘，簡直不知道說甚麼才好，但年輕人却轉身向門外看熱鬧的一個衣衫不整，相貌不俗的青年人說：「你剛才說甚麼來？」

青年人茫然地說：「像你這樣好的身手，我能說甚麼呢？」

「不，你好像說了一句……一句……噢！對了！你說『還不錯』！是不是這句話？」

青年人笑了笑說：「這，我可就記不起來了！」

少年人再次挽挽衣袖說：「聽你的口氣，似乎我這兩手並不太使你滿意，你的口氣，可就比這兩個老傢伙大得多了！」

金維基紫漲的面孔逐漸恢復，沉聲說：「小子，留下姓名和落腳之地，咱們得好好見個眞章，剛才失手，只怪我們看你太年輕，粗心大意了……」

「聽着！」年輕人說：「你們兩個如果再不走，我就把你們從樓窗中擲出去！」

李朋扯了金維基一下，說：「朋友，留下個地址好嗎？」

「不必！今後我會常到這茶樓來，只要你們敢來，有的是機會。」

金，李二人心裏有數，再就下去可能弄個灰頭土臉，四海鏢局這碗飯就不用吃了，好在這裏只有一個落魄的青年人，也不相識，二人互視一眼，悻悻離去。

「怎麼樣？」年輕人說：「還是那句話，你如果能接下二十招而能不敗，你就不用這麼潦倒了！」

青年人道：「這話得說明白點，如果我的運氣好，僥倖擋過二十招，你能給我找個吃飯的地方嗎？」

「嘖嘖！」年輕人搖着頭說：「連吃飯都沒法張羅了！可憐哪！可憐，告訴我，餓肚子是甚麼滋味？」

青年人想了一下，慨然說：「這是很難形容的，簡單地說，多天餓肚子會更加寒冷打戰，夏天餓肚子就會出虛汗。」

「眞可惜！我長了這麼大，眞希望體會一下餓肚子的滋味，可是一直沒有這種機會，」年輕人說：「總是在根本還不餓的時候，飯就擺上來了！」

青年人惋惜地說：「可惜呀！可惜！這種寶貴的經驗你都沒有經歷過，你活了十七八歲，簡直是白活了！」

「不，我十九歲。」年輕人連忙糾正，他說：「你一定也不超過十九歲吧？如果換了別人，就不會羡慕一個穿不好，吃不飽的人，可是我很想試一下，只可惜我辦不到。」

「爲甚麼？」

「因爲有人不許我那樣，我要是那樣做，嘿！罪名可多了！甚麼大逆不道啦！造反啦！沒有出息啦！等等。都搬出來啦！」年輕人無奈地說：「反正我現在已經開始羡慕你了！但是，你必須能接下我二十招才行。」

青年人嘆口氣說：「你那麼厲害，我怎麼成？」

「聽你的口氣，一定練過武功。」

「練是練過，可是，和你比起來，我一點把握都沒有。」青年人說：「所以，我很佩服你。」

「佩服我？」年輕人幼稚地笑笑，說：「就因爲我剛才打敗了兩個蹩脚的鏢師？」

青年人說：「其實他們二人在鏢行中，不是蹩脚的貨色。而我所羡慕你的，並不是這個，那是你對自己很有信心。」

年輕人偏頭想了一下，似乎想通了青年人最後那句話的含義，不禁喜形于色說：「你幾乎可以接我二十招，但沒有信心，是不是這意思？」

「是的，你很聰明——」

「噢！那太好了！」年輕人激動地說：「我一直想找一個年輕人而武功又和我差不多的，却始終找不到，噫？奇怪了！你怎麼會有這種身手？你的武功叫甚麼名稱？」

青年人說：「其實我的武功很差，我只聽我表叔說，我學的是『幻龍三探爪』。」

「甚麼？『幻龍三探爪』？」年輕人想了一下，大笑說：「你八成在騙人，我怎麼沒聽說過這種武功呢？」

青年人苦笑說：「所以嘛！我說我的武功很差，像你這樣高手，都沒聽說過我學的武功名稱呢！」

「算了，算了！咱們不用談這個。」年輕人說：「我們還是比划一下吧……」

這小子說打就打，身子一滑，以「五行大挪移」身法欺上來，又是剛才抓金維基那一手，但青年人突然伸手，在對方手心上撓了一下。年輕人收手退了兩步，茫然說：「你爲什麼在我手心撓了一下？有這種招式嗎？」

青年人笑笑說：「其實沒有這種怪招，只是我一時情急，就這樣做了！儘管不登大雅，不也能使你收招撤退嗎？」

「怪招！怪招！這次不算！」年輕人說道：「不管怎樣？你總是和剛才那兩個老傢伙不同。」

青年人說：「有甚麼不同呢？」

年輕人說：「我覺得剛才那兩塊料，我就是盡力激他們，也激不出名堂來，而你……」

青年人喜形于色說：「你是說我比他們有出息？」

年輕人說：「來吧！看來咱們眞有師徒之緣呢！你準備了——」再次滑近，掌影如浪，暗勁潮湧，一口氣攻出七八招，就在他堪堪揪住青年人的髮辮時，青年人突然轉身，掌緣掃過年輕人的「儒臂」，微微一痲，忙不迭地向後滑出三步。

「噫？你這小子學得好快呀！這一手我剛剛對付那兩塊料時用過。你馬上就能記住！天才，天才！」

青年人搔搔頭皮說：「不錯，我這人別無所長，就是會模仿別人，看過一遍的事就不會忘，所以應該說你更是天才。」

「我是天才？」

「不是嗎？要不是你的招式管用。我就是偷學了也用不上呀！」

「對，對！」年輕人說：「咱們再來一次，不管勝負如何？你吃飯的問題，我負責爲你張羅就是！你如果能再用我的招式勝了我，就請你做護院，如果敗給我，我收你作徒弟。」

「咱們一言爲定。」青年人說：「你可不能反悔呀！」

「這是甚麼話？看招——」年輕人似乎拳出了看家本領，柔中帶剛的拳掌，配合「五行大挪移」，看起來很俊，因而青年人手忙脚亂的應敵手法就顯得拙劣，看來既不乾淨也不俐落。

然而，年輕人的幾招殺手，却又在青年人岌岌可危，手忙脚亂之下勉强應付過去，就在第十九招半時，年輕人大叫着：「你要輸了，——」輕飄飄地送出一疊掌浪，「拍」地一聲，正中青年人的屁股，青年人栽出四五步，倚在墻上喘着說：「老兄，我服是服了！可是你的招數也不太文雅。」

年輕人得意地擄下衣袖，說：「小子你想賴皮，輸了不認帳？」

「這是甚麼話？」青年人說：「我是說，那裏不好打？爲甚麼專摸屁股？」

年輕人說：「彼此，彼此，你撓我的手心，我打你的屁股，這是作師父的對你的敎訓。不過，你小子看來要走運，從今以後，吃飯就不必發愁了！」

青年人吞了口唾沫，說：「老兄，不怕你見笑，我的肚子已經餓了！」

「別沒有出息好不好？」年輕人說：「本來我可以請你到飯館去吃一頓，但回家吃比飯館好些。不過我有點奇怪，像你那種拖泥帶水的章法，如何能避過我幾次狠招？」

青年人說：「也許正如你老兄剛才所說的，我大概要走運了吧？俗語說：運氣來了！城墻擋不住。說也不信，連我也弄不淸，剛才是怎麼應付過去的。」

「算了！也許傻人有傻福。我看你也不是塊甚麼了不起的材料，當護院嘛！還差一點，照料馬匹嘛！又有點大才小用。咱們走吧！反正我已經答應了你，總不能失信，你總不會只能吃飯啥事也不會做吧？」

「那裏！像你那麼精明，應該看出我不是一個只能吃飯不會做事的人吧？」

二人出了茶樓，小二牽過一匹健馬，年輕人先上了馬，說：「你是上來還是走路？」

青年人說：「既然只有一匹馬，作徒弟的那有騎馬的份兒？」

「很好！」年輕人興奮地說：「說也不信，第一次作人家的師父，可眞是過癮哪！小子，你嚐過這種滋味嗎？」

青年人跟在馬屁股後面，說：「你這是挖苦人！像我這塊料，哪能爲人師表呢？」

年輕人說：「其實你也不必小看自己，將來我敎你幾手之後，不也可以作別人的師父嗎？就以那兩個鏢師來說，和你比起來，可就窩囊多了。」

二人路過之處，路人匆匆閃開讓路，在一邊指指點點。最後來到一幢巨大對第的側門，年輕人下馬，由青年人牽馬入內，這裏是溜馬場吧？場邊還有箭靶，不下三五畝。一些下人們遠遠就向年輕人施禮。

青年人驚奇地說：「這是甚麼地方啊？我長了這麼大，可沒見過這種場面啦！」

年輕人說：「小子，事到如今，我還不知道你叫啥名字，我也太馬虎了！」

青年人說：「這叫着有其徒必有其師。我姓古，單名一個丁字。叫起來很順口，也非常好記，師父你的大名是……」

「我也姓金，至于爲師的名字，不久你就知道了。」

原來這裏是大淸皇室律親王的府第，金納鐸是律親王的內姪，也是律親王千金穆秀貞格格的表弟。

本來金納鐸有點孩子氣，而且喜歡惹事，親王不太喜歡他，福晉却很疼愛他，因爲他是福晉娘家的姪子，而穆秀貞格格比較和他接近，却是因爲他們都會武功之故。

金納鐸叫古丁先在下房中待命，他直接來找穆秀貞表姐，這內宅本來不能亂闖，金納鐸是例外的。

在格格的臥室門外，金納鐸被小婢擋了駕，小婢福了一福，說：「表少爺，格格在午睡，現在不可驚擾。」

金納鐸大聲說：「妳就說我有件事要和她商量。」

「格格在午睡嘛！小婢担待不起！」

「妳担待不起，我來担待。」金納鐸就要進屋。

「表少爺，王爺可不喜歡這一套啊！」小婢再次伸臂擋住了他說：「你要爲下人們想一想嘛！」

全納鐸嚶嚶着說：「表姐，我有要緊的事和你商量，你眞的在午睡嗎？」

格格在房中不耐煩地說道：「表弟，我是在睡，可是被你給吵醒了！你以後能不能懂事點？」

「喳！」金納鐸說：「表姐，我收了一個徒弟，手底下有一套，我想請你給他在府中按插個工作。」

「表弟，這種事要和總管去商量，找我幹甚麼？」

金納鐸低聲說：「表姐，總管很囉嗦，我不喜歡他，如果表姐不敢負責，我只好去找他了。」

「哼！別看你傻，有時候也會用點心機呢！」格格說：「那人多大年紀，叫甚麼名字？以前是幹甚麼的？是滿人還是漢人。告訴你，是漢人就免談。」

「這……」金納鐸說：「這人和我的年紀

差不多，頂多大一兩歲，名叫古丁，以前是，……幹鏢師的，聽口音嘛！似乎是旗人……」

格格說：「馬上弄清楚，如果是滿人，可以試用，就暫時叫他照料五頭巨獒好了！他能行嗎？」

「我想一定能行。」

「記住！不是旗人可不能收容！」

「喳！」金納鐸說：「謝謝表姐……」

古丁吃了一頓豐盛的午飯，然後金納鐸帶他到獒園去。那是一個偏院，有五個木造的狗屋，每個狗屋，都有半間屋子那麼大。這是自偏院大門上的小門望進去的，白天巨獒不能出此偏院，晚上才放出來。

「古丁，你看見了沒有？這外面的四頭，每一頭都有牛犢那麼大，普通武師調理不了牠，如果是黑夜，牠們還會伏在暗處偷襲。」

「不是有五頭嗎？另一頭呢？」

「在狗屋內。」古丁說：「不到緊要關頭不放出來。」

古丁道：「為甚麼？是不是野性未除，容易傷人？」

金納鐸說：「據說是一頭瘋狗。」

古丁說：「既是一頭瘋狗，牠不但攻擊敵人，也會攻擊自已人，牠是敵友不分的。」

金納鐸說：「但這頭瘋獒和一般瘋犬不同……。古丁，你能幹這話兒嗎？」

古丁說：「狗嘛！我是養過，可是這種巨獒還是第一次看到過，不過我想，狼到天邊吃肉，狗到天邊吃屎。狗總是狗嘛！」

金納鐸說：「現在就進去試試看吧！不行可不用勉強。還有一點你要記住，巨獒如果攻擊你，可不能打傷牠們，這是我姑父——王爺的寵物。」

古丁搔搔頭皮說：「為了飯碗，我也只好試試看了。」

金納鐸開了門，領先走進去，待古丁進入就閉上門，四犬巨獒本是躺在樹蔭下的，馬上敵意地站起來。

「古丁，這可要看你的了……」他退到一邊，撮口發出一陣怪音，于是四頭躍躍欲撲的巨獒中的三頭，暫時收歛了敵意。其中一頭悶聲不響，以血紅的眸子盯住古丁，繞着他緩緩游走。

不論甚麼狗，都具有狼性。有訓練的狗，非但知道攻敵之咽喉，而且會選擇死角，輕輕張口，顎骨上發出「咯咯」聲。

古丁搓着手說：「金納鐸，這畜牲是個高手，我有點怕……。」

「別窩囊好不好？再說，這是一個好差事，王爺出獵，你可以隨行，出獵一次，賞賜頗重。」金納鐸說：「況且，你小子如果善解人意的話，王爺一高興，也許能賞賜你們一官半職的，……」

「你是說，整天和狗輩為伍的人，也能作官？」

「你講話怎麼那麼不中聽？」金納鐸說：「只要王爺高興，誰都可以作官。」

「金納鐸這畜牲好陰險，似乎他走的步法都合乎五行之位，如果我應付不了！你可不能見死不救啊！」

「好啦，好啦！你放心！我既然把你引進王爺府，哪能不關照你？」

巨獒似乎抓到弱點，趁古丁說話分神，口中「嗚」地一聲自側面猛撲上來，凌空嚼噬他頸上的大血管。

人的大血管在頸部左邊，這畜牲選擇的方位一點也沒有錯。古丁驚呼着，手忙脚亂地揮掌，狗在半空中還會偏頭閃避，終于攫住了古丁。

于是人狗抱在一起，狗已張開血盆大口，要噬他的頸部，古丁大叫着：「金納鐸……金納鐸，救人哪……你不能見死不救啊——」

金納鐸正感奇怪，以古丁的身手，應該能閃避巨獒的撲噬，甚至于根本不會讓巨獒攫住才對，也許是巨獒聲勢嚇人，一時慌了手脚吧？金納鐸一掠而至，正要出手，忽見巨獒收歛了兇惡的撲噬，輕吠着撒下前爪，而且向古丁搖尾巴。

「古丁，你眞是命大。」金納鐸說：「我剛才捏了一把冷汗，看起來你的運氣還不錯，牠和你有點緣份哪！」

古丁喘着說：「現在也只能說人狗之間也有所謂緣份了。大概這畜牲也知道我古丁落魄潦倒，誠心要賞我一碗飯吃……金納鐸，你看我還合格嗎？」

「小子，你剛才叫我甚麼來？」

「這——」古丁歉然說：「請原諒。我差點忘了！你是我的師父，以後請你隨時提醒我，我這人的記性很壞！」

「嗯！勉強合格了！看到沒有？」金納鐸說：「由于這一頭是另外三頭的首領，牠對你友善，其餘三頭已經不把你當外人了，走，我帶你去見見總管……。」

總管蘇達海是鑲黃旗人，據說王爺想提拔他，把他外放個知縣，但蘇達海寧願留下作總管。表面看來他有點自暴自棄，也可以說是一份愚忠。其實他很聰明，在王府中作總管，不論權勢和財富，都不比一個知縣差些。

蘇達海短小精悍，他打量人在瞬間就可以完成，所以，有很多人以為蘇達海很馬虎，也可以說是很驕傲，不屑多看人一眼，其實不然的。

「古丁老弟，既是表少爺推薦的，又經格格恩准，我當然沒有意見。」蘇達海說，「你自以為能應付得了嗎？」

「總管你多提拔，不會的，我師父會隨時指點我。」

「那太好了！過去這五頭巨獒本是由我照料，事情太多，我實在無法兼顧，所以有時表少爺也幫幫忙。」蘇達海說：「古老弟能代勞，那是再好也沒有了。更重要的是，我看古老弟也十分可靠。」

「謝謝總管！」古丁說：「這也只能說，我和那些狗輩有點緣份哪！」

金納鐸說：「蘇總管，古丁是我的徒弟，你以後不必稱他老弟，就直接稱呼他的名字好了！」

二人離開蘇總管的院落時，蘇達海破例送到院門外。金納鐸把古丁送到指定的住屋，那是在狗院旁，他說：「小子，你的確要走運了。蘇達海對一個下人那樣客氣，就是看我的面子，也是第一遭呢！」

「師父你太客氣！蘇總管雖然地位尊崇，又蒙王爺倚重，你是王爺近親，福晉的姪子，格格的表兄，他總要讓你三分啦！」

馴犬工作，連日進行，十分順利，據金納鐸說，當初他來此接近巨獒時，在半月之後，巨獒才被馴服，聽他的命令，但古丁只費了兩天的時間就做到了。

× ×

這是古丁來到王府第三天午夜之後，聽金納鐸說，王爺和兵部尚書，要連夜提審死囚犯。本來死囚即將行刑，沒有重審的必要，不知為了甚麼，王爺又要重審。

金納鐸叮囑再三，這件事不可洩漏出去，因為這死囚公孫玉是欽犯。

現在，古丁和衣躺在床上，閉目假寢，心潮起伏，熱血沸騰。總管蘇達海曾經是大內錦衣衞，也是東海門下高手，而格格穆秀貞却是天山神僧的得意弟子。

院中傳來輕微的衣袂飄風聲，像一片敗葉落在門外。古丁沒有動，也沒有睜眼，過了一會，門上傳來了「剝剝」聲，說：「古師傅睡了嗎？」

「誰呀？」古丁睡意朦朧地坐起來。

「我是格格穆秀貞，眞抱歉！早知古師傅睡了！我不該打擾你的……」

「原來是格格，這是下人的住所，恕我不便請你進來。」古丁說：「格格有甚麼遣差，就請吩咐吧！」

穆秀貞說：「古師傅不必客氣，本格格從不計較身份。請開門吧！」

古丁開門肅客入內，說：「古人有『深夜客來茶當酒』的雅人深緻，可惜這裏連茶也沒有了！」

「古師傅你不必張羅，也用不着張羅。本格格以前雖未與你謀面，却是久聞大名……」

「格格你會認識我這個無名小卒？」

格格笑起來很美，今夜未戴牌坊冠，僅有頭飾，也未穿高底鞋，另有一種風韻。她哂然說：「近三五年來，在北六省內，提起『八荒劍客』東方曙之名，那個不知……」

古丁面色微微變色，說道：「此人之名，在下也聽說過，如果格格把在下當作了東方曙，那就，——」

穆秀貞揮手阻止他的下文，冷傲地說：「東方曙，你不必再狡辯了！因為，你的行藏已露了。」

「我？」古丁笑着說：「看來我眞是時來運轉了……」

穆秀貞說：「自你被表弟引進王府，我就在暗中注意着你。其實你馴獒的方式稀鬆平常，也只能騙騙金納鐸而已。因為你只是制服了牠，而不是馴服了牠。」

古丁的面色逐漸沉下來，但不出聲。

「我相信以蘇總管的閱人經驗，不可能不懷疑你的來意，只是他以為還不到時候而已。」穆秀貞說：「如果你還不承認，我可以說出你今夜所做的一些事——」

古丁突然騰身而起，隱于樑上，就在穆秀貞仰頭打量，蓄勢開了門戶時，一條人影疾瀉而下，幻出一片爪浪。身法、掌法，既奇又快，只要把任何一式虛掌當作實的，穆秀貞非挨一下重手不可。

然而，她的身子一陣旋轉挪移，翠袖飄拂之間，人影突然由合而分，是古丁先抽身退後的。

格格又笑起來，氣定神閑。但古丁却冷冷地一哂說道：「當在下別師下山時，師尊也曾暗示，有一位師姐來自權臣世家，原來師父說的就是妳……」

「不錯。彼此既是同門，你就該聽師姐指揮……」

東方曙斷然說：「你我身份不同，立場逈異，恕在下不便受妳牽制。」

穆秀貞說：「師弟，你我雖未謀面，應該神交已久，你可否告知此次混入王府的眞正企圖？」

東方曙啞然說：「道不同不相為謀。恕我不能奉告。」

穆秀貞笑笑說：「其實你說不說都是一樣。今夜父王和兵部尚書準備在這兒夜審欽犯公孫玉，你不過是想來刼人而已。」

東方曙冷笑不語。穆秀貞說：「其實公孫玉是『天地會』漏網餘孽，被清廷派出高手誘捕擒獲，根本不須重審。況且行刑之期近在眉睫。但有人來說，當年『天地會』負責人公孫大器雖然反清最力，死在他手下的清廷大員及地方官吏不在少數，他的姪子公孫玉却並未參與其事，因而武林中有些人頗為他不平，而有重審之議……」

東方曙冷峻地說：「師姐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

穆秀貞說：「冤有頭，債有主。如果公孫玉眞的不曾殘害朝廷命官，也未主張以激烈行動報復，處死他是不公平的。須知新舊朝代更替，孤臣孽子，懷舊之情在所難免，豈可因此而興大獄……」

東方曙神色稍緩，說：「這些小弟已知，但以清廷某些嗜殺者來說，要無罪開釋公孫玉，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穆秀貞說：「如果無此可能，父王就不必獨排衆議，臨刑重審了！」

東方曙淡然說：「小弟此來，也只是暗暗偷看提審死囚是否公允而已。」

「不見得吧？」穆秀貞說：「師弟到此地步還不說實話嗎？你眞以為你的行為詭秘，能瞞過蘇總管也能瞞過我嗎？」

東方曙冷笑不語。穆秀貞說：「本來我不想揭穿，現在我只好說出來了，你一來此，先馴服了巨獒，為救人之舉舖路。然後在王府各院都暗暗裝了火藥，在緊要關頭，只要發出幾支火龍鏢就可以引發，以便聲東擊西，便予救人。另外，你在王府西邊廟中寄放了兩匹健馬，以備救出人後立即逃亡……」

東方曙神色微變說：「事已至此，小弟不須再瞞，『天地會』當年瓦解冰消，慘絕人寰，公孫大俠為復明而犧牲，全家滅口——」

「不！」穆秀貞說：「據說公孫大器尚有一子公孫平未死。」

東方曙啞然說：「那只是清廷不想輕饒公孫玉的藉口而已。據我所知，『天地會』只剩下一個公孫玉，師姐難道就不能看在上天好生之德份上，放公孫玉一馬？」

穆秀貞凝視東方曙一陣，似乎仍在仔細觀察他內心眞正的想法。她說：「師弟，在入師門的時間來說，我比你早，應該是你的師姐，但若論年齡，你可能比我大一歲，我今年二十歲……」

「不錯，我今年二十二歲。」東方曙說：「若論年齡，我是妳的師兄。」

穆秀貞說：「你要知道，我是一個親王的格格，我雖然有同情之心，畢竟不能夠插手刧人……」

東方曙說：「如果師姐能袖手不管，故作不知，我自信可以救他出去。可是，師姐要設法把蘇總管絆住，錦衣侍衞的人，我自有辦法應付。」

「一定有幫手吧？」穆秀貞說：「我剛才試出，師傅教你的似乎另有精粹招式，錦衣衞固不乏高手，單打獨鬥却無一是你的對手。然而，提審死囚是件大事，據說最少要派五至七個高手來……」

「當然，幹這種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大事，一個人怎成？」

「師弟，可以說說是些什麼人物嗎？」

「師姐放心！凡是來此的人物，都是年輕一輩的頂尖人物。」東方曙說：「還有一事請師姐放心。反清復明雖仍在進行，但吾人不能不信氣數。我們不做不可為之事，我們志在救人，絕不動王爺及兵部尚書一根汗毛！」

穆秀貞似乎信了他的話，點點頭說：「咱們一言為定。既然如此，我也要告訴你本來預定今夜提審公孫玉，因風聞武林中人想蠢動，又……」她傾聽一陣之後低聲說：「確實時間是後天午夜。」

「謝謝師姐奧援，小弟謹代『天地會』仙逝的長輩們向師姐致謝！」

穆秀貞突然柔情似水地走近，說：「師弟，我這樣做，一半基於對正義的同情，另一半

是基於師兄妹之間的情感……」

「謝謝師姐，時候不早了！師姐請回安歇吧！」

穆 乎還不想走，但格於身份，輕輕嘆了一口氣，說道：「師弟，你也安息吧！我走了！」

「師姐，人言可畏，請恕小弟，不便遠送了……」

穆秀貞在門口停住，低聲說：「師弟，如果此番事了，你能留在京城，愚姐也好就近照料你……」

「謝了！師姐，你明知我做不到的，這一點還請師姐鑒諒！」

穆秀貞悄悄離去。東方曙熄燈上床，以他的造詣，馬上發覺窗外有人覷覦了。而且還能大略猜出此人的身份，因爲在王府中，具有這等功力的人，除了穆秀貞，那只有總管蘇達海了。恐怕連金納鐸那渾小子都辦不到。但他根本未放在心上，含笑入睡。

第二天金納鐸又教東方曙馴犬，東方曙隱隱發現有五七個打扮成侍僕模樣的漢子，在一邊看熱鬧，他馬上就可以猜出這些人的身份了。甚至於其中一人他還見過，那就是剛被大內錦衣衛網羅的黑道煞星「一品鈎」姜濤。

馴狗場內有幾個稻草和破布紮成的假人，但爲了逼眞而具有實效，假人可以活動，並能施出攻擊、閃避的簡單招式。那是以傀儡戲方式，由人操縱，操縱者在地面下特設的地窖內。所以在上面的古丁一看，疑似眞人。

東方曙下令操縱假人者開始活動，立即嗾狗自不同方位撲噬。

但是，巨敖似乎不大起勁。撲空一二次就不再進攻了。

「小子！」金納鐸完全是以師傅的姿態吆喝着。

「喳！」東方曙說：「師傅有何吩咐？」

「今兒格是怎麼回事？越馴越退步了！」金納鐸說：「巨敖的兇性似乎完全消失囉！」

「師傅，我也想不出理由，也許……是因爲馴前我餵過牠們……」

「這不結了！」金納鐸說：「以後記住，馴後才能餵牠，而且永遠不能餵得太飽！」

「喳！」

金納鐸向場邊的蘇達海及那幾個漢子瞟了一眼，顯示出師父的威風。然後叫東方曙引犬跳躍，消耗肚內食物。

一個時辰之後，又在假人身上衣服內放進了兔、獐之類的鮮肉。這兩個假人，一男一女，女的胸前隆起的乳房，就是用兩隻兔子緊綑在衣內的稻草上。

這時東方曙再次下令使假人晃動，牽狗退到十步之外，巨敖肚內的食物已消化得差不多了，嗅到肉味，兇性大發。東方曙發出口令，放了二敖。

甲敖撲向男假人，兩次撲空，第三次噬中假人咽喉，把一塊獐肉咬了下來。

乙敖凌空撲向女假人胸部，被閃過之後，回身反撲，再被閃過。但巨敖的反應奇快，動作迅捷，凌空一扭身咬中了女假人的左乳，「叭」地一聲，把左乳撕了下來。

鮮血淋漓，女假人還發出一聲慘嗥。乙敖並不馬上享用那塊兔肉，再次撲噬右乳。這樣馴犬，是使牠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貪咀，必須在絕對擊倒敵人之後才能享受戰利品。

假女人盡一切努力閃避，並揮臂掃擊，却無法避免巨敖的靈活和迅疾的噬嚙。當右乳上也發出撕裂聲時，假女人嘶呼着作垂死一擊。巨敖雖被擊中一下，仍然以利爪划開了假女人的衣服和肚腸。

「小子，這還差不多！」金納鐸拍拍東方曙的肩膊，老氣橫秋地說：「我告訴你的一些技巧和忌諱，你要牢牢記住！不能讓人家說我的徒弟沒有出息！」

「喳！」

蘇達海自幾個大漢身後退走，咀角上露着嘲弄笑意。而此刻在後樓上窗內向下覬覦的格格穆秀貞，也露着啞然的笑意。

× × ×

爲了提審公孫玉，從大牢到王府這一段路上戒備森嚴。當囚犯還未到達王府之前，金納鐸來到東方曙的屋中，說：「小子，今天晚上你可不要出屋。」

「爲什麼？」

「因提審欽犯，府中五步一哨，十步一卡。」金納鐸說：「王府中由蘇總管和六七個錦衣衛負責，路上由九門提督調兵護送，當然，主要還是由高手戒備。」

東方曙說：「師父，如果不提醒我，我還眞不知道事情有這麼嚴重呢！那我只好提早睡覺了。」

金納鐸剛走，窗子微响，一條人影帶着一股幽香瀉入。東方曙說：「師姐深夜來此，一定是爲了……」

「我特地來交待你，內外戒備森嚴，千萬小心！能救則救，絕對不能勉強。」

「師姐放心！我有完全準備。」

「放火分散府中實力這一手未必有用，到時候你可以看我樓中燈光決定逃走路綫，紅爲北、綠爲南、黃爲東、紫爲西。如果我樓中一片漆黑，那就表示任何方向都有危險，必須暫時到我樓中避一下。」

「師姐，妳不必担心。我不是只憑氣血之勇那種人。」

「這個我知道，但我仍要提醒你，錦衣衛調來七個，個個都不是庸手，但最不好調理的是蘇總管。」穆秀貞說：「師弟，如果重審據果，公孫玉僥倖被赦無罪呢？」

「師姐，妳認爲有此可能嗎？」

「師弟，你要知道，在即將處決之前重審，已經有六七成的希望可以減刑或赦免。我以爲，你要動手，也必須待重審有了結果之後再決定。」

「師姐，我正是這意思。但有一點我又不能不顧慮，清廷知道必有人盡一切努力刼人，會不會佯作赦免，却暗中處死他呢？」

穆秀貞說：「這是不可能的，處決欽犯是一件大事，必須取信於民，也能收到殺一儆百的效果。無人敢擅毀國律的。」

「既然如此，我決定依照師姐的指示去做。」東方穆說。

穆秀貞正色說：「師弟，事到如今，似乎不該再問你這句話。這也是師姐對你的一份關切。」

「師姐有話自管問好了！」

穆秀貞說：「你確實以爲冒此大險刼持公孫玉是值得的嗎？結傳說，他當年並沒有太積極仇視清廷，也正因爲如此，才會有重審之議呀！」

「師姐，救人的事絕對不能改變。別人對公孫玉的看法，可能有意中傷，以便瓦解刼人者對公孫玉的信任。」

提審死囚公孫玉，由夤夜開審，一個半時辰內結束，結論是：儘管公孫玉當年反清不太激烈，畢竟沒有擁護清廷，反對「天地會」的行動死刑可免，發配邊疆執行勞役十年，以觀後效。

而且連夜起解，由三個高手押送，乘篷車出城。

這結果是穆秀貞暗暗通知東方曙的。東方曙聞訊離去。

接着，蘇達海到他的住處察看，證明他已離去之後，發出得意的狂笑。但離開王府的東方曙此刻也發出成竹在胸的冷笑。

篷車出城往西，速度很快，似想在天亮之前多趕一程。

在拂曉之前，篷車在一片棗林中休息，這時一條人影自樹上飄落下來。

押解的三個高手，似乎都不認識東方曙，其中二人護車，一人上前攔截，沉喝一聲說：「來人是那一位道上的朋友？」

「東方曙！」

「原來是鼎鼎大名的『八荒劍客』東方大俠，不知在此相遇是否巧合？」

東方曙「哈哈」大笑說：「就算它巧合好了！但在下要帶走車中之人。」

「東方大俠可知車中何人？」高手甲說：「此人乃是欽犯，要押解邊疆服刑，大俠不至冒此大不韙吧？」

東方曙說：「在東方曙的心目中，公孫玉並未犯罪，自然並不承認清廷所加於他身上的罪名了！」

高手甲沉聲說：「東方大俠一定要刼人，可不能怪我等不講江湖規矩了！」

東方曙冷笑說：「三位不必介意。你們職責在身，只管一齊上吧！」

高手甲見東方曙根本未亮劍，也不屑撤下腰上的軟鞭，徒手攻上來。

他一出手，東方曙就知道此人是華山門下，身手不弱，但比起「一品鈎」來，仍要遜色不少。

僅十招不到，高手甲就被東方曙一疊掌浪砸出三步，高手乙也撲出來。此人出手前兩手空空，但在眨眼間，雙手中就有兩柄牛耳尖刀。這是星宿海怪叟的招牌，以小巧功夫聞名武林。此人顯然是星宿海怪叟的首徒「一葉知秋」蕭林。

加上蕭林，情況顯然不同，牛耳尖刀詭詐百出，配上小巧輕功，全是近身相搏的路數。但東方曙仍不屑亮劍。

他以爲多一個蕭林，只不過是多耗盞茶工夫而已。

這邊三人打得塵土飛揚，樹折枝殘，篷車邊守護的一個高手和車把式，正在緊張地注意車內囚犯。

就在這時，勁急風聲急瀉而至，車邊高手急廻身，兩段枯枝已到了五尺以內，本是短的在後，長的超前。

但當他伸手去撥長的枯枝時，短的忽然變快，閃無可閃，「叭」地一聲，擊中他的太陽穴，原地塌下。

蕭林和另一個聞聲發現護車的已倒下，却未見敵踪，精神難免分散。東方曙以連環掌砸出一個。

蕭林揉身撲上。東方曙待尖刀接近，翻腕抓住了刀身。

蕭林自恃牛耳尖刀並非凡鐵，冷笑着一扭刀身，企圖毀了東方曙的右手，那知「嗆啷」聲中，刀身竟斷成三截。就在蕭林驚楞的瞬間，幾乎同時中了一爪和一脚，身子飛出尚未落地已昏了過去。

以樹枝襲人的高手始終未現身，東方曙知道是誰，因爲他認識那種手法──「流星趕月」。車把式被他擊昏在車下後，打開車門說：「公孫兄，你還好吧！小弟東方曙……」

「東方弟……此恩此德……愚兄不知何以爲報了……」嗓音已被梗住。

「公孫兄，快伏在小弟背上，咱們要儘快離開這裏……」

天才曚曚亮，他們向南轉東，趕了十來里路，在一座斷垣殘壁的破祠堂中停下來。公孫玉三十左右，雖憔悴落魄，衣衫不整，却掩不住他的英俊瀟洒。

「東方弟，請受愚兄一拜……」公孫玉作勢欲跪，東方曙扶住了他，說：「公孫兄，自己人不可多禮。」

「東方弟，當今之世，肯冒此大險，深入虎穴救我者，恐怕也只有您一個人了！」

東方曙望着公孫玉，長長地吁了口氣，說道：「公孫兄，其實，這句話應該是這樣說，當今之世，有胆量深入虎穴殺你的人，確實是不多了……」

「東方老弟……」公孫玉星目中閃過一抹驚色，立即苦笑着說：「愚兄久聞老弟武功蓋世，遊戲人間，詼諧成性……」

「公孫玉，你眞以爲自己的聰明可以掩盡天下耳目嗎？」東方曙驀然轉過身來，以冷電似的目光望着公孫玉。

公孫玉道：「東方老弟，你……你又要開玩笑了……」

「開玩笑？誰和你這種陰狠毒辣、狼心狗肺的人開玩笑？」

公孫玉一直在苦笑，表示他對東方曙這種突如其來的轉變感到驚異不解，說：「東方老弟，現在實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東方曙揮手打斷他的下文，冷峻地說：「告訴你，我去年偶爾聽到一句流言，說你可能是清廷毀滅『天地會』的內應。這句話當時使我有不值一哂的感覺，但是，我不由自主地開始留意這件極不可能發生的事了。經過一年多的奔波偵察，我終於找到了證據。」

「不，東方老弟，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不錯，正因爲如此，你才更無人性。」

「『天地會』負責人公孫大器是家叔，我又是由他自幼養大的……」

東方曙切齒說：「一個人要作喪盡天良的事，一定有其動機，第一，在『天地會』未被消滅之前一年，派你到徐州辦事，你却把帶去的公費五百兩銀子用在一名紅妓女白小憐身上，回去又報假帳，結果徐州方面的同道告密，公孫前輩並未當衆宣佈你的罪狀，却在背後說出你的罪狀，打你一個耳光，也許正因爲他爲你留了這點面子，無人知道你做過迷戀妓女被責之事，你才敢私通清廷走狗，裏應外合。結果凡是重要人物，十之八九都被殺死……」

「不，老弟，你不能血口噴人！這一定是有人陷害我。再說我也沒有在徐州迷戀妓女被叔父責罰過！」

「事到如今，你還想狡賴？」東方曙掏出一隻兩寸多長的白玉精雕的小虎，一字一字地說：「你總該知道這是何人終年戴在身上的信物吧？」

儘管公孫玉城府極深，如果說不知此物，可能會更惹人疑竇，他失聲說：「這不是堂弟公孫平的信物嗎？聽說他當年也死在亂軍之中，他的信物怎會在你的身上？」

「告訴你吧！」東方曙冷峻地說：「『天地會』中重要人物仍有三人倖存，包括公孫平在內，這大概是上天有眼，不忍斷公孫大俠之後。這東西是公孫平在我來此之前交給我的，因爲我們都會想到，你一定不會承認犯罪事實，原因很簡單，僅存的三人當年都受了傷，而且一直未能會合，你以爲他們都不知道到底是否還有其他倖存的人。」

「不，東方曙，你不該聽信一面之詞，請你告訴我，是誰說的？」公孫玉忿怒地說：「我公孫玉爲『天地會』坐牢，甚至於差點問斬，不求有功，但絕未想到居然有人懷疑我的忠貞……」

東方曙氣極而笑，說：「第二，你受了格格穆秀貞的蠱惑，一心一意想攀龍附鳳，你在

大牢中倍受優待，有離職之獄卒可以作證。而且穆秀貞還去看過你兩次。」

公孫玉仍在抱頭作氣忿狀，但已無法反駁。東方曙說：「[illegible]利用你毀了『天地會』，經過三年來的[illegible]倖存，雖無太大作用，但人心[illegible]，他們仍在民間鼓吹反淸，於是又生一計……」

「東方曙，你我往日無怨無仇，你爲我羅致這些罪狀，到底居心何在？」

東方曙續說：「他們這計策仍然很絕，表面上仍以格格爲餌，示意將來要嫁給你，就叫你合作，放出空氣，說是要處決你，而押往京城，待這謠言傳遍武林之後，再傳出消息，王爺要重審你。到那三位倖存者或其他同道自投羅網，但他們發現只有我一人來此，遂又改變計劃，準備在重審減刑之後，發配邊疆時，故意在途中被人刼走。這樣，『天地會』倖存者，就再也不會懷疑你了。然後，你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各個除去。」

「不，不……」公孫玉大叫着，悲呼着說：「東方曙，如果眞是那樣，在王府中你會先被除去的……」

東方曙說：「姑不論要除去我並不容易，即使能做到，也不是徹底根除異己之策，因爲淸廷這次下令，要淸除所有『天地會』餘孽，甚至包括同情『天地會』的份子。要做得那樣徹底，你必須見到所有倖存的人，弄淸虛實，才能俟機一網打盡。」

「東方曙……我求求你，這眞的是有人陷害，請你三思……千萬別中了奸人一石兩鳥的詭計。」

小啓：「白玉老虎」續稿未到，暫停一期，下期繼續刋出，敬希見諒。　·編者·

東方曙走近，指着他的面孔冷厲地說：「我所以沒有把公孫平帶來，是因爲我有辦法使你認罪。告訴你，我曾三次夜探兵部尚書府，聽到他和其妻交談。另外，在未進入王府之前，也夜探了兩次，其中一次是尚書與親王密商重審減刑，然後縱你重入武林作徹底消滅『天地會』之計，那天晚上，我差點兒被穆秀貞發覺。」

公孫玉還要繼續狡賴，東方曙「嗆」地一聲，長劍出鞘。他這柄吹毛斷髮的紫霓劍是無人不知道。現在，公孫玉已經不能不考慮應變了。那知紫虹劍起落間，「嗆啷」一聲，公孫玉的手銬被切斷落地，公孫玉心中，昇起無窮的希望。再一劍向下掃去，脚鐐也應劍而斷。

公孫玉心想：東方曙，這就是天意，你就認命了吧……。

「公孫玉，我要宰你，必須使你心服口服，而且給你最後一次機會。」他用劍一指，說：「在那院角敗葉下面，有一支長劍。」

公孫玉現在更有信心了。這些年來，他結識了大內所有高手，武功精進不少，而且當年在「天地會」中，當他有了反叛之心時起，就以各種方式，騙取幾位頂尖人物的絕學，因而，他早有信心除去倖存的幾位高手了。

公孫玉一劍在手，仍未露出猙獰之色，其深沉陰詐由此可見，他含淚唏噓說：「愚兄雖痴長幾歲，仍非你的敵手，老弟，你就不能再給我一段時間來證明我的淸白嗎？」

東方曙輕蔑地說：「公孫玉，你再狡詐，也不會有人上你的當了！我知道你不是庸手，但我仍願冒這個險……」

劍氣逼人，公孫玉已經攻出一劍。東方曙若不是深知他的爲人，這一劍可能閃不過去。

狠鬥開始，公孫玉是背水一戰，招招狠辣陰毒，而且所學博雜，可以說，若非對手是「八荒劍客」，這一場惡鬥，不會超過三十個照面就能立見勝負。

即使如此，東方曙在十五招以內也畧顯力不從心。因爲對方用了幾招「天地會」和大內高手罕見的絕學。

「六山神僧」晚年頗爲後悔，把絕學傳給格格穆秀貞，因而，在精研、重研武功之後，傾囊傳授了東方曙。即使如此，在公孫玉的詭詐出招之下，近百招時，一式怪招把東方曙的長衫挑了個洞，尚幸僅傷及皮肉。

苦戰一直持續到第三百個回合，二人都是汗透浹背，頭上冒着熱氣，二人在出招之前，只要估計錯誤，任何一方面，都有立斃當場之可能。

太陽又高高昇起，但這一帶荒無人跡。

但是，苦戰在刹那間突起變化，公孫玉似是乏力，手臂受傷逸退時，東方曙人到劍到，但公孫玉廻劍疾掃，形成一道劍網。那知東方曙知道對方是誘敵，待劍網威勢畧減時，一劍插入劍幕，慘嗥聲破空而起。東方曙退出三步，拄劍喘氣。公孫玉搖了一陣，原地塌下時，劍尖指向自己心窩，劍透背心。這種死法，不知他是否死前頓悟，抑是至死不悟？死狀十分慘烈。然而，就在東方曙正要離去時，自破祠內閃出一人，正是格格穆秀貞。東方曙臨危不亂，因爲他畢竟爲「天地會」除去一害。他說：「師姐，你來得正是時候，我和妳動手不可能再支持三百招了！」

「師弟，你看錯人了……」

「我沒看錯，我知道，妳曾參與定計利用公孫玉……」

「不錯，但我身爲格格，不能拒絕皇家交辦的事。所以，我只能虛與委蛇，見機行事。」穆秀貞說道：「當然，我的援手，也是有限度的。」

「師姐是否因小弟殺了公孫玉，仍想俟機利用小弟，達到預期目的？」

穆秀貞甩甩頭，十分委屈地說：「師弟，師恩浩蕩，我豈能忘？再說，像公孫玉那種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陰毒小人，又豈是我心目中的人？」

東方曙哨然說：「師姐能是非分明，小弟敬佩不已。」

「師姐並不要你敬佩，因爲我很慚愧，沒有幫你太大的忙。但你近來在暗中偵察的一舉一動，我都知道。因此，我對你極有信心。自你以那方式進入王府，而且計劃週密，我就對你十分欽慕了……」

「師姐，爲了顧全妳的身份，我必須馬上離開。」東方曙抱拳轉身欲去。

「師弟，以你的聰明，應該知道我對你的期許，我……」穆秀貞本是十分爽朗的少女，現在也不禁羞人答答，欲語還休。

東方曙微微一震，肅然說：「師姐，妳我身份懸殊，而且小弟萍踪無定，也不忍誤了妳的青春。」

「師弟，我雖身爲格格，但卻志在江湖，今後，只要你不激烈反淸，我可以儘量的遷就你……」

「氣數之說，吾人不能不信，是以復明已不可爲，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痛，大漢子孫無時或忘。師姐如能爲小弟設身處地想想，小弟感恩不盡，師姐垂顧之情，小弟當永誌不忘，後會有期，就此別過……」再一抱拳，踉蹌出祠而去。

穆秀貞落寞地跟到祠外，幾次啓口欲喚，終於打消主意，東方曙的身影逐漸自她那淚幕中消失！

她喃喃自語着：「師弟，後會有期……」

——完——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爲强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葯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THE ROYAL GOLD
寧神
固本
紫金丹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